


## 血洗英雄心（雙鷹神捕故事集）

西門丁·著

蕪湖城連續發生幾件命案，神捕管一見一接手，便墮入兇徒的奸計之中，一步步走向絕路。首先是深得美人垂青，最後却成了欽犯。這一來，迫使管一見孤軍作戰，可是自己的每個行動都逃不過人家的眼睛，所以屢戰屢敗……最後在死裡求生之下，而僥倖把兇徒找了出來，洗脫自己的案情

$4.00

第24年

26

革新號

## 編者話

今期巨型小說刋出的是雙鷹神捕故事集之「血洗英雄心」。題材與內容，結構及情節均具新穎脫俗風格，精彩非常。叙述神捕管一見接辦蕪湖城幾件離奇命案，甫一着手調查，便墮入兇徒奸計圈套中，一步步走向絕路，最後竟然變成朝庭欽犯，迫使他在孤軍作戰之下，死裡求生，終於找出了眞正的兇徒，洗脫了自己的冤情。過程中所遭驚險，非筆墨所能形容，保証滿意。

**　　**　　**

司馬洛故事「金棺材」今期完結，情節發展路轉峯廻，出人意料，元兇身份大白，深海尋寶亦有交待，欲知眞相，請閱本文。由下期起另篇動作小說由龍驤執筆，是一部鬥智鬥力故事——「冷槍追魂」。槍戰連場，追魂索魄的場面令你髮指！

**　　**　　**

西門丁在下期撰寫一部中篇連載：「磨劍江湖」，描寫三個少年成長的故事，他力求「寫實」，並希望能與現實社會有所聯繫，文筆平實，不尙空巧，是西門丁別開生面的驚人作品，敬請留意。至於巨型小說，下期是恐怖詭異故事「倩女幽魂」。




督印人：羅　威
主　編：羅　斌
執行編輯：鄭　重

出版者：武俠世界出版社
香港德輔道西四四四號
香港工業大厦十八樓D座
H四八八二六一（十線）
營業部：香港皇后大道西五九〇號
H四六四六四六
承印者：環球印刷所

BOXING MAGAZINE
444 DES VOEUX RD. W.
18TH FL. FLAT 'D'
HONG KONG

**定閱價目**

港九連郵：半年港幣$109.00
一年港幣$218.00
澳門·台灣：半年港幣$128.00
一年港幣$255.00
外埠連郵：半年港幣$182.00
一年港幣$364.00
半年（26期）一年（52期）

中華郵政台字第2140號執照登記爲第一類新聞紙類
僑務委員會海外僑民雜誌登記證台敎新字409號
局版僑台誌字第0039號
台灣總經銷：環怡出版社
郵政劃撥帳戶106375號　電話：5110086
發行所：雨辰書報社
門市部：中華商場義二樓115號　電話3319150
批發部：中華路二段75巷一弄26號　電話3811897
定閱連郵：一年52期NT.$1400半年26期NT.$710
郵政劃撥帳戶13165號
外埠總代理交由ASIAN PROGRESS PROPERTY LTD.承辦批發·包括：澳洲·紐西蘭·菲濟·新畿內亞各地區。

新系機構廣告部
香港德輔道西四四四號
香港工業大厦十七樓
電話：H四八八二六一（十線）


# 武俠世界


第24年
第26期
（總號1210）
1959年3月創刊
逢星期一出版

·每冊港幣四元·
H.K.$4.00
Printed in Hong Kong

雙鷹神傳奇故事

# 血洗英雄心

西門丁·文
可飛·圖

## 粉頸血花色殷紅

初夏，郊野一片青葱。如茵的綠草，透出幾枝淡黃的小野花，好一片怡人的景象。

踏青的日子雖已過去，但蟬聲未鳴，天氣到底還不太熱。草叢中有幾個村童，正在玩耍。午時前，遠處忽然馳來一輛華麗的馬車。

那些村童都知道這是知縣大人的愛妾如花的香車，如花最愛帶個丫頭到郊野踏青，是以村童也沒在意。

華麗的馬車越來越近，一個村童偶然抬頭，忽然發覺車上那個常見的車把式竟然不在，車前亦沒有其他人，馬韁垂在地上。那匹白馬雖沒人駕馭，仍然筆直地，不快不慢的向前馳着。

眨眼，那輛馬車便已駛入一座樹林。村童們都以爲馬車會在樹林中稍停，但那馬不但不停，而且馳到村童的面前。

村童們雖都聽大人們說過，這匹白馬十分通靈，但白馬這個舉動到底十分突然，是以都吃了一驚，一哄而散。

村童走開，白馬隨即不離不即地跟在後面，一個村童道：「小城子，這馬車跟着咱們做什麼？」

那個小城子年紀比同儕稍大，胆子也較大，他回頭一望，那匹白馬忽然對他輕嘶一聲，停下步來。

小城子道：「看來牠眞的是要追咱們，快跑吧！」

這一跑，白馬去勢頓時加快，那些村童跑得氣喘吁吁，最後都跑不動了，紛紛跌坐地上，而馬車也戛然而止。

小城子見白馬並無惡意，便喃喃地道：「喂，咱們不用怕！咱們只要不跑，牠便不會追咱們了！」

一個扎了冲天髻的村童道：「城子哥，咱們終要回家的啊！」

另一個道：「咱們不如叫夫人把馬拉住，不讓牠追咱們不就行了？」

小城子覺得有理，便大着胆子叫道：「夫人，請把馬拉住！」他連叫三遍，馬車內都沒人應他，不由喃喃地道：「莫非夫人睡着了？」

小城子道：「胡說！那有人在這個時候睡覺的！」

「那麼你說這是什麼原因？」

小城子恍然道：「我知道了！一定是這匹馬自己跑出來的，夫人並沒有在車上，這馬兒認不得路回去，所以才要跟着咱們！」其他人也都同意。

另一個村童問道：「那麼咱們回不回家？」

小城子問道：「喂，你們坐過這樣漂亮的馬車沒有？」

「這是大老爺的馬車，誰坐過？」

「既然車上沒人，不如咱們上去玩一下！」小城子邊說邊轉頭四處張望：「反正現在又沒別人看見！」

一個胆子小的村童道：「不可，要是讓人知道，可要吃板子坐大牢的！」

小城子大眼睛在同伴臉上一掃，大聲道：「怕什麼？咱們都不說出去，怎會有人知道？來，大家都發個誓，要是有人傳出去的，便是烏龜王八蛋！」

衆村童眞有其事般的跪在地上，仿效大人對天發了誓，但一走到馬車前，羣童又猶疑了。

「城子哥，你提議的事，當然由你先上去！」

小城子沒奈何，擺出一副視死如歸的神態，在同伴的攙扶下爬上車轅。他轉頭看了同伴一眼，終於大着胆子撥開車前的布帘。

不料布帘只掀開了一半，小城子便忙縮手不迭，同時，如葫蘆般自車上滾了下來。

衆村童都吃了一驚，齊聲問道：「城子哥，裏面是不是有人？」

小城子臉色雪白，驚恐地搖搖頭：「夫人，在……」

羣童一聽到夫人這兩個字，都發一聲喊，拔脚便跑。

小城子胆子雖大，這時候也着了慌，要想自地上爬上來，却連番都站不起來。他心頭越驚，越是不濟事，一急之下，不由哭了起來，這時候，他的同伴早已跑得沒影沒踪了。

小城子哭了一陣，心神漸定，不由有點奇怪：「夫人大概不會怪我，要不然她爲什麼不出來罵我？」想到這裏心裏又安定了幾分，回心再一想，又奇怪起來了：「她爲什麼不趕車？對啦，她好像睡着了……但，剛才我哭得這麼大聲，她就算睡着了，也會醒來的！」

小城子胡思亂想了一陣，終於站了起來，回頭看一看白馬，那白馬又對他輕嘶了一聲，小城子拔腿跑，牠又跟在他後面追了上去，始終不即不離。小城子大聲叫道：「你爲什麼一直跟着我？爲什麼不跟別人？」

可惜白馬雖然通靈，却不會答他。小城子一氣之下，拾起小石塊，向白馬拋去。白馬希聿聿一陣亂叫，却又不肯跑開，只在附近兜圈，就是不肯離開小城子。

馬匹叫了一陣，遠處忽然跑來兩個人來，小城子見有大人跑來，忙又回身向家裏的方向跑去。

這次白馬却不追他，而是向那兩個大人迎了上去。那兩人一身公差的衣飾，腰上都懸着鋼刀，忽然其中一個轉身向小城子追去。

小城子驚得哭了起來：「不要追我，不要追我！」更加亡命而逃，但他如何跑得過身懷武功的捕快？那捕快幾個箭步，

巳抓住了小城子。

小城子臉色鐵青：「我什麼也沒做過，公差大哥，你爲什麼要捉我？」

那公差笑道：「你既然什麼事都沒做過，又怕什麼？」

小城子一抹鼻涕，挺胸道：「我怕什麼？你幾時見過英雄會害怕的？」

公差笑道：「我也未見過英雄會哭鼻涕的！」抓着他走回馬車旁。另一個公差立即道：「老羅，你看這輛馬車是不是大人愛妾的香車？」

老羅道：「看樣子有九分相像！」

小城子道：「羅大哥，這輛馬車是夫人的！而且她也在車上！不過，不過…」

老羅忙道：「不過什麼？」

「她倒在車上好像睡着了！」

這兩個公差巳吃了不少年公飯，聽後都覺得有點奇怪。老羅溫聲問道：「小英雄，你怎會知道的？」

小城子聽到小英雄三個字，不覺有點飄飄然，於是一五一十把剛才自己爬上車看到的情況說了一遍。他年紀雖小，但口齒伶俐，老羅倒也聽個明明白白。他沉聲叫道：「屬下羅成、蔡忠拜見夫人！」

他連叫三遍，車內都沒人應聲，老羅向同伴打了個眼色，便躍上車去，一手把布帘撥開，目光一落，只見車廂內蜷縮着一個女人，他心知不妙，又叫了幾聲，大着胆子走進車廂。

走近一看，果然認得是蕪湖縣知縣張大人的愛妾如花！

如花臉上神情十分安祥，就似在午睡。老羅目光再一落，這才發現如花粉頸上有一點紋錢般大小的血漬！

血漬形狀如花——梅花！在粉頸的襯托下，顯得更加鮮艷悅目！

羅成定一定神才回頭叫道：「老蔡，快上來看看！」

結果，馬車在羅成的駕馭下返回蕪湖縣城，當然小城子也得去見知縣張大人。

件工檢驗之後，認爲殺人凶器是一柄罕見的又薄又窄的利劍，而兇手武功極高，分寸拿捏得極準，只恰好割斷喉管，當眞是多一分嫌深，少一分嫌淺！

張知縣失了這個心愛的妾侍，三天三夜都吃不下飯，一邊把手下的公差捕快全部派出去調查，一邊又懸紅捉拿兇手，可惜連一分一毫的進展都沒有。

雖然如此，捕快們都把如花的貼身丫頭護花及車把式老許列爲調查及偵察的對象。因那天如花是帶着他們兩個出城的。

最後車上只剩下如花的一具屍體，而護花及老許却不知去向。

張知縣給捕快的限期是七日，眨眼間，七日巳屆，捕快公差都懷着戰戰兢兢的心情，這一夜沒一個人睡得着覺。

天剛亮，衙門外的大鼓忽然咚咚咚地響了起來。

張知縣在夢中驚醒，連忙呼人上堂。却原來是城內高陞客棧發生了命案，一個客人讓人殺死了！

張知縣忙叫他內弟捕頭唐吉帶人到客棧查看。

唐吉今年才二十八歲，但在蕪湖縣巳做了三年的捕頭，職位雖穩，但仗的却是裙帶的關係，縣境之內發生什麼案子，都沒人敢指望他能破案。

不過唐吉也有個好處，他雖然平庸，但却似頗有自知之明，對下屬及百姓，倒也不敢擺架子。

高陞客棧掌櫃也沒指望他能破案，只是循例通知官府而巳。

唐吉一邊走一邊問掌櫃：「天還未亮，你怎知道客人巳死在屋內？」

「是這樣的，那客人在昨日黃昏前後進店的，吃了晚飯便交代咱們五更須去拍門叫醒他。老朽便把這差事交給小楞子。這小子倒也沒偷懶，準五更去拍門，不料那房門竟然沒有上閂，一拍便開了！」

掌櫃年紀大加上走得急，喘了幾口氣才續道：「起先小楞子還以爲那客人巳下床去茅厠了，也沒在意，他自己也去了一趟茅厠，却不曾見到他，後來點了燈進房一看，才發現那客人巳死在床上了！」

老蔡問道：「他是怎樣死的？勒死的還是被利器殺死的？」

掌櫃氣喘吁吁地道：「床上有血，大概是被人用利器刺死的！」頓了一頓又道：「小楞子來通知老朽後，老朽去看了一下，便連忙跑來報知了！」

說着巳到客棧，此刻其他房客也都因鬧了人命而被吵醒了，都集在大堂議論，大堂燈火通明，照着一張張驚詫的臉孔。

衆人見官府派人來調查，都忙讓出一條路來，掌櫃忙叫小楞子提燈帶路。

死者是睡在後進的最後一間房子，唐吉帶着蔡忠及羅成走了進去，三人目光一落，都同時「呀」的一聲叫出了口！

原來那人的死狀跟如花竟然一模一樣，也是喉管上多了一朵血花！

唐吉吸了一口氣，忙道：「羅成，蔡忠，你們立即在房內搜查一下！」回頭問掌櫃：「這人叫什麼名字？」

「他報稱袁初三，不過客人記在帳上面的名字，不一定是眞的！」

「他是不是一個人投店？」唐吉板着臉問：「客棧內的客人可有沒有會暗中離開？」

小楞子接道：「請捕頭跟小的出去查核一下！」

唐吉跟掌櫃及小楞子回到前堂，查核過後，發現沒有任何人離開，唐吉立即問：「你們昨夜有沒有人聽見異响？」

衆人一齊搖頭，唐吉又道：「請你們現在都回到房內，等候搜查！」

霎時間，大堂走得一個不見，蔡忠及羅成拿着一個白布袋子及一個小布袋子出來。

「這是什麼東西？」

羅成道：「小的裝着銀子，大概還有八九兩；大的裝着的却是茶葉及茶餅！奇怪的是茶葉的品種看來極多，料是一個茶商！」

唐吉隨即又回頭問掌櫃：「死者袁初三是何方人氏，可否自口音上聽出來？」

掌櫃道：「聽口音便知不是附近人氏，却聽不出來自何方！他是一個人來的，也沒僱馬車，自個揹着那布袋進店的！」

唐吉立即帶着羅成及蔡忠到各房間搜查，搜了個多時辰，看遍每個房間，每個住客，都沒發現有人携帶利器，唐吉只得再詳細紀錄下每個住客的姓名地址，然後



放他們離開。

鬧了半天，回到衙門巳近午時。如花的案子尚未有寸進，不料如今又多了一件同類的案子，唐吉三人的心頭都十分沉重。回到衙門內，忙吩咐去找件工，把屍體暫存放在義莊之內，等候張大人處理。

唐吉淨了手之後，問一個衙差：「大人呢？」

衙差道：「捕頭帶人去後，大人便入內堂休息了！」

張知縣是唐吉的姐夫，出入內堂素沒避忌，聞言立即快步走向內宅。他先到書房內看了一下，書房內的書桌上放着一盅茶，却不見人。

唐吉轉身出去，碰到一個丫頭，丫頭道：「老爺在房內休息！待婢子叫他。」

「夫人呢？」

「也在房內休息！」

唐吉忙道：「不必了，待大人醒來之後，我再來，他下床後你來叫我！」

「是，唐爺！」丫頭向他襝衽一禮。

唐吉回到自己的房內，閉目養了一陣神，衙差巳來通知吃飯了，沒料到一頓飯才吃了一半，那丫頭便慌慌張張跑來了。

唐吉放下飯碗道：「大人醒來了？」

「大人不會醒了……他，他死了！」

「什麼？」唐吉這一驚非同小可，喝道：「可是眞的？」

丫頭哭道：「奴婢那敢胡說！」

話音未落，唐吉及衆衙差捕快都一窩蜂衝入內宅。到了張知縣房外，唐吉向後揮一揮手，示意其他人不要進去，自己推開半掩的房門走了進來，果見張知縣仰天睡在床上，頸上多了一團血花，唐吉一見幾乎一跤裁倒！

過了半响，他才大聲叫道：「夫人呢？」又一陣風般衝了出來：「姐姐，姐姐！呆鳥，你們在看什麼？還不快去找尋夫人！」

衆衙差找遍府宅，都不見唐夫人的踪影，唐吉似發瘋的老虎般，要手下四處找尋。

鬧了半天，衆衙差都累得不成人樣才回來，齊聲報稱沒唐夫人的踪影及訊息。

眨眼黃昏巳至，唐吉只得跟丁主簿商量，一邊派人向上稟告，一邊把守城的六十個官兵調來調查此事，把一座安靜的蕪湖城鬧了個鷄犬不寧。

丁主簿仔細問了丫頭，沒能拿到一絲綫索，而丫頭也沒有值得懷疑的地方，一切只好聽從上面知府的安排了。

這一夜，衙門上下人人均了沒睡意，雖如此却集中在飯堂，臉臉相覷，束手無策。府邸之內，靜得如一潭死水。

不料，三更的梆子聲剛傳來，大門又砰砰地被人拍响，剎那間衆人都是心頭一跳，隱隱覺得有點不妙。

唐吉忙叫道：「羅成，你去開門看看是誰！」

羅成去了之後，又三步併作兩步跑了回來，叫道：「不好啦，高陞客棧又發生了命案了！」

唐吉脚底如踩着一塊烙鐵般跳了起來：「什麼？高陞客棧又發生了命案？」

「是的，掌櫃說死的人是昨夜投宿的，而且死狀跟夫人及大人一模一樣！」

霎時間，衆人只覺一股寒氣直往心頭冒起，唐吉似鬥敗了的公鷄，揮手道：「羅成，蔡忠，你倆帶幾個人去查一查，若有特別的發現才通知我！」

羅成及蔡忠職位雖不如唐吉，但武功及責任心比他倆的上司還强，接令之後，忙帶了幾個衙差，火速趕向高陞客棧。

客棧內的住客，神色比今早更加難看，大半的人都在發抖，掌櫃更是愁苦，心想這樣下去，以後只怕免費也沒人敢來住宿了。

心念未了，忽然人影一閃，走入了一個神色凜然的漢子來，那漢子身上散發着一股驃悍之氣，使人無端端地心頭一寒。

羅成也若有所覺的回頭，目光與陌生漢子一接觸，眼皮隨即一垂，問道：「你來投宿的？」

「是的，在下因爲心急趕路，錯過了宿頭，所以現在才來投店。」

蔡忠喝道：「現在是什麼時候？城門早巳關閉，你是如何入城的？」

那漢子微微一笑。「不瞞兩位，在下是越牆進來的！」

城牆高及二丈四，他能越得進來，武功自然嚇人，蔡忠及羅成心頭更是一懍，却又碍於臉子，不得不色厲內荏地喝道：「半夜入城非奸即盜，你若不說個清楚，休怪咱們要動王法了！」

那漢子仍是不溫不火地道：「對不起，在下確有重要的事要趕着去辦，而這件事却不能告訴你們！嗯，看樣子這裏好像發生了什麼麻煩，就算有房，今夜也別想能睡得下了，對不起，在下到別家拍門試試吧！」說罷轉身欲行。

羅成忙喝道：「弟兄們，快把他攔住，說不定這四起案子都是他幹的！」

那漢子忽然一個風車大轉身，反向羅成迫去。「你說什麼？」

羅成大吃一驚，急忙抽刀劈去。「我說什麼你沒聽見麼？」

這一刀，他雖然出手很快，但那人也不抽刀抵擋，只一個錯步，便閃在羅成的身旁了。「這四起是什麼案子，死的是什麼人？快說！」

蔡忠也抽出鋼刀，招呼手下圍了過去，衆客見狀，忙不迭縮在一旁。

蔡忠道：「不必跟他多說，弟兄們不必怕，一起上！」

那漢子忽然舌綻春雷般大喝道：「且慢，假如我亮了名號，你們說是不說！」他一發威，一張圓臉看來更加威風凜凜。

羅成氣勢巳全被對方壓倒，顫着聲問道：「閣下到底是誰？」

「御前六品帶刀龍尉夏雷！」

知縣才是七品官，連張大人的品銜都不如這漢子，何況是羅成及蔡忠？兩人同時一怔，半响才大着咀子問道：「可有腰牌或腰帶？恕小的職位卑微，不知……」

夏雷臉色一霽，道：「兩位曾否聽過管神捕的大名？」

管一見是江南總捕頭，羅成那能不知？忽然一個衙差叫道：「小的記起啦，管大人手下是有一個外號叫『彩雲追月』的大將，好像就是叫……叫夏雷的！」

那漢子微笑道：「正是在下！」

羅成心頭狂喜，忙拉着蔡忠跪了下來

，那些衙差見狀也不甘失去一個拍馬的機會，「咚」的一聲，一齊跪在地上。

夏雷忙道：「諸位這是做什麼？」

「請夏龍尉救咱們一救！」

「諸位有話快請起來再說！」

## 神捕追兇

羅成忙把連日發生的事述了一遍，夏雷沉吟了一下，道：「奈何在下身上另有案件要辦！唔……好吧，在下先陪你把這案子了解一下！」

當下衆人到死者的房間調查。死者是個青年，看年紀絕不會超過二十五歲，是經營布匹生意的。夏雷問了隣房的住客，他們都稱因爲聽到死者的叫聲，所以才去通知掌櫃的，後來掌櫃着人撞開大門，才證實死者巳死，但兇手却巳鴻飛冥冥。

夏雷仔細觀察一下死者的致命傷，覺得殺人兇器十分奇特，很可能不是薄劍！因爲無論利劍如何薄，總有劍脊，刺人之後，傷口的中間總會比較寬！

再仔細端詳了一下，又發現一個疑點，傷口極淺，只剛好割破喉管，換而言之，利劍入肉不超過一寸，這個深度下，傷口的中間便不可能不會比較寬（因爲劍尖是沒有脊樑的）。但死者傷口的中間却呈拱形，有點像眉月的形狀。

夏雷看了一遍，便在房內仔細搜查起來，被褥有點凌亂，料死者臨死前巳有所警覺，所以才會發出聲音。窗台上有一個淡淡的鞋印，兇手殺人之後，可能是由後窗逃逸的。

夏雷躍窗而出，外面是個小小的院子，院子長而窄，寬只二丈餘。盡頭之處是一堵圍牆，圍牆只丈餘高，夏雷在地上找不到鞋印，心知兇手極可能是由窗台躍向圍牆逃逸。

心念一動，也跳上圍牆，牆頂果然有一個履印，但比窗台上那個又淡了許多。

夏雷躍回房內，隨即叫人點燈，在地上找尋脚印，結果發現兇手是撬開通向走廊的窗子進來的！這些綫索對破案都毫沒用處，夏雷忙又去搜查死者的財物，其財物及身上所帶的包袱一應俱在，那麼兇手殺人的目的是什麼？

夏雷再一想，第一個死於同樣手法的是如花夫人，第二個是袁初三，第三個是知縣張大人，第四個便是如今這個青年的布匹商了！

這些人雖然死在同一種殺人手法（兇器）下，也極有可能是死在同一個人之手，但四人之間除了如花張知縣之外，都沒有什麼關連。夏雷想至此，眉頭不由深深鎖起。

正在沉吟間，只見一個衙差帶着一個身裁瘦削，唇上留着一綹短髭的中年漢子快步走了進來，後面還跟着一個壯實的漢子。原來蔡忠暗中派人去通知丁主簿及唐吉，當下丁主簿及唐吉立即向夏雷跪下，請求留下協助破案。

夏雷心知這件案子既然牽涉到知縣的性命，自己又恰好碰上，到頭來必推辭不掉，可是自己却要趕往應天府處理另外一件案子，當眞是分身乏術，而且管一見及端木盛目前正帶了一批弟兄去江北調查案件，留下來的皇甫雪又遠赴嶺南辦案，只剩高天翅一人留守大本營。

沉吟了一陣，便道：「兩位請起，並非在下不肯爲貴縣出力，而是實在分身乏術，無暇兼顧，嗯，這樣吧，待在下跟你們先回衙門，看看張大人的情況，然後把經過寫一信，然後請派人送與敝上！」

丁主簿聽說可以請到管一見，自然更加高興，於是夏雷吩咐捕頭等人留下來繼續調查，自己跟丁主簿返回衙門。

路上夏雷又向丁主簿了解一些情況，附近地面是否有什麼武藝高強之人？張知縣是否與人結下深仇？

對于第一個問題，丁主簿一介文士也不清楚，第二個問題他却認爲張知縣不會有什麼仇人，因爲他雖然才能一般，但還算廉潔，而且手段圓滑，對上對下都能够謹愼應付。

夏雷想來想去，只得把張知縣的結髮妻子唐夫人列爲嫌疑主謀人。

夏雷在張知縣屍體上找不到重要的綫索，便把經過寫下一封密信，然後叫丁主簿派個親信把信送至池州，他自己也來不及吃午飯，便匆匆上途了。

× × ×

管一見剛在江北岳西城破了案子，便帶着手下殷公志，風火輪等人渡江返回江南。

剛入池州便見城門外一個守城的兵卒上前行禮。「請問來的是否是管大人？」

管一見微微一怔，道：「老夫正是管一見，你是誰？」

那守城官兵立即跪在地上，道：「敝縣卓大人有急事要找大人您，囑小的一定要請大人到衙門內一行。」那人怕管一見不肯去，忙又道：「聽說是與蕪湖知縣張大人被殺有關！」

管一見沒可奈何地道：「好吧，老夫現在便去見他！」

到了衙門，卓知縣不敢怠慢，忙把夏雷的信拿出來交與管一見拆閱，管一見閱後便道：「既然如此，老夫便去蕪湖走一趟！」

卓知縣忙道：「日巳近午，請大人在寒舍午膳，然後再上道未遲，下官早巳着人準備了！」

管一見最怕這種官場的酬酢，忙道：「如今老夫心急如焚，下次如經過才打擾一頓吧！」

出了衙門，管一見把其他手下遣回杭州，只帶風火輪一人上道。到了蕪湖縣城，兩人策馬直入衙門。

丁主簿聞訊連忙帶着唐吉出門迎接，管一見只略事跟他們寒暄一下，便叫丁主簿帶他到張知縣的寢室查看。

按照當時的情況，除了張知縣死于床上之外，便是後窗半掩，別無其他異處。

管一見心念一轉，忖道：「莫非兇手本是衙門內的人，否則怎能在大白天下，而不驚動別人？」

想到此，管一見立即吩咐丁主簿，把那個發現張知縣死亡的丫頭叫來。

那個丫頭聽見來了個大官，心頭發慌，低着頭不敢仰視。管一見仔細看了她幾眼，覺得這個丫頭雖小，但身材頗爲豐滿，似是婦人之相，心中暗暗動了懷疑，輕



咳一聲問道：「張知縣臨死之前，可有什麼預兆？」

「沒有……」

「既然沒有，你又怎會推門進去看他？難道不知尊卑有別？」

丫頭聲音更小。「老爺在臨進房時，曾經交代奴婢，叫奴婢吃午飯時候去叫醒他……」

「夫人在何處？」

「夫人在她房內……」

「他們不睡在一起？」

「老爺很少到大夫人處，都是在二夫人房內歇息……」

「你是二夫人買進來的？」

丫頭道：「不是，護花妹才是二夫人買進來的，奴婢是大夫人買的。」

「張大人入寢時大夫人也在房內？」

「是的……」

管一見臉色一沉，喝道：「既然在房中，爲何事後會不見了？」

丫頭驚恐地道：「奴婢不知道，當時奴婢在灶房內帮張婆煮飯。」

管一見臉色微微一緩。「那天上午你們可曾聽到什麼聲音？」

丫頭搖搖頭，管一見又問：「二夫人那天離開家門時，可是三個人，她要去那裏？」

「二夫人經常在早上叫護花妹陪她去城郊踏青，那天還有個車把式同行！」

「事前也沒什麼預兆或異常的舉止？有話便說無妨，老夫不怪你！」

丫頭想了一陣，又搖了幾下頭。管一見續問：「大夫人跟二夫人的感情平日表現如何？」

「說好不好說壞不壞，一般而已。」

「案子發生之前，大夫人跟二夫人是否有吵過架？」

「啓稟大人，大夫人及二夫人感情雖不大融洽，但表面上還是有說有笑的，極少吵架，那幾天也沒有發生這種情況。」

管一見眉頭一皺，禁不住負手踱起步來，良久又問：「唐吉是大夫人的弟弟還是二夫人的？」

「是大夫人的！」丫頭忽又低下頭。

「他成親了沒有？」

丫頭聲如蚊吶地道：「還未曾。」

管一見察言辨色，暗暗點頭：「這丫頭必是跟唐吉有染。」又問：「唐吉對二夫人態度又如何？」

「也沒什麼。」

管一見見她一問三不答，便揮手叫她退下，獨個人坐在椅上冥思。

不久，丁主簿便送上一席酒菜來，一張桌子只坐着四個人，管一見、風火輪、丁主簿及唐吉。

這一頓飯，四人都悶聲不响，氣氛十分沉悶，下人撤去酒席之後，管一見才道：「唐吉，這幾天你查辦得如何？」

唐吉低頭道：「屬下無能，至今猶未有寸進。」

「近日有否新案子發生？」

丁主簿截口道：「這幾天倒是十分平靜。」

管一見道：「老夫有個直覺，認爲那兇手必仍匿在城中，所以你們要小心防範，最好派幾個精靈的人，扮作客旅住進高陞客棧。」

「是，屬下立即去辦。」唐吉說道：「不過大人是否認爲家姐跟護花等尚在人間？」

管一見沉吟了一下，道：「這個老夫倒不敢斷定，此案十分複雜，有異尋常，兇手不但沒有留下綫索，而且連殺人的目的，也不易忖測，看來老夫要在這裏住上一段日子，你們行動一切照舊，有關老夫來此的消息，不可洩漏出去，如今你們出去吧，讓老夫好好地想一下。」

× × ×

夜雖巳深，管一見猶沒睡意，風火輪連日疲勞，則早巳作元龍高臥。管一見望了他一眼，推門出去。

夜涼如水，四處寂靜，管一見越牆而出，長街黑暗死寂，管一見信步而行。

以前同樣的案子總有幾個共同之處，可供參考，但這一起怪案，不但令人找尋不到其相互之間的關連，而且連殺人的目的都不能忖測，這是前所未有之事！

死者被殺的原因不明，又如何在人海茫茫中找尋兇手？

管一見邊走邊想，不覺巳穿過幾條街道，近來他巳開始厭倦這種毫無休止的工作，反正自己養老金巳賺够，手下也都有了足够的安家費，他巳有意在短期內退隱江湖，找個清靜的地方，享享晚福，他暗暗告誡自己：「千萬不要在最後階段打破自己的金漆招牌。」

正在沉思之際，忽聞前頭傳來一道尖叫聲，管一見瞿然而醒，抬頭望去，忽見遠處屋頂衝出一道嬌小的身形，快疾如風，他輕嘯一聲，猛吸一口氣，展盡身形向前追去。

管一見連換幾口氣，巳追近幾丈，就在這刹那，脚下屋內有人大叫：「救命呀，大盜要殺人啊！」

管一見一怔，忖道：「莫非對方尚有同黨？」心念一動，立時躍落一座院子裏，向聲音的來源竄去！

屋內的燈火忽然熄去，管一見一掌擊飛窗子，投射進去，同時問道：「人在那裏？」

屋內只有他的回音，却沒有人應他，管一見鼻端嗅到一絲血腥味，心知不妙，連忙摸出火熠子把其點燃。

火光一起，目光一掠，隨即發現床上蜷縮着一個人，他走前一望，那人年紀巳頗大，臉上滿是驚恐之色，喉間染着一抹血花，他心頭立即狂跳起來，這當眞是踏破鐵鞋無覓處，得來全不費工夫，只是那兇手可能經巳逃逸！

正想轉身再追出去，驀地門聲一响，湧進七八個大漢來，手上都提着火把長棒，也不打話，舉棒望管一見便打。

管一見驚怒地道：「你們幹什麼？」

一個大漢喝道：「殺人償命，弟兄們不必多說，把他打死了才報官。」

另一個道：「不錯，他巳殺了不少人，打死他也不怕吃官司，」也舉棒掃去。

管一見急忙舉手格開，喝道：「你們怎地如此魯莽，老夫是衙門內的人，聽見他的叫聲，所以才追來這裏調查的，快放老夫出去，老夫要去追賊。」

那個大漢喝道：「不要聽他胡說！」

長棒橫掃過去。

管一見不覺有氣，但又怕傷了無辜，出手不敢太重，饒得如此，三五個回合，便把那幾個大漢打得東歪西倒。

那些大漢都張口大叫起來：「來人啊，血花賊在這裏啊！」

管一見怕再躭下去，可能更加脫不了身，稍一用力，把一個大漢推開，脚跟一頓，身子倒飛，自窗子射了出去，雙脚落地，輕吸一口氣，重行躍上屋頂，抬眼望去，那裏尙有人影？但他仍不心息，在城內走了一遍，却找不到那道身裁嬌小的黑影。

走了一陣，忽見一隊官兵提着火把快步向一棟屋子走去，管一見略一辨認，便認出那是剛才自己因進去一探究竟而與人衝突的地方，他不由也懷着幾分好奇心走了過去。

屋子內只有那具屍體，那些大漢却已不知去向，一個官兵道：「剛才明明聽見有人吆喝，怎地現在不見一人？」

管一見心頭一跳，暗中想了一下，覺得此事大有蹺蹊：「莫非那些大漢是『血花賊』的同黨？咦，那個身裁嬌小的黑影出現之後，屋內才有人叫救命，他跟這案子是否有關？」

再一想，又發覺其中又有個疑點：「死者是個老人，但剛才叫救命的聲音，聽來却不像是發自一個老人的口中。」

想到這裏，他疑雲更盛，走前向官兵表露身份，隨即帶人在屋內搜查起來。

屋內不但空無一人，而且也沒綫索留下來，管一見大爲沮喪，提着沉重的雙腿，走了出去，腦子中不斷地盤算着兇手殺人的目的。

這一夜便這樣過去了，次日一早管一見便叫唐吉去調查死者的身世。

午時剛過，唐吉便回來了。「啓稟大人，死者叫何柏，今年已七十歲，去年前他老伴過世，他一直獨居在上址，根據隣居說，他有個兒子在外地謀生，經常託人帶錢回來，所以何柏生活還過得去。」

管一見心頭一跳，忙截口問道：「他的孫兒是否跟他同住？」

唐吉道：「沒有！聽說何柏爲人十分和靄，從不與人吵架，雖然生活無憂，但身邊也沒什麼餘錢，而且家內的財物傢俬都沒有失去，隣居聽到死訊，都感到十分詫異！」

「他的死狀跟以前那四起的案子是否一樣？」

「根據仵工的檢驗，認爲一樣！」

管一見忖道：「何柏既然是獨居，那麼昨夜那些大漢又是來自何方？」心念一動，忙道：「快帶老夫去看看！」

唐吉應了一聲，連忙在前引路，風火輪也跟了出去。

三人在何柏附近屋舍走了一圈，然後逐間拍門查詢，却查不出什麼綫索，而且那些大漢也不復見，管一見心頭更是奇怪，估計那幾個人必與殺人兇手有關，他忽然有個預感，認爲兇手今夜還會再出現，便與唐吉作了一個安排。

晚飯之後，蕪湖縣城內，表面上跟昨夜一樣，其實那些衙差捕快早已換了便服，匿伏在四處，等待兇手出現，管一見和風火輪自然也不會閑着。

又是三更，夜內有雲，星月暗淡，管一見和風火輪不停地在城中巡視。

剛走近東門附近，忽然遠處又傳來一道驚叫，管一見一轉頭，便見到一道嬌小的黑影在牆上一閃即沒，他心頭狂跳，喝道：「你去發出叫聲地方看看，老夫去追那黑影！」

話音未落，人已竄起，幾個起落，已躍上牆頭，四處眺望都不見人影，管一見心有不甘，躍落城牆，向東追去。

馳了十餘丈，忽聞東北角有道馬嘶聲傳來，聽聲音似在二里之外，管一見猛吸一口氣，走勢更疾！

城郊樹林成叢，加上天黑，視野模糊，三四丈之外的景物已難以分清，但這些都無碍於管一見的前進，眨眼之間，已馳出了五六里，奇怪的是不但不見前頭有人，而且再也聽不到聲音！

管一見心念一動：「莫非老夫追錯了方向？」脚步一慢，正想改個方向，就在此刻，那道馬嘶聲又再傳來，仍似在二里之外，管一見怒忖道：「老夫便不信追不上你！」提起眞氣，循着聲音之處，急馳過去。

他一口氣馳了十餘里，月亮才自雲層中露出一角來，大地景物立時一亮，管一見低頭一望，見附近泥地上有一道車轍一路向東北而去，心知自己沒有走錯，便再度追前。

四更已過，五更又將屆，管一見一路急馳之下，仍不見前頭有任何馬匹或馬車，不由又有點氣餒：「莫非這車轍是一早留下來的？」便放緩脚步，略喘一口氣。

再走一陣，耳邊忽聞一陣波濤拍岸之聲，原來竟已馳至石臼湖畔，饒得管一見內力深厚，此刻也已是汗流夾背，疲不能興。

湖風一吹，令人精神一振，管一見找了塊大石坐在其上，調息起來。轉了三個周天，體力已恢復了大半，天色亦逐漸明亮，忽見遠處有座茅屋，茅屋木門忽然打開，走出一個鬢髮半白的老頭來，

管一見心頭一動，便信步走了過去，那老頭看見來了個陌生人，神情微微一怔，問道：「老鄉，你要來找人麼？可惜這裏只住着三四戶漁民！」

管一見溫聲問道：「老兄一向住在這裏？」

「是的，老朽住在石臼湖畔少說也有二三十年了。」

「不知老兄昨夜是否有聽見馬匹或馬車在這附近經過的聲音？」

老頭想了一下，道：「好像聽見有馬車自附近經過。」

「此地平時多不多途人經過？」

老頭道：「甚少有人自老朽門前經過，因爲前頭有一條官道，來此的多數是問路及討水喝的路人。」

管一見心頭又是一動，再問道：「假如馬車自官道經過，你平日是否能聽到聲音？」

老頭搖搖頭，臉上忽然也現出詫異之色：「咦，邪麼，昨夜那輛馬車豈不是不走官道而走小路？」

管一見吸一口氣，道：「你可曾聽出



馬車是沿何方前進的？」

老頭指向東北方，道：「好像是經那邊去的。」

管一見心知昨夜自己見到的車轍必是與此有關，謝了一聲，走去找尋車轍，果然離此不遠，便依着車轍再度追下去。

馬車沿着茅山山脈延伸，管一見由晨追到午時，仍未見到馬車，此地前幾天下過一場大雨，泥土鬆軟，是以車轍一直十分清晰，但有一個奇怪的地方，只見車轍，不見有馬蹄印。

他估計自己的速度絕對不比馬車慢，因此又忖道：「這馬兒一定是匹神駿的健馬。」

過了午，已到蘇西，但車轍仍未斷，管一見雖然又渴又飢，仍不甘放棄。

黃昏，滿天彩霞映得樹木一片紅光，管一見也在這個時候到了溧水。

溧水縣城雖小，但街道上都舖着青石板，車轍至此便不見了。

管一見跑進一家飯館，叫了酒菜，又把店小二拉到一旁輕聲問話：「請問你是否有見過一輛馬車在此處經過？」

小二一楞，反問道：「小店地處街口，每日都有各式各樣的馬車經過，不知你指的是那一種？」

「載人的馬車，馬兒十分神駿，」管一見忽然想起，車轍之間的距離十分寬闊，是以又道：「是輛雙套的大馬車，也許是由三匹馬拉動的。」

小二道：「三馬拉的車，確有一架在小店面前經過！那馬車十分華麗，咱活了二十五歲都未見過這般華麗的馬車！」說至此，小二目光登時露出一片神往的光彩來。

管一見也是目閃異采地問：「什麼時候經過的？」

店小二抓抓頭皮，道：「大概在兩盞熱茶前經過的！」

管一見精神一振，忙催小二快把酒菜送上來，他預料對方也需停下來吃喝，是以估計今夜便可追上對方。

他狼吞虎嚥把酒菜吃了個碗底朝天，又叫小二包了點乾糧，然後結帳出店。

出了飯舖，管一見便沿着大街向東門走去，走了一陣，耳畔忽聽到一個馬匹的輕嘶聲，那馬嘶聲入耳有點熟悉，他一顆心立時怦怦的狂跳起來，連忙拐向另一條較小的街道，果見前面停着一輛華麗無比的馬車。

馬匹雖已卸下轅，但仍站在馬車旁邊，再一看，車旁有一家飯館，佈置頗爲清雅，料馬車的主人正在裏面吃晚飯。

管一見快步走前，但只走了幾步便止了脚，忖道：「老夫就算進去也不知道馬車主人是誰。」想至此，回顧沒人，便躍上一座平房屋頂，伏在上面暗中監視。

## 陰溝內翻船

夕陽的餘暉已在西山後隱沒，大地一片蒼茫。

馬匹仍不時在輕嘶着，但馬車的主人却仍未出現。

管一見越等越是心焦，心想莫非那人發現了自己的行踪已換車逃逸，他越想越有道理，正想躍下去看個究竟，忽見店內走出兩個玉人來，前面那個珠光寶氣，鳳釵搖幌，臉如嬌花，身裁苗條，眉宇間溢着幾分媚意，後面那一個，一看便知是個丫頭，但模樣兒也十分嬌羞。

那個丫頭氣力極佳，輕易便把馬匹上了套，然後扶着她主人上車，接着她自己也跳上馬車，長長的馬鞭在半空虛打一下，馬車便緩緩地駛向前。

那三匹馬兒訓練有素，十分乖巧，轉了半個圈，自管一見脚下馳過。

管一見待馬車去遠才跟在後面，不久馬車便馳去城門了。

出了城，天已黑遍了，那丫頭忽然點了一盞小小的馬燈，把它掛在車廂前緣，遠看便似是一顆明亮的星星。

管一見心中竊喜：「這倒大大方便老夫了！」他既不怕馬車會在自己的眼前消逝，又怕太近會讓對方發覺，所以與馬車相隔七八丈遠。

馬車除了點了燈之外，速度也突然快了起來，管一見心中疑雲更盛：「這兩人如此焦急要去何處？哼！看情況也不是什麼好貨色，尋常的良家婦女，豈有半夜趕路的。」再一想，心跳更急：「老夫兩次在蕪湖縣城內見到的那道黑影，身裁十分嬌小，極似是個女子，哼，一定便是她倆。」想到此，精神更爲振奮，「且看她倆是否仍有同黨？」決定不急於下手。

馬車雖快，但管一見仍不即不離地跟在後面，大約馳了七八里，丫頭忽然叱喝一聲，把馬拉停，接着車上那女人便下車了，丫頭扶着她走入一座樹木，管一見見狀，忙吸氣標前。

走至馬車後，樹林內忽然傳來一陣嘻笑聲，接着步履越來越近，管一見猛吃一驚，此刻要想再退後避開，經已來不及了，沒可奈何之下，一彎腰，鑽入車底。

不久見到兩對金蓮移向車前，首先不見了一對，接着另一對也不見了，管一見心知她們都上了馬車，連忙伸手抓住車軨，整個人便如蜻蜓般掛了起來。

那丫頭虛抽一下馬鞭，馬兒又繼續向前馳去，馳了二三里，馬車忽然又逐漸慢了下來，管一見忖道：「莫非已到了？」垂下頭向外窺探，入目所見都是黑黝黝的叢林。心中泛上一絲疑念。

正在沉思，忽聽一個丫頭道：「閣下這招『蜻蜓附木』的招式，咱家小姐十分欣賞，特地請你出來相見。」

管一見心頭一跳，心中又驚又怒，冷哼一聲，訕訕地鬆下手，爬出車外。

忽聽馬車廂內一個嬌聲瀝瀝的聲音道：「想不到大名鼎鼎的江南總捕頭管一見管神捕，竟然要如此辛苦，當眞是罪過罪過！」

管一見這一驚更是非同小可，他從來未曾遇過這種令人大感窩囊的事，但儘管心頭震驚，仍然沉着聲喝道：「姑娘到底是誰？爲何能一眼便認出老夫的身份？」

車廂內那女子格格一笑，輕嘆一聲：「神捕對自己如何這般沒有信心，當今天下，誰人能在見過你之後會忘得掉的？」

「莫非你是老夫的故人？」

「正是！」那女子聲音透着幾分喜悅，「你總算還記得奴家。」

管一見冷冷地道：「但老夫的確不知道你是誰？」

「莫非神捕有很多紅粉知己麼？何不猜一猜？」

管一見心頭一動，忖道：「老夫遇過的女子，數香車夫人最聰明仔細，咦，莫非是她？除了她又有誰能在馬車馳動間推測出車底下多了一個人？」再一想，信念更堅，嘿嘿笑聲：「原來是你，一別至今年餘，別來無恙？」

那女子驚喜的說道：「你當眞猜出奴家是誰？也不枉這年多來奴家對你的思念了。」

管一見心頭猛地一跳：「香車夫人是個含蓄的人，說話絕不會如此毫無忌憚。」當下道：「多謝姑娘錯愛，老夫垂垂老矣，想不到還有誰對老夫說這種話來。」

那女子長嘆一聲，幽幽地道：「終是我自作多情，你怎會還記得奴家，飛魚香，咱們走吧！」

那丫頭應了一聲，提起馬鞭抽打下去，管一見急忙伸手一攔，喝道：「且慢，老夫跟了你兩夜一日，難道會這般容易放你離開。」

車廂內那女子厲聲道：「那你意欲如何？」

「請你下來，老夫有話問你。」

「哼，你要見我何不自個上車？難道怕了奴家不成？」那女子忽又長嘆一聲，「難道你連再見奴家一臉也不肯？」

那聲音透着無限的情意以及愁苦，管一見心頭一跳，刹那之間心頭泛上一陣難言的感受，他不但畢生未娶，而且少說也有二十年未曾親近過女子，忽然之間有個陌生的女子要面對自己吐露心意，心中又驚又喜，又酥又癢，說不出是什麼滋味，一時之間，竟似着了魔般，不知道如何應付。

只聽那女子又嘆道：「你旣不見奴家，又不讓奴家離開，算是什麼？當眞令人失望。」

管一見輕吸一口氣，沉聲道：「好，妳旣然不肯下車，老夫便上車會你。」

「飛魚，把火剔亮點，別讓他以爲奴家要躲在暗處施什麼見不得人的花樣。」丫頭抿咀一笑，應了一聲，把燈剔亮，道：「神捕請上車，奴婢保證不聽你們的談話。」

管一見老臉倏地一熱，呆呆地走至車前，伸手撥開布帘，只見那女子背對着外面，只能看到後背，看不到臉貌，管一見一怔，忽然覺得有點眼熟，却忘了在何處見過她。

那女人又一聲長嘆：「你還記不起奴家是誰？」

管一見這刹那眼內靈光一閃，脫口呼道：「原來是你，當眞想不到。」

「你當眞記起了？」

「老夫素有過目不忘之能，見過的豈有忘記之理。」

「剛才爲何又記不起來，奴家的聲音變了麼？」

管一見怔怔地道：「不是，是你穿這種衣服，使老夫一時之間想不起。」

「唉，你可知道我穿這種衣服，正是爲了你的，你又知否奴家爲何要捨湖就陸，不乘船而乘車，也正是爲了找尋你的蹤跡。」

管一見心頭又是一跳，澀聲道：「你找老夫有什麼事？」

「你今年才幾歲？我不許你自稱老夫，」那女子忽然轉過身來，「你還不上來？難道要我跪下來求你？」

管一見在這刹那也不知如何，竟然乖乖地走上車廂，好像一個聽話的孩子般。

「飛魚！」

丫頭飛魚立即催馬前進，夜風吹過，布帘輕輕飄動，車廂外的燈光也不時射了入來。

兩人都默默無言，良久管一見才輕咳一聲：「邱，咳咳，邱寨主，你爲何會來此地？」

原來這女子便是鄱陽湖飛魚寨的大寨主「無影神針」邱春梅，當日因爲管一見受聘於鄱陽湖的另一家水寨「杜家寨」而跟邱春梅較量過，是以兩人認識，當日邱春梅敗在管一見手下之後，已芳心暗許，曾也令管一見古井生波，幾乎也動了情。（西門丁按：有關此段故事，詳見本故事集之「無影針」。）

當下邱春梅道：「奴家已聽了你的話，你離開之後，奴家便解散寨子，不再做女强盜啦，你以後也別再叫我邱寨主。」

「姑娘能够放下屠刀，當眞是令人敬佩！」

邱春梅低頭沉吟了一下，忽又抬頭道：「一見，我不想你敬佩我，只望你心中有我這個人存在就好。」

管一見苦笑一聲：「姑娘之言，使老夫難堪，老夫只是一個武夫，咳咳，可不懂得這些。」

邱春梅撒嬌道：「奴家早已說過，不許你自稱老夫，你若再對我自稱老夫，奴家便要自稱老娘了。」

管一見忍不住一笑，笑聲剛起，便戛然而止，忙道：「你手下楊鏡明等人也沒在寨內了麼？」

「這個奴家可就不知道了，奴家離開飛魚寨之後，便再沒回去看過，」邱春梅問道：「一見，你怎會來此？又怎會藏在奴家車底下，莫非有人追你？」

管一見這時驀地醒起自己來此的目的，當下板起臉道：「姑娘，老夫有幾句話要問你，希望你能老實答覆！」

邱春梅眼圈兒一紅，慍道：「奴家幾時對你不老實？」

管一見目光不敢與她接觸，就是說話的聲音也溫和不少：「你最近是否有去過蕪湖縣？」

邱春梅道：「有，剛剛路過。」

管一見雙眼射出兩道凌厲的目光：「眞的？」

邱春梅淚花在眶內亂轉：「你若不信，何不回去調查？」

「你爲何要經過蕪湖城？」

邱春梅氣道：「管大人，王法中是否有規定百姓不准經過的？」話音一落，忽又轉腔道：「我離開了鄱陽湖之後，便四處找你，但又不知你在何處，所以每日都是毫無目的在江南奔馳！」

「既然毫沒目的，又爲何要在夜內趕路？」



「誰說奴家想在夜間趕路？只因五虎寨的大寨主看上了奴家，要娶奴家做押寨夫人，奴家如今心中只有你一個人，還會答應他？但我人孤勢單，打又打不過人家，只好連夜逃走了！」

「他們在後面追你麼？」

「在蕪湖地界奴家還發現他們踪跡，現在雖不再見，但爲防萬一，還是要多走點路，以免讓他們追上！」邱春梅眉梢泛着春意：「不過，你來了，就算是十虎寨追上來，奴家也不怕！」

說到此，馬車不知怎地忽然一頓，邱春梅輕呼一聲，跌入管一見懷中，管一見亦下意識地抱住她，只覺軟玉溫香抱滿懷，鼻端嗅到一股醉人的香氣，直沁肺腑。

邱春梅閉起雙眼，長長的睫毛覆蓋着，臉上的春意更濃了。

馬車再一顚，管一見瞿然一醒，連忙推開邱春梅，一張老臉燒得發燙。

邱春梅幽幽地道：「奴家求此機會已不知多久了，今日得償所願，我也不敢再奢求！」輕輕攏一攏散亂了的秀髮，動作十分溫柔。

管一見心頭一熱，連忙把臉別開，不敢看她。

邱春梅續道：「一見，今夜我跟你說的話，無一不是眞實的，只不知你是否相信奴家？」

管一見輕咳一聲，道：「你既然有心改邪歸正，老，我自然相信你！」

邱春梅嫣然一笑，問道：「奴家是殘花敗柳，不敢心存厚望，要做你的妻子，但不知能否讓我跟着你，帮你做點事？」

管一見連咳數聲，急道：「不行不行，老，我怕……」

「你怕什麼？怕人閑話？」邱春梅滿臉均是失望之色：「那麼奴家只好暗中跟着你了。」

管一見忙道：「不可，老夫正在調查一件疑案，你馬車目標大，跟在後面十分注目，叫老夫如何能順利進行？」

邱春梅幽幽地一嘆：「左又不肯，右又不肯，好吧，奴家也十分相信緣份，所謂有緣千里來相牽，無緣對面不能見！」

管一見心頭有點不忍，怔了半晌才道：「姑娘年少方艾，何不找個歸宿，也勝過終日浪蕩江湖！」

「奴家何嘗不作如此想？只是郎心似鐵……不說也罷……唉，天下間最痛苦的事莫如這宗事了！」

管一見有點說不出話來，又不想再躭下去，吸了一口氣，道：「老……我有事在身，急着去辦，今日便就此別過吧！」

「且慢！」邱春梅忽道：「何不把你要調查的事說與奴家聽聽？也許奴家因爲四處閑蕩，會恰好碰上也未定！」

管一見不忍拂她好意，只得把蕪湖城發生的案子，簡述一遍。

邱春梅道：「死者是朝庭命官，難怪你如此緊張了，好吧，奴家也不敢躭擱你的時間，飛魚，把馬燈提進來！」

管一見一呆，怔道：「她拿燈要做什麼？」

只見邱春梅自飛魚手中接過馬燈，湊至管一見臉前，一對妙目緊緊瞪在他臉上，管一見給她灼熱的目光看得渾身不安，忙把頭別開，目光更是不敢與她相觸。

邱春梅忽然傷感地道：「你既然自知年紀已不輕，爲何仍如此糟蹋自己的身子？你看你雙鬢比以前可多了不少白髮了，身體是否感到勞累？唉，你名也响了，利也有了，還有什麼事能把你留在風險的江湖中？」

她眼波如烟，聲音溫軟，就似是個多情的妻子，在丈夫耳畔輕語相勸，管一見心頭驀地一蕩，刹那間，忽覺自己好像年輕了十多歲般，五腑一片甜蜜，望着她，怔怔地說不出話來。

邱春梅伸出粉臂，春葱似的手指在他髮上撥弄了幾下。幽幽地道：「這麼大的人了，也不找個女人來伺候你。」忽地「噗嗤」一笑，道：「還敢自稱老夫，看你這神情就像是十六七歲的毛頭小子！」

管一見臉紅如火，換作這話是別人說的，他早就發作了，但今夜不知怎樣，他的脾氣忽然好了起來，本是奔騰洶湧的山洪，今日却似潺潺細流的山溪。

管一見如坐針氈，如受刑罸，本應該心事澎湃才對，但奇怪的是這刹那，腦海內竟然一片空白。

邱春梅忽然自懷中掏出一塊香帕來，道：「天氣熱了，路上行走，難免出汗，這個你帶去吧！」

管一見呆呆地接過手帕，只覺入手一陣溫暖，鼻端嗅到一股淡淡的幽香。

良久，管一見才輕吸一口氣，道：「我，我走了，你，你好自爲之！」

邱春梅急地拉住他的衣袖，央求道：「你，你不能多坐一會麼，天快亮了！」

「不，」管一見覺得這個字，比任何字眼都難說。「老……我抓不到兇手，不能安心……咳咳，你也不想我臨退休前才讓人打破招牌吧！」

邱春梅目中神采一閃，鬆了手，道：「那你保重吧！」

管一見不敢再看她，連忙竄出馬車，邱春梅忽然探身出車廂，澀聲叫道：「管郎，你要保重啊！」這句話不但灌注着無限的情意和無限的殷望，而且兩顆像珍珠般晶瑩的淚珠，竟然奪眶而出！

管一見心神狂震，忙把頭低下。

郊野一片荒涼靜寂，管一見却滿腔溫馨，心事澎湃，雙脚竟不移動分毫！

良久，夜風輕拂，管一見鼻端忽聞到一股熟悉的幽香，不由抬頭一望，只見那馬車也仍停在原處，邱春梅探頭出廂，痴痴地望着他，燈光下，只見她臉上已掛着兩串珍珠似的淚珠！

管一見心頭又是一震，猛地輕吸一口氣，轉頭道：「姑娘請保重……」長嘯一聲，如天馬行空般向前飛去。

馳了一陣，管一見耳畔仍似聽到邱春梅的叫聲：「管郎，你要保重。」

他像着了魔地馳了十餘里，心境才逐漸平復下來，放緩了脚步，喃喃地道：「女人女人，女人眞像是魔鬼般，令人三魂不見了六魄！」心念一動，下意識地探手入懷，手掌抓着了那塊香帕，一顆心登時又亂了，又是溫馨又是甜蜜，又是酥痲又是驚恐，分不出是什麼滋味。

他躍上一棵大樹，要想調息恢復體力，但雙眼一閉，邱春梅的倩影便在他腦海

中幌盪，伊人探頭在車廂的情景，一次又一次泛上心頭，那裏還能靜得下來，禁不住又輕嘆道：「女人，女人……」

坐了一陣，天色便亮了，他忽然瞿然一醒，忖道：「邱，邱春梅既然不是兇手，那麼兇手是誰？他還在蕪湖城中麼？」想到此，他立即躍下樹，轉身走了幾步又停住了：「不好，現在回去又……又會碰上她……」

此刻他已來至湖熟地界，離應天府已不太遠，他決定在湖熟住幾天，待邱春梅經過之後才返回蕪湖城。

× × ×

湖熟縣城比溧水城更小，只有一條比較像樣的街道，不過路旁的一家飯館不但乾淨而且頗有規模。

管一見入城時，午牌時分已過，但飯館內仍有幾桌食客未散，管一見也沒在意，找了一張臨窗的座頭，點了兩個小菜，靜靜坐着喝酒。

菜還未上，一壺酒經已喝乾，管一見酒量雖不錯，但像今日這樣飲法却甚少。

酒入愁腸愁更愁。管一見這刹那又想起邱春梅，一會驚來，一會兒喜，誰說人至中年萬事哀？管一見便料不到自己這個年紀還有女子垂青。

刹那間，邱春梅在馬車內的軟語溫香的情景一一浮上心頭，身上的暖意也越來越盛。「難道老夫臨老才入花叢？咳咳，自己的徒弟都快做父親了……哼，女人有什麼好？我這幾十年無牽無掛不是過得很好麼？多了一人便多了一份牽掛，做事便會有後顧之憂了！」

想至此，他把杯內的餘酒，一口喝乾，又呼小二再送一壺來。小二連酒帶菜一齊送了上來。管一見決定不再想這件事，便舉筷吃喝起來。

這時候，那幾桌食客不知因何忽然吵起架來，管一見心情煩悶，見狀不由皺起眉頭，也沒心情去理人家的閑事。

吃了一回，心頭又泛上邱春梅的倩影，忽然又覺得自己若果退隱江湖，身邊缺了個女人的確十分不便，而且也嫌太孤獨了些。「邱春梅倒是個善解人意的女人，只是她會是個好妻子麼？」他說不再想她，但偏偏又想起了她。

正在胡思亂想之際，忽覺一股勁風迎臉衝來，他下意識地一閃，只聽「砰」的一聲，一隻酒壺在耳邊擦過，撞在窗子上，摔了個粉碎！

管一見雖然閃過酒壺，但却讓酒水沾了一身，不由心頭火起，喝道：「瞎了眼的東西，連老夫也敢得罪！」

只見一個帶着幾分醉意的大漢，站了起來，斜着身子，舉臂戟指道：「老不死的，你在罵誰？」

管一見冷笑一聲：「老夫正是罵你這畜生！」

醉漢哈哈大笑：「我盧某人今日遇到一件新鮮事了！老小子，你可知道這幾年來，沒人敢當面罵我的？」

管一見又斟了一杯酒，冷冷地道：「老夫不理你是什麼東西，現在令你立即用布替老夫將身上的酒漬抹去，否則便給老夫乖乖叩三個响頭！」

那醉漢又爆出一陣狂笑，笑得喘不過氣，半晌才道：「好好，盧爺便替你拭吧，只怕你身子瘦弱，抵受不了！」話音一落，歪着身子，踏着醉步，向管一見走去，哈哈地笑道：「盧爺爺來啦！」醋砵大小的拳頭挾風望管一見顏面擊去！

管一見看也不看他一眼，頭一低，便把拳頭避過，手腕一翻，杯中之酒向對方潑去！

那醉漢雖讓他潑了一臉，但行動忽然快速起來，右脚驀地一掃，「喀嗤」一聲，把椅脚踢斷。

管一見料不到他竟有此功力，冷不及防之下，身子立即隨椅跌下！

那醉漢得理不饒人，左拳一沉，擊向其頭頂！

管一見是何許人也？歷過不少風險，豈會如此輕易吃虧，他未待椅面落地，雙脚已急速地踢出，剛好踢在對方腰骨上，那醉漢水牛般大小的身子立即向後倒飛。

管一見剛自地上站了起來，說時遲，那時快，醉漢的同伴已同時奔了過來，舉拳揚脚向管一見擊去！

管一見雙脚一錯，一側身，右後肘擊在一個大漢的小腹上，左拳一分，推開另一個漢子。

那姓盧的醉漢，大聲叱喝，指揮同伴不斷上前攻擊，管一見雖然饒勇，但對方也十分慓悍，前仆後繼不斷纏住管一見，飯館內的掌櫃及小二見狀都是喊苦不迭，却不敢上前干涉。

管一見忽然覺得這干大漢，武功雖不高超，但也絕非是學過三五年莊稼把式的可比，不想再纏下去，出手加了幾分勁力，只聽「砰」的一聲，一個大漢胸膛中掌，立即口噴鮮血萎頓於地！

那些大漢見狀，忽然叫道：「不好啦，打死周公子啦！趕快把他抓去見官！」

管一見暗暗冷笑，心想這些紈袴子弟終日吃飽沒事做，四處撩是逗非，仗着家勢欺凌弱小，就算多殺幾個也不冤！

心念一動，右脚一抬，一個青年的身子立時飛起，撞在屏風上，那屏風立時嘩啦啦一聲，碎裂於地。

與此同時，臨街那個窗櫺也忽然碎裂，躍進一個壯年漢子來！那漢子身裁瘦長，手指也是一般修長，管一見目光與其相觸，心頭立時一跳，知道來了高手。果然那漢子自腰際抽出一柄長劍，標前幾步，手腕一抖，長劍泛起三朵劍花，向管一見胸前刺去！

這一劍勁力蘊而不發，劍尖吞吐不定，令人難測其去向，果然是高人的風範。

管一見不敢怠慢，斜飛一脚，迫退一個大漢，右手一落一抖，纏腰的緬鐵鷹鍊已如活蛇般飛了起來。

那漢子的長劍這時的速度倏地一快，急刺向管一見的「紫府穴」！

管一見身子一偏，讓過長劍，手腕一抖，鷹咀「啄」向對方的「左太陽穴」！

不料那漢子霍地使了招「鳳點頭」，同時手腕一翻，長劍改刺爲削，急劈管一見的脅下！

這一劍反應極快，管一見「咦」地輕呼一聲，要想閃避，旁邊的一個大漢又一拳擊來，沒可奈何之下，只得提氣拔身而起！



他一躍丈餘，左手抓住橫樑，順勢一盪，再鬆手，身子便落在遠處！

可是那持劍的漢子行動十分快速，兩個起落，已攔在管一見身前，劈手又是一劍刺出！

管一見不覺大怒，喝道：「你們再不住手，莫怪老夫心狠手辣！」

持劍漢子急叫道：「你們還不去報官府！」轉頭對管一見道：「你知道你殺死誰麼？」

管一見左手食指一曲一彈，把長劍彈開，冷冷地道：「誰？左右不過是個紈袴子弟罷了」

那漢子冷笑一聲：「他便是本縣知縣周大人的獨生兒子，還不快自縛雙手到衙門自首？」

管一見猛吃一驚，不由轉頭看了地上那具屍體一眼，忖道：「剛才那一脚老夫雖然用了三成眞力，但也不可能會一脚便取了他的性命！」

心念轉動間，那漢子已一口氣刺出了七劍，招招指向管一見的要害。

管一見心知不下殺手，難以脫困，而且再纏下去只怕更加難以脫身，是以左爪右鍊，連施殺着，把對方迫退三步。

可是旁邊幾個大漢又立即冒死揮拳進攻，那漢子喘了一口氣，重整旗鼓，舉劍急攻！

管一見猛喝一聲，左手倏地化爪爲掌，拍出一記「劈空掌」，把一個大漢擊倒地上，身子一偏，鷹鍊向持劍漢子纏去！

那漢子見他來勢凶猛，不敢攖其鋒，斜退兩步，閃過鷹鍊，正欲反攻，不料管一見左掌又向他發出一股凌厲的掌風，那漢子身子向側一飄，管一見即自他身旁標出，穿過大門走出店外。

不料正面走來幾個捕快，舉刀把其攔住，爲首那人喝道：「大胆兇賊，殺人之後還想逃走麼？」

管一見忙道：「閣下貴姓，老夫管一見！」

那捕快喝道：「管你是一見還是二見，殺人終需塡命，快跟咱們去見大人！」

管一見沉住氣道：「老夫是江南總捕頭管一見！」

另一個捕快道：「管神捕此大名，咱們聞名已久，雖然閣下身裁有點相似，但咱們憑什麼相信你？你可有證明否？」

管一見怒道：「老夫走遍天下都不用拿什麼證明！」

那捕快冷笑道：「既然如此便請閣下跟咱們走一趟吧！」

管一見回頭一望，見剛才持劍漢子及大漢又自後園上來，把管一見團團圍住。

管一見輕嘆一聲，道：「好吧，老夫便跟你們走一趟！」

那捕快道：「對不起，公事公辦，請你把武器收起來，再把手伸出來！」

管一見雙眼一睜，喝道：「你要縛老夫？」

「是的，假如等下周大人能證明你的身份眞的是總捕頭的，咱們寧願向你叩頭陪罪！」

管一見神情一斂，把鷹鍊纏在腰上，把手伸了出來。

一個捕快立即拿出鍊子把他扣起，另一個也走前來幇忙。

就在這刹那，管一見忽覺背後有股勁風微微一响，心知有異，急忙振腕擰腰一閃，他反應雖快，但仍嫌慢了半步，只覺後腰一麻，已讓人制住穴道了！

這刹那，他忽然明白，這幾個捕快必是假冒的，要想高呼，只覺啞穴又是一麻，已叫不出聲音來了！

霎時間，管一見手足冰冷，如陷身冰窖，心知陷入一個大陰謀之內，只怕有性命之虞，所幸他經驗豐富，是以心神仍然十分鎮定。忽然管一見覺得右脚「陰陵泉」一麻，緊接着一股逆血沿着足太陰脾經衝了上來，右脚麻痹之感忽失，血液一通，倏地揚起，把一個捕快踢飛！

這一來，其他人都齊是嘩然，另一個捕快也提着鐵鍊走了上來，管一見左脚又再一麻，隨即又把脚踢起，又把那個捕快踢倒地上。

管一見知道有人暗算，奈何有口難言，只得暗暗運氣衝穴。背後那個持劍的漢子喝道：「好個老匹夫，竟敢公然毆打公差！」伸手向管一見後肩抓去！

管一見後臀環跳穴一麻，雙脚一蹬，向前躍出一步，那漢子一爪登時落空。

其他人却一哄而散，管一見如殭屍般向前直躍，他「環跳穴」每麻一次，便得向前跳出一步，心知有人以微小的物件射擊自己的穴道，要轉頭去看，脖子又僵又硬，那裏轉得動。

刹那間便跳至一條小巷內，一扇木門忽然打開，一只大手把他抓了進去，大門隨即關起，那持劍漢子大聲叫道：「不好啦，兇徒逃脫不見了，快報告周大人！」

管一見被人抓進屋內，那人一直低着頭，只認出他是個男子，却看不到他的臉孔。那人鬆了手，繞到他背後，抓住他的衣領向內屋走去。

這屋子頗大，却不見有人，那人抓着管一見一路不停，眨眼便走至後門，接着後門打開，門口放着一輛密縫的馬車，後廂門經已打開，那人把管一見拋進車廂內，後門立時閉起，馬車便向前馳去了。

管一見的麻穴雖然被人制住，但神智仍清，不斷盤算暗算自己的人是誰，想到腦門發脹，仍不能肯定，不由暗咳一聲，萬料不到這次竟會在陰溝裏翻船。

## 陰謀

車廂顚簸，管一見雖看不到外面的情況，但估計速度極快，料已馳出蕪湖城，却不知是北上還是南下。

管一見索性不再想它，盤膝坐在車廂內，運功衝穴。

冷不防車前走進一個漢子來，臉上幪着一塊手絹，又伸指在管一見後腰上戮了一指，這次點的却是暈穴，管一見登時人事不醒，再也不能運功了。

也不知過了多久，管一見才悠悠醒來，入目一片黑暗，他要想坐起身來，只覺全身上下都痲木，不能動彈分毫。他知道痲穴未解，便躺在地上運功衝穴起來。

過了半柱香的工夫，忽覺全身血氣豁然而通，管一見自地上跳了起來，他首先走前撫摸起來，入手一片冰涼，都是平滑

的青石塊，四面都是如此，似是一座牢固的監獄。

管一見暗自忖道：「莫非老夫已落在官府之中？」想至此，心頭略安，憑他的聲威，官職以及是天子的紅人，必能大事化小，小事化無。

再摸了一陣，摸到一扇鐵門，鐵門上面有個小小的空洞，料是方便獄卒傳遞食物之用。管一見在室內對着那個空洞向外大聲高呼，叫了好一陣，仍不見有人下來查看，心頭不由泛起幾分疑雲，但那度鐵門又十分牢固，搖之不動。

管一見想了一下，知道自己穴道久制初解，體力不在巔峯，所以盤膝在鐵門前坐下，運功行轉幾個周天，忽然抵出一掌，發出一股凌厲的掌風撞向鐵門，只聽「蓬」的一聲，室內響起一陣嗡嗡的回音。

管一見連發三掌，那道鐵門便「砰」的一聲倒在地上，管一見立即自地上竄起，射出室外。外面有一道石級，管一見運勁於臂，緩緩走了上去。

走到上面，管一見才知道原來是在白天。上面是座大屋，看來久已沒人居住，窗台上滿是塵埃，但佔地頗廣，料以前的主人必有一段風光的歲月。

管一見走至天井，一躍而上，落足屋頂，放眼望去，四周都是樹木，顯然是在郊野，却不見有人走過。他輕吸一口氣，踏瓦前進，跑至前門，躍回地上，抬頭一望，門匾上，金漆剝落，只隱隱看出其中一個字是府字。

管一見在周圍走了一圈，不見有人，便沿着小路馳去，前頭有座小山，他繞山而過，轉出山坳便看到一座大城橫在眼前，城牆高高，全是青石塊砌成的，十分雄偉，他心頭一怔，忖道：「原來已到了應天府。」

入了城，只見城牆上貼着一張告示，上面還畫了個人像，赫然與管一見有八九分相像，管一見吃了一驚，忙看內文，却原來是應天府通緝他的賞紅通告。

這剎那，管一見當眞又怒又驚，正想退後，已有人發現了他，人羣登時大亂起來，齊聲喊：「快捉拿殺人兇徒！」

管一見忙喝道：「快請帶路去見李大人！」

應天府知府李榮，跟管一見有數面之緣，且甚爲投機，是以管一見深信他能接受自己的辯白。

城門的守卒前後把他圍住，向城中心慢慢前進。

走了一陣，前頭忽然傳來一陣鑼聲，有人吆喝開道：「潘大人出巡，庶民有事上狀，無事退避！」

管一見一怔忙問：「潘大人是誰？」

一個守卒答道：「潘大人是剛自荊州高陞調來接替李大人的！」

忽又聞得一陣叫聲傳來：「嚴大人駕到！」

管一見問：「來的是那個嚴大人？」

「嚴大人剛自江北調來接替蘇大人的布政使！」

管一見吃了一驚，須知布政使是一省之首腦，其品銜雖與管一見相等，但實權却比管一見大得多，而且這嚴信及潘文洲跟管一見素有嫌隙，這次若落在他們手中，少不免要受些刁難！

管一見去了一趟江北，萬料不到，官場上的人事已有了變化，剎那間他決定先離開此地再說，待以後捉到眞兇才親自去向布政使銷案！

心念一決，他立即喝道：「你們看，那是誰？」手指隨即向左一指，衆守卒不虞有詐，都轉頭過去，管一見趁此空隙向右標出幾步，接着吸氣飄身飛向街旁的屋頂！

猛聽下面的守卒及人羣都叫了起來，管一見不敢稍停，向城門處馳去。

不料一陣陣令聲傳來：「嚴大人有令，速把城門閉上，不得讓管一見走漏！」

應天府城牆高逾五丈，任你武功如何超脫，也不能越過，管一見叫聲苦也，回頭向房舍稠密之處馳去。

只見遠處屋頂也出現了幾道人影，都是武功高強之輩，急速向管一見追來。

管一見慌不擇路，連走三條巷子，忽然跳了下去，匆急間，見一座小院圍牆不高，便提身躍了進去。

圍牆之內，是座院子，種着四棵大樹，枝葉茂盛，管一見毫不思索，飛身上樹，此刻屋子內的人，聽得外面人聲沸騰，都跑出來探看。管一見略一沉吟，決定先潛入屋內避過官兵的耳目再作打算。

他行動輕靈迅速，穿過走廊，走入內堂，忽見走廊的另一端人影一閃，管一見立即輕輕推開一扇房門走了進去。

沒料這房竟是女子的閨房，幸而房內沒人，正想退回，外面已傳來一陣步履聲，他沒可奈何只得彎腰藏在床底下。

接着房門「呀」的一聲被人推開，走進一個妙齡的丫環來，丫環輕輕叫了幾聲小姐，見房內沒人，回身走出去。

管一見暗中歎了一口氣，不料外面又傳來一個嬌脆的聲音：「彩雲，你匆匆忙忙幹什麼？」

那丫頭笑答道：「小姐，奴婢正要找你。」

「什麼事？」

「朱公子有回音了，他說今夜……」彩雲說了一半，故意不說下去。

那小姐焦急地道：「死丫頭，你故意吊我胃口，還不趕快把話說清楚！」

彩雲笑嘻嘻地道：「公子有信在此，小姐何必心急？」

「死丫頭！」小姐輕罵了一聲，接着走廊上便傳來一陣嘻笑的聲音。

那小姐忽又道：「彩雲，有人來了，快進房再說！」兩人走入閨房，把門關起，彩雲自袖管中抽出一封信來，小姐一手把其奪去。

彩雲笑道：「小姐，奴婢冒險替你們傳遞消息，小姐跟朱公子在後花園幽會，又要奴婢把風，事成之後，小姐拿什麼謝我？」

小姐笑罵道：「九成你這小丫頭也是春心動矣，大不了我央爹爹讓你陪我嫁過去！唔，然後才叫公子他娶你做偏房，你這可滿意了吧？」

彩雲羞澀地道：「奴婢不敢存此厚望，只望能長期與小姐作陪便行。」

小姐笑嘻嘻地道：「死丫頭，心內明明想得要死，却來假正經，你既然不肯，



便算了吧！」

彩雲急叫道：「小姐，你，你……」

小姐格格格一陣嬌笑。「我早就知道你耐不住了！」

兩人在房內互相取笑，連信也忘記拆閱，只苦了管一見，藏在床底不敢出來。

忽然外面傳來一個威嚴的聲音：「秀珠，你跟丫頭在做什麼？」

彩雲輕聲道：「老爺來了，快把信收起來！」

小姐一邊收信，一邊道：「爹，你找女兒什麼事？」

「外面來了一大隊官兵，把咱們家四周守住，你們不要出去，免得給爹招來麻煩！」

「是，女兒省得！」待外面的脚步聲去遠，秀珠担心地道：「壞了，今夜公子如何進來？」這才醒起還未看信，忙拆了與彩雲一同觀閱。

她兩人只在房內焦急，果然不敢出房，管一見在床底下又是氣悶，又是惱恨，他自當上江南總捕頭以來，幾時像今日如此窩囊過，要藏在女子閨房的床底下，要想出去，又怕跟官兵衝突起來，不甚好辦，只得耐着性子，希望晚飯時那兩個女子會離開。

眨眼之間，天色漸晚，兩人猶毫無去意，不一陣，秀珠忽道：「彩雲，我不想出去了，你去把飯菜拿來房內吃吧！」

彩雲應了一聲便出去了。一會兒便把飯菜拿了進來，兩人邊吃邊談笑，過了一柱香工夫才把飯吃畢，彩雲把碗箸收拾了出去，小姐便在房內綉起花來。

管一見連日不曾吃過飯，肚子餓得咕咕亂响，聞見飯菜香味，更是垂涎三尺。

也不知過了多久，遠處傳來二更的梆子聲，又過一忽，彩雲捧着一個食具進來，道：「小姐，這是乳娘特地煮給你吃的花生湯！」

秀珠道：「才吃了飯，那裏吃得下？放在桌上吧！彩雲，你去外面看看，朱公子若來了，便來通知我一聲！」

彩雲出去之後，只一忽又回來了，道：「小姐，總管帶着人在後花園巡邏……奴婢不敢去……」

秀珠大急：「這樣如何是好？」

彩雲安慰她：「小姐不必担憂，朱公子是個伶俐的人，他見外面有官兵把守，自然不會進來！嗯，對啦，奴婢差點忘記，剛才主母叫你過去一下！」

秀珠沒可奈何地道：「好吧，我去去就回來，你替我預備溫水澡盆吧，別忘記替我薰一爐香！還有，那碗花生湯，我吃不下，你吃吧！」說罷開門出去。

彩雲喃喃地道：「這花生湯吃了幾年，還有什麼新鮮兒？哼，等下把它倒入水溝內便是！」說畢也走了出去。

管一見大喜，忙自床底下爬了出來，一口把碗內的花生湯喝乾，這湯甜而不膩，做得又滑又香，管一見只恨不能多吃幾碗。正想出去，忽聞走廊上又有一陣步履聲傳來，他不想再鑽入床底，便躍上橫樑，躲在承塵之後。

只見一個僕人手提一盆熱水走進來，把它放在房中，接着一個女子走了進來，彩雲道：「小姐，你這麼快便回來了？」

秀珠唔了一聲，道：「把門關上，聽說官兵在捉一個叫什麼管一見的兇徒，現在爹跟娘正跟尤參政談話，彩雲你別走，陪着我……嗯，不如咱們一起洗澡吧？」

彩雲道：「這如何使得？」

秀珠道：「怎樣不使得，你忘了爹的吩咐麼？來，我替你寬衣！」

彩雲忙說道：「不必了，奴婢自己動手！」

秀珠跟彩雲都有點猶疑，但終把身上的外衣脫得清光，只剩下一件肚兜。霎時間，只見粉臂玉腿，雪白耀目，兩具玉體在管一見眼底下呈現。

管一見忽覺丹田下一股熱氣向上一湧，連忙閉起雙眼，不敢再看。甚至連大氣也不敢喘一口。只怕在這時候被人發現，則就算傾盡黃河之水也洗不脫惡名矣。

過了一忽，只聽水聲及嘻笑聲不斷傳來，管一見在這剎那又聞幾道粗濁的呼吸聲隱隱傳來，睜眼査看，見窗外有幾個人影，心中暗暗冷笑：「這些家丁都不是好東西！」

驀地下面傳來一聲嬌叫聲，管一見下意識地向下一望，只見彩雲一跤仰天摔倒，春光盡洩，水珠四濺。那小姐忙跳出澡盆把她扶起。「彩雲，摔痛了沒有？」

這一來管一見小腹更熱，只覺一股熱氣在體腔內四處衝突，心神也煩燥起來，他暗覺奇怪，忙閉目靜坐，運起內功來。

奇怪的是，往日在這種情況之下，任何煩燥的心情也能迅速平復，但今次却十分例外，不但心猿意馬，而且那股奇怪的熱氣更加燠熱起來！

管一見這一驚非同小可，暗道：「不好，莫非那碗花生湯有古怪？」再提氣欲把熱火壓下去，一壓之後，熱氣更加洶湧，剎那便遍佈全身，連雙目也紅了。一雙眼睛緊緊瞪着下面那兩具粉雕玉琢的玉體。幸而這時候他心中的理智尚未泯滅，一想之下，心知自己又再陷入人家一個更大的陰謀之中，全身不由起了一陣顫抖！

忽地他猛喝一聲，自樑上躍了下來，那小姐及彩雲大吃一驚，驚呼道：「來人呀，捉採花賊呀！」

管一見神智巳逐漸模糊，伸手向秀珠抓去！

那女子一驚，跌落地上滾開，管一見只覺入眼的全是雪白的肌膚，禁不住喘了一口氣。

彩雲跌跌撞撞地爬了起來，把房門拉開，叫道：「你們還不快進來？」

管一見身子一震，神智登時稍清：「不好，原來他們早有預謀！」慾火稍止，登時把脚一頓，身子倒飛撞破窗櫺，落足走廊！

立時有三柄鋼刀迎臉劈來，管一見身子一閃，拍開一柄鋼刀，右脚一抬，迫退一個大漢。但另一個的刀法十分凌厲，刷刷刷三刀把管一見圍住。

此刻只見火光熊熊，人聲沸騰，一大隊官兵衝了過來，高聲叫道：「快來捉採花賊！」

「原來採花賊竟然是大名鼎鼎的總捕頭管一見！」

「難怪如今世風日下，身爲朝廷命官，却知法犯法！」

管一見一動眞氣，體內慾火已升，他只怕再躭下去，後果不堪設想，是以大喝一聲，發出一股凌厲的掌風，身子竄起，越過圍牆，飛落街上。只見遠處火光如長蛇般蜿蜒而來，喊聲震天。

管一見急急如喪家之犬，慌不擇路，見路便跑，轉過兩條街道，仍未能把四面八方包圍過來的官兵擻掉，而體內那股慾火又洶湧澎湃，脹得腦門陣陣發痛，直恨不得把衣服全部撕掉！

正在焦急間，一扇小門忽然打開，有人自內道：「快進來！」

管一見毫不猶疑地跑了進去，刹那，又有一個身裁跟管一見相似，衣服一般的人，自屋內竄了出來，向前奔去。

管一見一入門，便向內竄進，這刹那，他不但神智已模糊，連視覺也模糊了，只覺全身燠熱難當，「嗤嗤」連聲把衣服撕掉。

忽然房內有個嬌滴滴的聲音道：「衣服都已脫了，你怎地還不進來？」

管一見身子一震，如奉綸音，立時走入房內，只見房內點着一盞油燈，一個女人秀髮披肩，身上只穿着一襲白紗，玲瓏的肉體，隱約可見。那女人臉上泛着幾分撩人的春意。

管一見喉底「胡」地叫了一聲，快步撲將上去，一把把那女人身上的白紗撕下，一具晶瑩的玉體，立時毫無保留地呈現出來，白細絹般的肌膚，高聳的乳峯，渾圓的美臀，水蛇般的細腰，無一不美。

管一見又「嗬嗬」叫了幾聲，撲將上去，把她按倒。

那女人驚喜地道：「管郎管郎，你何必焦急？」一指戳在管一見腰上，管一見立時挺立不動。

那女人歪咀把燈吹熄，抱起管一見走向牙床，接着又解開管一見的穴道，床上立即傳來一陣嬌啼：「管郎管郎……」

床前的錦帳震落下來了，遮住了兩具肉體，却遮掩不住滿室的春光。

良久，一切的聲音才逐漸止歇。

× × ×

天色漸亮了，管一見在昏睡中醒來，只覺全身上下，沒處不舒暢，就像是吃了一籮人參果般。

鼻端嗅到一股似麝似蘭的香氣，入目是一張牙床，紅緞錦被，鴛鴦戲水枕頭，這一切都是那麼陌生，那麼引人遐思。

過了一忽，管一見大腦逐漸清醒，昨日之事也慢慢泛上腦海，他身子猛地一顫，掀開錦被，欲跳下床，目光一落，才還發覺自己全身赤裸，被窩內仍散佈着一股心甜的香氣。

正在發怔，房門忽然「呀」的一聲推了開來，一個女人滿臉春風，容光煥發，雙手捧着一具木盤含笑進來。

管一見目光一及，驚呼道：「是你？」猛地縮入床上，用被蓋住身子。

那女人正是邱春梅，她抿咀一笑，道：「飛魚正在爲你裁衣，就快好啦，吸，奴家看你也餓了，先吃點東西吧！」自木盤上拿下一碗稀飯，走至床前，用匙羹調撥着，要餵管一見。

管一見忙道：「老……我自個來！」伸手接過碗來，狼吞虎嚥起來，邱春梅深情欸欸地用手帕替他拭去額上的汗珠。

管一見渾身不自在，低着頭裝作不知，只顧吃喝。

醜婦終需見家翁，管一見抬起頭，嚅嚅地道：「昨夜……昨夜是你，是你救我的？」

「昨夜的事不提也罷……」邱春梅臉上泛起一層紅暈，「奴家知道是你着了人家的圈套，不怪你……」

管一見也是臉上一熱，好像一個做錯事的孩子般，道：「對不起，我自己並不知道……」

「奴家知道……奴家不但不怪你，而且而……且說起來，還要感激那個下藥的人……」

管一見一怔失聲道：「你感激他？」

邱春梅幽幽地道：「若不是他，莫說你會要奴家的身子，只怕連看也不會多看我一眼……」

管一見又無話可說了，只聽她又道：「你放心，奴家不會纏你，你喜歡走就走，喜歡留下來便留下來，你完全可以做你喜歡的事……」

管一見忽然生了一絲淡淡的反感，忖道：「你以爲老夫是個登徒子麼？」

邱春梅收起碗羹，含情地道：「你昨夜太辛苦了，再歇一會兒吧，奴家去看飛魚把你的衣服做得怎樣！」轉身走了，却留下一陣香風。

「你昨夜太辛苦了！」這話一入管一見的耳朶，他臉上登時一熱，隨又呆住了，昨夜他如何辛苦，已不復記，只有淡淡的溫馨，淡淡的印象留待他日追憶。

管一見心潮起伏，這事他實在不知如何處理，把她當作妻子？把她當作情人？

這兩個安排，他都不滿意，難道把她棄之如敝屣？管一見又過意不去，假如昨夜他輕薄的對象不是她，而是一個黃花閨女，還是那個大戶的小姐，那麼後果又會怎樣？他簡直不敢再想下去。

這時候，他不禁又想起自己的安危及聲譽來了，昨夜自己跑進那大戶之家，這是人家的預謀，還是另有幕後人指使在背後操縱一切。這兩點表面上看來沒有分別，但却也有分別，假如是前者，那麼簡直太匪夷所思了，若是後者，那麼自己的行藏是讓誰看出來的？彩雲還是那個小姐？

忽地腦際靈光一閃，差點叫出聲來：「那個叫秀珠小姐的聲音爲何前後不一樣？啊，對啦，後來那個洗澡的『小姐』，根本不是『小姐』，她只是一件魚餌而已，要引發自己去侵犯，好陷自己於萬刦不復之境！」

想到此，他深深吸了一口氣，越想越覺有理，因爲自己一直藏在床下，根本看不到她的臉孔，隨便換個人，自己也不會知道！

「好個歹毒陰損的奸計，幸而老夫吉人天相，這是誰設下的圈套？他跟老夫有何深仇大恨？」

想至此，管一見又有一點担心了，假如邱春梅把自己輕薄她的事情傳出去，今後只怕再難在江湖上行走了！他又怎有面目去見往昔的好友以及一干手下？

往日嚴厲無私，循規蹈矩的形象，豈不蕩然無存？



這刹那管一見對那些含寃受曲，走投無路而來救他的人，才有了感同身受。

他倏地覺得這裏也非安全之地，說不定還是一個不同後果的陷阱，便決定拿了衣服之後便離開。

正在胡思亂想，房門又被人推開了，邱春梅捧着一件藍緞袍子進來，她把內衣褲及長袍放在床上，又伸手解下錦帳，一切動作都是那麼溫柔，就像是一個多情的妻子。管一見換好了衣服，跳下床來，低着頭道：「我，我要走了……你，你的救命大恩，我沒齒難忘……」

不料邱春梅伸手一攔，急道：「奴家不讓你就這樣離開！」

## 温柔不住住何鄉

邱春梅聲音雖小，但聽在管一見却如平地一聲雷，震得身子一陣顫抖，懼聲問道：「姑娘不讓老夫離開是什麼意思？」

邱春梅輕嘆一聲：「你誤會了，外面滿街滿巷都是官兵，你這時候如何出去？若不嫌地方殘舊，何不稍住幾天，待官兵搜查鬆弛才回去？」

管一見又是一震。「原來如此，不知是那個惡賊陷害我的，老夫眞恨不得一拳把他打扁。」說至後來更是咬牙切齒。「只要老夫這次能逃出應天府，將來他便知道老夫的手段！」

邱春梅溫柔地道：「何必生這麼大的氣？往昔奴家曾聽人說你一向遇險都鎭定應付，今日如何這般沉不住氣？」一頓又笑道：「奴家已叫飛魚去買茶葉茶具，等下你來教我烹茶好麼？」

她說話時，呵氣如蘭，眉宇間深情欸欸，管一見心頭不由一軟，嘆道：「好吧，反正又沒事做！」

邱春梅又道：「你喜愛下棋否？奴家陪你玩一陣吧！」

管一見訝然問道：「你懂得弈棋？」在他心目中，邱春梅是個女海盜，如何會懂得這種風雅的事兒，是以十分詫異。

邱春梅道：「奴家只是略懂一些皮毛而已，只怕當不得你的對手！」

管一見嘆道：「可惜我一向對棋道都沒興趣！」

邱春梅略一沉吟，問道：「那天在道上相遇，誠蒙您不嫌奴家聲名污穢上車指點迷路，奴家很感激，但那時見你乃好好的，如何幾天不見便連官兵也要捉你！」

管一見心頭忽地一動，反問：「你一向住在此城？」

邱春梅道：「奴家離開了飛魚寨，便來此處買下這座屋子，作歇脚之用，但却甚少在家。」

管一見道：「你又如何知道老夫被人追趕？」

邱春梅道：「昨天你一入城，被官兵圍住，奴家便看到了你，後來你忽然逃脫，奴家追不上你，又不知你藏在那兒，不過却與飛魚及一個僕人暗中留意你的行踪，昨夜三更你剛好向這邊跑來，奴家聽見聲音，一邊吩咐飛魚及僕人準備救你，一邊開門，不料你已跑到了！」

管一見道：「官兵們沒來查麼？」

邱春梅微微一笑：「奴家叫那個僕人，穿着與你一般的衣服在官兵面前出現，然後他到對面那兒兜了一圈，換回衣服才回來！那些飯桶都忙着去對面搜查！」

邱春梅望了他一眼，又問道：「一見，到底是誰要陷害你？」

「連我也不知道！」

「何不說出來，大家商量一下？」

管一見便把自己離開邱春梅之後所發生的事，詳詳細細說了一遍，最後長嘆一聲，說道：「這件案子既沒有綫索，而且那又不能露面去調查，唉，當眞是棘手之極！」

邱春梅道：「不然，這件案子幕後一定與官府有勾結，這便是一個綫索，你可以暗中去調查那些官員！」

「官場上的事你不明白的了，那些與老夫有嫌隙的官員不一定與人勾結加害我，而只是趁機下井落石，故意要老夫的好看，況且老夫一去調查，萬一露出身份，後果就更加堪慮了！」

邱春梅想了一下，問道：「這件事跟蕪湖縣城的案子是否有關連？」

「也許有，也許沒有，現在還未能肯定。」

邱春梅正容道：「奴家一定想盡辦法，替你洗脫罪名，不知奴家有什麼可以爲你效力的麼？」

管一見沉吟了一陣，問道：「你的僕人爲人如何？」

「奴家離開飛魚寨時，帶了兩個年紀較大的頭目在身邊，後來買下此屋，便叫他們看家，這兩人對奴家都是忠心耿耿，絕對沒有問題！」

「老夫這次發生的事他倆知道否？」

「略知一二！」

「好，你叫他們去調查昨夜老夫潛入的那家大戶到底是誰？」

邱春梅道：「那屋子位置在何方？」

管一見不由作起難來，昨夜他誤服春藥，神智已不甚清晰，詳細情況已不復記，不過白天去時，多少還有點印象，於是想了一會，便在紙上畫了一張地形圖，標出幾個可能性較高的地方，又把屋內的大概景物另畫了一幅。

邱春梅取起地圖，走了出去，不一陣，她回來時，却有點焦急，道：「管郎，剛才飛魚上街買茶具，聽說嚴大人準備挨門挨戶，逐家入屋搜查！不過一兩天之內是還不會查到咱們這裏來！」

管一見心頭焦急，臉上却不敢顯露出來，倒是邱春梅憂慮地道：「管郎，你可得想個辦法才好！」

管一見想了一陣，道：「好吧，你叫飛魚上街買些東西來，這些東西可不要在同一個地方購買！」又寫了半張紙，邱春梅一望，像是郎中開的處方般，也沒再多問，自去吩咐飛魚辦理了。

接着邱春梅又把茶具、茶葉、小炭爐等物拿到房內，於是管一見便耐心地教邱春梅烹茶了。他趁水未滾時，由選擇茶葉、水質、茶壺質料，燒火的木料，火爐的規格及其他應用的器具開始逐件講述，然後又講水的熱度，什麼是初沸，什麼是二沸、三沸，什麼叫蟹眼。爲何水初沸之後，要把鍋提起，傾下半壺水，然後再把鍋放回爐上，把茶壺內的水倒掉，待水二沸

之後，才正式冲泡茶湯！

邱春梅人頗聰明，記性又好，一一都記在心上。

說罷管一見便正式示範了，他把鍋內之水，傾入茶壺內，只半壺便止，然後把鍋置回火爐，把壺內之水倒掉，道：「這叫頭遍茶，不識者甘之如飴，識者却不屑喝！」

邱春梅問道：「這是什麼原因？」

「無論是茶葉或是茶餅，在製造當中都難免有任何灰塵落在其中，這一道水只是把其沖掉，有洗滌的作用，二是頭遍茶有苦澀味，若是粗劣的綠葉，更有一股草青味，最好的是二遍及三遍茶，但上好的茶，一定要能抵得冲五遍，俗稱五泡，而仍有色與味，才爲識者所採用！」

邱春梅嘆道：「原來喝茶還有這許多學問！」

「當然！」管一見見鍋中之水已是二沸，便提起鍋子把水傾入壺中，裝滿之後，蓋回茶壺蓋子，亦把沸水在茶壺上澆了兩遍。「用熱湯比冷水爲佳，如此能使茶壺溫度增加，保持壺內的熱氣，建窰出產的青瓷茶壺，號稱第一佳品，便是它最具此特點，能吸熱，而放熱又慢。」

接着管一見又用沸水冲洗茶盞，然後才把茶汁傾出。「茶汁不能久置，即使一次喝不完，也要把它傾掉，否則時間久了，便會變酸。」

邱春梅捧起茶盞，呷了一口，只覺清香無比，讚道：「當眞如飲仙露，令人神清氣爽，渾身舒暢！」

管一見哈哈一笑，道：「我還有一道秘方教你，若是水溫不够，冲茶之後，茶葉不漲，茶色不現，可把茶汁傾出茶盞之中，然後揭開蓋子，把茶盞中之茶汁重新注入壺內，如此來回數次，其色便現！不過這只是在條件不够之下的補救辦法，終非上策！」

「多謝指教，只怕日後還要你多講一些！」

管一見說到喝茶之道，便眉飛色舞，滔滔不絕，難得的是邱春梅是個極佳的聽衆，使管一見越講，興趣越濃，不知不覺午時已過，飛魚才把飯菜送入房內。

邱春梅替他盛飯，又替他佈菜，溫柔多情，管一見忽覺女人並非想像中那麼可怕。

邱春梅見他吃得不多，便道：「你請奴家喝了一杯茶，今晚奴家便親自下厨替你弄幾樣小菜，應天府的板鴨，天下聞名，可惜現在天氣已熱，不是時候！」

飛魚收起碗筷，便把管一見要買的東西取了出來，管一見便在房內生起火來。

邱春梅見桌上那些不知名的乾草等，有點奇怪，問道：「管郎，你要煮藥？」

「是的，煮易容藥！」

管一見把藥逐樣放入鍋內，有的煮了兩三盞茶便倒了出來，有的煮上一兩個時辰，有的煎，有的煉，有的混在一起煮，有的分開煮，有的趁熱放在一起，有的要待涼之後才調拌而成，到了日落才大功告成，把其弄成三碗濃濃的藥汁。

這些藥汁，看似一般，細看才知色調有點分別，管一見噓了一口氣，叫飛魚拿到當風之處吹風。

不久，邱春梅親自把酒菜捧了過來，管一見吃了一口，便讚不絕口，料不到一個女海盜，還有這般好的手藝，他不但把酒菜全都吃乾淨，而且連盡三碗飯，弄得邱春梅抿嘴而笑。收起飯碗，剛好那兩個僕人回來，一個是連福，一個是連壽，邱春梅忙問調查的結果，連福道：「啓稟寨主，咱們暗中到神捕所示的那幾個地方查過，屋形與圖中相同的只有一處，但裏面經已不見一人！」

管一見一怔，忙問：「你們有否問問鄰居？」

「小的問了，他們都說那一家人才新搬來不久，主人自稱是姓朱的，在城內也沒什麼產業，後來小的問，爲何不見了人，他們都說不知道！」

邱春梅也問道：「屋內的傢俱是否仍在？」

「一切均在！」

管一見輕拍一下桌子，罵道：「好狡猾的奸徒，當眞不留一絲綫索，其他的可還查到了什麼？」

「沒有了，小的又四處打聽，都不知道姓朱的一家搬到那兒去！」

管一見見連壽身材跟自己相似，便叫他留下來，照着他易起容來，不久，房內便多了個連壽，衆人見了都詫異不已，深覺管一見「千面神鷹」之外號沒有誇大。

管一見弄好了一切，又對連壽道：「你明早便出城去，待老夫離開了這裏才回來！」

連壽應了一聲，躬身而退，邱春梅知他的用意，要假冒連壽，預防官兵入屋搜查時能魚目混珠，便叫連壽拿了他的衣服進來。

管一見換了衣服，更似幾分，又坐下跟邱春梅講述喝茶的好處來。

眨眼二更已將盡，邱春梅長身道：「夜已深了，你早點歇息吧！奴家也要回去，你若有事，便請呼一聲，奴家跟飛魚就睡在隔壁。」

管一見微微一呆，又微感失望，道：「老……我送你回房吧！」

邱春梅嫣然一笑。「豈有主人讓客人相送之理？」一頓，又道：「你餓不餓，奴家去煮點點心給你吃。」

管一見脫口道：「不餓，不過我想嚐嚐你煮的點心！」話一出口，不由後悔起來，邱春梅笑道：「妾身手藝拙劣，只怕未能合你心意！」

「不會的……我猜你煮的點心一定也不錯……」管一見像小孩子學說話般，有點結結巴巴。

邱春梅臉上隱見紅潮，笑道：「想不到你也會說些甜蜜的話兒！」說罷快步出房而去，留下一陣香風。

管一見臉上發熱，有點不知所措，心中對剛才的舉止言談頗有後悔，幸而邱春梅已不在房內。

不一陣，邱春梅把點心送了上來，一人一碗，對面而坐，這本是個較佳的談情氣氛，可是兩人都有點窘，竟然沒有人作聲。

管一見不開腔，邱春梅更加不敢先說，兩人悶悶吃罷點心，邱春梅收起碗箸，退身出去，又把門掩上！



管一見脫下外衣，躺在床上，却毫無倦意，輾轉難眠，此刻一股難耐的寂寞忽然自他心底升起，又暗怪自己在剛才錯失了機會。

胡思亂想了好一陣，才矇矇然睡去。睡至一半，忽然醒來，覺得床前有人，定一定神，才知道是邱春梅正在替他蓋被，心頭一陣激動，禁不住道：「你……你來了麼？」

「你醒啦？一定是奴家手脚沉重才驚醒了你！」

「不是不是……」管一見結結巴巴地吐出四個字，沒話可說了。

邱春梅眼波一橫，柔聲問道：「那麼是不是因爲破不了案而睡不着？」

管一見只得應是。邱春梅輕聲道：「現在一則毫無確實綫索，二則又不能出去調查，多想又有何益？乖乖早點睡吧！」

邱春梅年紀幾乎少了他一半，但管一見聽了不但沒有反感，反而把眼睛閉起。

邱春梅忽然俯身在管一見額上親了一下，管一見驚愕地睜開眼來，邱春梅已如驚鴻般飛出房了！

伊人雖已逝，額上猶有餘香，管一見心潮澎湃，更加不能入睡，而且越想心頭越是沉重，無計處理與邱春梅的關係。

× × ×

次日邱春梅仍然來管一見房內陪他，兩人一邊品茶，一邊下棋，樂也融融，管一見沉重的心情又不復見，反而在邱春梅離開時，心頭有種寂寞感。

第三天，官兵入屋搜人，拿着戶口籍册，逐個查點，但竟沒有人認出連壽其實是管一見所扮。

當官兵離開之後，管一見心頭一動，忖道：「他們這樣面對面半點都不能認出老夫的身份，那麼老夫就算出門作調查，看來也不會露出破綻！」但與此同時，邱春梅含情脈脈的笑容立即泛上腦海，不由又猶疑起來。

但管一見萬料不到邱春梅在第四天早上便向他提出這問題了：「管郎，他們既然認不出你的眞面目，你何不出去調查一下？奴家叫飛魚暗中跟着你，假如有什麼事，她也會回來通知奴家，以便補救！」

管一見道：「我也正有此意。」

邱春梅道：「你在吃飯的時候，仍然回來，才不會引人注意。」

管一見笑道：「這個我自然省得！」說罷便出門去了。他首先到自己誤服春藥的那家大戶附近查看，走了一圈兒，周圍沒人注意，便躍入圍牆內。

偌大的一座大屋，四處靜幽幽，房內的傢具却已舖了一層薄薄的灰塵，證明屋內之主人已離開一段時間，管一見仍不甘心，走遍每一個地方，但却沒有什麼發現，待他離開時，已交午牌了，只得返回邱春梅家。

吃過午飯，又再出去，一直至日落西山才回來，邱春梅見他神情沮喪，忙安慰他：「管郎，這件案子十分複雜，要把它調查清楚，可沒這般容易，你又何必急，慢慢再作調查吧！」

晚飯之後，邱春梅又把棋具拿了出來，兩人棋力雖都不高，但勝在旗鼓相當，所以一局下來，已是三更。

細數之下，管一見輸了兩子，他素來好勝心强，意欲再下一局，不料邱春梅却把棋具收了起來，道：「你明日又要出去調查，還是早點休息，養好精神吧！」又去替管一見整理被褥！

管一見忽然鼓起勇氣問道：「邱姑娘，那天晚上，我，我對你……你眞的不怪我麼？」

邱春梅臉色緋紅，含羞地道：「奴家早已表示不會怪你了，其實，其實……」

管一見輕吸一口氣，大着胆子問道：「其實如何？」

邱春梅半側着嬌軀，聲如蚊吶地道：「其實奴家很感榮幸！」

晚風吹來，她身上的那襲薄紗，隨風飄揚，似是仙女下凡，明月自窗口投射入去，邱春梅更似是在烟霧中，管一見不由看痴了。

邱春梅目光一及，「噗嗤」一笑嗔道：「你看什麼？那天晚上還看不够麼？」

「咳咳，那天晚上老……我神智混沌，根本一無所知……」

「若然如此，你又怎會要我？」邱春梅幽幽一嘆，忽然又道：「也許這是上天的安排也未定。」

「上天的安排……」管一見喃喃地道，也有同感。

「說不定是上天同情奴家的痴心，才賜下這個良機……」

管一見心頭一熱，走前兩步，伸手搭在香肩上，顫着聲道：「你越是這樣說，我越是過意不去，其實我年歲足可作你父親，還，咳咳，我也大感榮幸！」

邱春梅「嚶嚀」一聲，嬌軀向後一倒，倚在管一見懷中，管一見情不自禁伸臂環在她的軟腰，邱春梅玉臂一伸，勾住管一見的脖子，夢囈似的叫道：「管郎管郎，你會忘記奴家麼？」

管一見只覺腦海「嗡」的一聲響，應聲道：「我是無情的人麼？」雙臂忽然一緊，把邱春梅緊緊摟住。

白烟般的紗袍忽然自邱春梅身上滑落地上，露出半截粉藕般手臂來，晶瑩的粉頸更加惹人遐思，管一見不知從那裏來的一股勇氣，一用力，把邱春梅抱上牙床。

錦帳再度垂下，接着便是粗濁的呼吸聲，以及邱春梅欲拒還迎的嬌啼。

呼吸聲刹那便變成呻吟聲，錦帳幌動，滿床風雨。

夜風叩窗，似亦前來湊興，良久風雨逐漸止歇。只聽邱春梅不斷地輕呼着：「管郎……」

× × ×

紅日滿窗，房門忽响，管一見瞿然而醒，邱春梅拉高被子問道：「是飛魚？什麼事？」

房外果然傳來飛魚的聲音：「小姐原來在裏面，沒事了，奴婢去準備早點！」

管一見有點發窘，邱春梅眼波如烟，眉宇間全是春意，輕聲道：「她早已知道了。」

「你告訴她的？」

邱春梅咬着唇道：「那天晚上你那種狠勁，只怕連隔壁的人也知道了。」說罷格格一笑。

管一見更窘，怔怔地說不出話來，邱

春梅身子一縮貼在他身邊。「奴家不怪你，你是個正常的男人，有權做任何事！」

管一見觸到她溫暖的嬌軀，目中神采一亮，一顆心又熱了，邱春梅伸手在他胸膛輕輕一撫，管一見忍不住也把手伸過去，邱春梅忽然如豹子般自被窩中竄了起來，柔聲道：「以後的日子還長得很，不要……這樣會影响你的體力。」她跳下床，光着身子拾起地上的衣服，穿戴起來。

管一見目光觸及她的玉體，目光再也挪移不開，道：「你就像是塊白玉！」

邱春梅回頭嫣然一笑。「你這句話使奴家勇氣大增？」

管一見一怔，脫口問道：「老夫不明白！」

邱春梅又是一笑。「你慢慢猜吧，奴家去拿熱水來，讓你梳洗一下！」

只一忽，邱春梅便親自提了一盆溫水進來，管一見躺在澡盆內，只覺全身三萬六千個毛孔，無一不舒暢，邱春梅就像一頭溫馴的羔羊般蹲在盆邊替他洗刷起來。

「女人也有這個好處……」管一見閉着眼，心中暗暗後悔自己已辜負了幾十年的青春，更想不到，「青春」在他這個年紀才迸發出强烈的熱力來。

這一天，管一見不曾離房一步，沉緬在溫柔鄉中。

溫柔不住住何鄉？可是溫柔鄉也最能消磨英雄氣概，過了幾天管一見心情又矛盾起來，不知該長住下去還是急流勇退。

應天府的夏天來得特別快，門窗雖都打開，仍然熱氣迫人，管一見身着汗衣，輕撥着扇子，慢慢品茶沉思。

忽然門口人影一閃，飛魚焦急地奔了進來，她見邱春梅不在，回身便跑，管一見一怔，喝道：「飛魚，什麼事？過來，老夫有話問你！」

飛魚不敢逆他，像頭受驚的兎子般走了回來，當她抬頭望及管一見時，目光忽然露出幾分難喩的笑意，分不出是揶揄，還是替她主人高興。

管一見微微一窘，問道：「你匆匆忙忙自外面回來，可是探到什麼消息？」

飛魚道：「有個叫夏雷的青年，好像是管爺的手下。」

管一見心頭一跳，脫口道：「不錯！他怎樣了？」

「他讓嚴大人抓住了，聽說等下便要遊街斬首！」

管一見自椅上跳了起來，失聲道：「他犯了什麼罪？」

飛魚嚅嚅地道：「奴婢聽說，聽說僅是……是爺的同黨，便讓嚴大人誆進布政使司內，結果便定了罪了！」

「什麼？」管一見大叫一聲：「好個嚴信，欺到老夫頭上來了，全沒把老夫看在眼內！」

剎那間，他身子一抖，忖道：「夏雷旣然被捕，只怕盛兒，雲兒及高老弟等人早晚也會受株連！不好，這件事刻不容緩，老夫得早日把來龍去脈查淸楚，否則後果堪慮！」須知他分佈在各地的手下共有數百之多，假如罪名一定，株連極廣，也不知要死多少人。心念再一動，又暗暗後悔自己的荒唐了，若不是住在溫柔鄉中，情況也許不會這般壞。

他只顧想着心事，忘了飛魚，幸而飛魚提醒他：「管爺，夏捕頭問斬的時辰已將到，你若要救他，可不能再遲了！」

管一見問道：「現在是什麼時候？」

「午時將至，午時一到，夏捕頭便將被押出來遊街，然後到東校場斬首。」

「快叫你小姐來！」

飛魚應了一聲，快步而去，一忽，邱春梅便匆匆趕來，人未至，聲已將至。「管郎，你打算如何？」

「他是老夫的愛將，老夫豈能見他白白爲我而死？無論如何也要救他一命！」

「話雖如此，但城官兵多衆多，而且嚴大人不會不備而行，咦，這可能只是一個圈套，目的是要你自投羅網！」

管一見身子一抖，但語氣仍然十分堅定地道：「有時候，明知圈套也要闖一闖，明知不可爲也要試一試，現在情況正是如此！」

話音一落，外面已傳來一陣喧天的銅鑼聲，以及奔騰的人聲，管一見披上外衣，纏上暗器，道：「老夫倘能平安，自會再來找你！」言畢頭也不回地走了。

## 女諸葛

管一見仍作連壽的打扮，街道兩旁雖已站滿了人，但都毫不爲意。

四個開道的衙差已經過去了，接着是一隊手持長戈的官兵，幾個偏將騎馬來回策應，戒備果然十分森嚴。管一見目光四處一掠，見人叢中有不少眼神充足的人，知道是嚴信佈下的暗探，更知此乃一個圈套，奈何他心意已決，任何危險也不能改變他的主意。

忽地，管一見發現對面人叢中露出一顆腦袋來，定睛一看，原來是風火輪，他臉上雖然作了簡單的易容，但仍瞞不過管一見一雙利眼，正想繞過去跟他打個招呼，一輛囚車已經推了過來，只見夏雷雙手雙腳裹着鐵鍊，坐在裏面，只露出一顆頭來。

夏雷雙眼圓睜，臉上竟沒驚慌之色，目光却是一片憤怒，管一見更是憐惜，暗道：「雷兒果然不負老夫的教誨，臨死也沒給老夫丟臉！」

看熱鬧的閒人越來越多，三五成羣，交頭接耳，指指點點。驀地，夏雷高聲叫道：「寃枉！左布政使嚴信公報私仇，誣陷忠良！」

一個偏將拍馬追前，揚起馬鞭「刷」的一聲，望夏雷的頭臉鞭下，罵道：「死囚，死到臨頭還敢出口侮辱朝庭命官！」

夏雷臉上登時多了一條血痕，仍然吭聲道：「夏某人死了有何可惜？只怕他姓嚴的自己也活不長！當今聖上英明無比，遲早也會替夏某平寃！」

管一見心頭一動，忖道：「雷兒爲何說這些話？咦，莫非他怕咱們會因出去救他而反而中了嚴信的圈套？」

只聽夏雷又道：「夏某何嘗沒有功名？當年御賜的六品持刀龍尉腰牌尚在！」

偏將冷冷道：「嚴大人有尚方寶劍，外加聖上賦以大權的丹魯鐵令，難道那是假的？」說罷又是一鞭望夏雷臉上抽下。

夏雷在囚車內不能動彈，只得閉起雙眼，霎時間，臉上又加了一條血槽！



忽然對面衝出一人來，人未至，揚手便是三把飛刀望那偏將射去，口中喝道：「欺君陷忠的狗官，吃老夫一刀！」飛刀剛出手，一條長鞭已如蛇兒般向那偏將纏去！

旁邊的暗探及官兵忙向他圍去，但仍是慢了一步，讓他把偏將拖下馬來。那馬兒吃了一驚，空鞍向人羣衝了過來！

剎那間，街上的秩序登時大亂起來，管一見一看那人正是風火輪，只見他一躍而起，越過官兵，一鞭抽在囚車上，可惜那囚車十分牢固，並沒因此而裂開！

此刻向風火輪圍上去的官兵更多，夏雷急得大叫：「兄弟這是個圈套，別管我快逃吧！」

風火輪左刀右鞭，長短兼施，叫道：「你旣認我是兄弟，我又怎能目睜睜見你被狗官殺死！」

他奮起神勇，一鞭捲飛一個官兵，把他抛向另一個官兵，身子一躍，縱向夏雷，剎那，三枝長箭如風而至，貫向風火輪的胸膛！

好個風火輪，輕功果然有出類拔萃之處，百忙中左脚尖在右脚面上一點，硬生生再拔高一丈，那二枝長箭便自他脚底下飛過。

不料三箭過後，又有三箭發出，此次風火輪眞氣已洩，再也沒法凌空挪移，眼看即將中箭，忽見管一見如風似電般標出來，隨手一爪，抓住一個官兵的後衣，揚臂向上一抛，那三枝長箭便全部貫在官兵身上。

管一見知道風火輪危機尚未過，躍在官兵叢中，一連三爪，抓住了三個官兵，不斷向環伺着風火輪的暗探抛去。

風火輪在匆急間認不出管一見，平安落地，便揚聲：「多謝壯士仗義相救！」

管一見壓緊喉管，輕聲道：「快用刀劈開囚車，先救出人再說！」他不敢表明身份，又不敢取出自己的成名兵器，雙脚一頓，掠前二丈，一掌望一個偏將拍去！

那個偏將，連忙回刀來斬！管一見收掌竄起，貼前馬腹，左手倏地翻上，握住他手上的大刀，用力向下一拉。

那偏將如何抵擋得住他的神力，應聲下馬，管一見飛起一脚，凌空把其踢飛，雙手握刀，回身投去！他一刀過處，便砍倒三個官兵，其他人一見他如此神勇，都是一驚，手脚一慢，便讓管一見竄至囚車前，雙臂高高擧起，運起七分眞力，開聲綻氣一喝，刀光過處，囚車登時裂開！

夏雷雙臂一振，自車上滾了下來，管一見喝道：「快伸開雙脚！」話音一落，大刀已斬在脚鍊上！

那脚鍊十分堅固，一刀不能將之砍斷，管一見運起十成眞力，再一刀砍落，只聽「錚」的一聲，這次脚鍊應聲斷開，大刀的刀鋒也捲了。

夏雷自地上一躍而起，對風火輪道：「兄弟，咱們拚了吧！」

風火輪忙道：「先弄斷手鍊再說！」

但此刻官兵早已洶湧而上，那裏尚有時間？只得先回身抵擋。

這當兒，看熱鬧的人羣都已跑散了，街道兩旁的店舖，都忙着上板關門，生怕城門失火，會殃及池魚。

三朶烟花忽然衝天飛起，只見遠處屋頂上飛來幾道人影，來勢十分快速，管一見知道對方在暗處的高手已聞訊趕來，忙道：「快走！」揮起大刀在前開步，望南城門處衝去。

夏雷手上雖裹着鐵鍊，但依然十分兇悍，合起雙手，赤手與官兵搏鬥，他仗着武功比較高強，貼近官兵，重拳猛擊之下，撞倒數人。

眼看那幾個高手即將趕至，忽聞遠處也飛起三朶烟花，那幾個高手見狀都是一怔，連忙分出一半人趕赴另一處，剎那之間，車邊也發出三朶烟花，那幾個高手又分出兩人趕去，其他三人仍望此處飛來。

管一見見風火輪仍用長鞭應敵，不由罵道：「飯桶！快用大刀！」

風火輪不吭一聲，奪過兩柄鋼刀，大殺起來，三人緩緩向南城門前進，但速度極慢，只一忽便讓那三個高手迫上！

管一見轉頭望了他們一眼，見一個是猴臉的瘦子，一個是道人裝束，另一個却是見過面的「拚命銀斧」張三郎！

只見那猴臉的瘦子叫道：「大人有諭，所有城門全部關閉，不得走漏一人，否則連株三族！」

「拚命銀斧」張三郎揮舞着一雙銀斧，向風火輪殺去，管一見倒退幾步，大刀一揚，自後向他劈去。

張三郎回身一斧把大刀格開，另一斧仍向夏雷砍去。

夏雷雙手雖有鐵鍊，但雙脚行動自由，雙脚一錯，斜閃兩步，左脚反蹬張三郎的小腹！張三郎也非省油燈，一斧切下，夏雷右脚又飛起，把短斧踢開。

與此同時，管一見又一刀急劈過來，張三郎依樣劃葫蘆，又是反身揮斧欲把其格開，不料管一見手腕倏地一沉，大刀改斬其脚。

張三郎一斧落地，心知危險，一躍而起，管一見輕嘯一聲，手腕一翻，刀鋒向上，撩向張三郎的下陰！

張三郎吃了一驚，連忙雙斧齊落，砍在大刀上，借力凌空打了個後翻閃開。那個道人見他危險，忙上前助陣，這道人一柄拂塵走的全是陰柔的路子，以柔制剛，管一見大刀的威力登時減了幾分。

夏雷目光一掠，忽然標前幾步，飛起一脚踢倒一個官兵，劈手奪下他的鋼刀，雙手握刀向張三郎斬去！

管一見怕他不是張三郎的敵手，急忙迫前與他並肩雙戰道人及張三郎。

那個猴臉的瘦子一條短槍，使得嫺熟無比，把風火輪迫得連連後退。此刻，其他官兵在總兵的監督下，又再圍了上來，管一見目觀四方，見之不由暗暗担憂，如今脫困已成問題，那還敢奢望能逃出應天府。

正在危急之際，遠處屋頂上一股濃烟衝天飛起。接着一匹官馬如飛馳去，馬上人手持令旗，大聲叫道：「嚴大人令張壯士及霍壯士立即回府護駕！」

張三郎及那個猴臉的漢子急問道：「爲何不等咱們把這干人抓下才去？」

那人急把令旗一展，大聲叫道：「大人府內也出現了敵人，東校場那方也有，

請兩位立即回去以免生變！」

話音未落，只見兩個幪臉人如飛馳來，爲首那人手持長劍，一有人阻攔，立即被他舉劍挑倒！

管一見看了幾招，便認出他必是自己手下的第一條大將端木盛，心頭大喜，信心立增，大刀連劈數招，把道人迫退，那道人見己方高人去了兩個，而對方反而增加兩個，自知難敵，急忙退下，指揮官兵圍攻。

管一見等人奮力殺敵，可惜不敢把兇狠毒辣的招數使出來，以免罪上加罪，是以殺了一陣，只能向東前進十餘丈，要想出城仍然沒望。

就在此刻，屋頂上忽然射下幾枚帶火的長箭，官兵的秩序登時一亂，道人大怒，急飛上屋頂，可是屋頂沒人，那些射箭的人已不知去了何方。

道人暴跳如雷，正想躍回地上再戰，忽見一輛馬車自一條小巷駛了出來，向官兵衝去，幾個官兵立時要去拉馬，一扇窗子忽然拍開，射出一枝火箭，火箭落在馬車上，「蓬」的一聲，車廂立即焚燒。

車廂火起，馬匹吃驚，拉着車子四處奔走，情況大亂。

說時遲，那時快，街角又衝出幾匹身上扎着枯草，火舌飛捲的馬兒來。刹那，街上的官兵都有點手足無措起來，管一見忽然轉身標前，那個道人見狀，大喝一聲：「往那裏逃？」吸氣飄身向管一見追去，拂塵「刷」地一聲擊下，成千上萬的馬尾根根如鋼絲般掃向管一見的後背！

電光石火間，管一見大刀忽然回身一拖，刀鋒斬在道人小腹上，再一拖，只見半天洒下一陣血雨，血雨中帶着幾截斷腸，緊接着道人大叫一聲，自半空跌將下來，再也不能動彈。

道人雖死，但官兵嚴令在身，依然緊緊圍住，管一見等人仍然不能脫困。這時，端木盛及另一個幪臉人黃柏志已趕至夏雷身邊，夏雷此刻已受了多處輕傷，身子大不如前之靈活，見到端木盛，禁不住喜道：「二哥，你是怎樣來的？再來遲一步，只怕見不着小弟的最後一面了！」

端木盛斥道：「你胡叫什麼？」揮劍護在他身前。

由於那些馬匹的衝突，使得官兵陣勢大亂，管一見等人的進展便快了很多，不一刻便至東城門附近，可是此地馬匹不至，官兵又嚴陣以待，管一見等的前進又膠着了。

正在焦急間，忽見街角轉來一匹高大的馬匹，上面一個親兵手執令旗叫道：「大人有令，立即打開東城門半個時辰！」

官兵們都有些猶疑，只見那親兵把手上的令旗一展，喝道：「大人之令，誰敢不遵？」

官兵只得把城門拉開，同時停止攻擊，管一見等人見狀都是大喜，忙向城門竄去。驀地，管一見心頭一動，覺得那親兵有點面善，忽見那親兵向他打了一個眼色，這才想起他便是連福！心中不由讚道：「春梅果然不是一個普通的女子！唉，她這樣遲早必會露出馬脚，那麼……」想至此，心頭隨之一緊，邱春梅的倩影立即泛上心頭。

連福見管一見仍不出城，禁不住又對他打了個眼色，有幾個官兵發現，心頭疑雲更盛。

風火輪走至城門口見狀急道：「這位壯士還不快走！」

管一見這才懷着複雜的心情邁步走向城門。就在此刻，街角又駛來兩輛車廂華麗的馬車，管一見目光一亮，忙把速度加快，不一刻便都出了城。

連福見狀，拍馬回去，接着馳入一條小巷，跳下馬剝下外衣，一個官兵看見立即高呼起來，刹那間，數十名官兵立即蜂湧而上。

連福倏地抽出一柄利刀出來，反手在自己臉上縱橫劃了數十刀，血披滿面，情況十分恐怖，官兵見狀都吃了一驚。只見連福把利刀刺入自己的小腹內，用力一拉，鮮血如噴泉般湧出，一忽便頹然倒地。

× × ×

這消息一傳到城門邊，守軍都大吃一驚，急忙發射烟花及備馬衝出去，城頭上的神箭更是張弓搭箭向管一見等人射去。

這些神箭手所使用的都是三百石的硬弓，射程極遠，且力道又猛，管一見等人邊揮動武器把箭擊落，邊向後退！

奈何那些神箭手都是百裏選一的好手，稍一不愼，便得死於箭下，是以管一見等人都格外留神，去勢便慢了很多。

此刻那兩輛馬車已追上管一見，車廂突然打開，裏面有人叫道：「快上車避箭！」管一見當先躍上馬車，裏面坐着笑口哈哈的邱春梅，端木盛等人忙跳上車廂，車廂板厚，長箭即使能洞穿，也不能破壁而入，衆人到此才鬆了一口氣。

馬車多了幾個乘客，速度頓時慢了起來，管一見驚喜地問道：「你怎會想出這個妙計來！」

邱春梅笑而不答：「你怎不先替奴家引見一下貴屬？」

管一見這才把夏雷及風火輪介紹與邱春梅認識。直到此時，夏雷及風火輪才知道這個看來身份低微，但武功高强的瘦漢是自己的頭兒，都是大喜而呼。

管一見道：「雷兒，你怎會被他們所擄？」

夏雷道：「頭兒跟端木二哥北上之後，屬下忽然接到命令，說應天府的通判道無端端失踪，要頭兒派人去調查，所以屬下便忙起來了，調查了幾天，便見城門貼了通緝你的告示，屬下看了大怒，去找潘大人及嚴大人理論，姓嚴的不敢見屬下，推說抱病在床，姓潘的却道是公事公辦而已，而且還說他相信頭兒不是這樣的人，拿了你的口供之後，便會銷案。」

夏雷喘了一口氣，在想再說下去，忽聽邱春梅驚恐地道：「有追兵來了，看來我們該棄車了！」

話音剛落，果然傳來一陣如雷轟响的馬蹄聲，一聽聲音可便知道數目極多，衆人都微微一驚，管一見眉頭一皺，道：「馬蹄聲怎地如此沉重？」轉頭出車廂一望，一張臉登時變了。

原來追來的却是應天府的拐子馬，馬身上披着歃甲，尋常刀箭難入，馬上之人也是身穿重甲，似鐵將軍般，如飛追來。

管一見輕嘆一聲，道：「雷兒，你快把手鍊弄斷吧，我看他們很快便會追上來了！」



風火輪用力連砍幾下，夏雷手上的鐵鍊仍然不斷，管一見接過他的刀，運了九成眞力，「刷」的一聲切下，鐵鍊上應聲而斷，而管一見的鋼刀也捲口了！

這刹那，拐子馬大軍已將追貼，邱春梅說道：「拐子馬也沒有什麼可怕的，當年岳飛便用刀斧手把兀朮的拐子馬殺得大敗！」

管一見接道：「不錯，咱們先打馬脚，等他們陣勢大亂之後才逃走，然後到鎭江集合！」說罷把刀交給夏雷，雙掌向上一拍，車廂倏地裂開，人如游龍般衝天飛起，反向拐子馬撲去！

車廂一碎裂，三匹駿馬都吃驚地蹦跳起來，夏雷、風火輪及邱春梅都同時跳了出去，與此同時，端木盛、黃柏志以及飛魚也同時把馬匹拉停，配合着管一見的行動。

端木盛忽然回頭對飛魚道：「請姑娘替馬匹卸轅，護着牠們，不要讓流矢射及！」說罷飛也似的射出去，將至馬前，身子一伏，在地上滾將起來，只見他長劍一橫，「喀嗤」一聲，一對馬前脚已應聲斷了。

那馬兒前脚猝失，不由向前一俯，端木盛左掌向上一拍，擊在馬腹上，那馬登時向旁橫飛四尺，碰及旁邊的馬兒，同時長劍一回，擋開左首的一根長矛。

管一見比他更絕，他自車廂躍起之後，凌空一個盤旋，迫近最前那人，左脚一伸，向那人胸膛蹬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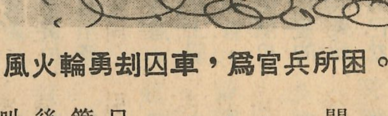
那士兵大刀一橫，急向管一見下身劈去！

管一見長身忽然一俯，雙手抓住刀杆，右脚在馬首上一踏，用力一拉，那士兵登時被他拽下！管一見及時飛起一脚，把他踢開，身子一躍，大刀一掄「嗤嘶」一聲把馬脚劈斷！

他行動如風，雖然手中握着的是長兵器，仍能憑本身高深的造詣，連劈八對馬脚，那些受傷的馬匹沒了前脚，不是向旁蹦跳驚嘶，便是曲膝倒地，後面上前的拐子軍陣勢登時一亂。

與此同時，風火輪、夏雷及邱春梅也都各自斬了兩對馬脚，形勢更亂，荒郊上空迴盪着馬匹的驚嘶聲。

再過一陣，那些拐子馬都已有了懼意，須知拐子馬衝鋒陷陣雖然有極大的作用，但是，對武功高强的江湖好手，却無所施其技，而且全身披甲，行動遲呆，更難閃避。



風火輪勇刧囚車，爲官兵所困。

管一見目光一掠，見形勢大爲有利，便大聲道：「邱姑娘，你跟飛魚先走，咱們隨後便來！」

邱春梅却說道：「不，咱們要共同進退！」

管一見沉聲道：「老夫的話你聽是不聽？」

邱春梅見他轉怒，不敢拗他，便收起一對柳葉刀，回身跑去。

管一見見邱春梅及飛魚已上馬馳去，便下令：「快退！」他讓手下先退，自己殿後。

那拐子馬隊長也下令暫停追擊，待管一見等人已退了三四丈之後才下令：「放箭！」

刹那間，數十張硬弓齊舉，只聽一片「颼颼」聲响，一陣箭雨急射而去！

管一見這才知道現在才是最危險之時，一邊叫手下小心，一邊揮動大刀把箭撥開。

端木盛等人也都揮動兵器，把箭撥開，一邊紛紛後退，雖然衆人都有一身武藝，但對方射來之箭又緊又密，抵擋了一陣，雙臂都有點酸軟。

那隊長見狀又令手下拍馬追前，仍然只叫人發箭，不與管一見等人短兵相接，管一見默察了一下環境，知道以這般速度後退，時間一久，終難免要葬身箭下，便叫道：「你們先退，待老夫把那個隊長擒下！」

話音一落，身子已如麻鷹般飛起，那

柄大刀舞得如同風車般，長箭吃大刀一格，紛紛落下。

那隊長見狀，心頭吃驚，急忙下令退却，心想把距離拉開之後，再下令發箭，不料拐子馬行動遲鈍，後隊剛退，管一見已撲到前頭，大刀一陣揮舞，把十多件兵器格開。

此刻，人在身邊，弓箭無所施其技，管一見在馬叢中跳躍前進，連斬六對人脚，馬隊陣脚立時一亂，管一見趁亂巳躍到隊長身前。

那隊長見狀，長槍一陣亂刺，管一見大刀盡力一劈，把長槍格開，雙脚一頓，巳躍上馬鞍，左手一落，抓住隊長的後衣，喝道：「你雖身穿重甲，但信不信老夫仍然能够一掌震斷你的心脈？」

隊長急叫手下停住攻擊，管一見道：「算你識相，送老夫一程吧！」

隊長臉上變色，說道：「請管大人饒命！」

管一見目光一盛，忽然哈抬大笑起來：「老夫可沒有管一見的能耐，你不用給老夫臉上貼金！告訴你們，老夫是『洞庭釣叟』齊百樂！」

「是是，齊……前輩……您要小將如何？」

「送老夫到安全地點，自會放你！」

管一見左手突然一鬆，運起九成眞力，隔衣點了他的痲穴，同時把他放在自己身後，脚尖在馬腹上一踢，向前馳去。

那些拐子馬見主帥被捉，都不敢輕舉妄動。過了三盞茶工夫，才見主帥騎馬策回，狼狽地馳了回來，大聲叫收隊。

## 狐疑

管一見等人一路不停奔向鎮江。鎮江古稱瀾洲，府城商業繁盛，水陸方便，是以來往的客商極多。

管一見入了城後，找了一家清靜的客棧投下，到了次日，仍不見邱春梅及飛魚來到，不由有點担心，便出店找尋，可是伊人行踪渺然，找了一天，走遍大小客棧，都找不到邱春梅，管一見更加憂形於色，生怕她在半路上會發生什麼事故。

如此一連三日，管一見帶着風火輪及黃柏志在城內四處遊蕩，希望能碰到邱春梅，這天午後，午門處忽然駛進一輛華麗的馬車，管一見心頭一跳，大踏步走前。

那馬車正面駛來，一個小丫頭馬鞭一圈，虛抽一下，馬車去勢更速了。她抬眼見到管一見喝道：「死奴才，還不快讓開，莫不找死！」

管一見仍作連壽的打扮，所以那丫頭以爲他是個奴才，當下管一見心頭一怔，趕緊閃過一步，忽聽車廂內傳來一個幽幽的嘆息聲：「蓮香，我巳告誡你多少次，叫你不要如此呼喝下人，你又忘記了！」

一句話未曾說畢，馬車巳自管一見身邊駛過，只留下一陣香風。管一見心頭一跳，忖道：「這女子的聲音怎地有些耳熟？」想了一陣總想不出來，但却肯定絕非是邱春梅的聲音，他又抬步走向城門口。

風火輪等人見他對一個女子如此關心，這是從未曾有過的事，是以心中都十分詫異，但却又不敢問他，只是放在心中暗暗納悶。

日頭自西山後墮下，紅霞似火如血，把半邊天都燒紅了。民居屋頂炊烟裊裊，伊人芳踪猶不見，管一見叫風火輪及黃柏志先回去，自己仍在街頭上蹓躂，直至華燈初上才回客棧。

這一夜，管一見躺在床上了沒睡意，腦海中不時泛着邱春梅的倩影，一閉上眼，鼻端便似嗅到她身上那股醉人的幽香，他咀角不由浮上一絲春意，身子又燠熱起來了。邱春梅是那麼的溫柔多情，那麼的迷人，使管一見每次接觸到她，尤其是她褪下那襲薄如蟬羽的紗袍，便覺得自己彷似年輕了十多二十年似的，身上奔騰滾熱的血液，跟年青人並沒兩樣！

伊人不在，房內靜寂，管一見忽然泛起一忽蝕骨的寂寞，寂寞過後又是一股難言的酥癢。只覺體內的腸子都揉在一起了。他不由暗嘆道：「女人，女人……唉，女人當眞如魔鬼……咳咳，偏偏有時又似仙女般可愛……」想至此，管一見又有點後悔了，後悔自己到了這個年紀仍不能抵受得住女色的誘惑。千年道行一朝喪，這種心情實非局外人能了解。

中年心事濃如酒，管一見左思右想，一會兒怨悔，一會兒又覺得不枉此生，就更加睡不着了。正想下床泡壺清茶，好一邊品茶，一邊回味，鼻端忽然嗅到一絲異香，心頭一動，連忙轉頭望向窗子。

只見一根竹管自窗紙中伸了進來，竹管噴出一股淡淡的白烟，管一見閉住呼吸，心中暗暗冷笑：「不知是那個瞎了眼的小毛賊，連老夫也敢打主意。」他決定裝作昏迷，看看對方意欲何爲。

過了一忽，窗上的竹管及人影均巳不見，管一見心頭又是一動：「不好，他莫非又去隣居下迷烟，希望風火輪等人不曾睡死才好！」

再過一陣，耳畔忽然聞到一陣輕微的脚步，脚步聲雖輕，但聽得出人數決不是少數，心頭立即警覺起來：「看來不像是平常的小毛賊！」

驀地一個念頭閃過，身子如豹子般在床上竄了起來。「不好，莫非是鎮江府的官兵？」匆匆披衣下床，抓起兵器，一掌震開房門，跳出走廊。

黑暗中，走廊上不見一人，四處靜幽幽，管一見心頭不祥之念更盛，忙又去拍端木盛等人的房門。

就在此刻，忽然有人喝道：「快來，叛賊要逃了！」接着吆喝之聲此起彼落，人聲喧天。

風火輪及黃柏志首先衝了出來，輕聲問：「頭兒，發生了什麼事？」

管一見踢開夏雷及端木盛的房門，只見兩人直挺挺地躺在床上，不由叫一聲苦也，見桌上有個茶壺，也不理那水是冷是熱，揭開蓋子潑在他倆臉上，隨又伸掌抵在他們後背，送去一股眞氣，夏雷及端木盛這才緩緩醒來，都是驚詫不巳。

原來，那人先到這房放迷烟，然後再到管一見處施放，只因風火輪及黃柏志武功比較低微，不放在眼內，是以不曾去做手脚。當下管一見喝道：「拿起兵器快走！」標前幾步，一掌拍開窗子，首先躍了出去。



只見四周都是人影火把，刀槍在火光下閃亮。管一見雙脚一頓拔空而起，脚尖在屋瓦上一點，立即向前標出，風火輪等人跟在後面。

只聽下面的官兵高聲呼喝捉拿叛賊，幾個功武較高的追上屋頂來，却讓管一見三招兩式迫退，衆人去勢更快。

一個騎馬的總兵大聲叫道：「快追！弓箭手放箭，不得走漏一人！」

風火輪等人抽出兵器，一邊擋箭，一邊前進，管一見雙掌揮舞，長箭一至身前，吃他掌風一擊，紛紛落地，他只管向沒人之處的屋頂馳去，眨眼間便把距離拉遠了。

再躍過幾棟房屋，管一見便喝道：「下去！」雙肩一幌巳落在地上，向小巷標去。

此刻離官兵漸遠，巷內沒燈，正利於脫身，五人一脚高一脚低向前急馳。

忽然小巷一扇房門打開，有人道：「快進來吧！」

管一見心頭一跳，依稀認得是飛魚的聲音，急提一口眞氣竄出，身子一側正想入門，忽然門內風聲一响，黑暗中一把柳葉刀急劈管一見的肩胛！

這下變生肘腋，令人防不勝防，眼前刀鋒即至，好個管一見左手飛快地一翻，只聽「叮」的一聲，食指一彈巳堪堪把刀子彈開，同時上身復仰，左脚向上一蹬，把對方迫退。喝道：「你是誰？」

那人沒應，但屋內忽然傳來一陣人聲，接着火光亮起，都是些捕快衙差，還有幾個穿着尋常衣服的人，管一見忖道：「咱們是湊巧遇上他們，還是他們早有預備？」心念一動，身子巳向後倒飛，同時轉頭道：「快跑！」再一縱，又向前飛去！

端木盛等人雖不明所以，但頭子有令，都不敢多問，急跟而去，冷不防屋子裏的人衝了出來，刀劍齊揮，夏雷等人只得邊戰邊退。

管一見目光銳利見地上有一塊紅磚，身子一蹲，一掌擊落在紅磚上，紅磚登時碎裂，他抓起碎磚子，向後走去，左掌一團，發出一股掌風，喝道：「你們先走！」話音一落，右手的紅磚碎片挾勁拋出。

他用上「滿天風雨」的暗器手法，紅磚碎片射在那些人身上，却發出哎唷的痛呼聲，手脚也不由一慢，端木盛等人立即退下。

管一見殿後邊戰邊退，速度倒也不太慢，眨眼又穿過另一條小巷。遠處官兵的人喧馬嘶聲又隱隱傳來，眼看難以脫身。

忽然背後的捕快等人又發出一片驚呼聲，紛紛倒地。管一見一怔，隨即提起眞氣前進。

只聽黑暗中有人叫道：「管郎，快走這邊！」那聲音極似邱春梅，但管一見這次却不敢貿貿然過去，輕問道：「你到底是誰？」

那女子急道：「管郎，幾天不見，你連奴家的聲音也認不出來麼？如今城門早巳關閉，你走那邊可跳不出去！」

管一見一咬牙，循着聲音走去，果見巷內那個女子正是與自己有合體之緣的奇女子邱春梅！一顆心才鬆了下來。

「快進來！」邱春梅長袖一揮，袖管中忽然湧出一股黃烟，黃烟隨風飄送，周圍立時被濃霧所罩。邱春梅回身向前急馳，一路上再也沒有碰上任何官兵，不一陣便馳到城牆邊，這附近的城牆果然較矮，邱春梅袖內飛出一條細繩子，繩子末端繫了個鐵爪，鐵爪鈎住牆頭，手臂一用力，嬌軀便飛起。

夜風吹來，衣袂飄飛，在茫茫的夜色中，就像是下凡的仙女般，管一見竟然瞧痴了。倒是風火輪不管三七二十一，一躍而起，半空一掌擊在牆壁上，借力換氣，曲腰一彈巳躍上牆頭。

他向外面看了一眼，道：「頭兒，牆外沒人！」

衆人忙亦飛上牆頭，邱春梅收起鐵爪，道：「快跟奴家來，此地尚非安全之境！」躍到牆外，沿着牆邊疾行。

管一見等人不知她弄什麼玄虛，只得悶聲跟在後面。

走了一陣，遠處有一叢樹林，邱春梅振衣躍過護城河，望樹林奔去。

到了樹林裏，只見林內放着七八匹快馬，邱春梅首先登上一匹馬背。「他們很快便會追來！」脚尖在馬腹上一踢，馬匹立即竄去。

衆人上了馬，也急催馬前進，得得的馬蹄聲，在靜夜中遠遠傳了出去，幸而附近沒人，一路所過，全是荒郊，不一刻巳馳了三十多里。

邱春梅一撥馬首，向左側馳去。只見前頭是一座濃密的小樹林，邱春梅毫不猶豫，穿林而過。

樹林之後竟然是座山谷，山谷內有兩間茅屋，邱春梅一直馳至茅屋前才跳下馬背，道：「到了！」

管一見却不忙於下馬，問道：「此處是什麼地方？」

邱春梅抿嘴一笑，輕輕拍了三個手掌，屋內忽然點起燈來，接着木門打開，走出一人來，赫然是連壽！

邱春梅嫣然道：「這是奴家的一個窩，但絕非强盜的巢穴，你們進不進來？」言畢巳翩翩入屋。

管一見向手下打了個眼色，也走進茅屋。

茅屋雖不大，但佈置極爲清雅，地方也頗爲寬敞，兩屋相連，前面這一棟，看來似是客廳及客房，後面那一棟，料是邱春梅的寢室。

只聽邱春梅道：「連壽，快煮點心，煮好點心便到外面把風！」

管一見忽喝道：「且慢！」

邱春梅抬頭訝然問道：「管郎，可是發現敵人來了？」

管一見冷冷地道：「老夫想知道一件事，你爲何會藏在那小巷內？」

邱春梅臉色微微一變：「原來你是懷疑奴家？」

「不敢，你知道老夫凡事都要知道底蘊，如今正要聽你的解釋！」

「奴家其實巳進城好幾天了……」

管一見截口道：「老夫每天都在城門口查看，怎地看不到你？」

邱春梅道：「你且聽奴家慢慢說來。奴家跟飛魚騎馬先走，一路向鎮江進發，不久便到了鎮江地界，正想入城，不料在

城門口忽遇一人說管郎你在東寶巷內……」

管一見又截口問道：「那人是什麼人？怎樣子的相貌，你為何會相信他？」

「那人是捕快的模樣，還有府內的腰牌，奴家自然相信他，是以便叫他帶路，到了東寶巷的一棟屋子裏，裏面却沒人，奴家便問他，他道你去府台處打交情，叫奴家先等一會兒。

「後來天色晚了，那人又回來，謂府台請你們吃飯，要晚一點才回來。那捕快去買了些酒菜回來，讓咱們吃。奴家做過強盜，懂得害人，自然也懂得防人，便偷偷取出銀針，往酒菜裏一試，菜內沒毒，是以便放心吃喝起來。」

說到此，邱春梅臉上升起一絲怒意。

「眼看二更已過，還不見你們來，那捕快又拿了些糕餅來，還送上一壺茶，然後謂要去王大人處催你。他離開了後，飛魚試過那些糕餅及茶汁都沒毒。無聊之中，飛魚吃了幾塊糕餅，忽覺口乾，於是倒了幾杯茶喝下。

「奴家也喝了半杯，不料飛魚臉色忽然變了，睏得睜不開眼來，奴家知道着了人家的蒙汗藥，只是不知對方把藥下在那裏……」

端木盛道：「一定是塗在茶杯口處，茶杯內有了熱茶，藥便溶了，飛魚一仰之下，嘴唇難免觸及杯口的蒙汗藥！」

邱春梅嘆了一聲：「難怪他們要用下那麼多茶葉，大概是要防讓奴家等辨出味來。」她頓了一頓，續道：「當時奴家心知不妙，忙跳了起來，要去拉門，門拉不開，飛魚却已倒地了，奴家只喝了兩口，藥力較淺，只覺頭暈、手脚沒力而已，於是心生一計，假裝昏倒，睡在地上，却暗中運勁消解藥力！」

夏雷讚道：「姑娘果然聰明！」

「過了一陣，那大門便打開了，那個捕快探頭探腦看了一陣，回身叫了他的同伴進來，却是三個壯實的漢子，那時候，奴家也恰好恢復了一些氣力，見他們不懷好意，便猝然掏出一把『無影針』撒了過去。

「那個漢子猝不及防都是吃了一驚，前面那兩個應聲倒地，後面那兩個因大多數的無影針都讓前面兩個擋住，所以僥倖拾了一條命！奴家一把針撒出之後，在地上一滾，匆忙向大門奔去！

「那兩個漢子提步追來，奴家回身又撒了一把無影針，大概他們怕了，不敢追得太近，是以奴家終於能够逃脫！」

管一見問道：「後來又如何？」

「奴家出了小巷，又怕出去會讓他們搜到，所以反而潛入一家大戶巨宅內匿藏，後來藥性過後，奴家想到外面去找你們，却又担心，反會替你們招來敵人，所以一直不敢輕舉妄動，過了幾天，奴家決意去當日飛魚失落的那棟空屋看看，因為外面有人把守，所以昨天天黑之後才去，只聽屋內人聲雜吵，似乎有不少人，奴家所以更加不敢輕舉妄動了。

「後來又聽他們說，假如第一個計劃失敗，便要利用飛魚去招引你們來，不久你們便來了，奴家想現身發出警告已來不及了，後來所發生的事你們都已知道，嗯，不知道他們的第一個計劃是什麼？」

管一見冷笑一聲：「城外叢林內的馬匹你又作何解釋？」

邱春梅又說道：「嗯，奴家說漏了一件事，那天奴家入城之前在半路上遇到連壽，所以叫他備馬準備給你們用，並訂明，假如找不到奴家，便要他把馬匹放在城外！」

管一見又是一聲冷笑：「一放便是幾天幾夜？」

邱春梅還未答，連壽已接答道：「日間奴才在那裏看着馬，晚上怕引人注意才離開的！」

管一見想了一陣，覺得這件事湊巧的事情實在太多，多得令人難信，但一時之間又不能對她反臉迫供，只淡淡地道：「老夫暫且再信一次！」

心念一動，忽然覺得這件案子自始至終都跟她有關係，而她又往往在自己危急之時出現，不由忖道：「莫非她要用此手段來困住老夫？哼，老夫豈是任人牽拉之人？」目光無意中一掠，瞥見邱春梅春葱似的十隻手指，手指末端的指甲又尖又長，微微彎曲，似眉月般，一顆心登時狂跳起來。

「蕪湖縣發生的命案，每個死者都是喉間留下一道極小的傷痕，莫非，莫非殺人的兇器便是這指甲！」再一想，更覺可疑：「那夜老夫在蕪湖城看到的那個黑影，身形嬌小，十之八九是女人，嗯，這個……」想到此，臉色已變了。

「假如那是個女人，是不是就是她？」管一見一邊想一邊又望了邱春梅一眼，見她正在玩弄着指甲，心頭又是一跳，暗哼一聲，冷冷地道：「好啦，點心老夫不吃了！你的救命恩情老夫在此謝了，今日老夫也不跟你計較，他日若是讓老夫查到什麼，休怪我反臉無情！」

邱春梅花容失色，急道：「管郎，你……你這是什麼意思？」

「哼，你心裏明白！盛兒，咱們走！」管一見轉身離去。

邱春梅快步奔前，伸手一攔。「管郎，到底什麼事，你得說個清楚，否則奴家死也不瞑目！」

管一見心中忽然泛起一股厭惡之感，伸手把她一推。「老夫不吃這一套！」快步出門。

邱春梅臉色比冰雪還白，嬌軀如風中之柳，不斷顫抖。「管，管一見，你好狠心，反臉不認人，還要加人一罪！」她聲音雖大，但管一見却似沒聽見般，雙肩一陣幌動，經已去遠了。

邱春梅忽然一跺金蓮，道：「連壽，收拾東西走！」

× × ×

管一見想不到自己會在陰溝裏翻船，栽在一個女人手中，心中那股窩囊氣實在難以宣洩，他毫無目的地向前急馳，不一陣，已把端木盛等人遠遠拋在後頭，端木盛等人的呼叫聲都沒聽見。

看看馳了三四十里路，加上夜深風大，心頭之氣才平靜了一點，眼看路旁有一棵高大的榆樹，便躍將上去，坐在樹椏上想着心事。

他把這件指甲殺人的案子由始至終，仔細想了一遍，發現對方殺人並非是與死



者有何仇恨，兇徒殺死張知縣及如花夫人目的只是要自己插手調查，至於其他死者只是故佈疑陣而已。而當自己接了案件後，兇徒又設下一個又一個的圈套，目的只為陷害自己於不拔之境，使自己成為欽犯。自己若成了欽犯，唯一的好辦法便是從此退出官場江湖，住到一個沒人烟的地方，如此正需要一個體貼溫柔的女人相伴。

整個事件看來都有周詳的計劃，而這主使人是昔日飛魚寨主「無影針」邱春梅無疑！想到此，管一見忍不住輕罵道：「好個不知羞恥的賤人！」一股受騙的怒火霎時間充滿胸間，恨不得摑邱春梅幾掌，可惜剛才當面又沒這個胆量及勇氣！

「這件案件牽涉到自己的聲譽，還查不查，假如把她抓住，她在公堂上一招，老夫這一生的清譽便要毀于一旦了！但若不弄個水落石出，老夫這一生得揹着一個欽犯的惡名……這眞是左右為難呀！」

正在胡思亂想間，樹下忽然駛過一輛馬車，那車廂說不出的華麗，他心頭一跳，忖道：「這賤人又要去那裏？待老夫跟去看看！」輕輕躍下樹，遠遠跟在馬車後面，也不等端木盛他們了。

## 長指甲的人

那輛馬車一直向鎮江城馳去，不徐不疾。

管一見心頭怒火更盛：「果然不出老夫所料，這賤人跟官府當眞有勾結，要陷老夫於萬刧不復之境。」

馳了一陣，天色漸亮，那輛馬車忽然停了下來，管一見忙竄到一棵大樹之後。

只見馬車上走下一個俏丫頭來，抬頭四顧，叫道：「那位高人陪伴左右，咱家小姐十分感激，着奴婢下車請閣下上車，咱家小姐要當面致謝！」

管一見心頭一跳：「怎地換了一個丫頭？」一時猶疑不決，不知該不該去。

不料那丫頭眼利，一眼看出他在樹後，踏着碎步走了過來，笑道：「原來這高人跟奴婢一樣，也是做奴才的！」

管一見只得硬着頭皮走了出去，那俏丫頭伸手來抓，笑道：「快上車吧，咱小姐跟你見個面，可是你的造化，還呆着做甚麼？」拉着管一見回頭便走。

管一見心念一動，忖道：「這賤人四處找男人，當眞不要臉，待老夫上車看她如何下台！」想到此，便跟着丫頭走去。

到了馬車旁，丫頭道：「小姐，人帶來了。」說着把管一見向上一推，道：「快上去吧！」自己也爬上了車轅，馬鞭兒虛鞭一下，馬匹放脚馳去，馬車又動了。

管一見掀起布帘兒，只見裏面坐着一個女人，那女人側着臉，車廂內光綫暗淡，看不清楚樣貌，但光看那苗條的身裁和香肩，便知道她必是個美人。

管一見走了入去，輕咳一聲，那女人轉過頭來，一對眸子在黑暗中閃閃生輝，臉上帶着一抹令人難明的笑意，赫然是長江下游水月島水月莊的香車夫人！

管一見一怔，張大了嘴巴。香車夫人格格一笑：「原來這位高人，赫然是大名鼎鼎的江南總捕管一見神捕！嗯，一看神捕的表情，令妾身難明神捕是認不得妾身，還是什麼事令你大失所望！」說罷又是一陣銀鈴般的嬌笑。

嬌笑聲中，馬車去勢更疾了，車廂顛簸，香車夫人忽似失却重心，向管一見飛去，管一見大驚，身子忙一閃。香車夫人的香肩便撞在車廂上。

「神捕號稱維護正義，却連扶人一把也不肯，莫非妾身甚麼地方得罪了你？」

管一見老臉一熱，嚅嚅地道：「咳咳，夫人召老夫上車不知有何指教？」

香車夫人又笑起來：「是妾身要你上車的，還是你跟在妾身車後跟了半夜？」

管一見更加說不出話來，只聽香車夫人又道：「莫非神捕追緝甚麼兇徒，却懷疑他藏在妾身車上麼？」

管一見輕咳一聲。「老夫的事，你不必多問。」鼻端忽然聞到一股似有若無的香味，也不知是發自香車夫人的身上，還是發自甚麼香料，總之跟邱春梅的不一樣。他由此而忽然想起楚天舒來。

楚天舒鼻子極靈，他能分辨出每個人身上的氣味，尤其是漂亮的女人，他更是一嗅便永遠記在腦海，想不到他的鼻子還助管一見破了一件疑案。

管一見細看了香車夫人一眼，覺得她跟邱春梅有頗大的分別，雖然兩個都是令人難以抵擋的美人，但香車夫人千嬌百媚，風情萬種，但感情含蓄而發，却散發着成熟的魅力，眉宇間流露着一股高貴的氣度。邱春梅雖也千嬌百媚，但態度明朗，愛恨分明，另有一股剛健的英姿。

香車夫人發現管一見目露神光，粉臉微微一紅，道：「神捕……嗯，妾身聽說……聽說你曾經到江北查一件案子……還看到了他……」

管一見一板臉，問道：「他是誰？」

香車夫人咬唇道：「楚天舒……」

「哦，是的，老夫見過了他，他很好，他已結束了浪蕩的生活了！」

香車夫人聲音一變，問道：「他會改變？」

「人總會變的，尤其是年紀大了之後，誰也不希望再過那種沒根的生活！」

香車夫人嬌軀一抖，澀聲問道：「他，他又有了女人麼？不知那女人是誰？」

「他不是又有了一個女人，而是有了一位妻子！他妻子極需要他的愛護！」

馬車去勢仍速，但香車夫人却端坐如石像，一動也不動。半晌才道：「那女人當眞有福！」說罷凄凉地一笑，「她一定是個冰清玉潔的女子！」

「若論身子，她已是殘花敗柳，但她的心却比冰雪還晶瑩！」

香車夫人嬌軀又是一抖：「神捕在諷刺我？」

「老夫怎敢？聽說水月莊在夫人的經營之下，聲勢日益壯大……」

香車夫人幽幽一嘆。「他已找到了歸宿，我呢？我又該如何？」

「夫人似乎也可以找個歸宿，聽說巨鯊幫的魯少風對夫人便十分傾心！」

香車夫人撇撇小嘴，不發一言。管一見心念一動，覺得那天在鎮江城見到的馬車似乎也是香車夫人的，於是目光一落，只見香車夫人的纖纖十指，也留着長長的指甲，指甲上搽着金澄澄的蔻丹，看來有

點妖異的感覺！

管一見猛吸一口氣，問道：「請問夫人要去那裏？」

「鎮江。」

管一見心頭又是一跳，急問：「夫人跟鎮江的蔡大人有交情？」

香車夫人失笑道：「難道要跟官府有交情才能去麼？你莫忘了本莊在鎮江有個分莊！」

管一見暗中舒了一口氣，掀起布帘一看。天已大白，鎮江城的輪廓亦已清晰地呈現在眼帘，他道：「老夫要下車了！」

香車夫人問道：「神捕要去那裏？何不到敝莊盤桓一下？」

管一見微微一笑，身子已縱出車外，向後方急退，不一刻，馬車便已去遠。

管一見呆呆地想了一下，忽然退入樹林中，過了一陣，走出樹林的管一見又變了一個身份，一個胖胖的商賈的模樣，邁着常人的步子向鎮江府走去。

管一見入了城，找了家豪華的客棧住下，深居簡出，直至二更時份才換了件夜行衣，推開窗子悄悄離開客棧，他一路蛇行鼠伏，跑向鎮江府知府蔡如新府邸內。

這座巨宅他已來過兩次，雖未至老馬識途的地步，但也絕不陌生，府內各座宅院的座落，都知了個大概。

府內的守衛當然嚴密，但又怎擋得住管一見？他繞了幾個圈，避過守衞的耳目，便到達了蔡如新所居住的小院了。

小院籠罩在黑暗中，惟獨書房紗窗上透着燈光，管一見心頭一動，雙眼四處一掃，見沒人留意，立即快步竄前，伏在窗外。

書房外有一排走廊，走廊下端有一行朱漆欄杆，欄杆上置了一盆花，花朵正在盛開，這對管一見倒是十分有利，不怕讓人隨便發現。

書房內忽然傳來一聲長嘆：「這一次無論如何不能再讓他逃脫，否則後果堪慮，只怕是連下官這頂烏紗帽也不一定保得住！」

管一見嚇了一跳，忖道：「難道老夫的行踪已被識破！」但他一向處事鎮定，未到最後關頭絕不慌張，是以仍匿在原處。只聽另一個聲音又傳來：「哈哈！蔡大人不必担心，姓管的這老子，臨死入花叢，現在大概仍在邱春梅處，說不定正在顚龍倒鳳，在下手下一至，還不是手到擒來？蔡大人但請放心，等候佳音好了。」

蔡知新沉吟了一下，道：「姓邱的那淫婦可不一定能鎖得住管一見！」

「這個你放心，現在管一見是正在興頭上，就算是醜丫頭他也會甘之如飴，何況邱春梅花容月貌！」

管一見暗中怒道：「這賤人果然不是好東西，好笑老夫竟然有千年道行，却喪在她身上！」一股怒火昇起，直恨不得一爪把邱春梅揑死。

只聽蔡如新又道：「如此最好，但不知貴屬何時能回來？」

那人笑道：「如無意外的話，日出之前便能回來！」

管一見忽然覺得這人說話好像壓低喉管，不想讓人發現其身份似的，心頭突生一股好奇之念，希望能看一看他的模樣。

那人忽又道：「蔡大人，你無須多掛慮，一切有嚴大人作主，即使萬一有甚麼事發生，也有他在上面撐着，何况咱們的計劃萬無一失！」

蔡如新道：「下官也是因爲這一點，才肯讓你調兵遣將！」

「如此說來，總之事成之後，嚴大人自不會忘記你的好處！」

蔡如新道：「下官但望報效嚴大人知遇之恩，豈敢望報酬？請壯士在大人臉前替下官美言一二！」

那人一口應允，又道：「這件事只有你我他三人知道，希望大人能守秘！」

「這個自然，請嚴大人放心！」

那人哈哈大笑。「嚴大人果然沒有看錯人！」

蔡如新沉吟了一陣，問道：「不知壯士跟嚴大人是甚麼關係？」

管一見心頭一跳，忙豎起耳朵靜聽，這一點也正是他極欲得悉的。

那人輕咳一陣，道：「在下這次只怕未能讓大人滿意了，這一點是嚴大人令在下不得向外洩露的，得罪之處還請大人原諒！」

蔡知新一怔之後忙道：「下官只是隨口問問而已，壯士不必介意！」

管一見聽了這許久，仍不知那人到底是誰，但窗上裝上的是白紗布不是紙，要想偷窺，一定要撬開窗子，才能望得進去，他決定冒險試一試，因爲錯過今天，以後可能再也難逢。

管一見自懷中揣出一把小刀，把身子升高，輕輕撬動窗子，只撬了兩下，窗子便彈開二寸，露出一條空隙來，管一見目光立即投進，一見之下，神情立時一呆，原來坐在蔡如新對面的是一個蠔面人，中等身裁，目光閃閃發亮！

那人臉上所罩的不是一塊黑布，而是一個黑布套子，把頭臉全部遮住，只露出一對眼睛。

管一見一呆之後，正想縮下窗台，不料已被那人發現了，一揚手，便射出一蓬鋼針。

管一見反應極速，雙腳一頓，一個縱已越過欄杆，落在院子中。

霎時間，蠔面人立時大聲叫道：「來人！有刺客！」話音未落，身子亦自窗台竄出，只比管一見慢了一步！

管一見雙腳落地，身子再飛起，不料那人脫手又是一把鋼針，只聽「嗤嗤」聲中，鋼針望管一見胸膛射去！

好個管一見人雖在半空，右足尖在左腳面上一點，再吸一口氣，硬生生拔高一丈，左袖向上一捲，圈着一條橫枝，借力一竄，已落在樹上！

蠔臉人即時飛起，手上已多了一把利劍，長劍揮舞，劍上的罡氣把大樹細葉激落地上！

「喀嗤」一聲，只見長劍過處，已把一條橫枝劈下，管一見已及時躍至另一條橫枝！

剎那，府邸內人聲及鑼聲響成一片，捉拿刺客之聲，此起彼落，管一見知道此地不宜久留，右袖虛拍一下，一股勁風向蠔臉人的頭頂壓下去！

蠔臉人武功也許稍不如管一見，但也



絕非是省油燈，這千鈞一髮之際，便顯出超凡的本領來了！

只見他手臂一長，劍尖刺入樹棵，手腕一沉，擰腰向斜上方飛起，剛好避過管一見那一袖！

說時遲，那時快，蠔臉人已棄劍用掌，雙掌挾着厲風襲向管一見的小腹！

管一見不敢戀戰，又竄向另一端，蠔臉人也不知如何，脚尖在樹枝上一點，借着樹枝一顫之力，換氣騰身，仍望管一見迫去！

管一見沒可奈何，回身一掌拍出！蠔臉人反應極快，也同時抵出一掌！

只聽「啪」的一聲，兩掌接實，兩人同時被震飛！

蠔臉人由於由下而上，形勢不利，吃管一見掌力一吐，便直飛落地，管一見却向斜前方飛起！正想曲腰彈躍上屋頂，不料半空「啪」的一响，一枝長箭挾着厲風，「嗚嗚」亂响，射向管一見的後背！

管一聲輕嘆一聲，只得把力量轉到手臂上來，反手一袖，把箭拍飛！

這當兒一口眞氣已竭，再也來不及轉換，便已飛落地上！

雙脚剛站穩，蠔臉人那把劍又在手上，身子一標，長劍疾刺管一見左脅！

這一刹去勢之疾之猛，眞如離弦之箭，管一見不及招架，雙脚一錯，橫閃半尺，堪堪避過！

不料蠔臉人手腕也及時一翻，長劍改刺爲削，劍鋒所指之處，依然是管一見的左脅！

好個管一見左臂一抬，手腕向下，曲起一指，迅速一彈，「錚」的一聲，已應聲盪回七寸，管一見及時飄退一步！

蠔臉人一頓之後，長劍又攻，這次管一見不容他得手，右掌及早一圈，發出一股凌厲的掌風，把對方撞歪，雙脚一動，向對方迫出，左手五指如鈎，急抓蠔臉人胸膛！

蠔臉人長劍趁勢一絞，向管一見左手腕切去！

管一見目光一落，忽然發現其手指上竟然留下逾寸長的指甲！他心頭立即一跳，幾乎失聲問他是否與燕湖城的命案有關，但若開口，自己的身份便要洩露了！

這事說來雖慢，其實只在一念之間，心念再一動，身子又如泥鰍般向後一退。

這時候，府邸內的護衞及官兵，都已自各處趕來，管一見一退之後，又再一退，雙臂虛按一下，身子倏地筆直地拔起，凌空略一盤旋，便已落在屋瓦上，轉身外向便跑！

蠔臉人料不到管一見那一爪竟是虛招，一呆之下再追已是慢了一步。他一邊追，一邊叫道：「立即守住各處城牆，調動兵馬四處圍堵！」

一句話未說畢，管一見已把距離拉遠三丈。府邸內的護衞雖多，但都是些武功平庸的人，大概武功高的，都讓蠔臉人派出去抓捉管一見了，是以管一見幾乎沒遇危險，便飛出了蔡如新的府邸！

街上的官兵聽見府內的鑼聲，也都聞聲趕來，管一見心念一動，忽生一計，藏在街角，待一個官兵經過，忽然探身出去，一指封住了他的穴道，隨即把他拖入巷內。

夏夜，星月滿天，視野極佳，管一見剝下那官兵的外衣，跟自己對調換上，又取出易容藥塗在臉上，倉促之間，雖無暇精心細雕，但乍眼望去，與那官兵仍有五六分相像。

管一見把那官兵弄醒，用刑法問清了他的身份，姓名及一些有關上司的關係，然後重行封住那人的穴道，把他塞在一家大屋的簷下承塵上，最後才抓起那官兵的長槍，自巷口跑了出去。

此刻大街上燈火密佈，人喧馬騰，異常混亂，也沒人懷疑這個士兵已掉了包。

管一見走了幾條小巷，尚未到蔡如新府前，只見蔡如新已在手下的前呼後擁下，走了過來，不斷指揮官兵搜索。

管一見再一望，却不見那個蠔臉人，回心一想：「也許他如今已除下面罩？」是以雙眼睜得老大，不停注意蔡如新後背那些護衞的手指！那個蠔臉人雖然狡猾，但他沒讓人看出他的樣貌以及聽出聲音，但他長長的指甲仍然是一條綫索！

可是瞧遍蔡如新周圍的手下，却沒一個人是留着長指甲的！「莫非那人不敢現身？」

想到此，管一見又四處打量起來。一個粗眉大漢忽然喝道：「小子，你站着幹什麼？別裝瘋賣傻！」

一頓，聲音更大：「入你奶奶的！蔡星，老子在叫你，你聽到沒有？」

蔡星便是如今管一見假扮的那個士兵的名字！那人第一次呼叫時，他不在意，後來再一喝才如夢初醒！急忙轉身道：「頭兒，你喚小的？」

那粗眉漢子一瞪眼，道：「還不快去搜索！」

管一見應了一聲，跟在一隊搜索隊之後，向外走去。

蠔臉人雖然生性狡猾，但任你想破腦筋，也猜不出管一見居然敢在他眼皮下出現！也因此，其他人更加想不着。是以這一場搜索自然搜不到什麼來，只苦了那些百姓，平白讓官兵騷擾了一夜！

管一見卻一直在想，自己到底繼續假裝下去，還是乘機離開鎮江府，這的確是個難以抉擇的事，幸而他並沒有令人失望，決定繼續地查下去！

最要緊的是揭穿蠔臉人的身份，第一點是他到底跟嚴信有何交易，第二點是此人是否出身官府！

可惜那個蠔臉人一直不曾再出現過！

管一見跟着官兵在城內走了一圈，敲樓上已傳來五更的更鼓聲，他霍然一醒，想起那個被自己制住穴道的官兵，再過半個時辰，他便會醒來，假如他醒來之後，自己的身份便再也難免會被揭穿了。他考慮了一陣，決定把那官兵殺掉再說！

官兵們逐漸向他想去的目的地走去，管一見心頭暗喜，趁沒人發現時，躍上橫樑把那官兵殺死，最後又越牆出去。

他並沒走遠，走了六七里路，路旁有一叢樹林，便跑了入去。

過了一陣，天色已逐漸亮了，管一見這才離開樹林，這時候，他又像是個遊歷的秀才了！

× × ×

鎮江府的城門，今日開得特別遲，當管一見走到城門口，忽然讓官兵擋住了，喝道：「把外衣揭開看看！」

管一見依言把外衣揭起一角，那些官兵立即放他進城，那刹那管一見便知道那個被自己殺死的官兵，一定是讓官府發現，幸而自己見機得早，把官兵制服拋掉。

入了城，管一見又踱到一家客棧內，這座客棧雖然不如昨日自己投宿的那一家大，但勝在設備齊全，不但有房還有座飯廳。

此刻飯廳已坐滿了人，管一見入房坐了一會，便出去前堂吃飯，這時候午飯時間已過，座上食客大減。管一見找了牆角的一張桌子坐下，還未點菜便先把廳內的食客環視了一眼。

忽見座中坐着一個相貌堂堂的漢子，赫然是上個月託他上江北查案的閩西公孫莊莊主公孫旭！與公孫旭同席的幾個人也都是中年漢子，太陽穴高高鼓起，雙眼有神，一望便知都是武林高手。

管一見覺得此人十分謹慎，而且城府深沉，二來又不想在這個時候表露身份，所以找了一張靠角落的座頭坐下，離他們遠遠的。

公孫旭跟他朋友不時低聲交談，偶爾傳來一兩道响亮的笑聲，管一見一邊自斟自飲，一邊警惕地注視着附近各式人等，無意中轉頭一望，此刻公孫旭正揮手加强語氣，十指張開，十分惹人注目，而使管一見心頭猛跳的却是他指頭上的長長的指甲！

刹那間，一個念頭立時在他心中升起：「昨夜那幪臉人莫非便是他？」再一望，公孫旭的朋友，也都是留着長指甲，他隨又暗怪自己疑心太重。不過，對於公孫旭這人他始終不甚放心，上個月他託自己查案，結果對公孫旭來說頗難下台，他會否因此而懷恨，從而設計要陷害自己？（有關此案請看本故事集之「翡翠雙姝」）

正在沉思間，門口人影一閃，又走進幾個人來，管一見目光一抬，心頭又是一跳，進來的人竟又是舊相識，姑蘇慕容家的慕容收！慕容家傳至這一代只有四個兄弟，以收復失地爲名。現在跟在慕容收背後的幾個青年，臉龐跟慕容收有幾分相像，料是他的子侄！

姑蘇離此不近，慕容收在此出現，管一見不由有點奇怪，須知自從管一見在兩年前破了青竹山莊紅花樓的案子後，由於這案子涉及慕容家，當時慕容收曾經派其四弟慕容地向管一見納禮，求其輕恕，並揚言五年之內，慕容家絕不涉足江湖一步，最後管一見答應其所求，而兩年來管一見果然不曾見過及聽過，慕容家在江湖上行走的消息，今日驀地在此相遇，心頭自然多了幾分詫異。（有關此案，請看本故事集之「連環殺」。）

慕容收一行人走入店內，公孫旭等人也發現了，都停口望向那裏，却沒去打招呼。

大概慕容收訂了房子，一個店小二把他們引入內廂，過了兩盞茶工夫，慕容收又帶着四個子弟出來了，他們坐在管一見附近，點了酒菜吃喝起來。

管一見跟慕容收只有兩面之緣，相交不深，如今他易了容，又扮作文士的模樣，慕容收自然認不出來。

一個慕容子弟抓起酒壺替慕容收斟了滿滿一杯，慕容收臉上神情呆板，不知是憂是喜，令人莫測高深。他抓起酒杯，一抬頭，無意中跟管一見打了一個照面。

管一見見他目光灼灼，連忙把臉別開，目光一掠之間，忽然也發覺慕容收及其子弟也都是留着長長的指甲（西門丁按：古時認爲身體上的一切都是父母所賜，所以男人留指甲的頗多，甚至說洗頭修甲都要找個吉日。）！

管一見心頭又是一跳，低着頭裝作喝酒，腦子內不斷回憶昨夜在蔡知新府內與那個幪臉人交手的情景。

那個幪臉人是慕容收？還是公孫旭？

管一見不敢作準，眼看飯菜已吃得七八分光景，便招小二結賬。當他離開桌子走至公孫旭附近時，公孫旭忽然抬頭，也跟他打了個照面！

公孫旭雙目神光灼灼，好像要透過管一見臉上的易容藥，把他眞臉目看個清楚似的！管一見心頭一懍，連忙低下頭快步走去。

入了夜，管一見躺在床上想着心事，這件案子由此至今尚毫無頭緒，而自己却已陷入步步難行之境，甚至連自己的手下也不敢去聯絡，生怕連累了他們。

他由蕪湖城發生的命案開始，逐件逐件推敲，到了後來，只是多了幾個疑問！

在蕪湖城殺人的目的何在？自己是被誰陷害的？目的又何在？蕪湖城命案跟自己被陷害的事是否有關連？

他想了一陣，認爲在蕪湖城連續發生的幾件命案，死者身份懸殊，又毫沒關係，表面上好像毫沒綫索，令人難明其目的，但亦由此露出一個破綻！兇手跟死者既沒利益衝突，也沒仇恨，所以兇徒殺人的目的是醉翁之意，目的不在所殺之人，而是另外一個人！

這個人是不是管一見自己？

如今管一見認爲這點的可能性很高，是以他認定蕪湖的命案根本可以不理，因爲兩者必有關連，只要查出陷害自己的是誰，一切疑雲便可迎刃而解！

還有一點令他最爲頭痛的，便是邱春梅在這件案子內，她扮演的是什麼角色？她受誰指使？

想到此，他腦海中又浮上邱春梅那迷人的身影來了。她是那麼迷人，那麼溫柔，那麼多情，她像一個吃人的魔鬼麼？

管一見實在不希望她是一個魔鬼，可惜他又不能不承認現實，至此，他心中那股受騙的怒火又昇起來了。

那個跟蔡如新交談的幪臉人到底是誰？會不會是公孫旭？

公孫旭是用刀，那個幪臉人用的是劍……咦，莫非是慕容收？慕容家是以驚濤劍法馳譽江湖，而且武林中的許多門派的劍法，他們都懂得一二。

想至此，他自床上跳了起來，披上夜行人的衣服，推開窗子悄悄走到慕容收的寢室外。

慕容收武功高強，他不敢貿然挑開窗紙偷窺，而是運起「天通耳」凝神靜聽。

慕容收租下的兩個客房，房內都沒呼



吸聲，管一見心頭一跳：「他們人呢？」

正在狐疑間，耳內忽然聽到一陣雜亂的步履聲，自遠而近。管一見又竄至公孫旭房外偷聽，房內的呼吸聲穩定而悠揚，證明房內之人都在酣睡中。

就在此刻，那陣步履聲又近了許多，管一見心頭一跳，躍上屋頂，借着星月望去，只見遠處街頭馳來一隊官兵，他心頭又是一驚。

官兵自四面八方向客棧奔來，不發一聲，也不提火把，一看便知必是去執行重大的任務。

管一見心頭一懍：「不好，莫非老夫的身份又洩露了？是誰認出老夫的？」腦海中靈光一閃，忽然想起中午在飯廳中遇見慕容收的情況，更加覺得姑蘇慕容家的人在此出現十分可疑。

莫非慕容收因爲有痛脚讓老夫抓住，所以他要把老夫除去才能安心？

心念閃動間，官兵又近了許多，管一見不敢再呆下去，轉身向後方掠去！

他跳下屋頂，落在一條小巷內，官兵的步履聲已清晰可聞，他不敢怠慢，忙跳上一座平房，匿在屋脊後，只見一隊隊官兵，悶聲在下面跑過。

忽然一個稗將模樣的人輕聲傳令道：「弓箭手先上附近屋頂，一見那人出來便放箭，絕對不能讓他逃脫，若有人應戰不力的，罰打一百軍棍。」

管一見連忙向後一縮，滑落下面，院子內放着一些乾柴，看情況，這屋主人的家境也不太好，管一見藏在一堆乾柴後，想起堂堂二品的朝庭大員，却要淪落至此地步，心中怒火又再燃燒起來。

## 不入虎穴焉得虎子

官兵找不到人，鬧了一陣，附近的居民都被吵醒了，管一見仍然端坐在干柴後面想着心事。

他忽然記起了香車夫人，那天在車廂內跟她相見，她手上的指甲又長又彎，還塗得金色的蔻丹，他後悔那天沒有進一步探她口風，如今她在那裏？要想去調查她可不容易，何況這女人聰明狡猾得緊，絕對不是一個容易對付的人。

再一想，腦子又凌亂起來了，長指甲的男人、女人、嚴信、蔡如新、幪臉人等人的臉龐如走馬燈似的在眼前轉動起來。

驀地一個念頭升了上來，「不入虎穴焉得虎子？老夫何不趁現在官兵都在此處而去找蔡如新，只要他肯透露一點口風，那幪臉人的身份老夫先能猜得出來！」

想至此，管一見立即自乾柴堆後走了出來，抬頭望見簷下竹竿上掛着幾件晾乾了的衣服，立即取下一套，跟自己身上所穿的換上了，又拿出易容藥，胡亂爲自己改變了一下臉容，弄好這一切，才悄悄爬上屋頂一看，那些官兵守在附近的不多，他連忙貓着腰，踏瓦望蔡府馳去。

也不知是他的運氣好，還是輕功了得，一路上竟沒驚動到官兵。

管一見依着昨夜入府的道路走入內宅，很快便到了書房外，只見後窗上映着一個人影，人影幌來幌去一副焦急的模樣。

管一見凝神聽了一陣，發覺屋內只有一個呼吸聲，胆子便大了起來，走至房門，伸手在門板上輕輕敲動。

房內有個沙啞的聲音問道：「誰？」

管一見依稀認得是蔡如新的聲音，便揑腔學那幪臉人的腔調道：「請蔡大人開門，在下來了。」

話音一落，一陣急促的步履聲傳來，房門便「伊呀」一聲拉開了，管一見早已蓄勢以待，食指一落，制住了他的暈穴，左臂同時一圈，摟着他的後腰，一用力，把他抱入屋內，同時回身把房門關上。

他走至書桌房，低頭把燈吹熄，食指又一落，點了蔡如新的啞穴及瘋穴。

蔡如新醒來之後，發覺身子不能動彈，張口又叫不出聲來，手足頓時冰冷起來，忽覺一隻冰涼的手掌揑在他喉管上，一個陌生的聲音道：「老夫是個大盜，平生殺人不眨眼，不過只要你跟老夫合作，便可放你一條生命，你肯不肯跟老夫合作，你若是肯的話，你把眼睛眨三下！」

蔡如新聽見有活命之機，那有不肯之理，用力眨眨眼睛，管一見目光如炬，又道：「老夫有一天經過貴府，見有一個身裁中等的漢子，臉上幪着黑布套子，自貴府出去，老夫追他，又追不上，但看他背影跟老夫的一個仇家極爲相似，却又不敢肯定，所以來問你，那個幪臉人到底是誰？」一頓又道：「老夫要殺你，易如反掌，現在解開你的啞穴，你若敢張口呼救，老夫一隻手指便可要了你一條老命！」說罷食指一落，果然解開了蔡如新的啞穴。

蔡如新沙着聲道：「大，大俠……下官下官根本不知道他是誰……」

「胡說！」管一見臉色一沉：「你既然不知道他的身份，又怎會跟他來往？也許他是殺人越貨的汪洋大盜，你不怕朝庭怪罪下來麽？」

這次蔡如新久久都不答，管一見左手手指微微用力，他才喘着氣道：「下官的確不知道他的身份，你叫下官怎樣說？」

「總有一個理由吧，否則你爲何不跟別的汪洋大盜來往？」

蔡如新結結巴巴地道：「這是因爲，因爲他有嚴大人的一封推薦信……所以下官才敢跟他來往……」

管一見故意問道：「那位嚴大人？」

「便是本省左布政使嚴信嚴大人。」

管一見又問：「信在那裏？」

「下官遵嚴大人之命，看過之後已把它燒掉。」

「那麽，信上說些什麽，你總還記得吧？」

「嗯，那封信很簡單，只說近來發現江南總捕頭管一見心懷不軌，殺了蕪湖縣的知縣及其愛妾，而成反賊，如今此賊已來本省，即至貴府，所以派來一個武功高強的心腹，協助捉拿管賊歸案，持本官此信者即是該名心腹，其人之話足可代表本官，請下官一切聽其吩咐云云。」

管一見又沉吟了一下，再問：「這信說得如此簡單，他一定還有話吩咐那個人口述，是不是？他又如何說？」

「那人隻字不提他的身份，只談了些嚴大人的愛好及生活習慣，使下官對其深信不疑而已，再看便是吩咐下官如何調動人馬去緝拿管賊，他有事時便突然出現，

沒事時下官要找他也找不着。」

「如今他在何處？」

「他如今又帶人去捉管賊了，聽說管賊如今歇在如意客棧內！」

蔡如新左一句管賊，右一句管賊，聽得管一見怒火大盛，手上不由微一用力，蔡如新立即呼吸困難起來：「壯士……下官，下官所說……句句屬實，請您……高抬貴手……」

「管一見是反賊？老夫聽說當今天子可很信任他，這是怎回事？哼哼，難道你如此輕易相信謠言？」管一見鬆一鬆手指，咬着牙道。

「下官，一切以嚴大人馬首是瞻，他是下官的上司，他這樣說自然有他的見解……嗯，也許皇上有密旨給他……這個下官便不敢妄猜了……」

「哼，嚴信給了你什麼好處？」

「沒有沒有，下官執行任務，只是爲報效朝庭……」

管一見冷笑一聲：「報效朝庭？昨夜老夫却親耳聽見你說要報效嚴大人的，再敢不盡不實，老夫便殺了你！」

蔡如新汗如雨下，忙道：「他說了事成之後，稟明聖上，提昇下官爲布政司左參政……下官不敢，不敢寄此奢望……」

管一見聲音更冷：「你不會想一想麼，假如管一見當眞是個反賊，你依令去捉拿，是功是罪，朝庭自有賞罸，何需由他允你升官？這分明是另有內情！你身爲一府之長，居然如此糊塗，留下來對朝庭及百姓都沒好事，還是死了乾淨！」說罷手指又再一用力。

蔡如新如金魚離水般，用力喘起氣來：「壯士饒命……下官聽說嚴大人跟管一見好像有點私仇……他，他……也許嚴大人是要公私兼報……」

「公私兼報？放屁！」管一見心頭一跳，怒道：「他跟管一見有何仇恨？」

「下官聽說以前大內總管黃山松黃大人是嚴大人舉薦的，而且還跟嚴大人有點裙帶關係，後來黃大人不知如何讓管一見入宮一攪，黃大人便喪命了……也許他們便由此種下寃仇的，壯士，這只是下官的胡亂猜測，可作不得準，你千萬不要說出來，否則下官性命難保！」

管一見冷冷地道：「你性命不會難保，只是烏紗帽再也保不住了。」心中却忖道：「原來如此，難怪，想不到黃山松未死之前跟老夫作對，死了之後，還是寃魂不散！」（有關管一見跟黃山松結怨之事，請看本故事集之「刺客驚龍」及「泥菩薩」。）

管一見深深吸了一口氣，神智略清，心知此處不宜久留，忙又點了蔡如新的暈穴，悄悄推門出去，他不敢返回客棧，又因幪臉人身邊不少官兵，也不敢去找他，所以匿在附近的民居中，決定天亮之後去應天府找嚴信霉氣。

× × ×

當管一見離開了鎭江府，在往應天府的途中，又與香車夫人那輛馬車相遇，管一見心頭奇怪，這次他不敢追得太近，只是遠遠地吊着，幸而香車夫人的馬車也是駛去應天府，而且走的又是官途，行人極多，管一見的行動並未引起香車夫人的注意。

鎭江府離應天府只有百餘里，平日管一見一日便可到達。但由於他要窺探香車夫人的行動，走得慢了，天黑了之後才到達城外。

此刻，城門早已關閉了，香車夫人的馬車忽然拐向紫金山，管一見心頭一動，趕忙跟前而去。

不久，馬車便停放在一座小樹林中，一個丫頭下車來，替馬匹卸韁，管一見依稀認得那正是香車夫人的丫頭蓮香。

蓮香任那馬匹在附近吃草，自己却向樹叢中竄去，管一見跟了一段，見蓮香忽然四處略一張望，接着伸手解起裙帶來，隨即蹲在野草後，管一見暗呼倒霉。

他趕出了樹林，目光看到那輛馬車，心頭一動，幾個起落竄到馬車旁，把耳朵貼在車廂夾壁上，凝神靜聽。

車廂內連一絲兒的呼吸聲也沒有，管一見心頭一動，忖道：「香車夫人去了那裏？」回心一想，自己一直不離馬車左右，而剛才也是離開了一下子而已，似乎香車夫人不可能在這極短的時間內逃離自己的視綫。

「咦，莫非她一直不在車廂內？」想至此，管一見輕輕揭起布帘探頭一望，車廂內果然不見一人，但竟然有一塊石頭。

管一見心頭又是一跳，疑雲大盛：「不好，這妮子莫非故意引老城來此！」雙眼不禁四處一掠，看不到有什麼異常之處，一顆心才逐漸平復，但仍覺車上放着一塊石頭大有可疑。

「車上放着一塊石頭是不是不想讓人發覺車廂沒有人在內？」他不斷忖測着。「假如眞的是如此，那麼這馬車的用意便十分明顯了，目的便是引開老夫，引開老夫的用意又是什麼？」這一點管一見却忖測不出了。

正在胡思亂想間，一個輕微的脚步聲已迅速地掠近，管一見不暇多思，身子一彎，竄入車廂底下。

來的便是那個叫蓮香的丫頭，她跳上了車廂，悶聲不响，隔了一陣便傳來一陣悠揚的呼吸聲，原來她竟然睡着了。

管一見本想跳上去把她制住，慢慢拷問，但回心一想，又覺得不宜打草驚蛇，何況這還可能是個陷阱！

就這樣，一個走在車廂內，一個在車廂底下過了一夜，管一見雖覺辛苦，但幸而一夜平安渡過。

天微亮，蓮香便跳下車廂，牽馬上套，管一見自車後竄了出來，輕輕拉開車廂後門，躍上車廂，又把車廂內那塊石頭拋落地上。

不一刻，蓮香又上來了，她坐在車前趕馬，看也不看車廂一眼，馬車開始快了，一直望城門馳去，過了一陣，便駛入了城內，馬蹄敲打着青石板，發出响亮的得得聲。

又過一忽，車廂便停了下來，蓮香下了車，管一見挑開布帘瞧了一眼，見蓮香在跟一個店小二談話，所站之處正是金陵客棧門前，大概蓮香是要小二照顧馬匹。

管一見見附近沒人也跳下馬車，走進金陵客棧。客棧沒賣早點，飯廳空空蕩蕩，掌櫃哈腰問道：「客官要房子？」



管一見掏出一錠銀子往櫃面上一放，道：「剛才那丫頭住在那一間房子？」他見掌櫃臉上有難色，又道：「我要一間房子跟她毗連的，只住一天，剩下的銀子都賞給你！」

掌櫃雙眼睜得老大，吞了一口口涎才道：「請，請客官跟小的來！」收起銀両，親自帶管一見入內廂。

穿過一道長長的走廊，掌櫃推開一扇房門，道：「客官這間您滿意否？」

管一見把他拽入房內，同時把房門關起，壓低喉嚨道：「那丫頭住那一間？」

「她，她是來找她主人的……」

「她主人住在何處？」

「她主人包下一座獨立小院，吶，轉過左首那道月洞門便是了！」

「這件事不許你告訴任何人，否則老子便要你一家大小的生命，沒事了，出去！」話剛出口，管一見又把他喝住：「且慢，那院子住了幾個人？」

「只有一個女人，嗯，那，那娘子長得當眞美如天仙……如今多了那個丫頭，一共也只是兩個人而已！」

「她們包下那座小院幾天？」

「共三日，那娘子是昨日黃昏才進店的！」

管一見道：「好吧，你可以出去了，若有吃的東西替我弄一份來，銀子少不了你的！」

那掌櫃前脚出門，管一見後脚也跟着出門。此刻客棧內的住客大都已出去吃早點，四處靜幽幽的，不見一人，管一見抬頭望了一下，竄至月洞門邊，探頭向內張望。

院子內有假山有花草，不見一人，管一見踮着脚走了入去，一下便竄至假山後，只見窗子洞開着，窗前坐着兩個女人，正是香車夫人及蓮香。

香車夫人手上拈着一只白棋子，久久不放下，秀眉微鎖，看來她丫頭的棋力跟她不相差太遠！

蓮香笑道：「小姐，這一子不知如何下是麼？」

香車夫人道：「是的，進又不是，退又不是！」

「既然如此，何不後退？須知急進的危險可不小，而且對手並非弱者！」

香車夫人秀眉一軒，道：「如今才後退，先前的心血不是白費了麼？」

「但得到最大利益的不是夫人，是別人！」

「放肆！」香車夫人輕罵一聲，把白子放下。

管一見心頭一動，覺得她們所說的不一定跟棋道有關，更加豎起耳朵靜聽。

過了一陣，香車夫人又問道：「蓮香，你來時一路平安吧？」

「連個人影也不見，這一着棋，夫人可能下錯了！」

管一見心中暗暗冷笑，只聽香車夫人又道：「這就有點奇怪了！」忽然伸手把棋盤攪亂，「我要睡了，嗯，看來我實在該回去了，這種生活也不大適合我！」

蓮香輕笑道：「奴婢便不相信夫人捨得回去！水月莊內又寂寞又孤獨，又找不到一個知心的人，更加沒有一個足以託賴的心腹大將！」

香車夫人罵道：「死丫頭，你以爲我是個耐不住寂寞的人麼？」

蓮香大概跟香車夫人說笑慣了，也不害怕，仍然含笑道：「奴婢不敢，不過夫人是個有才能的女人！這種人又怎肯久困在一座小島上！」

香車夫人長嘆一聲：「我心意已決，不要多說，下午便準備回去！」

接着房內便寂靜了，管一見聽不到什麼，便也返回自己的房內了，一入房，便見桌子上放着一份早點，管一見試過認爲食物沒有異樣，便把其吃個乾淨，吃完便上床盤膝運功起來，過了一陣便進入了忘我的境界。

午飯不久，管一見果見香車夫人及蓮香出店上車而去，他心念一轉，決定不去追她，因爲香車夫人也只不過是個被人利用的小角色而已，他決定等到晚上潛入嚴信府內探個究竟。

忽然他又想起邱春梅來了，她動人的身段，溫柔的眼波，含笑的朱唇，立時出現在腦海中，管一見每次想起她，心田都不由自主地泛起一陣激動，一陣痛苦，就像讓毒蛇噬心似的！

她是個多情的仙女？是個惡毒的魔女？她在這件案子中又扮演了什麼角色？

管一見不欲再思索下去，只望她能就此如雲烟般消失。

天色終於黑了，街上的行人漸稀。三更的梆子聲剛响了三遍，管一見已換了衣服，還暗中插了一把利刀在身上。

三更未屆，管一見已到了嚴信的住所。這一座府邸他也曾經來過，加上防衞出乎意料的鬆弛，所以管一見很快便潛至內宅。

一眼望去，內宅如一頭巨獸般伏在黑暗中，只有一座小樓的兩扇窗子透着燈光，就像巨獸閃閃發亮的眼睛般。

管一見心頭忽生一絲不祥之念，覺得靜得有點異常，可是轉念一想，不入虎穴焉得虎子？以前是爲別人查案，如今却是爲自己的清譽而查案，這案子一天不能水落石出他管一見便一天不能在人前現身！

他咬一咬牙，凝神聽了一陣，肯定附近沒有旁人，這才向那小樓竄去。

小樓高兩層，燈光是發自樓上，管一見輕輕提氣，飛上二樓的迴廊處，身形迅速匿在黑暗中。

只聽房內有個沉重的脚步聲，不停地响着，料是有人去房內踱着方步。

管一見正想走到窗外偷窺，忽聞又一個脚步聲傳來，他忙縮在柱子之後。不久一個丫頭捧着一具食盒走了上來，她伸手在門板上拍了幾下，三重兩輕，竟似是暗號般，管一見暗暗記在心頭。

只聽房內有人問道：「誰？」

「老爺，參湯送來了！」丫頭應道。

接着，房門打開了，丫頭走了入去，管一見因角度的問題看不到房內的情況。不久丫頭退了出來，順手把門掩起，輕步走下樓去。

房內傳來一個喝湯水的聲音，管一見竄至窗前，挖開窗紙，湊眼一望，只見一個身裁中等的人身着錦袍，背着窗，坐在桌前低頭喝着參湯。

管一見想起在蔡如新府內的情況，決定冒險一試，走至門外，伸手敲打起來，也是三重兩輕。

房內那人又問：「誰?」

管一見揑聲道：「老爺，二夫人吩咐小的送鷄湯來！」

房內道：「下官已喝了參湯，鷄湯不喝也罷！」

既然自稱下官，當然便是嚴信了，管一見按捺住心頭的狂跳，仍揑聲道：「二夫人說喝參湯怎能飽，所以吩咐小的無論如何要老爺嚐點她親手調製的鷄湯！」

「好吧！」房門忽然拉開，現出一個人來，那人背着光，看不到面貌，管一見不管三七二十一，一指望其腰際的痲穴戳去！

這一指，管一見有十拿九穩的把握，但居然戳了個空！

剎那，那人忽然一掌望其胸膛印去！這一掌還未臨身，其掌風已使人胸膛爲之一緊，呼吸也困難起來！

管一見這一驚非同小可，知道事情敗露，慌忙向後一退！

那人尖嘯一聲，身子自房門處射了出來，右掌仍把管一見籠住！

管一見再一退，只聽「喀嗤」一聲，後背撞倒欄杆，身子向下躍落！

那人反應極快，身子也隨之躍落，只比管一見慢了一步！

管一見雙腳剛立定，那人掌風已至頭頂！他沒可奈何舉掌一迎，「蓬」的一聲，兩股掌風接實，發出一聲悶响，管一見退了一步，那人半空沒處着力，身子又向上飄飛！

管一見怎肯錯過這千載難逢的良機？腳底一用力，身子如箭，向後急射！

說時遲，那時快！後背一片金刄劈空之聲傳來，管一見又吃了一驚，急切間擰腰一閃，左袖向後一掃，擋開兩柄鋼刀，這才定下神來。

一抬頭，只見房內那個錦衣人已立在他臉前，臉上赫然戴着一張面具。

管一見心頭一沉，只聽那人冷冷地道：「管一見果然是個聰明人，但終還是要着老子之計！」說罷仰天一陣大笑！

此刻，花園內忽然湧出無數的人來，既有嚴信的護衞家丁，也有官兵，火把四擧，把周圍照得光如白晝！

管一見當眞是驚恐欲絕，想不出自己是如何讓人看出破綻的，禁不住問道：「你到底是誰？」

「你死了老子自會告訴你！」

「嚴信呢？他在何處？」管一見厲聲叫道：「你爲何不取下臉上的面具？」

那人冷笑一聲，喝道：「你是聰明人，怎會說出這種話來？」

管一見右手向後一抽，那柄鋼刀已握在手上，手背暴長，刀刄劈向對方胸膛！

那神秘人陰森地一笑，手臂一揮，只聽一陣「噹噹」之聲，如同銅琵琶聲响，管一見的刀便被踢了開去。他眼光一落，只見神秘人手指上的指甲金光燦爛，好像十道利爪般！

「金指甲？」管一見忽然又想起香車夫人來，那天在車廂內，光綫暗淡，只發覺她指甲又長又尖，金光閃閃，却不能確定，那是戴上金指甲套還塗上蔻丹的！可是香車夫人是個女人，這人身裁雖然高大，但一看便知不是女兒身，他到底是誰？

心念未了，神秘人雙手十指已望着管一見刺來，管一見顯然一醒，急忙揮刀抵擋，他的成名兵器雖然是緬鐵鷹鍊，但刀子在他手上，任何刀法名家看後也不敢小覷他！

他刀法十分複雜，時是江北的五虎斷魂刀，時而江南史家迴風刀法，一忽又是少林的羅漢刀法，這些刀法有剛有柔，也有剛柔兼備的，他却把它們共冶一爐，使出得心應手，威力絕大。

神秘人連擋七刀之後，已退了三步！管一見大喝一聲，刀勢更疾！神秘人忽然微微一震，兩隻金光燦爛的指甲忽然脫指而出，射向管一見！

這一招來得十分突然，管一見虞不及此，連忙仰身避過，那人獰笑一聲，左手再一震，三隻金指甲又脫指飛向管一見的下身！

好個管一見，千鈞一髮之間，身子凌空拔起，不料神秘人身子向前一標，右爪又望半空的管一見抓去。

管一見急吸一口氣，硬生生把腰曲起，接着打了個沒頭跟斗，向後落去。

雙腳剛落地，忽覺頭上有一片烏雲似的物件罩了下來，接着身體一痛一緊，便不能動彈了！

原來神秘人的手下早已作好準備，管一見身子一落，一張用天蠶絲織成的網子便把管一見網住，網上還縛着不少倒鈎，鈎在肉內，令人不能發力掙脫！

神秘人見管一見被制，不由仰天哈哈大笑起來。

## 難分敵友

神秘客笑聲未畢，忽見圍牆上立着一個女子，大聲叫道：「快把他放掉，否則我便把你的陰謀抖了出來！」

管一見、神秘客以及莊丁們都抬頭望去，那女子竟然是邱春梅！管一見心頭狂跳：「這賤人跟他果然有點關係！」

此念剛生，不料神秘客冷冷一笑，道：「你是誰？老子不識你，你就算得知了老子的秘密又如何？難道還想離開？」

管一見一怔，不禁有點摸不着頭腦：「這賤人跟他到底有沒有瓜葛？」

邱春梅格格亂笑起來：「老娘若沒有幾分把握的話，又怎敢現身？」

神秘客陰森森地道：「老子便看你有什麽辦法！孩兒們快上，把他抓下一起治罪！」

霎時間，立即有幾個大漢向邱春梅飛去，邱春梅雙腳一蹬，一個轉頭跟斗向管一見方向落去。人在半空，衣袖一揚，只聽一片「嗤嗤」聲响，那幾個大漢頓時栽倒地上，原來他們都中了邱春梅的毒針。

邱春梅的暗器，色作透明，發射時令人防不勝防，所以稱爲無影針。

神秘客見她一上手便解決了自己的手下，微吃一驚，雙腳一錯，望邱春梅迎了上去！邱春梅一對柳葉刀望他頭上剁下，神秘客身子一偏，反手向其足踝抓去！

邱春梅猛吸一口氣，曲腰翻身又打了



個沒頭跟斗自神秘客頭上越過！

神秘客一個風車大轉身，右手一抖，三隻金手指甲望其後背射去！

邱春梅雙刀反手連砍，把金指甲擋開，落在管一見身旁，一擰腰柳葉刀望一個護衞砍去！

神秘客忙道：「先把那姓管的帶走，這個賤人留給老子！」標前幾步，五指如鈎望邱春梅後腰抓去！

邱春梅沒可奈何只得回身再戰！那神秘客又道：「你們守在四周，不可讓人逃脫！」

邱春梅眼看管一見被人帶走，急得淚花亂轉，叫道：「管郎管郎，奴家對你可是眞心的！」

管一見見她當衆說這種話，當眞又羞又怒，沉重的哼了一聲，只聽邱春梅的聲音又傳了過來：「奴家告訴你，他便是：：」話至一半，大概因爲被神秘客迫得太緊，可說不下去。

管一見急忙大聲問道：「他到底是誰？快說！」

那幾個護衞拽起管一見向內堂馳去，花園內的喧騰聲經已聽不見，不一陣，管一見便已被拖到一棟石屋前，一個護衞推開大門，隨即一指點了管一見的痲穴，然後把他拋進裏面。

管一見痲穴雖被制住；但雙眼仍然轉動，他見此石屋無窻，十分黑暗，好像是個私刑的地方，一顆心登時往下沉落，忽然他覺得旁邊好像還有人在，不由問道：「你是誰？」

不料旁邊一個男子的聲音，也發出同樣的問題，管一見不答，那人等了一會，長嘆一聲，道：「在下乃是閩西武夷之公孫旭是也！請問閣下尊姓大名?」

管一見心頭一跳，脫口問道：「公孫莊主怎會被人抓來這裏？」

公孫旭咬牙道：「在下是在鎭江府讓蔡知府『請』去的，不料喝了他一杯酒便陷身石牢了，後來又被他們送來此處！」

「豈有此理，這總該有個罪名吧！」

「哼，那狗官說公孫某跟管一見有所勾結，又說什麽知情不報！公孫某上個月不錯請他替我調查一件案子，但那怎能說是暗中勾欲結反朝庭？簡直是莫須有！」

一頓，公孫旭反問：「閣下到底是何方神聖？」

管一見心潮洶湧，忖道：「公孫旭既然在此，那麽，剛才那個神秘客到底是誰？」心念一動之下，腦海中立即浮上慕容收的臉龐來。

公孫旭見他不作聲，又問道：「閣下到底是何方神聖，又怎會被投入此處？」

管一見長嘆一聲道：「老夫便是管一見！」

話音未落，外面忽然傳來一個驚叫聲，接着木門被人打開，一個幪臉漢走了進來，解開管一見的穴道，道：「快走！」

管一見一躍而起，此刻外面殺聲漸近，又見後堂火光熊熊，管一見顧不得公孫旭，立即竄出石屋外，那個幪臉人叫道：「管神捕快走！」一首先躍上屋頂，只見院子內也有幾個幪臉人，各執刀劍跟嚴府的護衞及官兵厮殺！

那個救管一見的幪臉人叫道：「兄弟們扯手！」他那些手下却是虛幌一下，躍上屋頂，可是嚴府內的防衞不比尋常，護衞人多勢衆，加上頗有武功高强之輩，是以雖然躍上屋頂，却又被截住！

管一見拳掌連施，擊倒三個護衞，不退反進，往花園處馳去！

迎面奔來那個幪臉客，只聽他道：「好啊，管一見你當眞不顧王法；竟然與汪洋大盜勾結，今後只怕天涯海角都沒有一處可以藏身了！」

管一見眞是仇人見面份外眼紅，身子一歪，一個肘擊在一個護衞脅下，右手五指在他手腕上一揑一扯，那柄鋼刀便已到了他手上！

說時遲，那時快，神秘客十隻手指挾着十縷指風，已然刺到，此刻他又套上金指甲，給他一抓不死也得肉破血流！

管一見手臂一掄一望其手腕切去，不料神秘客爪法十分厲害，手腕一翻，反向刀背抓去！

管一見正想回招，但身後忽然傳來一聲巨响，「轟隆」一聲挾着幾道慘叫聲。

巨响發生時，如同平地起了個霹靂，震得在塲之人耳朵都是嗡嗡亂响，同時手腳亦是一慢！

就在此刻，那個幪臉人又叫道：「快走，遲則不及了！」

管一見的神智也似被這一道巨响震醒了，驀地一個倒縱飛去！

神秘客手腕一抖，十隻金指甲閃着光亮，向管一見胸膛射去！

管一見左袖右刀把金指甲擋開，同時凌空飛起！

神秘客大喝一聲：「不得放走一人！」話音未落，人也如大鳥般撲起！

管一見忽然脫手把鋼刀拋出！那鋼刀吃他內力一激，如驚虹閃電般向神秘客飛去！

那神秘客也不是省油燈，急切間一個後翻凌空翻去，鋼刀在他雙腳之間射過，刺入地上！

這剎那，管一見已躍上屋頂，抬眼一望，那些幪臉客已去遠了；他也不敢怠慢，拚命向前掠去！

眨眼間，已由東城奔至西城，此刻危險已過，管一見才想起邱春梅來：「不知她是生是死？」腳步隨之一慢，霎時間又覺得邱春梅可能跟那個神秘客沒有關係。

正在胡思亂想，忽聽小巷內有人向他招手，他依稀認得是個幪臉人，心頭一動，洒開大步走了過去。走近一看，果然正是那個把自己救出石屋的幪臉人，忙抱拳道：「多謝俠士救命之恩，請示大名，以便管某日後報答！」

那人道：「神捕不必多禮，快請跟在下來！」說罷轉身入巷，管一見帶着幾分狐疑，跟在他身後，不一刻，穿過小巷，來至一條大街，那個幪臉人腳步更快，不久便走至一座大院的偏門外。

管一見抬頭一望，見門上掛着一個燈籠，燈籠上寫着羣芳園三個字，不由忖道：「他帶老夫來這妓院幹什麽？」

那幪面人伸手在門上敲了幾下，輕重緩急似極有規律，不久門內便有人問道：「夜色如何？」

幪臉人答道：「雪清月朗！」木門便

悄沒聲地推開了，幪臉人向管一見打了一個眼色，便走了進去。

管一見略爲猶疑一下，也閃身而入。

幪臉人跟着一個漢子，穿過一道走廊，走入一座院子內，院子內有座假山，周圍都是青翠的高竹，對面尚有一個涼亭，一個花棚，遠處不時傳來悠揚的絲竹聲。

那漢子推開假山，露出一個洞口來，接着輕聲跟幪臉人說了幾句話。幪臉人道：「你快再去接應，若有人不幸失陷在官兵手內，用毒鏢射殺，寧願犧牲也不要留下活口給他們！」

那漢子恭敬地行了一禮快步走去了。

幪臉人回身對管一見道：「神捕請進！」

管一見雙眼神光暴現，反問道：「你如何知道老夫的身份？又跟老夫有何瓜葛要冒險去搭救？」

幪臉人也是眼中異采連閃，道：「神捕猜不出來？」

「閣下聲音十分陌生，加上臉上又被黑布遮住，叫老夫如何猜？」

話音一落，遠處又傳來一陣吵雜的叫聲，幪臉人眼光一歛，急道：「官兵追來了，神捕若有話要問請到了下面再說！」

管一見略一沉吟道：「閣下先請！」

幪臉人不吭一聲，先走落地窖，只見下面點了一盞昏暗的油燈，還坐着幾個幪臉漢子，那幪臉客見管一見走了下來，便吩咐手下上去把假山移好。

「神捕請坐！」

管一見心道：「既來之則安之，老夫若不坐，反要讓他看輕了！」他端端正正地坐在桌子旁，道：「如今閣下大概可以坦誠相見了吧？」

那幪臉客也盤膝坐下，伸手解下罩巾，道：「神捕如今總該知道了吧！」

管一見目光一落，失聲叫道：「慕容收？」

「正是慕容某！」

管一見又疑惑了，他最初以爲在暗中陷害自己的是邱春梅，再後是公孫旭及慕容收，但邱春梅剛才在自己危急之中挺身相救，不似是要暗害自己的人，而公孫旭比自己更早被囚在嚴府內，如今最值得懷疑的慕容收，却又拚死把自己在虎口救了出來！

那麽那個陷害自己的人到底是誰？是不是那個「金指甲」的神秘客？而他又是誰？

慕容收微笑道：「神捕想不到是在下吧？」

管一見吸了一口氣，道：「不錯，老夫的確十分意外，老夫於你無恩，你怎會來救我？你是有心的還是無意的？」

慕容收道：「管神捕洗脫世人寃情，是百姓的救星，在下得訊，豈能不趕來相救？」

管一見冷笑：「你得到什麽訊息？」

「便是有關您殺死蕪湖城知縣大人的罪名！」慕容收目閃異光地道：「在下聽到這個消息便連忙趕來探個究竟了！」

管一見淡淡地道：「風聞姑蘇慕容某本來不插手江湖上的事，如今怎會這般熱心？」

「這個慕容某剛才不是已說了麽？」

管一見臉色一沉。「你莫以爲送幾頂高帽給老夫，老夫便會相信你所說的話！」一字一頓地：「老夫要聽的是眞話！」

慕容收臉色一變，但迅即恢復常態，輕咳一聲：「兩年前敝莊跟楚文六的事，神捕尚記得否？」

管一見目光一亮，道：「你是說青竹山莊的事？你跟熊震南勾結要推翻朝庭而與楚分江而治的事！」

「不錯，幸而在下沒有一錯再錯，而鑄下大錯！」慕容收道：「事後承神捕慨然應允不把此事上稟朝庭，慕容某一家才能得以平安，這份情在下不敢忘記！」

管一見心中暗暗冷笑：「你大概是怕老夫讓官府抓去時，會把慕容家準備造反的事說了出來，而惹來殺身之禍！」不過這話若說了出來，慕容收將難以下台，是以便道：「想不到慕容莊主還是個情深義重的人，管某倒失敬了！嗯，那天老夫在鎭江府的一家客棧的飯廳遇到你，那時你便是爲老夫而來的麽？」

慕容收臉色一變，道：「那個文七果然便是您！」

管一見道：「那一夜，你們似乎沒在房內睡覺！」

「不錯，因爲在下去追踪公孫旭！」

「什麽？你們去追公孫旭？」

「是的！我發覺他在那初更過了不久便離開客棧，所以……」

管一見截口道：「且慢，他離開客棧，你憑什麽去懷疑他？」

慕容收道：「在下只是覺得奇怪而已，因爲他是等了一個身裁跟他差不多的人進了房後才出去的，但這也不奇怪，奇怪的是他換了一套皂色的勁服，當時在下心中覺得詫異，假如公孫旭換了夜行衣離開是要去辦大事，他爲何不帶手下同去？假如不是要去辦什麽的事，他又何必如此神秘？

「當時在下只是好奇而已，便帶了子弟暗中跟踪下去。公孫旭走了一陣，忽然拿出一塊黑布在頭上一套，接着便躍入了蔡大人府邸內，不久，官兵便向客棧奔過來了！」

管一見心頭狂跳：「這樣說來，公孫旭便是在蔡府出現的那個幪臉人了！嗯，但他又怎會失陷在應天府嚴大人府內？而那個神秘客又是誰？還有，他們兩個人所說的話，誰是眞誰是假？」

心念轉動間，只聽慕容收又道：「告訴神捕一個壞消息，那個去救神捕的女人已不幸身亡了！」

管一見如一頭受傷的豹子般跳了起來，道：「你親眼看見的？」

「是的！」

管一見忽然一拳擂在桌子上，怒道：「那麽你爲何不救她？」

慕容收臉色一變，隨又擠出一絲笑容，道：「神捕請聽在下慢慢道來！」

管一見怒盯了他一眼：「老夫正要聽你的解釋！」

「那天官兵在鎭江府搜不到你們，在下便猜想您必已離開，又猜想你必然把眞相查明，因爲在下相信你是寃杜的？

「想來想去，你必會去應天府，所以咱們便也忙着趕來了，不料你反而比咱們慢了一夜到達？……」



管一見道：「老夫的易容術自問不錯，你是如何認出來的？」

「第一是身裁，第二不管易容術如何高明，只要仔細觀察，雖不能知其眞面目，但總看得出臉上是否經過易容！」

「你便由此兩點，斷定出老夫的身份來？」

慕容收點點頭續道：「你投入了金陵客棧，在下也住了進去，後來發覺你去探香車夫人的情況，最後你在三更前又換了夜行衣離開了，所以在下又跟了下來！」

管一見又截口問道：「你爲何要跟在老夫背後？」

「很簡單，在下怕您人單勢孤，但假如向你說明來意，只怕您不會接受，所以只好暗中保護了。」慕容收吸了一口氣道：「你進了嚴府之後，裏面沒有聲息，在下便不敢貿貿然進去，怕咱們若露出行跡，反而要累了你！後來裏面打起來了，在下又怕救不了您，所以把門下十二個子弟派了出來，分佔有利地位，要在你失手之後，又在最有利的時機才去救你！

「後來那個女子便來了，啊對啦，她本來還帶了一個僕人一個丫頭的，到了嚴府附近才把他們支開！

「在下見你失手被擒，而那女人又非神秘客敵手，所以吩咐手下暗中跟着押送你的護衞前進！

「那女人被神秘客以金指甲射殺之後，他吩咐手下在花園附近搜查看看是否還有同黨，在下便乘此機會進去救你了！在下不出手救那女人，原因有二，一者在下人手不够，若救下她，便救不了你，第二，在下根本料不到，她會被對方的金指甲射死，因爲當時她與神秘客厮打時，雙方距離極近，在下即使有心要救她，也來不及！」

管一見急問道：「你可曾聽見她跟老夫說的話？」

「有。」

管一見緊張地道：「老夫問他神秘客是誰時，她如何回答？」

慕容收臉色詭異地道：「她說他便是公孫旭！」

管一見臉色一變，輕嘆道：「這話錯了！」

慕容收一呆道：「他不是公孫旭？」

「公孫旭跟老夫同時關在石屋之內，你進去時沒發覺麽？」

「不錯那石屋內尚有一個人，他坐在地上臉對牆壁，在下看不到他的臉容！」

管一見道：「他既然在石屋之內，如何會是那個神秘客？」

慕容收不言了，過了半晌才道：「你能證明那人確是公孫旭？」

管一見道：「老夫雖然看不到他，但聽聲音也錯不了！因爲上個月他才託老夫去江北調查一件案子！」

慕容收臉色又是一變，欲言又止。管一見看了他一眼，忖道：「此人所說之話能否相信？他是不是另有目的？素聞慕容收十分聰明，老夫可得小心一點！」

慕容收道：「在下救您，只爲報答你上次的恩情，不求你報答只望您咳咳…」

管一見揮手道：「只要你不再準備造反，老夫自會依諾言不向皇上告發！」

「如此在下便謝了，神捕大恩敝家上下三百七十四口沒人敢忘！」

「這裏是貴莊經營的？」

慕容收臉色微微一紅，道：「不敢相瞞，這妓院正是敝莊派人開設的，這是個『耳目』，從來妓院的顧客最爲複雜，很多事都能由此探知……不過此點請神捕代爲守秘！」

「如今莊主打算如何？」

慕容收沉吟了一下道：「神捕是否還用得着在下？」

管一見覺得他這種人斤斤計較利益，即使有要事也求之不得，否則將來這個人情可極難清還，是以淡淡地道：「你我之間恩怨已了，老夫怎敢再求你？」

慕容收道：「如此在下便要返回姑蘇了，以免露出身份，惹來麻煩！在下身爲一家之主，一命繫着三百多人的安危，有些事都是身不由己，失禮之處，請神捕原諒！」

「不敢！不知上面如今情形如何？」

慕容收忙叫一個子弟上去探看，不久那個回來道：「外面十分平靜！」

管一見長身道：「如此老夫先走一步了！」

慕容收道：「待在下送你上去！」

「不必，老夫不敢連累貴莊！」管一見見他臉色不定，覺得此人十分難以了解，到底是敵是友更加難以分辨，便懷着一顆忐忑的心走出羣芳園。

剛走了幾步，忽聽羣芳園響起一道巨響，接着一股濃烟便衝天冒起，裏面羣雌齊聲高呼走火了走火了，刹那，火舌飛捲，屋子便着火了。

管一見一呆，忽聽遠着人聲沸騰，料是有人趕來了，連忙向小巷跑去。剛走了幾步，只聽有人叫道：「反賊放火逃跑了，快來，就在這裏！」

管一見這一驚非同小可，去勢更快，當眞急急如喪家之犬！他邊走邊想，越想越怒：「好個慕容收，竟然用此奸計出賣老夫！」回心一想，深覺此人心計之奸狡，城府之深沉，都是平生罕見！

慕若收最大的目的是爲了出賣管一見還是別有內情，這問題一直在他心頭翻騰，忽聽有人喝道：「管一見快跟我來！」

管一見一驚，忙抬眼向黑暗中望去！

## 死裏求生

小巷黑暗，隱約似有一個人站在暗處。管一見屢遭奇變，已把生命豁了出來，把一身內力都提至雙臂上，踏着步走了過去。

走了七步才見到那人是個官兵，管一見心頭一跳，身子立即如離弦之箭射了出去，人未至，雙掌已挾動拍出！

那官兵武功之高大出管一見意料，只見他雙脚一踏，便自管一見的掌影中退身而去！

「管一見，在下是魯少風！」

「魯少風？」管一見一呆：「巨鯊帮副帮主魯少風？你幾時投靠了嚴信？」

魯少風道：「此地非說話之所，請神捕快把衣服換上！」說着拋過一套衣服與管一見。

管一見心頭一動，立即把那套官兵的衣服穿上，只聽魯少風又道：「快來！」轉身跑了過去，管一見急跟在後，但見大街上火把燎天，四處都提着火把的官兵！官兵逐家逐戶拍門入屋查人！

管一見暗叫一聲好險，伸手把臉上的易容藥塗敷了幾下，登時又變了個模樣，他悄悄跟在魯少風身後，跟着大隊的兵馬後面去城內巡邏起來。

鬧了一夜，官兵找不到人，便漸漸走向羣芳園，總兵在馬上喝道：「失火的原因查出來了沒有？」

一個官兵答道：「是灶房起火的，人都跑光了！」

總兵道：「留下一半人，其他先回去休息，中午再換防！」

魯少風及管一見隨着一半人散開，有家的回家，沒家的回營，魯少風自然不回營，帶着管一見走進一棟小屋內去。

管一見十分詫異，不知魯少風怎會來到此地當起兵來。而且慕容收及公孫旭的問題仍未找出答案來。

魯少風推開一扇房門，道：「神捕請進！」

管一見問道：「此屋是誰的？」他見院子對面還有人家居住，所以有此一問。

魯少風道：「此是副總兵的居所！」

管一見一驚，正在忖測對方的用意，魯少風已把他拉了進去。「你怕魯某會出賣你？魯某若要這樣做，也不會帮助你渡過搜查之厄了！」

管一見皺一皺眉頭，問道：「魯當家怎會來此？」

魯少風苦笑一聲：「你也知道區區十分愛慕香車夫人，咳咳，她這個月來不斷在此出現，所以區區便追來了！」

「魯當家貞的痴情令人感動，但又怎會在此當兵。」

魯不風笑道：「區區也不是眞的當兵，只是爲調查一件事而已！」

管一見神情一變，急問道：「不知魯當家調查的是什麼事？」

「一個人！」魯少風臉上的笑容已不見，在房內踱步道：「一個跟香車夫人不斷接觸的男人，香車夫人爲他而僕僕於鎭江及應天兩府之間！」

「那人是誰？」

魯少風妒恨地道：「區區就是不知道所以才要調查！」

「那你又如何知道香車夫人跟他不斷接觸？」

「因爲區區親眼所見！」魯少風怒道：「但那人每次都用黑布套子幪着臉，每次跟踪他，又都讓他撇掉！但區區却能肯定一件事，那人跟嚴信有莫大的關係，經常出入嚴府，所以區區才潛入官兵裏，希望能入嚴府接近他，剛巧本府副總兵張知禮是區區少年時的好友，跟他一說，他便替區區安排了！」

管一見吸了一口氣，道：「這倒是極佳的道路！你見過他沒有？」

「就是沒有機會跟他接近，所以至今還未能查出來！」魯少風稍頓又道：「不過有一件事區區可以告訴你的，那人有不少手下，而且手指上套着指甲，既可以作武器也可作暗器！」

「這個老夫倒也知道！」管一見沉思道：「跟蔡如新來往的那個幪臉人跟在嚴府出現的神秘客便頓然不是一個人，但肯定是同爲一路的！」

魯少風問道：「不知神捕有何妙法把那人的眞臉目揭開？」

管一見認爲那個神秘客十九是公孫旭，那是因爲公孫旭跟香車夫人一早便有來往，所以上次他兒子去水月莊討救兵，香車夫人肯爲公孫旭而再度去江湖露面！這次香車夫人又不時在案中出現，必也是因爲公孫旭的關係！魯少風的出現不但使他在心目有了疑犯，而且他跟副總兵的關係也是可供利用的機會。

管一見想了一陣，問道：「那個姓張的副總兵跟你的關係如何？」

「極佳，區區對他還有救命之恩！」

管一見眼光一亮，道：「老夫現在有個死裏求生的辦法，不知行不行得通？」

「請神捕說之，區區洗耳恭聽！」

管一見輕聲在他耳畔說了一番話，魯少風略一思索，道：「待區區過去跟他商量一下！」

× × ×

午牌未至，管一見忽然被人五花大綁，自一棟小屋內推了出來，雙脚走動時搖搖幌幌，好像喝醉了般，一忽，管一見被抓住的消息便傳遍全城。

官兵把管一見推至張知禮臉前，張知禮立即選了一隊心腹的兵將把管一見押送入嚴府，魯少風自然也夾雜在裏面。

張知禮到了大門外，向守衛交代了一下，便親自帶路走了入去。

嚴信聽到消息立即自內堂搶了出來，並把張知禮迎入大廳。張知禮及魯少風架起管一見走入大廳。

嚴信大喜，道：「這次張將軍立了大功，下官一定稟報朝庭！」

「不敢！」張知禮奉承地道：「末將知道此犯對大人來說十分重要，所以不送入公堂，先把他送來此處！」

嚴信哈哈大笑。「張將軍眞乃本使之心腹也，日後本使自有賞賜！」

張知禮連忙稱謝，嚴信見他猶不退下去，不由道：「張將軍辛苦了，把犯人放下，請回去休息吧！」

張知禮道：「這樣不好吧！這犯人中了迷香，如今武功還未恢復，若待他武功恢復了，只怕這條繩子困不住他，到時可就麻煩了！」

嚴信臉色微微一變，道：「依你說又如何？」

「聽說大人最近請了幾個武林高手，不如先請他們出來，末將這才離開，否則有了什麼事，這罪名末將可担當不起！」

嚴信道：「此話有理！」正想叫人下令忽然又轉口：「本使此處如同銅牆鐵壁何怕一個小小的反賊，速退沒再猶疑！」

張知禮不禁猶疑起來，轉頭望向魯少風，此刻管一見忽使「傳音入密」對魯少風道：「樑上有人，魯當家不可擧頭，快替老夫解繩，然後你躍上横樑，老夫制住嚴信！」

魯少風道：「既然大人如此說，咱們便回去吧！」自左横走向右，右手像要去拉張知禮的衣袖，左手輕輕一抖，袖管中



滑出一柄精利的小刀來，割斷管一見手腕上的麻繩！

管一見及時用力一掙，身上的麻繩立時寸寸斷裂！

與此同時，魯少風身子畢直躍起，人在半空，他那管成名兵器鐵笛經已抽握在手上，望横樑上的一團黑影擊去！

只見横樑上飛出三片金光閃閃的暗器，反望魯少風射去！

魯少風鐵笛一捲，把暗器擊飛，左掌斜拍一記「劈空掌」，横樑上也湧出一股掌風，兩股掌風一接實，發出一聲悶响，魯少風凌空沒處着力，登時又跌了下來，幸而横樑上那個黑衣人也因立足之處太窄，拿不住椿，同時飛了下來！

管一見身上的麻繩一斷，立即蹲前，左爪望着嚴信胸膛抓去！

嚴信料不到變生肘腋，有點手足無措，但總管自椅上滾落地上，避過這一爪！

管一見抓不到他也是一呆，但他此刻如身在虎背，有進無退，那肯就此讓他逃去，脚向前踏出一步，彎腰望嚴信抓去！

嚴信又忙向横滾去，不料管一見這次早有防備，右手臂倏地暴長，一指戳在他麻穴上，左爪再一落，隨即把嚴信如提小鷄般提了起來。

這時候，兩旁的親兵才如大夢中驚醒，但管一見已把嚴信制服，喝道：「不許妄動，否則嚴信便得賠命！」

自横樑上飛落下來的黑衣人，正是那個面戴面具的神秘客，他目光一瞥，見管一見制住嚴信，脚尖一點，向斜掠去，一掌拍向管一見！

管一見身子一歪，冷冷道：「你若敢再偷襲，老夫便要拿嚴信作擋箭牌了！」

話音未落，魯少風鐵笛揮舞已把神秘客籠住。

張知禮見狀也知今天不是勝便是敗，勝者還有機會高昇，敗則全家抄斬，他頗有點將才，當機立斷，立即吩咐帶來的親兵上到大廳，把四周圍住。

管一見見魯少風武功跟對方只在伯仲之間，要想打倒神秘客已甚艱難，何況要生擒對方？是以立即把嚴信交給張知禮，然後道：「魯當家請退下待老夫擒下！」

魯少風雖然心高氣傲，但他是個聰明人，審時度勢，知道時機緊迫不容拖延，虛幌一步，退了下去。

管一見左掌一拍，立即把神秘客的攻勢接了下來。右手五指如鈎，反抓對方脅下！

神秘客左掌連忙來架，管一見右手一偏，電光石火之間，化爪爲指，疾點對方的「幽門穴」！

神秘客及時把上身向後一仰，堪堪避過，同時飛起一脚反蹬管一見下腹！

管一見雙脚一錯，右手又化指爲掌，疾按對方胸膛！

這幾招免起鶻落一氣呵成，快疾之處如驚虹曳空，看得廳上的官兵目瞪口呆！

眼看神秘客即將中掌倒地，忽見他單足一蹬，向後急竄而去，恰好避過管一見那一掌！

魯少風連忙横竄過去，喝道：「公孫旭，你還想逃？吃區區一笛！」鐵笛一圈，望對方肩胛擊下！

神秘客右手一抖，五隻金手指忽然疾射過去！

這是兩敗俱傷的打法，魯少風如今勝劵在握，如何肯跟他拚命？說時遲，那時快，他身子一偏，硬生生移開七尺，那五塊金指中便自他肩邊擦過！

與此同時，管一見左手五指伸開，望對方臉上拍去！這一掌他運上九成眞力，掌風未至，已激得對方衣袂獵獵作响！

神秘客連忙把頭一側，同時右脚向管一見踢去！

管一見早把這一切計算在心中，對方脚剛抬起，他右手食指已點在其「足三里」穴道上。

神秘客身子立時一滯，管一見手臂一抬又點了其麻穴，神秘客登時不能動彈。

管一見左手五指在他臉上的黑布套子上一劃，黑布戳開，露出一張陰鷙的臉孔來，看年紀還不到四十！

管一見等人齊是一怔，魯少風脫口呼道：「你不是公孫旭？你又是誰？」

那人道：「在下乃嚴大人的保鏢，不知道誰是公孫旭！」

話音一落，屋頂上忽然傳來一陣「嘩啦啦」的聲音，灰塵碎瓦飛揚，只是一條人影自上飛了下來！

魯少風叫道：「這才是公孫旭！」連忙迎了上去！同時抬眼一望，那人却是個幪臉人！

管一見眼光一落，見那人手指上也是套着金手指，心頭忽地一動：「公孫旭手指上留着長長的指甲，那樣可套不下金指甲，這個人也不是公孫旭！」

心念轉動間，目光無意中一瞥，見一個親兵模樣的人悄立向手提嚴信的張知禮掩去，身子急地飄飛，喝道：「小心，這人才是公孫旭！」

## 情天難補

那親兵忽然加速望張知禮竄去，管一見怕他有失，連忙打横劈出一股掌風，望向親兵擊去！

張知禮馬下功夫雖然平庸，但勝在身手靈活，見狀立即向前標出一步，那名親兵的偷襲計劃登時落空！

管一見再一掠，已擱在其身前。只見那名親兵臉上塗着易容藥，但一對眼睛精光四射。管一見冷笑一聲：「想不到你還敢在老夫臉前班門弄斧！」

公孫旭道：「這次你可眞的是反了，竟敢綑拿朝廷命官，難道你不知道嚴大人有上方寶劍麼？」

管一見聲音更冷：「大概你還不知道，老夫也有一把上方寶劍？」

「如今劍在何處？」

管一見一怔。「劍雖沒帶在老夫身上，但對付你也用不着它！」

「應付嚴大人呢？」

管一見冷冷一笑。「他却不敢作聲呢，因爲他自己知道老夫是寃枉的！這一切却是你們刻意安排的！」

公孫旭吃吃大笑：「咱們有你犯上的證據，你可有咱們的陷害你的證據麼？」

管一見道：「那塊金指甲是證據！」

「金指甲是公孫某的？」

「但那人是你的手下！」

「可有證據？」

管一見也大聲笑了起來：「不錯，現在老夫還沒有證據那幾個人是你的手下，但老夫對你難道需要什麼證據？江湖上的一句話：弱肉强食，莫非你未聽過？」

公孫旭一呆，道：「但你一向做事都要……」

「這次老夫放棄了，對付你這種惡賊，若照老規矩處理，老夫可要吃虧！現在老夫只求把他千刀剮，萬刀割，一洩心頭之恨！」

公孫旭臉色一變，道：「公孫某在這裏的手下還不少，你自信能勝得此仗？」

管一見淡淡地道：「老夫只知道無論如何都要把你擊殺於掌下！」

此刻魯少風跟那個幪臉人的決鬥也巳到分出勝負的階段了，管一見生怕遲則生變。

忽然一個倒飛縱去，手肘猛向幪臉人後背撞去！

幪臉人吃了一驚，身子一偏，魯少風的鐵笛巳戳在其暈穴上，張知禮的手下立即把他拖到一邊去！

管一見一招得手，便又返回原處！這幾個動作說來雖慢，但實際上却是在極短的一瞬間發生，待得公孫旭剛想出手偷襲張知禮，管一見又巳撲在身前！

「現在輪到你了！」

公孫旭忽然道：「閣下的紅粉知己，還在公孫某手上，你想不想見一見她？」

管一見一怔，脫口道：「邱春梅還未死？」

公孫旭哈哈大笑。「她是閣下的知己，公孫旭那裏捨得殺死她？正想利用她把你引出來，不想你却搶先發動攻勢了！來人，快把邱姑娘帶上來！」

他大聲對外面喊着，臉上露出一絲得意之色。

管一見心頭狐疑，忍不住問道：「老夫聽說她巳讓你手下的金指甲射殺，爲何還……」

公孫旭道：「公孫某也想不到她身上還穿着一件夾層軟甲，當時她伏地詐死，後來忽然發難殺死公孫某幾個手下，但最後還不是逃不出公孫某的五指關？」

管一見細想一下，慕容收說他想邱春梅倒地才入內堂救自己的，但當自己脫困出去時，才碰到那個神秘客自花園走過來，在時間上似乎說不通，除非邱春梅眞的未死！

他吸了一口氣，問道：「老夫現在想先聽聽你陷害老夫的目的！」

公孫旭淡淡地道：「也沒什麼目的，覺得有你在此公孫某便寢食難安而巳！」

「因爲你上個月欺騙老夫，故意請老夫去江北調查，却又提供假證供，要利用老夫取得溫鳳儀的信任，從而達到你跟他結成親家的目的？」

公孫旭不吭一聲，這無異等於承認，管一見嘆息道：「如今人心不古，只此小小的問題，你便花了這許多心血來安排狡計陷害老夫？」

公孫旭忽然說道：「你可知道，你跟邱春梅的這段姻緣，也是公孫某有意安排的？」

管一見神情一振，急問道：「此話怎說？」

「她四處找不到你，老夫便叫她在燕湖城附近等你，後來你追出城，公孫某又派人送訊，說你巳趕去溧水縣城了！她漏夜聽了消息自然趕去，結果她在前，你在後，哈哈，這段姻緣果然撮合成了！」

「這樣說來，那春藥也是你着人下的了？」管一見老臉一熱，心頭又羞又怒，喝道：「這對你有何好處？」

公孫旭哈哈笑道：「好處可多了，自古道英雄難過美人關，你們一個是乾柴烈火，一個是久旱未雨，加上那春藥只要一沾上了，自然難捨難分！本來你若立即『發作』，咱們便可治你一個淫賊的罪名，不料却讓你逃脫，公孫某立即放開一條路，讓你順利找着邱春梅，這樣公孫某要掌握你的行動便較容易了，而且也有時間可以慢慢佈置，再有一點，你可能到後來會懷疑主謀人是她，這樣公孫某便可脫身事外，如此多的好處，何樂而不爲？」

管一見冷冷地道：「老夫若查出主謀的不是她，還不是會再查個水落石出，你以爲老夫查不到你？」

「她陪你睡了幾覺，你能板下臉賞臉查詢麼？最後只好自嘆倒霉，若不讓公孫某殺死，也只能悄然引退？」

管一見吸了一口氣，「這樣說來，老夫的一切行動都在你監視之下？」

「正是，而且你還是依着老夫佈下的路一步一步走過來！」

管一見又道：「你本來有幾個機會殺死老夫，爲何都不立即下手。」

「公孫某豈有不想殺你之理，只是嚴大人怕『罪證』不足，難向朝庭交代而巳！否則你有十條命也不够死？」

管一見心頭一懍。「昨夜老夫既然被你們制住，你爲何又不立即下令把老夫殺死，而且又故佈疑局，躲在石屋內跟老夫說話。」

公孫旭笑道：「公孫某若要殺你，還怕沒機會，因爲老夫掌握了你一切行動，昨夜不立即殺你，也是基於上述原因！」

這話有點沒頭沒腦，管一見一呆，問道：「上述那一個原因？」

公孫旭忽然哈哈大笑道：「尊夫人來了，閣下還是跟她敍敍別後的衷情吧？哈哈……」

管一見直恨不得一拳把公孫旭打死，他忽然覺得二十多年來所遇之對方，以公孫旭最爲可怕，令人可怕之處是別人對自己總有多少顧忌，只望不要跟自己爲敵，而他却主動要陷害自己！而且自己的行動一直在他的掌握之下，他一方面利用邱春梅，另一方面又利用香車夫人來偵查自己的行動，又再由此來引自己走上他佈下的陷阱！

正在沉思間，忽聽一個女人叫道：「管郎管郎，你沒事吧？」

管一見臉紅如血，偷眼一瞧，只見魯少風臉上露出一個令人生氣的笑容來，他隨即把臉一沉道：「你還敢來見老夫？」

邱春梅道：「奴家爲什麼不敢來見你，奴家根本不知道陷害你的就是公孫旭，奴家還以爲他，他是個好心人哩！」

「笨蛋！給人利用了，還不知道，香



車夫人便比你聰明，能在半途便看出他的眞臉目，而急流勇退！」

邱春梅雙眼噙淚，哭道：「你，你不原諒奴家，奴家足陷于此，也是……也是爲了你……」

管一見目光一黯，心知公孫旭這樣做必有深意，料是要拿邱春梅來跟他換命，他沉吟了一下，問道：「姓公孫的，你有何條件？」

公孫旭笑道：「條件很簡單，用她來與公孫某交換？她入大廳公孫某出廳！」

管一見一字一頓地道：「以後呢？」

「沒有以後的——以後便是騎驢看戲本，走着瞧！」

管一見正想答應，抬頭一望，忽見廳外來了位大官，可不正是右布政司使顧錦雲？不覺一呆，只聽公孫旭臉上露出一絲令人難明的笑意：「如何，這個條件對閣下可是大大有利。」

管一見心頭忽地一動：「怎樣顧錦雲只站着不發一言，而公孫旭爲何不要求老夫把嚴信一併放走？」越想越有可疑。

公孫旭忽然叫道：「刀斧手準備，我喊三聲，管一見若不答應，你們便把這娘兒殺了。」

管一見急道：「你殺了人還能逃得掉麼？」

公孫旭冷冷地道：「你若殺了公孫某，難道也能逃得出去？就算逃出去，這捉拿嚴大人的罪名又如何洗脫？」

管一見又是一呆，只聽公孫旭揚聲叫道：「一、二……」

管一見急喊：「停，公孫旭，算你高明，老夫同意跟你交換？」

公孫旭咀角噙笑，道：「先解開姓邱的穴道，我喊三聲之後，雙方立易位置！一，二，三！」

三字一出口，公孫旭立即向外標去，而邱春梅也奔了進來。

就在此刻，管一見忽然見廳上一個親兵也轉身向外走去，刹那間，管一見心頭閃起一絲不祥之念，他意生身動，立即標抓向那名親兵，同時喊道：「快截住公孫旭。」

邱春梅身子一偏，向公孫旭飛去！

公孫旭冷笑一聲，右袖一捲，身子仍向斜前方射去？他越過邱春梅，立即喊道：「射！」

管一見立即把那個親兵舉在身前，不料外面射進來的不是箭，而是一團黑黝黝的東西。

那親兵大聲叫了起來，「快放下我……快跑！」

管一見一呆，立覺不對，幾與那親兵同時喊道：「這是西域的『雷火神彈』，快退？」話音未落，那顆黑黝黝的東西巳落在邱春梅的脚邊，邱春梅心頭一跳，忽然和身向下撲落。

「蓬！」一聲巨响恰好响起，只見好好的一個邱春梅，嬌軀倏地碎裂，鮮血及皮肉四處飛散！

這道巨响震得大廳上的灰塵瓦片紛紛揚揚飛了下來。也震得衆人耳膜刺痛，腦海內一片空白，耳朵嗡嗡亂响！

巨响過後，鼻端才聞到一絲火藥味及血腥味，衆人還未定過神來，只見又一顆「雷火神彈」射了過來，管一見忽然脫手把那名親兵拋出。親兵手脚凌空一陣亂幌，依然撞向「雷火神彈」，霎時間連人帶彈飛向廳外，又是一道巨响傳來，廳外的人亂成一片！

管一見眼光一落，邱春梅只剩下一堆肉碎，旁邊的幾個張知禮的親信及嚴府的親兵也都血肉模糊地倒了一地！他心頭一懍：「若不是春梅她……只怕連老夫也逃不過這一刦！」一股怒火倏地衝上心頭，喝道：「快出去！」

話音一落，巳射了出去，隔遠便一掌擊向公孫旭！

魯少風一手拉着張知禮，一手拉着嚴信，也連忙奔向院子裏？」

## 心有餘悸

公孫旭大聲叫：「不准放過一人！」自身上抽出一柄鋼刀反向管一見追了過去。管一見身子忽然一偏，自公孫旭身邊竄過，向顧錦雲飛去！

公孫旭急喝：「快截住他！」幾個大漢應聲向管一見迎去，管一見雙脚一頓，身子拔空而起，越過那幾個大漢的頭頂，腰上的鷹鍊及時飛出，纏住了顧錦雲的身子，雙脚落地，隨即用力一拉，顧錦雲便像皮球般向管一見飛過去。

管一見左手一勾，環住他的腰的，右手突出一指，在他後腰上連點幾指，顧錦雲便叫道：「多謝神捕救了下官！」

管一見忙道：「請魯當家保護顧大人！」言畢又向公孫旭撲去！

公孫旭鋼刀如蛟龍出海，霎時間騰起萬道白光，把管一見緊緊裹住。

管一見目光如炬，公孫旭的每一刀他都看得清清楚楚，他雖然沒帶上金指甲，但左手五指連使「手揮琵琶」，一連十五指都彈在刀脊上！

公孫旭十五刀一過，十六刀改望管一見的下盤劈去！

管一見跳高三尺，把刀踢開，刹那公孫旭的左掌巳印向管一見的小腹！

管一見耳聽八方，眼看四面，刹那之間，他巳有所發現，心念一動，右脚立即踢向公孫旭的左掌心，剛好公孫旭掌力一吐，管一見身子如離弦箭般向後射去！

一射四丈，脚步再在地上一點，又斜掠一丈三，巳立在一個親兵身前，左手一落，巳一手抓住那個親兵，隨又脫手把他向魯少風拋去：「魯當家，把他臉上的易容藥抹掉，若老夫沒有估計錯誤的話，這個才是眞正的嚴信！」

一句話未曾說畢，又向公孫旭飛去，人未至，鷹鍊巳向對方脖子纏去！

公孫旭早巳把命豁了出去，鋼刀一口氣劈了六六三十六刀，全是進手式，管一見不想把他殺死，所以接戰之下，竟然佔不到上風。

激鬥中，忽聞張知禮叫道：「神捕，這人果然是嚴大人！」

管一見哈哈大笑：「現在老夫明白你剛才那句話的意思了！」

公孫旭道：「什麼意思？」

「昨夜你不急於殺死老夫，是爲了嚴信的原故，老夫是御賜的從二品大員，隨

便殺死老夫，可難向聖上交代，所以他弄了一個假嚴信，卻故意讓老夫把他抓住，加上顧大人在旁目擊，這樣老夫的罪名便坐實了！」管一見大叫：「請魯當家解開他的啞穴！」

一忽，忽聽嚴信叫道：「弓箭手，趕快把亂賊射死，一個也不能留下！」

公孫旭忙道：「嚴大人，公孫某如今正跟對方混戰，快請暫緩下令！」

豈料嚴信充耳不聞，仍然不斷催促手下發箭。公孫旭不由大怒：「好啊，姓嚴的，你想出賣老子啊！老子便先把你的臭史抖出來！管一見，公孫某莊內有一個食客，本是嚴信的幕僚，他不止一次告訴公孫某，說嚴信因他處死前大內總管黃山松，是以對你心存怨恨！當老子決定幹掉你時，便想起了他，結果一說即合，其實他是假公濟私！」

管一見冷笑道：「老夫怎會不知道！」目光一抬，只見魯少風跟張知禮抓着嚴信走了過來，張知禮叫道：「你們誰敢放箭！」把嚴信高高舉起。

不料嚴信仍然叫道：「不必理我，趕快放箭！」

話音一落，只聽顧錦雲冷笑道：「嚴大人，你想以自己一條換在場所有的人的生命？沒這般容易！下官還要帶你上京稟明聖上！」

管一見心頭一動：「妙險！老夫竟然想不到這一點，假如嚴信及顧錦雲被殺，他們在朝中的親信若要誣告老夫，老夫可是有口難辯！」

正想張口叫魯少風小心，忽又聽顧錦雲叫道：「你們看看外面已有誰人？」

話音一落，嚴府的人立即喧嘩起來，顧錦雲笑道：「嚴信今日無端端請下官過來，下官早已料到事情不簡單，所以吩咐親兵，兩柱香不見下官回去，便得點兵來此討人，現在，時辰已至，人也該已到了吧！」

只聽牆外有人高聲叫道：「速速放下弓箭，否則死罪難赦！」

嚴府的人立即放下兵器，只餘公孫旭的幾個兵士仍然猶豫不決，魯少風道：「難道你們想陪公孫旭一齊死？」那幾個人一聽，情況似乎有轉圜的餘地，也立即放棄抵抗。

公孫旭見大勢已去，鬥志登時崩潰，鋼刀盡力向管一見一劈，管一見斜退一步，他立即迴臂一轉，刀鋒向對方的頭頂劈去！

不料管一見那條鷹鍊頗長，手腕一抖之下，已凌空纏住鋼刀，手上一用力拉勁，鋼刀盪開，身子卻橫勢飛去，一腳踢在公孫旭的小腹上！

這一腳力量極爲沉重，公孫旭立即跌倒地上！管一見再一掠，標至他身前，食指在他身上連點數指，公孫旭立即殺豬般叫了起來。

「老夫這搜魂刑法的滋味如何？」

公孫旭只覺五腑如被萬蟻咬噬般，痛得死去活來，那裏尚出得了聲？

過了一盞茶工夫，公孫旭連聲音也沙了，身子不斷在地上滾動，顏臉及手臂的皮膚都讓沙石擦破，額頭上的汗珠如小河般淌個不絕。

管一見見再不收回刑法，公孫旭可就沒命了，這才走前在他身上戮了數指。公孫旭在這一盞茶工夫內，好像歷遍十八層地獄般，只剩半條人命，躺在地上，氣喘如牛。

管一見見控制了大局，便與顧錦雲商量了一陣，把公孫旭及嚴信帶至顧府嚴加看護。

黃昏，管一見獨自一人爲邱春梅收屍，他蹲在地上，把邱春梅的骨肉逐塊檢拾起來，最後決定把其葬在城郊。

一出城門，只見城門外停着一輛華麗的馬車，管一見一怔，快步走前，只見車轅上坐着一個老僕，正是連壽，管一見輕咳一聲，連壽目光一及，驚喜地問道：「丈人，我家小姐呢？」

管一見如骨鯁喉說不出話來，布帘兒一動，飛魚探首而出，叫道：「神捕，我家小姐對你可是眞情眞義的，你千萬不要誤會！」

管一見澀聲道：「老夫已知道以前怪錯了她！」

飛魚不覺一喜，問道：「如今小姐在何處？」

管一見目光一落，飛魚這才發現管一見手上捧着一個黑色的盒子，頓時花容失色，脫口道：「小姐她……」

「她爲了救老夫，而犧牲了自己的生命！」

飛魚及連壽都哭了出來，管一見跳上馬車，叫道：「連壽快馬，找個山明水秀的地方安葬你主人！」

馬車緩緩地馳前來了，管一見心潮起伏，這個月來發生的事，就像做了一場噩夢……回想日間若非邱春梅捨了一條性命，用自己的肉身，蓋在「雷火神彈」上面，只怕自己及魯少風此刻都已命歸黃泉了！

再一想，江湖上的風波越來越險惡，人心也越來越複雜，有時候，兇手的目的根本難以忖測，就像這一件案子，公孫旭只是怕自己會因上個月受了他的騙，便先下手爲强，佈下了這一連串的陰謀詭計……如今雖然雨過天晴，但管一見心頭仍有餘悸，對這種生活更加厭倦……

邱春梅的墳墓就立在江邊，夜內江濤陣陣，震人心弦，管一見如石像般跪在墓前，邱春梅的倩影又在他腦海中出現，以前他每次見及，都有一絲溫馨之感，如今這段情只能在夢中出現。

連壽及飛魚站在遠遠的，一忽，忽然聽見一陣「沙沙」的聲音，忍不住走前偷窺。

目光所及，只見管一見運起金剛指，在墓碑上刻下一行字：管門邱氏之墓。

飛魚暗道：「小姐一直希望能成爲他的妻子，如今願望經已達到，她也該瞑目了！」

× × ×

三日之後，管一見、顧錦雲等着人馬押送嚴信及公孫旭過江，魯少風另買一舟直向水月島駛去……

管一見明知此次上京解釋，由於有顧錦雲作證，自己料不會有什麼事，但想到要面謁聖上，心頭仍然多了幾分緊張……

（本篇完）

盤龍刀傳奇故事／雲劍飛・文　可飛・圖

# 小人物與大將軍（上）

## 潯陽頭江　生死決鬥

江風一陣急過一陣，江水拍岸之聲也一陣响過一陣，激起老高的水花，四濺飄散落下。

時候巳近黃昏，夕陽却躲進厚厚的灰雲裏，天色像傍晚一樣灰黯。

這樣的天氣，在這荒凉的潯陽江頭，平時難得見到一個人影，但今日，却出奇地熱閙起來。

最先出現在江頭的是一位身材高大，相貌威武，氣勢軒昂的中年人。

緊接着出現的，是緊隨在那中年漢子身後的兩名青衣青年，左邊那個肩扛一柄足有一丈長，重量怕不有六十斤過外的大關刀，刀鋒在這樣灰黯的天色下，依然閃泛出森燦的鋒芒，不用說，這柄大關刀必定鋒利異常。

而右邊那兩青年手上捧着的却是一個鯊魚皮鞘，劍柄鑲嵌了一顆閃亮寶石的長劍，劍未出鞘，單看外表也知不是凡品！

中年漢子一逕行到江邊，迎風而立，衣袂飄飛，威武軒昂中透出瀟洒。

那兩個青衣青年左右站在中年人背後，身形挺得筆也似直，急峭的江風撲面吹來，兩人却連眼皮也不眨一眨。

中年人更就是連眼睫也不顫動一下，被那兩個年青人一襯，頗有點像過五關斬六將的關武侯。

### 大將軍

一陣沓雜的腳步聲傳來的刹那，那面向江面的中年人倏地轉過身來，目光有如冷電一樣射向腳步聲傳來的方向。

那兩個年輕人幾乎是在同時，身形亦一轉，轉到那中年人背後，快得就像是中年人的影子一樣。

沓雜的腳步聲一下子就逼近了中年人的面前。

中年人的目光更亮。

來的是五個人。

這五個人有男有女。

從五人快速的身法，就算是不會武功的人，也看出五人的身手不凡。

這五個男女只不過是一眨眼的功夫，就出現在中年人的眼前。

中年人目光一緊，臉上却一點變化也沒有，語聲凜凜地道：「黃山五逸？」

五人中一個年紀最老，鬚眉俱白，臉色異常紅潤，穿一襲黃袍的老者溫溫一笑，點頭道：「正是老朽五人。」

一頓接又道：「老朽柴逸天。」

中年漢子目光一閃，很有氣勢地抱拳道：「久仰。」

接目光一轉，落在柴逸天右邊一名年約五十許，風韻殘存的老婦臉上。

老婦立刻開口道：「老身楊端容。」

中年漢子道一聲：「久仰。」

接下來，其餘三人，也各自報上了姓名——

穿葛衣的是錢復，年紀約有四十五六，相貌清癯，十足一個文士。

一穿黑袍的是許重言，年紀約四十，相貌端誠。

最後一位是穿杏袍的公冶重，相貌威猛，年紀也不輕，大約二十七八。

這五人就是名重武林的黃山五逸！

黃山五逸却對那中年漢子甚爲客氣敬重，這中年漢子又是什麽人物呢？

「大將軍名鎮武林，今日有幸一見，果然名不虛傳！」黃山五逸之首柴逸天朝中年漢子一抱拳。

中年漢子忙亦抱拳回禮道：「前輩過獎了。」

却原來這中年人就是當今在武林中威名最隆，人稱大將軍的夏侯德！

夏侯德之所以被稱爲大將軍，他那種氣勢及風度，確實穩然有大將之風。

風一陣急過一陣，天上的灰雲像奔馬一樣奔湧，天色更加灰黯，但大將軍與黃山五逸却不理會，絲毫沒有離開的意思。

到底他們來到這風急浪湧的潯陽江頭，有何事幹？

× × ×

「五位，在下有一事請教。」夏侯德穩重地朝黃山五逸抱拳道。

「閣下有話只管說，不須這樣客氣。」柴逸天抬手輕捋頷下雪白的鬍子。

「未知五位因何事來到這裏？」夏侯德目光一閃，掃在黃山五逸身上。

「大將軍這不是明知故問嗎？」楊端容舉手輕掠一下被江風吹亂的髮絲，口氣有點不豫。

夏侯德聞言微怔了一下，接哈哈一笑，道：「莫非五位是來瞧熱鬧的嗎？」

楊端容莊容道：「大將軍，咱們不是來瞧熱閙，而是來做見證的！」

夏侯德顯得有點意外地道：「難道他請五位來做見證的，是麽？」



柴逸天捋鬚點頭：「閣下說對了。」

夏侯德目光一閃，哈哈笑道：「五位清名久傳武林，做見證最好不過，夏侯某絕對讚成。」

接一頓，道：「不過，不知道他還有請別的人沒有？」

黃山五逸幾乎是同聲答道：「這一點，咱們就不清楚了。」

「能够請到黃山五逸來做見證，還請別的人來幹什麽？來瞧熱閙？」驀然傳來的聲音自遠而近。

夏侯德與黃山五逸聞聲俱不由一齊將目光移向聲音傳來的方向。

他們俱看到一條身形沿着江岸，在暮色中飛馳而來。眨眼間，各人已可清楚地看到那人的身材面貌。

「他來了！」夏侯德目光大盛。

### 小人物

急馳而來的人一下子就停在夏侯德與黃山五逸的面前。

八個人的目光（包括那兩個侍立在夏侯德背後的青衣人）集中在那人的身上。

那人雖然經過一番急馳，停下來的時候，却氣不喘臉不紅，目光也掃視在八人身上。

「各位，在下遲來一步有累各位等候。」這人朝夏侯德及黃山五逸抱拳環揖。

黃山五逸趕忙道：「咱們也是剛來不到一會……」

「閣下『小人物』這個外號改得好！」夏侯德忽然吐出這句話。

原來這人就是在不到一年間，名噪江湖武林的「小人物」！

黃山五逸對於夏侯德那句話，一點也不覺得出奇，反而聽得心裏暗笑不已。

因爲眼前這位外號「小人物」的仁兄，確實與他的外號很相稱，其身高不足四尺半。

說他是侏儒，他又比侏儒高，但與一般的正常人比起來，却矮了尺多兩尺，難怪他外號稱爲小人物了！

他的身材雖然矮小，但却姓高，名步雲——小人物高步雲！

他的外貌很老誠，從他的外貌來看，不到三十歲，實際上他有多大，那就很難確定了。

因爲通常生得矮細的人，其外貌比年齡會「年輕」一些。

× × ×

小人物高步雲對於夏侯德那句話，絲毫沒有不豫之色，嘻嘻一笑，仰起頭，抬起目光道：「閣下果然不愧大將軍之稱，在下今日一睹，果然名實相符。」

夏侯德目光自小人物身上抬起來，接着看遠掠一眼天邊越來越濃的暮色，道：「時候巳近傍晚，咱們還是言歸正傳，立刻動手，如何？」

小人物高步雲小動作多多，像侏儒一樣逗人發笑，眨眨眼，搔搔頭，語聲有點尖吭地道：「在下讚成之至。但在下……」目光一掃黃山五逸。

夏侯德擺擺手道：「夏侯某完全讚成你請黃山五位前輩來做見證。」

「如此，你我可以動手一較高下了！

」小人物高步雲語聲未落，身形倏忽退後一丈有多，雙手已各握着一柄長度比普通七首短了三分一的短七。

黃山五逸這時已自動退開，雖然覺得小人物的動作滑稽好笑，但誰也不敢露出一絲一毫輕視嘲笑之意。

夏侯德也沒有，而神情在這刹那間，變得凝重如山。

以他大將軍夏侯德在武林中的身份名望，竟然接受了小人物的高步雲的挑戰，而以黃山五逸在武林中的清高身份，竟然應承小人物的邀請來做這一戰的公證人，這足以表示出他們都很看重高步雲這人。

夏侯德右手向後一伸，恰好抓握住站在他身後右邊那名青衣人捧進過來的大關刀。

大關刀在手，夏侯德的氣勢更加威猛懾人，黃山五逸瞧得不禁暗喝一聲彩：「果然不愧大將軍之稱！」

## 一決高低

江風不知怎的，一下子變得柔弱如潺潺流水，翻騰不息的江浪拍擊在江石上，轟轟發發之聲也減弱了，奔馬一樣飄飛的灰雲也變得疏淡，一抹殘紅塗在江天相接的天邊，灰黯的天色光亮了一些。

小人物高步雲握着一雙短七，站在距夏侯德大約丈許遠的地方，微仰着頭，神情很肅穆。

饒是這樣，仍然給人一種滑稽可笑的感覺。

最少，黃山五逸這時就有這種感覺。

因爲面對着足有八尺高的夏侯德，小人物高步雲顯得就像一個頑童不自量力硬要與一個彪形大漢較量一樣的好笑。

夏侯德執刀在手，顯得氣勢懾人，但他的心裏却一點輕視之意也沒有，穩穩感受到一種無形的壓力！

「請！」夏侯德自持身份，所以讓小人物高步雲先動手。

小人物也不客氣，在夏侯德請字出口刹，那身形一縱而起，像跳蚤一樣彈躍撲向夏侯德，白芒閃劃中，左七急劃向夏侯德的左右肩頭，右七閃戮向對方的喉咽。

黃山五逸瞧到小人物這出手一擊，俱不由心頭一緊。

他們從人小物高步雲那躍跳如蚤的身形，看出其人之輕身功夫已達一流，而他出手之招數，更是奇詭辛辣迅厲，連他們也沒有把握能夠接下那一擊。

夏侯德也看出小人物劃戳向他的兩七一式中含有五個變化，不易閃避，所以他只好封擋。

手中大關刀霍地在身前一封，刀光閃佈中，「叮叮叮」三下脆響接連響起，小人物在激響聲中，身形被震彈開。

夏侯德展刀一封，就將小人物那奇詭辛辣的一擊封擋破解了。

黃山五逸不由在心裏暗喝一聲說：「好！」

夏侯德叱喝一聲，刀勢一展，刀光閃展，一刀劈向小人物！

小人物身形被彈開的刹那，矮細的身形拳縮成一團，白光閃刺中，七尖點在夏侯德劈來的刀鋒上，藉那擊震之力，身形斜斜彈起足有丈許高。

彈起得快，墜落得更急，有如隕星流瀉一樣，小人物像一顆肉丸一樣墜擊向夏侯德的頭頂！

夏侯德身形不動，手中大關刀「嗖」地一聲，朝上疾斬。

肉丸一陣急墜撲擊的小人物高步雲也沒有閃避，眼看着就會被「切」開兩截的刹那，白光猝閃，「叮」一聲，刀刃火星閃迸，小人物的身形又藉那短七點擊在刀鋒上的震力反彈起！

但夏侯德亦在這刹那，長身彈射起，大關刀原式不變，追劈小人物。

黃山五逸看到，俱不禁爲小人物捏了把汗。

但當事人的小人物高步雲却毫不驚慌，身形驀地凌空側擰一下，滾動着斜墜開去。

耀亮的刀光也就在那瞬間貼着他斜滾掠開的身形斬了個空！

黃山五逸看到這裏，俱不由鬆了口氣，對於小人物之靈巧變身法，由衷佩服。

一刀劈空的夏侯德反應也不慢，雙臂硬生生一沉，刀勢倏迴，倒撤切向小人物高步雲的腰間！

小人物高步雲在斜掠開去的刹那，本已乘機揮七戳削向夏侯德的腰間，但對方刀長，且後發先至，他若不撤招閃避，雖然也可傷到對方，但勢必被大關刀切成兩個「半球」！

小人物當然不會如此愚蠢，身形驀然怪異無比地扭動了幾下，大將軍那一刀竟然在不可能的情形下，「切」了個空！

這實在大出夏侯德意料之外。

黃山五逸瞧得最清楚，也不禁爲之目瞪口呆。因爲他們從未見過如此怪異神奇的身法。

夏侯德迴刀斬空，吃了一驚，驀覺腰間銳風刺目生痛，心頭暗懍，這時欲加閃避，已經來不及了！

好個夏侯德，在這危機一髮間，一振手中大關刀，藉那一震之力，身形猝然倒翻起！

小人物高步雲雙七堪堪戳削個空！

夏侯德身形倒翻而起的刹那，手中大關刀橫七豎八，一連疾斬了十五刀！

刀光成一道光網，兜頭罩落小人物高步雲那肉丸一樣的身形！

小人物高步雲的身形完全被刀網罩住了。

那兩名侍候大將軍夏侯德的年輕人，看到這裏，第一次現出興奮之色。

黃山五逸却爲小人物高步雲捏了把冷汗。

因爲他們都看出，小人物根本無可能破解閃避得了夏侯德那張「刀網」。

只要小人物的身形被罩在「網」內，那就會被斬切成十五塊，絕無生望。

「縱橫十五刀」。從來還未有人能夠在這一招下逃出生天！

所以夏侯德目中也露出興奮之色！

但世間事往往很難絕對肯定，有時也會有出乎意料的例外。

小人物高步雲就是一個例外！

他竟然能夠從「縱橫十五刀」的刀網中逃出生天！

在刀網罩下的刹那，小人物的身形急



速下墜，一下子墜落在地上，但蹦地一下又蹦彈起來，拳縮成一顆肉丸一樣的身形竟然破「網」而出！

照計這是沒有可能的，但「網」必有眼，小人物的身形正是從那「網眼」蹦彈出去！

這全拜他身材矮細之賜，他拳縮的身形堪堪可以從那「網眼」中穿出來！

若換了平常人，肯定不可能破網而出，因爲正常人的身體，就算怎樣拳縮，也絕對不可能從「網眼」中穿出來。

只有小人物這樣矮細的身材方可以。

「縱橫十五刀」畢竟不是用來對付身材有如小孩子一樣的侏儒人物而創的，所以小人物能夠從刀網中逃出生天！

黃山五逸看到小人物竟能奇跡般自大將軍夏侯德的「縱橫十五刀」刀網中穿出來，一顆提起的心俱不由放下來舒了口氣。

夏侯德這時已飄墜落地，執刀卓立，氣勢威武。

小人物雖然從刀網中逃出來，一顆心却蹦蹦直跳，剛才說險，眞是險到極點！

就在他們剛才墜落的地面上，縱橫丈許範圍內，像被人用刀劍劃出一張巨大的網！

× × ×

「閣下要不是身材這樣矮細，絕對逃不過夏侯某那一招！」夏侯德手執關刀，氣勢軒昂，確有大將軍風範。

小人物高步雲嘻嘻一笑道：「閣下說得一點不錯，在下的身材若與平常人一樣，肯定不可能還活生生地站在這裏與你說話。」

大將軍夏侯德淡笑道：「夏侯某不會讓你再有這種機會！」

小人物高步雲有如小孩子玩玩具一樣舞動一下雙七，語聲有點尖吭地道：「現在不是說話的時候，還是快些動手決個高低吧。」

「正合吾意！」夏侯德目光大盛，殺機湧現。

這時天色也是黯沉了很多，不然，黃山五逸一定可以覺察到夏侯德目光湧現的殺機。

「得罪了！」小人物高步雲語聲未落，人已伏地一滾，有如一個肉球一樣，刀芒如輪閃轉中，疲滾攻向大將軍夏侯德下盤！

夏侯德威烈地叱喝一聲，左脚踏出一步，大關刀揮斬而下，刀光霍霍中，準確地斬劈向疾滾過來的「肉球」！

「錚錚錚」一連七八下急激的擊響聲中，夏侯德一口氣斬出了八刀，刀刀皆斬在疾滾過來的「肉球」上！

但每一刀皆斬不開那「肉球」，因爲不是斬在小人物的身上，而是斬在他環身閃轉的雙七上。

小人物高步雲雙臂勁力之強，不但大將軍夏侯德出乎意料之外，也大出黃山五逸意料之外！

一個身材這樣矮細，四肢這樣短小的人，劈力竟然這樣強勁，眞是不可思議。

夏侯德就是因爲不相信高步雲能夠承受他刀劈之力，才不閃不避，運勁於臂，力斬下去。

所以到他發覺小人物疾滾的身形不但沒有在封擋他的大關刀而有所窒滯，去勢竟然不變，一路疾滾到他面前時，他的臉色終於有點變了！

因爲他的大關刀是長兵器，利於遠攻，若是近身搏鬥就很難施展得開，無形中吃了虧。

加上這時小人物這個「肉球」已差不多滾到他脚前，這個時候欲閃避經已太遲了。

在這情形之下，夏侯德優勢盡失，只好咬咬牙，手中大關刀倒插在地上，整個人猝然藉力倒翻在空中！

「鏗」「噹」，小人物的一柄短七一下斬在刀面上，接發出刀刮之刺耳聲，原來小人物已身形貼着刀面，向上滾升。

夏侯德看得眞切，雙手疾擰刀桿！

——刀桿一擰，貼着刀面滾升上來的小人物就有可能被擰轉過來的刀鋒割開！

就在夏侯德將刀桿一擰的刹那，驀然全身一震，張口發出一聲痛叫，十指一鬆，「蓬」一聲摔墜在地上！

小人物向上滾升的身形亦在這時一瀉落地，接蹦開，身形一挺，落在丈外的地上，手上却只有一把短七！

黃山五逸在夏侯德慘叫聲入耳的刹那，俱心頭一震，臉上微微變色。

——他們一直看好大將軍夏侯德，想不到却被形如侏儒一樣的小人物高步雲打敗了，怎不令他們駭異不已。

那兩名青衣年輕人更是驚駭莫名，一齊撲向摔墜在地上的大將軍！

小人物高步雲這時的模樣也變得很嚴肅，一副小老頭的模樣，令人發笑。

黃山五逸却沒有笑。

因爲他們這時已發覺，名鎮武林的顯赫人物大將軍夏侯德。已經喪命在崛起江湖一年左右的小人物高步雲手上！

一把短七深深地插在大將軍夏侯德的丹田上，只露出短短的七柄！

高步雲是在夏侯德身形倒翻起，而他貼着刀面滾到的刹那，脫手射出短七的；夏侯德料不到小人物出手這樣快，驚覺時，短七已射入他的丹田內。

所以，他死了。

死不瞑目！

兩名衝上前察看的青衣年輕人這時已將夏侯德扳轉扶起來，一見主人兼師傅已死，震驚得目瞪口呆。

大將軍竟會被小人物殺死，這是難以接受的事實，難怪兩人的表情震駭得失了常態。

「你爲何殺了他？」柴逸天語氣憤怒異常。「你請老朽來此做你們的公證人，只說是一決高下，沒有說分生死，否則老朽五人也不會答應你！」

「大將軍與你素無仇怨，爲何你要下此毒手？」楊端容顯得頗爲激憤，叱罵出聲。

其餘三逸皆義憤形於色。

但小人物高步雲却一點也不感到不安或惶愧，咳一聲道：「五位前輩且息怒，非是在下嗜殺，心狠手辣，實在是夏侯德該死，故此在下才殺他！」

「大將軍名鎮武林，俠名遠播，備受同道欽仰，請問有何該死之處？」穿黑衣的許重言憤憤地大聲說道。

小人物高步雲舒了一口氣道：「這只是……」

「咱們與你這惡賊拚了！」下面的話被兩名青衣年輕人的怒叱聲打斷了，人影閃撲間，鏘然聲中，劍光一閃，那名手捧長劍的年輕人閃電般拔劍出鞘，分心刺向小人物的心胸！

另一名亦掣出腰間長刀，刀芒暴捲，揮斬小人物高步雲！

黃山五逸不齒高步雲遽下殺手殺了大將軍夏侯德，沒有阻止兩名青衣年輕人的出手！

小人物張口欲說。但刀劍已臨身，到口的話只好嚥回肚中，急急揮動手中短匕，一抹一格，逼退了使長劍的青衣人，擋開了另一個青衣人的長刀！

接身形飛退，退出丈外，對黃山五逸道：「五位前輩，在下……」

下面的話卻說不下去了，兩名青衣人已怒喝連聲，飛撲上前，刀劍齊施，像要拚命一樣。

小人物高步雲只好短匕急劃，接下兩名青衣人攻來的刀劍，卻沒有還擊。

但那兩名青衣人卻狀如瘋狂般，緊迫不捨，刀劍急風驟雨一樣狂攻不休！

黃山五逸瞧得直皺眉頭，弄不明白兩名青衣人爲何不讓小人物高步雲說下去，狂攻不已。

小人物飛步雲顯然不想殺死這兩名青衣人，所以只是招架，沒有反擊，可惜那兩個青衣人卻毫不理會，招招皆是殺着，非要拚個死活不可！

小人物高步雲無奈之下，只好一邊招架一邊閃避，終於脫出了兩名青衣人的攻擊範圍之內，接連幾個倒縱，飛掠而去。

「五位前輩若想明白在下殺夏侯德的原因，不妨問那兩位仁兄！」小人物語聲遠遠傳來，身形已消失在迷茫的夜色中。

黃山五逸聽到小人物臨走這句話，俱是心頭一動。

「老大，這事有點蹊蹺，小人物高步雲素無惡名，他既然出手殺死了大將軍夏侯德，其中只怕眞的有原因！」黃山五逸中排行第三的錢復掃一眼地上夏侯德的屍體。有點懷疑地說。

「不錯，此中定有原因！」排行第五的公冶重口氣有點凝重地接着道：「若高步雲是個心狠手辣的人，適才斷不會不乘機殺了那兩名青衣人，免留後患，而明顯地，那兩個青衣侍從也不想高步雲將殺大將軍的原因說出來，所以才拚命出手攻擊小人物。」

柴逸天捋鬚望一眼夜色四合的江天，若有所思地道：「三弟與五弟說得不錯，唔，他們來了，向他們問個清楚明白。」

人影閃現中，那兩名青衣侍從已先後掠回來欲抱起大將軍夏侯德的屍體離開。

「兩位可否留一留步，回答咱們一些問題？」柴逸天灼灼的目光注定在兩名青衣侍從的身上。

其餘四逸已散開來，將兩名青衣侍從圍起來。

夜色雖然黑黯，但天光水色反映之下，黃山五逸皆瞧到兩名青衣侍從神情震動了一下。

「五位前輩，敝主人已死，且時候已晚，咱們還要爲敝主人辦理後事，有話以後再問好嗎？」握劍的青衣侍從口氣有點冷硬地說。

「這件事可大可小，咱們應邀來做貴主人與高步雲一決高下的見證人，如今敝上却被姓高的殺死了，咱們不弄清楚其中原因，又怎能心安？」楊端容語聲亦有點冷冷的。

「五位既想弄清楚原因，何不去問姓高的？」使刀的青衣侍從狠狠地道。

「這就要怪兩位了，姓高的本來想說，兩位却逼着不讓他說，咱們只好問兩位了。」錢復加重了語氣。

「咱們不知道！怎樣說？」使劍的青衣侍從語氣強硬。

「兩位若不說個明白，休想離開。」黃山五逸中一直沒有開口的許重言冷沉地說。

「五位這樣做，是恐嚇咱們了？」執刀青衣侍從大叫。

「無論你們說什麽也好，不說個清楚明白，休想離開！」柴逸天重重地說。「兩位明明知道貴上被殺的原因。卻矢口不說，莫非其中有不可告人的隱情？」

兩名青衣侍從臉色一變，神情震動了一下。閉口不言。

「兩位到底說不說？」公冶重有點不耐煩地催道。

兩名青衣侍從依然閉口不語。

「兩位若不說個清楚明白，休想離開這裏！」錢復加重了語氣。

兩名青衣人依然不答，一齊行動了。

兩人却不是向黃山五逸猝然出手攻擊，而是向自己「動手」！

黃山五逸一直警戒着，乍見兩人有所動作，皆以爲兩人向他們出手，疾忙閃讓開些，並準備出手，那裏知道兩人却反手一抹，刀劍在咽喉上抹過，血星迸濺中，軟倒在地上！

這一着確實大出黃山五逸意料之外。所以在他們驚覺到是怎麽一回事之後，欲出手阻止已來不及了！

五人看着躺伏在地上的三具屍體，不由呆怔住了。

### 五逸伏屍

良久，柴逸天才從呆怔中回過神來。

「這件事怎麽會變成這樣的？只怕咱們已捲入了是非中！」

楊端容抬手挽一下髮絲，嘆口氣道：「咱們可以去找小人物高步雲問個清楚明白！」

「老二妳說得對，咱們是應小人物之邀而來做見證的，他却殺了大將軍，要知這件事的因由只有找他！」公冶重附和。

「他們三人已死，當然要去找小人物了。」柴逸天有點憂心地道。「實在後悔答應小人物做他們的見證人。」

「這兩個人寧死也不說出小人物爲何殺死大將軍的因由，只怕其中藏着一個大秘密！」許重言語氣中含着一絲不安。

「若要找小人物，那就立刻去找，諒他也走不遠。」柴逸天看一眼夜色沉沉的江天，摔袖轉身！

但立刻他就像見到鬼魅一樣，張口發出一聲驚「啊」！



其餘四逸聞「啊」俱心頭一懍，同時擰轉身形！

× × ×

在沉沉的夜色中，十多條黑影有如鬼魅般悄沒聲地站在黃山五逸的背後！

以黃山五逸的身手，竟然毫無知覺，難怪柴逸天在轉身乍見有人將他們圍住之後，會忍不住發出一聲驚叫。

若不是這十多條人影的輕功異常高明，來到背後而一無所覺，那就是這些人影是從地上冒出來的。

黃山五逸很快便鎮定下來，打量着這十幾條人影。

由於夜色太沉，故此他們的目力，也瞧不清楚這些人的面貌。

由於這十多人皆是穿着黑衣黑褲，所以在夜色中顯得有如鬼魅一樣。

不過有一樣他們看得最清楚，那就是這些黑衣人手中執着的，在黑夜中閃閃發亮的鬼頭大刀！

一式的鬼頭大刀！

吸了口氣，柴逸天沉聲發話道：「你們都是些什麽人？爲何不聲不響將咱們圍起來？」

十多名黑衣人却像啞巴一樣，沒有人回答。

「哼，你們既然不答，咱們走！」錢復一揮手。

「走不了！」一把陰惻惻的語聲從那十多名黑衣人中响起。

黃山五逸聽不出聲音是從那一個黑衣人口中發出的，俱不由心頭震動了一下。

「閣下有胆說話，爲何不敢站出來？」黃山五逸的目光在十多名黑衣人的身上掃視着。

但那十多名黑衣人却一點異樣也沒有，木然站着。

「咱們走，看他們攔得住咱們否！」柴逸天目中精光一閃，當先向外走去！

「自尋死路！」又是陰惻惻的聲音。

黃山五逸幾乎是在同一時間，身形一動的刹那，翻掌劈向面對他們的黑衣人！

掌風呼嘯聲中，那些黑衣人慌不迭側身閃讓那凌厲的掌風！

「衝！」柴逸天當機立斷，疾喝一聲，掌揮拳擊，衝向黑衣人閃讓開的空隙。

其餘四逸亦緊接着衝向空隙！

那些黑衣人依然一聲不出身形疾退！

黃山五逸見黑衣人疾退，衝勢更急，驀地身形一蹌，摔撲在地上！

立刻，破空聲大作，急且勁，懾人心魄，黃山五逸畢竟是高手，腳下一絆摔倒的刹那，已心知不妙，各自雙掌急舞，護住頭臉全身！

可惜射來的不是普通暗器，而是用機簧發射的連弩，五逸雖然功力不凡，掌擊袖捲落不少弩箭，「噗噗」聲中，身上仍然中了幾支箭弩！

箭弩雖然不是射在要害的地方，但入肉頗深，痛得五人忍不住痛哼出聲，奮力從地上躍起來！

身形才躍起，但下盤一緊，便又不由自主地摔回地上！

原來他們的腳上不知怎的被繩索絆套住了！

這也是他們爲何在衝前之際，忽然摔撲落地的原因。

那些黑衣人眞陰毒，竟然預先在地上佈下了絆索！

× × ×

五人被絆索扯落回地上，立刻抽出了身上的兵器！

可惜太遲了。

若是他們一早就將兵器抽出來，不難將絆索削斷，他們這時才抽出來欲削斷絆索，那些黑衣人却比他們快了一步，就在他們被絆索扯落地上的刹那，所有黑衣人皆閃撲向五人，刀芒連閃交織中，十多把鬼頭刀挾着嘶風聲砍落他們的身上。

黃山五逸這一驚眞是非同小可，暴喝聲中，運勁於臂，揮動兵器擋格！

但那十多條黑影却在擋擊在一起的刹那，驀然撤刀暴退！

這一着大出黃山五逸意料之外，揮舞起的兵器自然擋了個空！

也就在這刹那，破空聲又大作！

五人擋空的刹那，俱是怔了怔，破空聲入耳，他們才醒覺到對方又使了詐，急不迭舞動兵器封擋！

由於是在驟出不意之下，任他們反應再快，也有刹那的一窒，到他們舞動兵器封擋，最先射出的弩箭已射在他們身上！

——他們只能封擋隨後射來的弩箭！

身上再中箭弩，可謂痛上加痛，手一慢，各人身上又被箭弩射中！

五人不由又發出連聲痛叫聲！

那十多名黑衣人雖然早有預謀，弩箭發出的刹那，立刻暴撲向前，閃亮的刀芒劃破夜空，隨在弩箭之後，猛砍向黃山五逸身上！

黃山五逸至此難逃刦數！

五人各自發出一聲厲烈短促的慘叫聲，刀光血影中，被十多名黑衣人的鬼頭大刀砍成肉醬！

黃山五逸就這樣莫名其妙地伏屍在潯陽江頭！

「唿哨」一聲，十多名黑衣人迅快地將絆索從黃山五逸的屍身上解下來，收好，接分出三個人，各自將大將軍夏侯德及兩名侍從的屍體挾起來，再一聲「唿哨」，身形連閃，瞬眼間消失在沉沉夜色中。

水流依舊，但黃山五逸已變成了一堆碎屍！

### 險救小人物

小人物高步雲由於身材矮細如侏儒的緣故，故此他無論走到什麽地方，都非常之引人注目，特別是那些頑童，往往一大堆跟在他身後，嘲笑戲弄他。

小人物人雖矮細，心胸却很寬廣，對於那些頑童的戲侮，也不以爲意，所以他所經之處，必有一條「尾巴」。

這一日他走在臨江鎮的大街上，就有一大羣頑童跟在他身後嬉鬧不已。

他却毫不以爲意，昂首闊步走在大街上，東瞧西看。

這一來，連街上的行人也忍不住多看他幾眼。

立刻，小人物變成了「大人物」。

在街上走了一會，他忽然覺得酒癮發作，於是一逕走入大街東頭那間臨江樓。

他身後的那條「尾巴」自然在酒樓門

外一哄而散。

邁着一雙短腿，小人物蹬蹬蹬地一口氣登上二樓，揀了一副沒有人坐的座頭坐下來。樓上的伙計眼皮雜，倒不敢因爲他的身材矮細而看輕怠慢他，急急忙忙上前招呼。

小人物要了二斤酒，幾碟小菜，自個自獨酌起來。

午後這一段時間照例人客不多，所以樓上的人客很疏落。

三杯酒下肚，小人物目光在樓上掃了一遍。他的目光掃視到牆角一副坐頭上時，立刻被坐在桌旁的一位漢子吸引了。

那位漢子年紀不到三十，身材軒偉，相貌堂堂，與小人物比較起來，實有「天壤」之別。

大凡身材矮小的人，多數對身材魁偉高大的人有一種欽羨之意，小人物雖然心胸寬廣，在這一點上，也不例外。所以，他帶着欽羨的眼色注視着那漢子。

那漢子酒量甚豪，桌上擺了五七個酒壺，少說點也喝了五斤酒，但卻臉不改色，依然在喝着。

別看小人物身材細小，酒量卻很豪，好喝酒的人遇上一個酒量豪的人，自然生出一份好感，小人物對那漢子已然生出好感，並且想與之攀交暢飲一番。

恰好這時那漢子放下酒杯，目光一轉，瞥向小人物。

小人物藉這機會向那漢子點頭一笑。

那漢子亦向小人物展顏一笑。

小人物立刻開聲道：「這位朋友，獨酌寡興，如不嫌棄，你我相對暢飲一番如何？」

那漢子爽朗地笑道：「能得兄台相陪暢飲，固所願也！」

小人物喜得一手執着酒杯，另一手執着酒壺，三步兩腳，移坐在漢子坐着的那副坐頭上。

「見面是朋友，來，咱們先乾它三杯！」小人物舉杯相邀。

「酒逢知己千杯少，乾！」漢子舉杯一口喝乾。

小人物也一口氣喝乾杯中酒。

兩人一瞧酒杯，放聲大笑起來。

「小二，拿五斤酒來！」小人物豪興大發。

店伙聞聲急忙捧來一罎酒。

那漢子目光閃亮，搶先一掌拍開泥封，捧起酒罎，傾酒落碗。「兄台不反對用大碗吧？那才痛快！」

「朋友好豪興，在下讚成！」小人物將一隻空碗推前。

於是乎，兩人改用大碗，一碗接一碗，將那罎酒喝了個清光。

那位不時上前侍候他們的店伙，眼看兩人牛吞鯨飲的喝法，咋舌目呆。

兩人足足喝了十斤酒，才意猶未足地連聲道：「痛快！痛快！眞痛快！」

兩人在喝酒間，始終沒有請教對方的姓名。

這或可說是酒徒的本色。

十斤酒落肚，兩人都有五六分酒意。

「朋友好酒量，佩服！」小人物咂着嘴唇說。

「兄台的酒量也不差。」漢子臉上雖有醉意，眼光卻很明亮。

「再喝在下就要醉了。」小人物打了個酒呃。「朋友，有機會再喝！」

掏出一錠足有三兩重的銀子，起身塞在店伙的手上，小人物一逕走下樓梯。

漢子卻坐着沒有動，看着小人物的身形在樓梯消失，目光泛露出笑意。

× × ×

小人物的酒量雖然大，但比起那漢子來，顯然略遜一籌，走在燈火通明的長街上，脚步有點虛浮。

那一頓酒，小人物與那漢子喝了將近二個多三個時辰。

沿着長街一路走去，燈火越來越稀黯，小人物一脚高一脚低，走盡了長街，依然沒有停下來的意思，一直向前走去。

終於，他停下來。因爲他若再向前走，很可能會一頭摔落江中。

原來他已來到江邊。清涼的江風迎面吹來，吹去了小人物幾分酒意。

江水流動聲傳入他耳中，目光一遠，望着黑茫茫的江面，長長地吐了口氣。

驀地，他似有所覺，目光一收一掃，沉聲喝道：「何必鬼鬼祟祟，出來吧！」

如响斯應般，他的語未落，在他周圍有七八條人影像幽靈般從黑暗顯現出來。

「見不得光的魅魍魎魎，報上名來！」小人物似醉非醉地喝叫。

那八條人影卻木立着不言不動。

「這嚇不了老子，裝神扮鬼。」小人物舌頭打着結，「難道你們都被人割了舌頭？」

「那八名黑衣人終於有人開聲了。「小孩也來充大人。」語聲陰冷。「姓高的，你爲何要殺夏侯德？」

「他該死，老子便殺他。」小人物循聲將目光掃向發話的方向，卻分辨不出是那個黑衣人說的。

「夏侯德俠名遍武林，是一位令人欽仰的大俠，怎麼會該死？你說！」這一次小人物終於看清楚那一個黑衣人說話了。

那黑衣人站在他的側面，身材高不了他很多，却很橫，夜色中看來，有如一只螃蟹。

小人物身形半轉，對着那「螃蟹」，目光盯在其身上，仍然露出醉意道：「你是誰？」

螃蟹一樣的黑衣人冷森森地道：「你很想知道？」

「屁話。」小人物大聲道：「老子若不想知道，問你幹什麼？」

「螃蟹」冷哼一聲道：「你若想知道，去問一個人，他一定會告訴你！」

「那人是誰？」小人物不由緊接問。

「閻王老五。」「螃蟹」嘿嘿一笑。

其餘的黑衣人像要證明他們不是啞巴般，跟着暴笑起來。

小人物這才知道被對方耍弄了，但他却一點也不生氣，打了個酒呃，道：「莫非閻王老五是你的老子？」

那「螃蟹」被小人物反嘲一句氣得厲聲道：「你這小子大概活得不耐煩了！」

「難道你們本來不是來殺老子的麼？」小人物竟然嘻地笑了一聲。

「若不是來殺你，咱們才不會站在這裏喝江風。」「螃蟹」語聲森沉。「你到



底知道多少秘密？」

「你以爲老子會告訴你？」小人物伸手掩咀。

「殺！」「崩崩」連响，七名黑衣人手中已多了一具連弩，集中射向小人物。

連弩一發十支射出，而小人物這時還舉手掩口，照計很難閃避及出手封擋，但小人物却能從容應付。

原來他舉手掩口是故意作出來的，目的就是誘對方出手，連弩發射聲才响，他立刻變成一個倒地葫蘆，向前疾滾，滾向「螃蟹」！

那些弩箭竟然快不過他的身形，盡皆射在他身後地上。

小人物反應之敏捷，身形之迅快，實在大出那些黑衣人意料之外。

特別是「螃蟹」，一見小人物向他疾滾而來，手中鬼頭刀閃電般疾斬而下！

可是貼地疾滾的小人物却在這刹那間身形有如跳蚤般蹦彈起，寒芒乍閃中，急扎向「螃蟹」的咽喉。

這一着又是大出「螃蟹」意料之外，封擋已經來不及，猛吸口氣，身形一拗，飛起一脚。那一脚踢向小人物的胸膛！

小人物就是仗着身形矮細，而避過了那陣箭雨，但有一利必有一害，由於他手脚短，所以被「螃蟹」向後一拗腰，他扎出的短七便夠不上距離。

而「螃蟹」的一脚堪堪踢到，一髮間，小人物的短七猝然向下劃削！

「螃蟹」那一脚若是繼續踢，可能會踢中小人物，但也可能會被小人物的短七劃削中，在這樣的情形下，他當然不肯以身犯險——小人物遲早是只死鴨子！

所以他急忙抽腿蹬退。

刀風颼捲中，兩名黑衣人的鬼頭刀交剪一樣斬向小人物。

小人物的身形在這刹那却像一顆隕星般向下猝墜，雙臂急劃而出！

那兩個黑衣人鬼頭刀斬出，却忽然失去了小人物的身形，自然斬了個空，心知不妙，欲閃退，那裏還來得及？胸腹上各自被劃開一道裂口，登時慘叫出聲，仰摔在地上，血湧腸臟流。

小人物一下子解決了兩名黑衣人，心中暗喜不已，身形急墜落地。

還未落地，驀覺身上一緊，原來餘下來的五名黑衣人在他擊殺兩名黑衣人的刹那，雙手急揚，各自拋出兩條絆索，縱橫交錯，組成一個繩網，將小人物網住！

小人物雙七急劃而出，但雙臂一緊，一個身子已被緊緊網束住，動彈不得！

小人物暗嘆一聲：「這一次完了！」

× × ×

「螃蟹」走到繩網網住的小人物臉前，得意地獰笑一聲：「就算你有多少秘密，也將隨着你的死亡，長埋在地下。」

小人物大睜着雙眼，望着「螃蟹」，居然還笑得出聲。「死人既然沒法洩漏秘密，閣下何妨將身份賜告，讓我死也死得甘心？」

「螃蟹」嘿嘿一笑，道：「讓一個死人知道又何妨？」

一頓接道：「我就是人稱『大螃蟹』的丁橫！」

小人物也曾聽聞過大螃蟹丁橫其人，眼珠一轉，道：「你我素無仇怨，爲何要殺我？」

「不錯，你我甚至從未見過面，只怪你殺了大將軍夏侯德，所以要殺你！」

「原來你也是他們的人！」小人物脫口叫出。

「不錯！」丁橫的語氣變得陰森：「知道了這些又如何？還不是要死！」

「死」字出口，揚臂一刀猛砍向動彈不得的小人物！

小人物自份死定了，心裏暗嘆一聲，乾脆閉上了眼睛。

耳際立時聽到「鏗」的一下激响！

丁橫那一刀竟然沒有砍在他的身上，他大感奇怪，張開雙眼看個究竟。

他恰好看到一個身形偉岸的漢子像從天而降一樣，接下了丁橫砍向他身上的那一刀，而丁橫竟然被震得暴退兩步，才能將身形穩住！

「你是什麼人？」丁橫又驚又怒，他從剛才兩刀相擊被震退這一點，已知來者很扎手！

那突然出現的漢子却不答他，手中刀向下連劃幾下，小人物驟覺身上一鬆，那個繩網已被劃破，疾忙一躍站起來！

嘻嘻一笑朝着丁橫道：「想不到煮熟的鴨子也會翻生，閣下一定很驚奇了？」

丁橫目中兇光連閃，倏地迸聲喝道：「殺！」

「殺」聲未落，那五名黑衣漢子手上已多了一具連弩，「崩崩」連响，一蓬蓬急勁的弩箭疾射向小人物與那漢子。

小人物雙臂疾忙舞動，那漢子手中刀盤舞如龍，射來的弩箭竟然大半被他擊落，有些射空，餘下的亦被小人物擊落。

「好賊子，竟然想逃？」小人物一眼瞥到丁橫帶着五名黑衣人乘兩人應付箭矢的刹那，反身急掠而去，身形一動，便要追上去。

却被那漢子一把拉住。「兄台，窮寇莫追，何況他們的連弩很霸道，不好應付，一個弄不好，可能會傷在其下。」

小人物眼望着丁橫六人的身形霎眼間隱沒消失在沉沉夜色中，恨恨地道：「終有一天殺了他！」

接轉身睜大雙眼瞧着那漢子，夜色中却瞧不大清楚，只覺這人很面善，一時又想不起。「這位朋友，多謝救命……」

那漢子却笑截道：「兄台，燕某還未多謝你日間那頓酒，咱們扯平如何？」

小人物聽得一怔，繼之恍然，喜道：「原來是你！」

繼之一想，拍拍後腦勺道：「朋友，還未請教高姓大名。」

那漢子豪笑一聲道：「燕仲行。」

小人物一聽，心頭狂跳了一下，道：「朋友莫非就是人稱刀中龍的燕仲行？」

「不敢當。」燕仲行連忙道：「請教兄台貴姓大名。」

小人物這時興奮莫名，答道：「小人物高步雲。」

燕仲行忙抱拳道：「原來是高兄，久仰了。」

小人物却擺擺手道：「燕兄，咱們不必盡說客套話了，走，別站在這裏喝涼風，找個地方坐下來，邊喝邊談，好麼？」

燕仲行掃一眼地上兩具屍體。「高兄不用看看他們的面貌麼？」

「不用，」小人物搖搖頭，在下巳知道他們都是些什麼人了。」

「那快去找個地方喝兩杯，這裏的風好猛。」燕仲行迴刀入鞘向着鎭內走去。

小人物雙脚一緊，與燕仲行起了個肩併肩。

## 一統帮

在一間小酒舖內，燕仲行與小人物相對而坐，喝着土酒。

這小酒舖是一個老漢開的，他本來想關門歇息，却被燕仲行兩人走進來，他只好暫時不關門。

所以小酒舖只得他們兩位「客人」。

這倒方便他們兩人談話。三杯酒下肚，燕仲行抬眼看到酒舖老板坐在櫃枱內打瞌睡，遂提高聲音道：「老板，你上舖去睡吧，不用理會咱們，這是酒資。」

說完從懷中摸出一錠足有五兩重的銀子，拋向櫃枱。

那錠銀子「篤」一聲落在櫃枱上，恰好落在睡眼惺忪的老板眼前，毫不滾動，就像嵌在枱面上一樣，老板的雙眼立時亮了。五兩銀子，就算喝光他的酒，也仍然有剩。

將銀子收起來，老板立刻邊關舖門邊道：「多謝，兩位客官只管喝，喝到什麼時候也不成問題！」

關好了舖門，替兩人桌上的油燈添滿了油，才走入裏間睡覺。

× × ×

「高兄，在江邊截殺你的人，究竟是些什麼人？」燕仲行放下酒杯，抬目注視着小人物。

小人物舔舔咀唇，加重語氣道：「他們都是一統帮的人！」

「一統帮？」燕仲行却想不起江湖武林中有這一個帮派。「怎麼我從來未聽聞過？」

小人物喝乾了杯中酒，道：「這個一統帮很神秘，江湖上知之者甚少，難怪你不知道。」

「他們爲何要殺你？」

「因爲我知道了他們的秘密，我又殺了大將軍夏侯德！」

「你殺了大將軍夏侯德這件事，燕某亦有聽聞，」燕仲行目光深注在高步雲臉上。「大將軍夏侯德乃俠名遠播的人物，你殺他，難道他因爲他是一統帮的人？」

小人物一掌輕擊在桌面上，道：「不錯，燕兄猜對了。」

「這個一統帮到底是個怎樣的組織？」燕仲行心中充滿了好奇。

「一統帮這個組織野心很大，妄想統率武林，目前，因爲他們的實力仍未足够，所以一切行動皆是在暗中進行，所以武林中人對這個一統帮一無所知。」小人物說時神色很凝重。

「燕某實在不明白，怎麼有些人硬是得統率別人，發號施令，雖知道古往今來，有哪一個能够操縱武林的！」

「一個人的野心很大的時候，是不會想到這一點的，不然，江湖武林又怎會沒有一時片刻寧靜過？還不是這些權欲薰心的人在作怪！」小人物感慨地說。

「以大將軍夏侯德這樣卓有俠名的人，又怎會加入這種組織？」

「這一點在下也不大清楚，」高步雲道：「或許他也是個野心很大的人，若不是在下親耳聽到，在下也不相信夏侯德會是一統帮的人！」

「高兄，你是怎樣知道的？」燕仲行替小人物斟酒。

「大約在兩個月前，在下醉倒在揚州醉瓊樓，由於在下身材矮細，醉倒在桌下，也不知醉了多少時候，忽然朦朧中聽到有交談聲，在下勉強睜開雙眼，朝語聲處望過去，看到大將軍夏侯德正與兩名青衣侍從在喝酒談話，而那時大概也很夜了，酒樓內就只有夏侯德那一桌人客，而他們不知怎的，竟不知在下醉倒未走，在下素仰其人之俠行，正想站起來與之攀交，那知——」說到這裏，小人物舉杯一口喝乾，放下酒杯。

燕仲行沒有開口催小人物說下去，只是拿目光盯着他。

小人物咂咂咀唇，才接道：「那知就在這時，一名青衣童子的話，聽得在下酒意全消，却不敢爬起來，躺在樓板上一動不敢動！」

燕仲行見他又停下來，忍不住道：「那名青衣侍從說了句什麼話？令到你如此緊張？」

小人物吐口氣，道：「那青衣侍從說：『主人，這一次雄風堂若是不肯加入本帮，怎樣對付應天風？』」

「『應天風若是不識好歹，那他只有死！』」小人物模仿夏侯德的話，並作了個刀砍的手勢！

「高兄，夏侯德可沒有說是一統帮啊。」燕仲行直視着小人物。

「但後來夏侯德親口說出來了。」小人物的小動作眞多，向燕仲行擠擠鼻子。

燕仲行對於小人物那些滑稽的小動作好幾次差點忍不住想笑，但到底忍住了。

「他們喝了一陣酒之後，夏侯德意氣飛揚，威沉地對那兩名青衣侍從道：『你兩人知道本帮取名一統帮的意思嗎？』」小人物學着夏侯德的神態。「那兩個青衣侍從却搶着答道：『那意思就是，一統武林！』」。

「夏侯德點了點頭，却補充道：『說明白一點，那就是順我者生，逆我者亡！哼哼，應天風若是不答應加入本帮，無異自尋死路！』」小人物說到這裏，端起桌上的酒杯，喝了一大口。

「以夏侯德的一身修爲，你醉倒在酒樓，他斷不會發覺不到。」燕仲行皺了皺眉頭。「他始終沒有發覺你？」

「看來是沒有了，」小人物搔搔頭皮，「三人喝了差不多半個時辰，始終沒有朝我躺着的地方看一眼。」

「事後在下也覺得奇怪，這根本是沒有可能的事，在下只好解釋爲他們是發現在下醉倒在酒樓的，只是他們不認識在下，認爲在下是個微不足道的小人物，所以毫不忌憚在下會聽到。」小人物聳聳肩，「再說，當時在下確實醉到人事不知！」

「唔，他們可能察看過你，見你爛醉如泥，以爲你會沉醉到天亮，所以毫不避



忌。」燕仲行雙眉一揚，道：「後來他們還有說什麼？」

「後來他們很少說話，喝着悶酒，偶爾說的也是一些武林中流傳的消息或發生的事。」小人物苦着臉道：「在下却苦了，動也不敢動，待他們走後，在下全身差點僵硬得起不了身！」

抬眼見燕仲行沉思不語，急道：「燕兄可是不大相信在下的說話？」

燕仲行趕忙擺擺手道：「高兄，你我一見如故，你根本上沒有必要向我說謊，燕某怎會不相信你的話呢！」

一頓接道：「燕某聽了你說的話，不禁心生感慨，想不到像大將軍夏侯德那樣的人物，也有兩副臉孔，兩重身份！人生之奸詐，於此可見一斑！」

「燕兄，在下爲了證實在下聽到的是否屬實，第二天一大早趕到雄風堂，見到的只是一片瓦礫，及數十具燒焦了的屍體，據說，雄風堂除了少數在外辦事的弟兄外，自堂主應天風以下，無一倖免！」小人物目中射出怒火。「只有那些不諳武功的坊衆，才會認爲雄風堂一衆是被大火燒死的，憑着應天風等人的身手，又怎會逃不出來！」

「高兄說得對，應天風等人若不是事先被人制住或殺死，肯定不會被燒死！」燕仲行也激動起來。

「看到頹垣敗壁及那些燒焦的屍體，在下知道在酒樓聽到的話沒有聽錯，大將軍夏侯德因爲應天風不肯加入一統帮，而將他們殺死了！」小人物表現得很憤慨。

「應天風的行事作風雖不敢恭維，但却是一名硬骨頭！」

「於是，你就在九天前，約戰大將軍夏侯德？」燕仲行含笑問。

「這種披着僞善外衣的奸惡小人，不殺之在下一日不安，本來，憑在下的武功斷殺不了他，幸虧他未動手就生了輕視之心，而在下輕功之佳，身手變化之敏捷奇詭，更大出他意料之外，總算殺了他。」小人物長長噓了口氣。

「聽說高兄與夏侯德一較高下時，請了黃山五逸做見證，是麼？」燕仲行說話時神色顯得有點緊張。

「是！」小人物道：「黃山五逸是在下邀請做見證的，在下的意思是欲在殺死夏侯德之後，將夏侯德該殺的原因說給黃山五逸聽，證明在下不是濫殺！」

「後來怎樣了？」燕仲行緊接問。

「在下殺了夏侯德之後，黃山五逸頗爲震驚，質問在下爲何殺之，在下正欲加以說明，那兩名青衣侍從却不要命地出手攻擊在下，在下却不想殺兩人，但一時又制服不了兩人，只好一走了之，臨走時，並向黃山五逸說：『欲知道在下殺死夏侯德的原因，請向那兩位青衣侍從查問！』」小人物歇了口氣，續道：「在下之所以不殺那兩名青衣侍從，是想從他們的口中問出更多的秘密！」

「高兄這一着做得很對，」燕仲行神色凝重，「但黃山五逸却自那一晚之後，失了踪！」

「怎會這樣的？」小人物驚詫地道：「那兩名青衣侍從斷斷殺不了黃山五逸，除非在下走後發生了意想不到的意外！」

「燕某也是這樣想，黃山五逸斷不會無端端自己失踪，這只有兩個可能！」燕仲行重重地道：「一是五人被殺死，二是被一統帮的人擄去！」

「只有這兩個可能！」小人物點頭表示讚同。「燕兄，你與黃山五逸是否關係很深？」

「一點關係也沒有，只見過一面，燕某是受老猴王之托，追查黃山五逸何以忽然失踪的！」燕仲行望着小人物：「高兄對於老猴王大概也有耳聞吧？」

「久仰大名，可惜緣慳一面。」小人物聳聳鼻子道：「原來燕兄是受托追查黃山五逸的下落的，燕兄想必與老猴王交情很深了？」

「也說得上患難之交！」燕仲行道。

「那麼，燕兄早就知道在下是誰了？」小人物苦笑。

「確實早巳知道，這一點請高兄原諒，因爲燕某若貿然向你查問黃山五逸失踪之事，你一定很反感，所以燕某不得不用些手段。」燕仲行歉然地說。

「喝罷酒之後，燕兄一直跟踪在下？」小人物眨眼也不眨地望着燕仲行。

「高兄請原諒。」燕仲行朝小人物抱拳道。

「燕兄不用致歉，若不是燕兄你跟踪在下，又怎能及時出手救了在下呢？若在下還怪你，簡直不是人！」

一頓接問：「老猴王在猴子谷稱王稱霸，很少出谷又怎知道黃山五逸失踪？」

燕仲行道：「黃山五逸與老猴王交情很深，下山後，順路到猴谷探訪老猴王，道出下山的原因，並約定在你與夏侯德一決高下的第三日，再到猴子谷與老猴王暢聚一番，老猴王巴巴地盼了五天，黃山五逸却踪影不見，恰好燕某路過猴王谷，便入谷拜望老猴王，老猴王心懸五位好友不知發生了什麼事，遲遲不到猴子谷，於是拜托燕某代爲探查一下。」

「這件事在下看來，要從那兩名青衣侍從着手！」小人物也有點憂急。「若黃山五逸有什麼三長兩短在下也有責任。」

「時候巳經不早了，酒也喝得差不多，咱們走吧！」燕仲行掃了一眼擺滿一桌的空酒壺，站起來。

小酒舖閉着的大門，也就在這時候忽然「砰嘭」地大開了！

## 毒手陰姬

緊閉着的兩扇大門當然不會自動打開，正確點說，是被人一脚踢開的！踢開大門的人，是一名身穿痲衣的中年漢子。

那漢子就站在大門口，所以燕仲行小人物聞聲望過去，一眼就看到那漢子。

那漢子一脚踢開大門之後，沒有進一步的行動，直挺挺地站着，一雙目光却利刀一樣在燕仲行小人物的臉上「刮」着！

燕仲行與小人物迅速交換了一瞥詢問的目光。兩人同時搖搖頭——都不認識這位不速之客。

「會不會是一統帮的人？」燕仲行悄聲問。

「除了他們，還有什麼人會三更半夜找上門來？」小人物亦悄聲答。「只怕外面巳全是他們的人！」

像爲了證實小人物的話一樣，小酒舖忽然四分五裂，只不過眨下眼間，只剩下一座屋架，屋子的周圍，果然站滿了全身黑衣，手執鬼頭刀的漢子。

燕仲行瞧得不由呆了呆，苦笑道：「只怕世上已沒有人能够拆得這樣快……」

一聲嬌笑自他們背後响起，截斷了燕仲行的話。「這算不了什麽，咱們殺人的手法更快！」

燕仲行小人物聞聲霍然一轉身。

但就在他們轉身的刹那，一蓬碧芒電閃般射向兩人！一道燦亮如虹的刀光也就在這時匹練般閃展揮捲起，恰好將那蓬暗器截落擊墜！

小人物第一次見識了燕仲行的拔刀及出刀手法，不由暗自佩服不已。

「好快的刀法，果然名不虛傳！」那位發射暗器的人脫口出聲讚許。

而事實上，那人的確看不清楚燕仲行是怎樣拔刀的！

燕仲行小人物看清楚了背後那人！

而那人正是在他們轉身的刹那，發出暗器的人！

而這人赫然是個嬌媚得令人看了禁不住會心跳的女子。

這女子一身翠衣，身材豐滿迷人，正含着一臉嬌笑，望着燕仲行小人物。

若不是親身領教過她的暗器，任誰也不會相信一位這樣嬌媚迷人的女子，會是含笑殺人的女魔頭！

這女子年紀不到三十歲，正是女人最迷人的年華。

「芳駕的暗器手法好高明。」燕仲行冷冷地打量着那女子，突然想起了一個人。「若燕某沒有認錯人，芳駕就是有毒手之稱的陰姬！」

那女子倏地格格嬌笑出聲。「若妾身沒有認錯人，閣下就是人稱刀中龍的燕仲行！」接媚目一轉，望着小人物，嬌媚地道：「眞是想不到，小人物高步雲竟然名實相符，只是妾身實在不明白，以大將軍夏侯德之威儀不凡，怎會死在這個小人物手上！」

小人物擠擠鼻子，眨眨眼。「這一點，芳駕不用費腦筋多想，只要妳見到夏侯德，一問就知！」

毒手陰姬被小人物這句話氣得嬌臉變青，但隨即又嬌媚如花。「那太麻煩了，橫竪兩位即將到地府報到，妾身就有勞兩位代爲向夏侯德問個清楚明白好了。」

小人物哼了一聲。「芳駕這樣勞師動衆而來，不會是只逞口舌之利吧？」

毒手陰姬笑臉如花。「你以爲呢？」

小人物嗤然道：「妳是妳，我是我，我又不是妳肚內的蛔虫怎知妳想怎樣！」

「不過——」他緊接着道：「我倒知道芳駕是一統帮的人！」

毒手陰姬毫不驚奇：「是又如何？」

「那就太可惜了。」小人物嗐嗐一笑。「我實在不想辣手摧花！」

「你到底知道了多少秘密？」毒手陰姬第一次臉上沒有了笑容。

「這一點連我也不大清楚。」小人物故作糊塗。

「哼，那你就做個糊塗鬼吧！」毒手陰姬的語聲一下子變得冰寒。

「我不想做鬼，只想揭破你們的陰謀野心！」小人物也一下子變得嚴肅起來。

「趙嵩！」毒手陰姬嬌喝一聲。

站在大門口那位漢子應聲趨入屋內道：「屬下在。」

「教訓一下這位小人物！」毒手陰姬厲聲道。

「遵命！」趙嵩躬身抱拳。

接側轉身，面對小人物，冷冷地道：「請動手！」

他口裏說請小人物動手，實則他在說話時，已搶先動了手！

身形一欺，他的手中已像變戲法一樣．多了一柄狹長鋒利的長劍，「嗤嗤」連响，劍光猝展，刺向小人物！

這位仁兄的劍法非常高明，一出手，就刺出了八劍！

幸虧小人物早有戒備，雙臂一揮，「叮叮」連响中，接下了趙嵩八劍！

小人物實在想不到這位名不見經傳的趙嵩，竟然身手這樣高明，不由暗中加了小心，接下對方八劍的刹那，身形一彈而起，身形一拳一展，有如脫弦箭一樣彈射向趙嵩。

趙嵩料不到小人物的身法敏捷怪異，吸口氣，疾向後飄退。

小人物却在這刹那身形沉墜，貼地一滾，有如一顆肉球一樣，疾滾向趙嵩的下盤。

趙嵩不禁吃了一驚，手中劍急向下一劃，可惜却劃了個空！

原來小人物在這刹那，滾動的身形猝然向上滾彈起。

趙嵩眼色一變，一掌疾拍出去！

小人物的身形怪異地扭曲了一下，趙嵩那一掌竟然拍了個空！

「速退。」毒手陰姬已看出不妙，疾喝出聲！

可是趙嵩却退不了！

小人物在閃讓過趙嵩那一掌的刹那，手中短七向前一遞，「噗」一聲，扎入了趙嵩的咽喉。短七一入即出，鮮血標射，小人物在抽七的刹那，雙脚暴蹬出，蹬在趙嵩的胸膛上，身形倒射開去。

「砰蓬」一聲，趙嵩被蹬得重重地仰摔在地上，動也不一動！

「毒手陰姬，妳那位手下已到閻王爺那裏報到了。」小人物嘻嘻笑着。

毒手陰姬居然也笑起來，不過目光却像刀尖一樣盯着小人物。「你應該改個外號叫跳蚤才對！」

「芳駕，燕某有一事，可否請教一下？」一直沒有開聲的燕仲行忽然開口。

毒手陰姬眼一瞟嬌聲道：「請說。」

「黃山五逸是否貴帮擄刦了？」

這位毒手陰姬似乎很欣賞燕仲行，聞言眼眸一轉，嬌聲道：「那多麻煩，那五個多管閒事的傢伙已被踩成肉醬，拋到江中喂魚鱉了！」

燕仲行聽了，不禁倒抽一口涼氣。

小人物憤怒得脹紅了一張臉，跳起來尖聲道：「你們爲何要殺他們？」

「因爲他們太愛管閒事！」那位大螃蟹丁橫忽然現身說話，原來他早已來了。

小人物目中像噴出火來，大叫道：「他們可是你殺的？」



「你太過誇獎我了，他們是死在我的手下的刀下！」丁橫邁動着那雙短而粗的雙腿，走前兩步。

「老子與你拚了！」小人物大叫着撲向丁橫。

丁橫却忽然直挺挺地仰躺在地上！

一陣箭雨也就在這時攢射向小人物。

小人物在冷不及防之下，不免手忙脚亂，雙臂揮劃，撥擋落最先射到的箭矢，但大腿上仍然中了一箭，他急忙乘勢躺下，避讓相繼射來的箭矢。

那知丁橫是早有預謀的，一眼瞥到小人物倒向地上，他的身形驀然貼地標射過去，一脚踹蹬向小人物的腰脅！

小人物腿上中了一箭，痛得他直咬牙，冷不提防勁風襲來，不禁吃了一驚，疾忙滾避。「砰」一下沉响，小人物仍然被丁橫一脚踹蹬在屁股上，登時被蹬飛出去，發出一聲痛叫。

連弩發射聲大作，最少有五六十支箭射向被蹬飛出去的丁橫！

看來，丁橫他們是必欲殺小人物而後甘心！小人物連挨了兩下，身形已亂，動作也沒有先前靈捷，很難封擋閃避得了射來的箭雨。

但他仍然揮手扎脚，封擋閃避。可惜他已力不從心。

驀地，一道刀芒如裂電一樣乍閃疾展，閃劃向射向小人物的箭矢！

那些箭矢立時像冰雪遇火一樣，紛紛墜跌落地上。刀光倏歛，燕仲行手按刀把，挺立在小人物之前，掩護着他。

看到燕仲行那神乎其技的刀法，丁橫一雙眼直了！

毒手陰姬却依然含笑望着燕仲行。

「高兄，傷得怎樣？」燕仲行關切地問。

「腿上中了一箭，屁股上挨了一脚，算不了甚麽，還挺得住！」小人物咬着牙，也不拔出那支弩箭，一挺身站起來。

燕仲行目光環掃了一下空洞洞的四壁，眉頭皺了一下。

已經被拆毁的四壁，起碼被三十多名黑衣人圍着。每個人手上除了一柄鬼頭刀之外，還拿着一匣弩箭。

若是小人物沒有受傷，燕仲行有信心衝出去，但現在，他却沒有把握了。

「燕兄，咱們要的只是小人物，你若離開，咱們决不阻攔！」毒手陰姬大概看出不可能一下子解决燕仲行小人物兩人，所以故示友善。但她却找錯了對像，燕仲行豈是那種寡義輕友的小人！

「燕某絕不會一個人走，要走，必與高兄一起走！」燕仲行嗆然抽出盤龍刀！

「你要死，妾身只好成全你！」毒手陰姬臉色變得冷厲如寒冰。

「高兄，請盡量跟在燕某身後。」燕仲行神色凝重地低聲對小人物說。

小人物點點頭！

燕仲行忽然移步，直逼向毒手陰姬。

毒手陰姬臉色一變，目光狠毒，忽然雙手像天女撒花般，向着燕仲行輕柔美妙地揚動起來。

燕仲行也就在這刹那，一刀斬出！

這一刀斬散了毒手陰姬的招式！

驚呼一聲，毒手陰姬急急向後飄退。

燕仲行没有近擊，身形猛然半轉，盤龍刀曳着一溜虹芒，順勢迴斬！

一條倏然撲攻向小人物的人體，被斬爲兩截！這一刀之快，快得那人被揮斬爲兩截之後，兩截身軀竟然沒有分開，繼續衝撲向小人物。

只差一步就衝到小人物的面前時，那人的上半截身軀才驀然倒折，擧起的鬼頭刀自手中「噹」地一聲，鬆跌落地。

小人物也很鎮定，眼見那人衝來，既不出手，甚至連眼也不眨一眨。

因爲他已看出那已是個死人！

那是一個黑衣人，他以爲小人物受了傷，可以撿到便宜，那知便宜不撿到，命却送掉了。

所有人看到那兩截從斷口中噴湧出大股血泉的軀體，都不禁變了臉色，丁橫更戒懼地退了一步，退出燕仲行長刀攻擊所及的範圍。

「好刀，好快的刀法。」毒手陰姬竟然拍起掌來。

燕仲行半身一轉，重新面對毒手陰姬，冷然道：「芳駕要不要再試一試？」

毒手陰姬眼波流轉，嬌媚地道：「妾身很想再試一試，可惜你已無能爲力！」

「不好，燕兄，咱們着了道兒。」小人物說話時，已搖幌起來，像一個喝醉了的人。

燕仲行心頭一驚，正想運氣，一陣暈眩襲上來，差些站立不住，忙屏着呼吸。

「現在相信了吧？」毒手陰姬嬌笑連聲。

「這毒……婦……」下面的話無法再說下去，小人物身形一截，倒在地上。

燕仲行也感覺到暈眩，勉力睜開雙眼，辛苦地道：「毒手陰姬，燕……某輕……視了妳那……雙……手。」

毒手陰姬笑得花枝亂顫。「燕兄，妾身既然叫做毒手陰姬，你却讓妾身有撒出『隨風飄』的機會，這只能怪你自己！」

她的話還未說完，燕仲行已像爛泥一樣軟在地上。

「將這兩人斬爲肉醬！」丁橫大喝。

「慢着！」毒手陰姬板着臉喝止。

「壇主……」丁橫滿臉不豫之色地望着毒手陰姬。

毒手陰姬嬌哼一聲，叱道：「丁副壇主，你怎不用腦想想，殺了他們當然痛快乾脆，但焉知他們有將本帮的秘密說給第三者聽？」

「壇主的意思是待拷問清楚之後再殺他們？」丁橫尷尬地望着毒手陰姬。

「正是這個意思。」毒手陰姬忽然又露出了笑容。

「壇主英明。」丁橫不得不心服口服。「將他們綁起來帶走！」

立刻有六名黑衣人應聲走出來，掏出身上帶備的繩索，上前動手將燕仲行兩人綁起來。

那知就在這時，四下裏一陣吱吱的尖叫聲大作，刺耳驚心！同時夾雜着一聲聲痛叫慘嚎聲！

毒手陰姬與丁橫聽得俱是心頭一驚，疾忙望出去！同時六名黑漢子也驚得怔然望出去。這一望他們驚震不已。

（下期續完）

新科技設計版

# 死亡迷藏

金一翼

現代化軍用直升機，在進攻和防守上，都扮演著一個重要的角色。

攻擊直升機應經常和斥堠直升機合作進行攻擊，整個機隊要練就低飛的本領，利用每一座樹林，每一個山谷，小丘和草叢來做掩護，在軍事用語上，這叫⌊大地的午睡⌉飛行（Nap of Earth），需要週詳的計劃，以及計準時間的，對斥堠直升機有着最大的幫助的是它的栓柱能夠霍的自旋翼上面升起，讓機體仍留在下面。

進攻！要防止一場現代坦克和裝甲車所造成的屠殺，便需要人類的才幹，以及地面和空中的電子魔術了。其中一種最威猛的攻／防武器，就是導彈—裝甲直升機。這種武器不但在速度和機動上佔了便宜，還可以在需要的時候，在離地幾米的空間緩慢地飛行，逐一棵樹的去搜索一個敵人。因此它的乘員必須對於複雜的電子儀器操縱是個專家、能幹，以及有着紅印第安人斥堠那般的詭惑才行！

上圖就是美國空軍最新的攻擊直升機，編號是曉士ＡＨ—64⌊阿巴治⌉型，機上正副機師分前後坐，前機師兼槍手，正機師座位較高，可以有較大的視野，它所携帶的可能是⌊火刑⌉導彈（Fire and Faggot）。由激光裝置導向目標，機員只須按鈕，導彈便會飛去。

①雷達預警接收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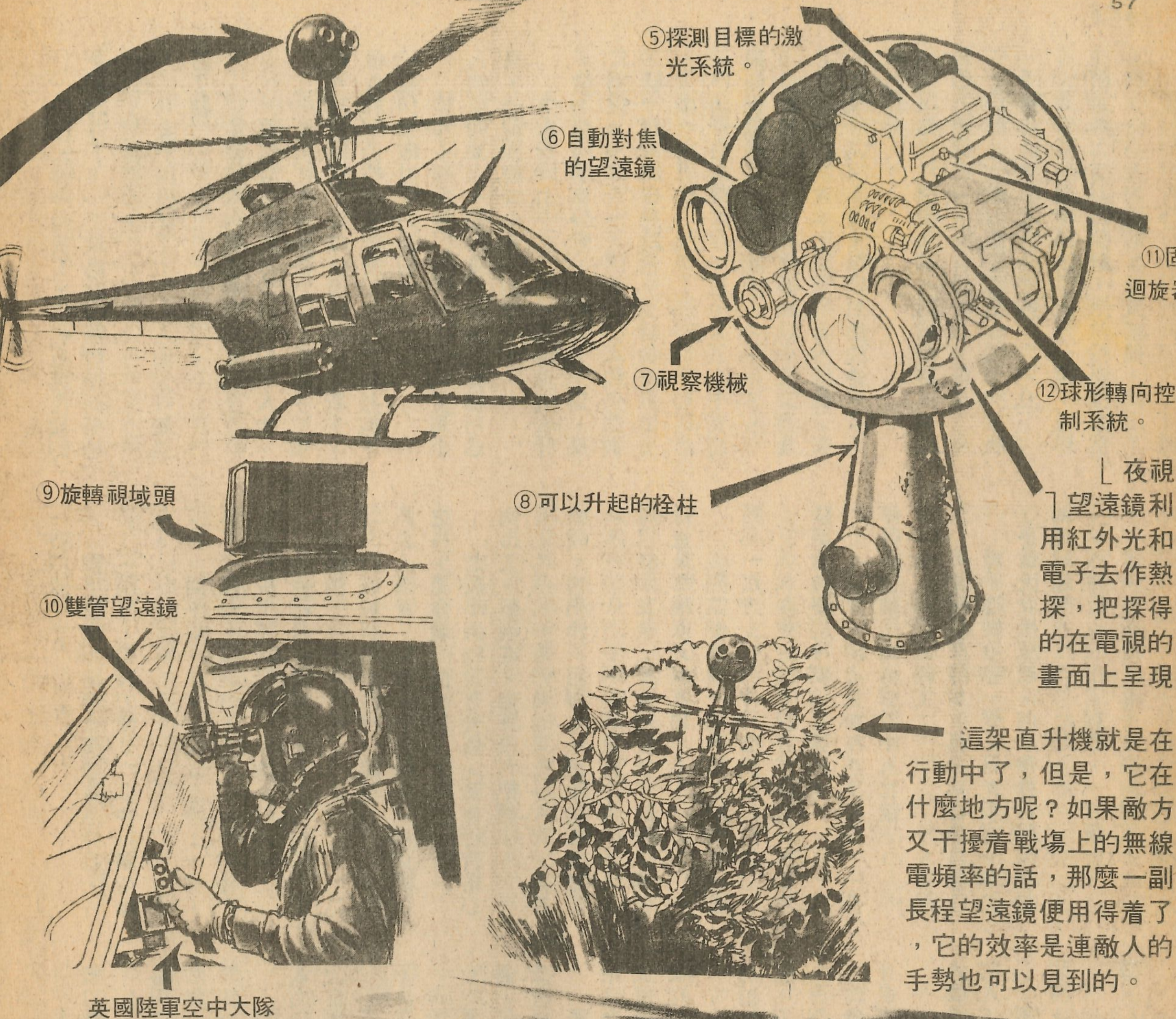
②排熱抑制器

這種直升機是需要利用各種掩護物的，不單只在它進入了目標的攻擊範圍內爲然，它必須留着性命伺機向敵人攻擊！這一分鐘，它是個獵人，但下一分鐘，它却很可能是對方的獵物。下面的就是它的不容忽視的敵人。同時，它示範出兩種方法讓它可以進行自衞。直升機可以隱藏在樹林後面，敵人便不會見到，但却逃不過現代雷達，因此，它必須裝有一種讓機員獲識一道雷達光線已經照着他們的警告系統，而從這個系統，讓他們知道敵人的位置和距離多遠。爲了降低噴流引擎排出的熱度，一種特別的冷却系統是不能缺少的。

這種可怕的ＺＳＵ—23—4⌊夕爾卡⌉（Shilka）自行封空砲携有四枚23㎜砲彈，最大的射程是2500ｍ。四名工作人員從旁協助，雷達測得目標後，即直接使砲口對準目標。






⌊夜視⌉望遠鏡利用紅外光和電子去作熱探，把探得的在電視的畫面上呈現

⑨旋轉視域頭

⑩雙管望遠鏡

這架直升機就是在行動中了，但是，它在什麼地方呢？如果敵方又干擾着戰場上的無線電頻率的話，那麼一副長程望遠鏡便用得着了，它的效率是連敵人的手勢也可以見到的。

英國陸軍空中大隊的反坦直升機，每邊機體可携帶四枚⌊拖曳⌉式（Tow）飛彈，飛彈發射後，它的制導尾翅便會立刻摺起來，操縱者只須把目標的中心保持在他的望遠鏡上便行，他的命令則由直升機上的無線電傳送到飛彈去。

圖中的就是可以手持或者架在車上發射的，像ＳＡ—7⌊聖盤⌉（Grail）之類的飛彈這類飛彈可用眼睛瞄準目標，也可以使用雷達探測。按鈕後，飛彈自會追踪目標引擎所排的熱氣。利用紅外光⌊搜索者⌉（Seeker），自會在它的視野上找上那⌊熱點⌉—直升機的引擎排氣口。

上月（七月）二十三，二十四和二十五三天，英國在咸普郡舉行盛大的直升機展，圖中爲最完美的一型。

新派脫俗奇情故事

文·隆中客
圖·可飛

# 神弓·寶斧·歸元劍



**前文提要：** 前文書至嵩山少林寺外，同一天內死了少林寺長老慧明大師，崑崙派峨嵋派長老無爲道人和百了上人，甘仲池和寺僧悟眞悟能大師等都莫明其妙，到底是什麽囘事，忽然有人聲將甘仲池白娟娟引至少室峯十五層的古塔最上一層，原來此人就是南天一奇柏文彬，將殺死三位長老的人就是太保莊總管辜若萍，並將萬流秘笈的始末告知，臨行贈秘笈中册給甘仲池，白娟娟也將秘笈下册抄本送給甘仲池，他師傅傳的是上册，都集於他一人身上，此時又來了辜若萍要將他們二人刺殺，幸娟娟母親趕至解危，並將自己與辜若萍生下娟娟的一段私情訴說……

## 追查慘案　未獲諒解

這老和尚是個方面大耳，海口獅鼻，霜眉盈寸，目似朗星，開闔之間，神光隱現，襯托上那光可鑑人的頭皮，紅潤的面色，和高大的身裁，顯得不怒自威，令人油然而興無限敬畏之感。

甘仲池本能地退後一步，心頭暗忖着：「這老和尚外表威猛，怎麽言行却是這麽滑稽突梯……？」

他這一沉忖，竟連老和尚的問話也忘記作答了。

那老和尚烱烱目光在甘仲池的俊臉上凝注少頃，忽然長嘆一聲，道：「老天爺也未免太混帳了！如此天縱奇才，竟不讓他……」

「竟不讓他」怎樣呢？

老和尚好像不願洩漏天機似地，將那即待說出的下半句話硬生生地嚥下去了。

甘仲池微微一楞，未接腔。

那老和尚忽然呲牙一笑道：「小子，你願不願意當和尚？」

甘仲池又楞了一下，仍没接腔。

那老和尚接問道：「不願意？」

甘仲池沉吟少頃之後，毅然點頭，道：「願意。」

那老和尚色然而喜，道：「那好極了！咱們馬上就走。」

「馬上就走？」

「是哦……」

「去哪兒？」

「去當和尚呀！」

甘仲池訥訥地道：「不！晚輩的意思，不是現在。」

甘仲池自出道以來，在任何人面前，不肯自稱晚輩，可是，在這個老和尚面前，却自動地稱起「晚輩」來，由這一點，也不難想見，這老和尚是多麽的令人敬畏了。

那老和尚神色一變，道：「怎麽？是捨不得老婆？」

甘仲池正容答道：「不是的，晚輩的意思，是想等到恩仇俱了之後。」

「恩仇俱了？你預計須要多久？」



「三年。」

「三年？太長了，到時候，你的……噢！」

繼一聲輕嘆之後，又道：「你以爲，我要你當和尚，是爲了我要過一過做師傅的癮？」

甘仲池苦笑了一下，道：「前輩說笑了。」

那老和尚說道：「你也以爲，練成『六合神功』之後，就可以順利地快意恩仇了？」

甘仲池道：「晚輩希望如此。」

那老和尚「哼」了一聲，道：「你想得太天眞了！『南奇』，『北怪』兩個老怪物僅僅練成『萬流秘笈』中的部份功夫，已自詡爲天下無敵，你已經有練成『萬流秘笈』中全部功夫的希望，也就難怪你有這種想法了。

「其實，天地之大，不知還有多少懷有奇才異能之士不曾出來，等你一旦練成『六合神功』之後，更厲害的人物也自然會找上你來啦！

「而且，人家殺你的哥哥，你去殺人家，人家的後人再來殺你，你的後人再去殺人家，如此循環地殺下去如何得了！」

甘仲池惶然地未接腔。

那老和尚苦笑了一下，道：「小子，我爲甚麽要你當和尚，你知不知道？」

甘仲池搖搖頭，仍未接腔。

那老和尚又道：「我老人家最拿手的有三項絕活：第一是吃，第二是睡，第三就是會斷人生死。所以，我給自己取了一個外號，叫『三絕和尚』……」

這老和尚也够怪的了，連「吃」與「睡」也居然自稱絕活。

甘仲池心中想笑，却不便笑出來。

那老和尚一頓話鋒，沉聲接道：「小子，你如果不立刻出家，一年之內，必遭橫死。」

甘仲池泰然地答道：「謝謝大師指引迷津的德意！但晚輩義之所在，已無暇計及生死！」

老和尚慨然嘆道：「這是天意，也是你們甘家風水不好，想當年你的哥哥以三十六歲的英年，即遭橫死，而如今你更是太陽剛出山的人，如果就這麽——」

老和尚的話聲止於一聲長嘆。

甘仲池朗聲答道：「自古將相王侯，英雄豪傑，到頭來都是一抔黃土，三尺孤墳，晚輩認爲只要死得心安理得，死得其所，則縱然早死幾年，又復何憾！」

老和尚略一沉吟道：「你如果一定要這麽固執，那也是天命難違，我和尚未使逆天行事，只好由你啦！」

語聲一頓，注目沉聲道：「不過，天心固然難測，而事在人爲，也許還有轉圜的餘地，眼前就有一場功德，如果你能善自處理，使其化戾氣爲祥和，對你的命運可能有所改變，縱然你本身享受不到這一善果，必將澤被你的後代。」

甘仲池正容說道：「只要能有益武林同道或社會蒼生，晚輩决不計較本身安危，勉力以赴，敬請大師即行明示！」

老和尚道：「昨宵少林寺中，死了一個峨嵋派的老僧和崑崙派的老道，你想會有怎樣的後果？」

甘仲池微一沉思道：「可能會引起峨嵋與崑崙兩派的懷疑，不過……」

老和尚截斷甘仲池的話道：「別不過了！不是可能，是必然，而且不僅是懷疑，必然是聯合問罪！」

甘仲池微微一楞道：「峨嵋與崑崙也是名門正派，想不致，想不致如此不講理吧！」

「這不是正派與邪派的問題，你試想，一派的長老死於別一派中，查不出死因，找不到兇手，少林寺的和尚如何向人家交代？」

「可是，少林寺的慧明大師也是死的不明不白，這該算一個證明！」

「你說的不錯，可是這是魔鬼們有計劃的陰謀，你小子能想得到的，人家早就顧慮到啦！」

「這——晚輩想不通了！」

「你小子不是想不通，而是想不到，你知不知道，昨宵的少林寺中，又出了事情！」

甘仲池星目圓睜，茫然不知所對。

老和尚漫聲說道：「慧明和尚的屍體失踪了！」

甘仲池更是瞠目不知所對，老和尚繼續說道：「所以，我和尚說這是魔鬼們有計劃的行動，由此證明，不知他們背後還有多少陰謀呢？」

甘仲池訝然地道：「這究竟是爲了什麽？」

老和尚道：「爲什麽！還不是爲了要各名門正派自相殘殺，然後，魔鬼們好坐收漁翁之利！」

甘仲池發出無聲的嘆息。

老和尚接着說道：「這一場糾紛，你小子有力量可以排解，也有責任必須去排解，因爲它的禍源是種因於當年太保莊的血案。」

甘仲池點點頭，一聲輕嘆道：「好！晚輩當盡力去做！」

老和尚凝注甘仲池，少頃之後，說道：「我和尚判斷最多一個月，峨嵋與崑崙的聯合問罪之師，必到達少林，這一個月之內，你不妨就在這塔頂，靜參新獲的秘笈，也好增加一點你調解這一場刦難的本錢！

「這塔頂我想不會有什麽人來了，但目前沒人給你護法，爲愼重計，你還是到我睡覺的那上面去吧！」

甘仲池微笑地說道：「謝謝大師的關注！」

微一沉吟，面容一整道：「晚輩還不曾請教大師法號上下？」

老和尚漫應道：「菩提本無樹，和尚亦無名，你就當我是無名和尚吧！當然，叫三絕和尚更好。」

甘仲池含笑點首，老和尚正容說道：「我和尚要走了，你多多珍重。」

說完，緩步踱向窗前，猛一囘身，由身邊掏出一枝小巧的白玉如意，遞與甘仲池道：「相見便是有緣，這玩藝送你留個紀念，對於即將降臨少林寺的這一場浩刦，如果你實在不能調處時，到緊要關頭不妨將它給峨嵋掌門人瞧一瞧，可能會有點效用。」

甘仲池肅容雙手接過白玉如意，愼重

地揣入懷中，老和尚也愼重地叮囑道：「記着，小子，不到萬不得已時，不許亮出來！」

甘仲池正容答道：「晚輩謹遵大師佛諭。」

老和尚抬手拍拍自己那光亮的額角道：「該說的都已經說過了，這回我眞的該走啦……」

話未說完，人已爬上窗口，一個倒栽葱，掉向塔下去了。

甘仲池趕向窗口，俯身一看，那老和尚的身軀竟像由塔頂投下一塊石頭地直瀉塔底。

這情形，不由地使他心頭一涼，這老和尚難道是要自殺？否則，他這究竟是一種什麽功夫？

但他念轉未畢，老和尚的身軀業已到達地面，並已展開絕世輕功，疾奔而去。

他目送老和尚那如行雲流水而又迅疾異常的身形消失於山坳的另一邊之後，惘然若有所失地發出一聲深長的嘆息。

山坳的另一邊，却適時傳過來一縷蒼勁而悲壯的歌聲：

風瀟瀟兮易水寒，壯士一去兮不復還，不復還……

壯士一去兮不復還！

不復還……

這蒼勁而悲壯的歌聲，像一股電流似地傳遍他週身，他凝注遙空悠悠白雲，口中低聲吟着：「壯士一去兮不復還……」

很顯然地，方才那老和尚的話和目前的歌聲，已使他平靜的心湖激起了無數的漣漪。

本來嘛，自古艱難惟一死，他——甘仲池，年紀輕輕，雄心萬丈，藝業罕絕，從來就不曾想到死的問題上去。

可是，那老和尚說的那麽肯定，那麽坦白，那麽愼重，雖然他當着老和尚的面時，說的那麽滿不在乎，但事後回想，却不由他不微感忐忑不安了。

良久，良久之後，一股堅毅的神色掠過他的俊臉，跟着一種略帶殘酷的微笑，堅決地低聲自語道：「就算是只能活一年吧，一年有三百六十天，還可以做很多的事情？可不是麽，我出道也僅僅才一年，這一年已做了不少的事情了，那麽，在這未來的一年之中，我應該把握住每一寸光陰，不讓它浪費掉。」

× × ×

一個月的時間過去了。

這一個月之中，甘仲池的六合神功已有四成火候，對「萬流秘笈」的中、下二册上所載的各門各派的絕藝菁華，也已有了大概的印象，他的功力較一個月之前，無形中已精進一倍以上了。

這一個月之中，他除了偶而改裝外出採購一些食用物品之外，就是呆在塔頂靜參秘笈上的功夫。

在這一個月的最後十天當中，少林寺大雄寶殿前的廣場上，像酬神還願似地，以最快速度搭起三座平台，台高丈二，距離各爲三十丈。

東西兩座平台，各自足可容納五十人以上。

兩座平台之上，設備相同，所不同的，僅僅是西面平台正中所擺的虎皮交椅是四張，比東面平台多出兩張。

這些天來，少林寺的和尚們，顯得格外地忙碌、緊張，連輕易不使用的「羅漢大陣」，也夜以繼日地在不斷地操演。

這些，甘仲池已於少林寺的和尚口中獲得了一個概念。

峨嵋、崑崙兩派已經以飛鴿傳書通知少林寺，訂於次月十五日偕同天山、青城二派齊赴少林寺查究該派長老的死因。

字裏行間，對他們長老的死亡深表哀悼之外，並且火辣辣地充滿了火藥氣味。

少林掌敎悟眞大師，情知一場浩刼勢難避免，除了飭令寺中僧侶嚴加戒備外，並且特派專使敦請與少林寺有唇齒關係的武當派前來共商對策，同時，凡是與少林寺有點淵源的武林大豪，也都派員邀請前來，以壯聲勢。

本來，據那自稱「三絕和尚」的老和尚判斷，是峨嵋，崑崙二派聯合對付少林寺。

如今，事態的演變，竟然遠比三絕和尚所預料的要嚴重得多，變成峨嵋、崑崙、天山、青城等四派，對少林、武當二派了。

跟着六大門派自相殘殺的悲劇即將展開，如果魔鬼們的這一番陰謀得逞，則六大門派中菁英盡喪，他們就可以兵不血刃而取得武林的霸權了。

甘仲池默計時間，距雙方約會的日期，已只剩下七天了。

在這七天當中，自己的「六合神功」可以增加一成而達到五成火候。

但他心中明白，目前的這一場糾紛，已不是僅憑武功壓制可解決的問題，只好走一步算一步，盡人事而聽天命了。

× × ×

四月十四——就是六大門派約鬥的前一天。

三更過後，當甘仲池匆匆地由少林寺趕返古塔之際，塔底竟意外地俏立着他的愛妻柳如眉。

久別重逢，甘仲池禁不住心中狂喜地歡呼道：「眉妹……」

但，想不到柳如眉却是黛眉帶煞，杏臉含霜地，怒「呸」一聲之後，返身疾奔而去。

甘仲池一楞之下，揚聲叫道：「眉妹，妳是怎麽啦？」

邊說邊展開輕功追了上去。

柳如眉本來是含憤之下，盡展脚程向前急奔，但此刻的甘仲池，六合神功已有五成以上的火候，身手方面已不止高出柳如眉一倍了。

因此，片刻之後，他已越過柳如眉，返身迎面攔腰抱住。

奇怪，此刻的柳如眉，竟毫不閃避地讓箇郎抱個正着，而且，還一點也不掙扎，只不過是雙眸緊閉，俏臉上淚痕斑斑，好像是受了無限委屈似地。

甘仲池緊摟愛妻嬌軀，惶惑地問道：「眉妹，是誰給你委屈？」

說着，並俯首吻去她俏臉上的淚痕。

柳如眉閉目如故地，「哼」了一聲，道：「你自己做得好事，還要裝蒜。」

甘仲池茫然地道：「我自問沒做過甚麽對不起妳的事哦，眉妹，妳能不能把話



說明白一點？」

柳如眉美目忽睜，冷笑一聲，道：「還說沒做過對不起我的事，我問你，塔頂上那個狐狸精是誰？」

甘仲池愕然地道：「最近這一個月以來，塔頂上一直只有我一個人呀，哦！也許我離開之後，另外有人上去，走！我們一起上去瞧瞧，問明白不就好了麽？」

柳如眉冷冷地道：「要我一起去，不妨礙你們的好事？」

甘仲池情急之下，不由當面賭咒道：「眉妹，如果我有做過甚麽對不起妳的事，明天在六大門派的決鬥之中，我會不得好……」

他那「不得好死」的「死」字，被柳如眉的玉手封掉了。

柳如眉顯得不勝幽怨地白了他一眼，道：「沒什麽對不起我就好了，賭什麽咒哩。」

甘仲池如釋重負地長吁一聲之後，苦笑道：「眉妹，妳究竟在塔頂上看見一個怎樣的人？」

「一個袒胸露臂，光着大腿，只用一塊獸皮遮住下身的女人。」

「那女人在做什麽？」

「好夢正酣。」

「有多大年紀？」

「約莫二十來歲。」

甘仲池劍眉緊蹙，自我解嘲地一笑，道：「那妞兒一定很快活，是不是？」

柳如眉又白了他一眼，道：「如果不妖冶，我又怎會生氣？」

一頓話鋒，好像猶有餘悸地道：「說實在的，直到此刻，我還不敢確定你的話是否靠得住哩。」

美目一闔，又曼聲接道：「我相信，方才那情景，換上任何一個男人見了，都會油然而興起犯罪的企圖。」

甘仲池一伸舌頭道：「有那麽大的媚力，好，別吃飛醋了，咱們問問她去，爲什麽鳩佔鵲巢，幾乎引起我們夫妻的感情破裂。」

柳如眉櫻唇一披道：「急什麽，也不先問問我是怎麽來路的。」

甘仲池一拍自己的額角，啞然失笑道：「方才妳將我急糊塗了，竟忘記問妳怎麽來的，對！現在妳該說出來了。」

柳如眉幽幽地一嘆道：「本來你說最好多二十天可以回去，我見你逾期未歸，放心不下，只好跑來了，可是少林寺的和尚們偏說你早已離去，就當我悵然地準備離去之際，湊巧碰到娟姊，她說你就在這塔頂上……」

甘仲池急急地打斷她的話道：「娟姊？妳見到娟妹了？」

柳如眉嘟着小咀道：「她說跟你在一起參練六合神功，她另有點事情，要我先來，想不到差點把我氣死。」

甘仲池一聲長嘆之後，把到達少林寺後的一切經過簡略地說了一遍，只略去無名和尚說他一年之內必死的一段！

柳如眉默然少頃之後，幽幽地嘆道：「看情形，娟姊還沒離開嵩山，明天的大會上很可能見到她，現在咱們問問那妖精去？」

甘仲池也覺得白娟娟之所以還滯留嵩山，極可能是想在明天的大會上助自己一臂，說不定白夫人也還在嵩山哩。只要明天多注意一點，不怕見不到她，想到這裏，不由心情略爲開朗，向愛妻含笑問道：「奇怪！眉妹，當娟妹說她跟我在一起之時，妳竟沒有一點醋意。」

柳如眉嫣然一笑道：「我自己也想不出是什麽道理。」

甘仲池吻了她一下道：「大概是妳們兩人臭味相投吧。」

柳如眉杏眼一瞪狠狠地擰了他一把。

甘仲池於「哎喲」一聲中，抱着柳如眉逕向古塔奔去。

當兩人登上最上一層時，摒住呼吸，悄悄地攀附窗外，向裏面諦聽。

塔內有男女喁喁細語之聲和深長地喘息聲，顯然地正是好事將畢，零雲斷雨之聲隱約可聞。

柳如眉柳眉一豎，即待入內，甘仲池搖頭以目光制止。

塔內有了悉悉索索的振衣之聲，同時一個嬌甜的女人聲音道：「還怪人家催你快哩，如給我姊姊撞上了，才有你受用的啦。」

一個粗獷的男人語聲道：「我不是專屬於她的，她也不是專屬於我的，妳也許還不知道，她名義上是長孫尚義的夫人，而背地裏却一手促成明天這一場大刼的辜若萍打得火熱……」

女的一聲冷哼打斷男的話道：「妳管得着？」

那男的道：「我固然管不着她，她也管不着我。」

那男的話聲一頓，改以溫柔的聲調道：「好人，明天辜若萍是否也來，妳姊姊跟妳說過沒有。」

女的漫應道：「辜若萍不會來！」

那男的訝然地道：「這就怪了，辜若萍既然決定要六大門派自相殘殺，他自己並不出面，却將你姊妹倆請來幹嘛？」

「爲了對付一個姓甘的小子。」

「對付一個姓甘的小子，要妳姊妹親自出馬，還帶來莊中四大護法，這不是殺鷄用牛刀麽？」

「你懂個屁，你知道我們要對付的是什麽人？」

「妳不是說過一個姓甘的小子麽？」

女的漫聲答道：「那姓甘的小子，就是最近一年來，將整個武林鬧得鷄犬不寧的『千幻神龍』甘仲池！」

那男的似乎怔了一怔道：「這就難怪了，可是，妳姊妹怎會拏準他明天要到少林寺來？」

那女的媚笑道：「蠢才！」

那男的似乎涎着臉道：「是蠢才才問妳呀！」

那女的嬌聲說道：「你想想着，六大門派約鬥少林寺一事，整個江湖都轟動了，何況這事追根究底，還是因爲這小子而起，他豈有不來之理！」

甘仲池與柳如眉一長身，雙雙穿窗入塔，四道冷電似地目光凝注塔中的一對男女，冷然不語。

那正在互相依偎着打情罵俏的一對男女，不由悚然一驚地霍然起立，但當他們兩人看清楚眼前竟是一對賽似金童玉女的

俊美男女時，又不由雙目冒火地楞住了，那女的盯着甘仲池，男的盯着柳如眉，那一幅饞相，簡直令人作嘔。

不錯，那女的確是柳如眉所說，袒胸露臂，光着兩條大腿，小腹上的一塊獸皮，也僅僅將方寸之地遮住，在由窗口射入的淡月清輝照映之下，嬌顏似醉，媚眼欲流，襯托上那蓬鬆而零亂如雲秀髮，暴露而深淺分明的胴體，更是撩人情思！

不過，柳如眉也說錯了一點，就是那個女的年紀，該是花信以上的了，而柳如眉却說她跟自己差不多，這也許是於倉促之間，又是妬火中燒之下，未曾仔細看一下有以致之吧！

至於那男的哩，修短適中的身材，白淨的皮膚，清秀的面孔，英挺的風姿，一副十足能討娘兒們歡喜的模樣，別看他年紀總在四十開外了，却仍具有足以使大姑娘們見了臉紅心跳的魔力哩。

甘仲池與柳如眉這一冷眼向對方打量，本來是一瞬間之事，但當他倆看到對方那一副醜態時，不由雙雙發出一聲冷哼。

想不到這一雙狗男女霉星方至，色心又起，甘仲池、柳如眉夫妻雙雙的一聲冷哼將他倆由失魂落魄中驚醒過來。

那男的向女的諂笑道：「倩妹，送上口中的美味，可不能辜負了，咱們一人一個，誰也用不着吃醋。」

他口中說着，揚手竟向柳如眉當胸抓來。

柳如眉柳眉一挑，妙目中寒光電射，一聲清叱道：「狂徒找死！」

但她手腳尚未施展，刺斜裏勁風如箭，逕襲那男的胸前三大要穴。

那男的身手也自不凡，雖在色迷心竅，疏於防範之下，仍能適時應變，他右手一招「閉窗推月」發出一股凌厲的掌風，將擊向自己要穴的勁風一阻，一面吸氣飄身，疾如鬼魅地向左橫移三尺，面對甘仲池一聲冷笑道：「小子，看不出來，居然還會隔空點穴，可是今宵碰着你西門大爺，總算你小子走上霉運了！」

甘仲池先止住柳如眉的飛撲之勢，含笑柔聲說道：「眉妹，對這種狗男女，妳犯不着出手，妳且一旁觀戰，看看這一個多月以來……」

那男的一聲沉叱，揚手一股無與倫比的勁風向甘仲池當胸擊來。

甘仲池看都不看一眼，左手袍袖一拂，卸去對方的掌風，繼續他未說完的話道：「……我的功力有無精進！」

語聲一頓，目光如電地在對方男女臉上一掃，聲冷如冰地道：「狂徒！你認爲你能避開本俠的隔空點穴，就值得驕傲麽？老實告訴你，本俠不願暗箭傷人，方才不過是聊以示警而已！」

語聲再度一頓，目射威棱道：「現在，你們兩個一齊上，三招之內，本俠收拾不了你們，我自己由窗口跳下去！」

那男的一聲冷笑道：「一定要大爺來超渡你，那味道不太好受，最好你是早點跳下去！」

那男的口中雖還在充門面，但心中却不由他不有點發毛了，因爲方才那輕描淡寫的兩招，已充分表示對方年紀雖輕，功力却高不可測，自己兩人三招之內，能否揣得住，可實在沒這把握哩！

甘仲池淡然地一笑道：「你們兩人如果不好意思聯手齊上的話，本俠只好有僭了！」

隨着話聲，右手一招「分花拂柳」，勁風潮湧，分襲對面兩人。

雖然僅僅是極普通的一招「分花拂柳」，但部位拿揑的準却恰到好處，不由不使面前這一對狗男女駭然變色，幾乎使出渾身解數，才堪堪避過這一招。

但第一招剛剛避過，第二招「柳暗花明」已連續攻出，「嘶」地一聲，男的長衫大擺撕破一道八寸長的裂縫，女的却已泥塑木雕似地被制住了。

甘仲池一聲朗笑道：「狂徒居然能挨到第三招才被制住，你也足以自豪了！」

話聲未落，那男的也變成一個木頭人了。

甘仲池微笑地向柳如眉道：「眉妹，如何？」

柳如眉嫣然一笑道：「至少已精進一倍了！」

甘仲池得意地一笑，側臉向那一男一女道：「痛痛快快回答本俠幾句話，本俠也給你們一個痛快的死法！」

那一對男女行動雖不可能，口中尚能言語，這回却是那女的先開口問道：「你——你是否姓甘？」

甘仲池嘴唇一披道：「不錯！本來就是你們想要對付的『那姓甘的小子』！」

那女的發出一聲輕嘆，默然垂首。

那男的喃喃自語道：「我西門子都能死在名滿天下的『千幻神龍』手中，總算不丟人啦！」

頭一抬，嘴唇一披道：「不過，小子，你也毋需得意，你頂多能比我西門子都多活一天而已！現在你有什麽話！就快點問吧！」

甘仲池淡然一笑道：「你就是以『逍遙客』自號的淫魔西門子都？」

西門子都却沒好氣地答道：「多此一問！」

甘仲池漫聲問道：「那麽，她呢？」

西門子都冷冷地道：「存仁山莊莊主夫人公孫大娘之令妹孫小倩！」

甘仲池重複了一句道：「公孫大娘？是不是那穢名遠播的『巫山魔女』公孫大娘？」

西門子都哼了一聲，甘仲池繼續問道：「你們也算是存仁山莊的爪牙？」

西門子都冷哼一聲道：「我西門子都一向獨來獨往，從來不仰人鼻息！」

甘仲池微微一笑道：「這——甘某倒失敬了！」

語聲一頓，用手一指默然垂首的公孫小倩道：「那麽，她該算是存仁山莊的人了？」

公孫小倩冷然地道：「我也不是！」

甘仲池訝然地道：「然則，你們怎會知道存仁山莊的人要對付我甘某？」

「那是我姊姊告訴我的！」

「哦！那麽！你們既跟妳姊姊同流合污，此行自然是想聯手對付我甘某了？」

「不！我們此行不過是想看看熱鬧，順便見識一下你這名滿天下的『千幻神龍』而已！」



甘仲池啞然一笑道：「現在，妳已經見識到了，有何感想？」

公孫小倩黯然地道：「見面不如聞名！不過是一個只會欺負姑娘家的魯男子而已！」

甘仲池向柳如眉尷尬地一笑，柳如眉本性善良，眼看公孫小倩那種凄然欲絕的神情，心中大是不忍，不由脫口說道：「池哥，此女雖有淫行，尚無大惡，不如放她一條生路，以觀後效如何？」

甘仲池略一沉吟道：「好，且等問完話再說，不過這淫魔却是留他不得！」

他陡然發覺背後窗外似乎有了異狀，猛一回身，縱追窗口，但就當他猛然回身之際，塔中白練一閃，那被制住的西門子都，公孫小倩二人的身軀已被捲出窗外，同時一聲銀鈴似地笑聲發自塔外道：「甘仲池，姑留你夫妻一命，明天大會之後，再收拾你們！」

語聲由响亮而逐漸低微，等甘仲池發覺自己中了敵人聲東擊西之計而回到這邊窗口時，但見三條人影已直瀉塔底，投入事先等在塔底的三人手中。

甘仲池一聲輕嘆，柳如眉嘟着小嘴，默然無語。

× × ×

翌日，四月十五。

日正當中，少林寺大雄寶殿前，廣場上東西兩座平台上，都已黑壓壓地擠滿了人。

東面平台上正中兩張虎皮交椅中，少林掌門悟眞大師臉色肅穆地坐在左邊，右邊坐着一個面色紅潤，道貌岸然的白髮全眞，那就是武當派的掌門天一眞人，以次是少林寺的悟能、悟性、悟禪等四個老僧，和武當派的天蓬、天風老道，以及和少林有深切淵源的武林人物，計僧、道、俗，各色人等共四十多人。

西面平台上正中四張虎皮交椅中：

右首第一位那面相清癯，花白鬍鬚的紫袍老道，是崑崙掌門滌塵眞人。

第二位身材瘦小，雙目精光四射的白髮灰袍老道，是天山掌門愼修道長。

第三位身材高大，着青色道袍的中年道士是青城掌門一葉道長，他要算現任六位掌門中最年輕的一個。

第四位是峨嵋掌門半邊師太，她一張鴛鴦臉，一襲青色緇衣顯得無比地肅穆。

以次是崑崙的滌非，滌凡道長，和峨嵋的一心，一燈大師，以及和崑崙、峨嵋兩派有深切關係的僧、道、俗等不下五十人。

當中那一座無頂平台上，此刻還是空蕩蕩地不見一人。

不過，在三座平台前約莫五十丈處，却爲聞風而趕來看熱鬧的黑白兩道武林人物圍成了一道半弧形的人牆，估計總在五百人以上。

× × ×

清鐘三响，悟眞大師莊嚴地站起，向西台合什行禮之後，高喧一聲佛號，道：「貧僧德薄能鮮，不但禍延本門長老，而且，還連累崑崙峨嵋的兩位長老同遭不幸，貧僧深感罪孽深重，不敢請求滌塵、半邊兩位掌門道友之諒解，但請秉武林一脈之旨，共同商討緝獲兇手之良策，以安三位長老在天之靈。」

說完，又合什一禮，緩緩落座。

西台的半邊師太冷冷地答道：「悟眞道友，你看目前這場面，適合於共同商討麽？」

他們這種對話的方式，無形之中也成了一種功力的較量。

因爲，兩台距離達六十丈，在這空曠的廣場上，不但要對方聽得清楚，而且聲浪必須貫注全場，沒有上乘的內家眞力，是無法達到這要求的。

悟眞大師苦笑道：「目前這場面，是應滌塵、半邊兩位掌門道友之命而設，可不是貧道的意思。」

滌塵道長長眉微蹙道：「不錯，這本來是我們的意思，但一派長老不明不白地死於另一派中，如果你我對換一下立場，道友又將如何？」

悟眞大師誠懇地答道：「貧僧非常同情兩位長門道友的處境，但貧僧師伯也於同日慘遭不幸，因此，希望兩位道友也能爲貧僧設想一下。

「當然，貴派兩位長老死於少林寺前，貧僧有義務，也有責任必須查出眞兇予以緝獲，但那兇手既能從容地置三位長老於死地，其武功之高，已可以想見，區區少林一派，恐還無此力量予以緝獲。

「因此，貧僧虔誠請求二位掌門道友，暫寬時限，一俟查出眞兇踪跡後，並請秉同仇敵愾之旨，協同緝捕……」

半邊師太截口冷然地道：「到目前爲止，仍然沒有一點兇手的綫索？」

悟眞大師輕嘆一聲道：「是的，不但兇手的消息仍無綫索，而且，本寺長老的遺體，也於兇案發生之當夜，神秘失踪，迄今還未曾尋獲。」

半邊師太冷笑道：「死無對證，已是令人可疑，何况連屍體都沒有，這情形，又怎能證明貴寺的長老確已死了呢？」

悟眞大師苦笑道：「事實確是如此，道友不肯相信，貧僧也無法可想，不過，此刻，貧僧可以當着天下同道的面前說一句話，如果三個月之內，貧僧查不出兇手，貧僧當自絕於本寺歷代祖師之靈位前，以謝天下。」

悟眞大師這幾句話，已經算是仁至義盡。

因此，半邊師太與滌塵道長也感到無話可說，都默然無語。

看情形，一場殺刦，似乎可以避免。

但，坐在西台後排的一個鶺眼鷹鼻的老者，突然冷哼一聲道：「除非你立刻自絕，我才相信你的話是眞的。」

悟眞大師正容說道：「貧僧自知罪孽深重，只要能避免這一場殺刦，貧僧絕不惜一死，立刻自絕。」

那鶺眼鷹鼻老者冷冷地道：「你的如意算盤打得不錯，但崑崙、峨嵋二位長老的命，可不是你的一條命所能抵償。」

悟眞大師平靜地道：「那麽，依施主之意呢？」

那鶺眼鷹鼻老者道：「首先宣佈解散少林寺，然後再自絕。」

悟眞大師微慍地道：「施主何逼人太甚？」

那鶺眼鷹鼻老者冷笑道：「當你謀殺

本派長老時也曾想到甚不甚的問題麼？」

這一套咄咄逼人的話，饒是悟眞大師一代高僧，也不由氣得臉色大變，而沉聲說道：「施主不但逼人太甚，而且含血噴人，你以爲少林寺如此好欺負麼？」

那鷂眼鷹鼻老者披唇一哂，道：「唔……這才有點一派掌門人的味道。」

悟眞大師強壓心頭怒火，方待答話，武當的天一眞人却搶先一聲「無量壽佛」，道：「滌塵，半邊兩位道友，能否容貧道說幾句話？」

滌塵道長正容說道：「當然可以，不過——貧道需先明白道友是以和事老的立場說話？還是以少林寺助拳者的立場來說話？」

天一眞人也是面色一整道：「目前是以和事人的立場說話！」

「和解不成呢？」

「但願不致如此！」

「道友這一番悲天憫人之心，今天恐怕用不上！」

「成敗與否，非敢預問，貧道但求盡其在我而已！」

西台後排又一個瘦長老者插嘴道：「掌門人何必跟他浪費唇舌！想武當與少林，一向就是一個鼻孔出氣，他這和事人的立場已不言可知了，還是早點在藝業上一分高下吧！」

那鷂眼鷹鼻的老者接着附和道：「對！程兄眞是快人快語！掌門人！這就讓小弟去打個頭陣吧！」

說着，他也不等掌門人的示可，立即騰拔而起，縱上當中那無頂平台之上。

這三十丈的距離，他僅在半途略爲一點即已到達，輕功已達爐火純青的上乘之境，也難怪他如此驕傲了。

他意氣飛揚地向東台振聲說道：「崑崙俗家弟子『雲中雁』谷翔，敬請悟眞大師指教幾手絕藝！」

鷂眼鷹鼻的老者這種不顧本派掌門人的意旨擅自下場，並指名邀鬥另一派掌門人的狂妄行動，不但東台上的人臉色齊變，即旁觀羣豪，也起了一陣竊竊私語之聲，很顯然地，他這種不禮貌的行動，已激起了公憤。

就當悟眞大師長眉掀動，嘴唇噏動，正待答話之時，場中却響起一聲冷嗤，跟着，一個清朗的語聲說道：「悟眞大師一派宗師，你也不先問問你自己，够不够資格叫陣！」

語聲鏘鏘，如敲金擊玉，而且聲浪傳自四面八方，莫知其所自來。

這一意外的語聲，不但將那鷂眼鷹鼻的老者僵在台上，半晌無語，即六大門派的掌門人，也不由地怔住了。

半晌之後，鷂眼鷹鼻的老者色厲內荏答道：「何方高人，旣已淌入這塘渾水，何不上台一見？」

那不可捉摸的語聲道：「谷翔，你也未免太自不量力了！我說你連向少林掌門叫陣的資格都不够，你還敢向我叫陣！」

乖乖！好大的口氣！

此時的「雲中雁」谷翔，雖自知這暗中發話的人功力奇高，自己絕非敵手，但當着天下羣雄之前，如果一味示弱，這一副老臉，又怎能放得下。

心頭一陣電旋之後，不由一聲獰笑道：「光冒大氣，算不得好漢，有種的你就滾上來！」

旁觀的人叢中，走出一個蠟黃面孔的青衫少年，他慢條斯理地踱向台前，向平台打量了一眼之後，漫聲說道：「平台這麼高，『滾』上來可沒辦法，爬上去可以麼？」

這蠟黃面孔的青衫少年一出場，東西兩座平台及旁觀人羣中又引起一陣竊竊私語。

本來嘛！這蠟黃面孔的青衫少年，年紀輕輕，却又練成了武林中僅聞傳說的「六合傳音」最上乘功夫，又怎能不教他們驚奇不已哩！

但那平台上的谷翔，一見對方竟然是這麼一個年輕小伙子，不由胆氣一壯地，一聲冷哼道：「裝蒜可不能免死！」

但他話聲未落，面前人影一閃，那蠟黃面孔的青衫少年業已卓立在他對面丈遠處，淡然一笑道：「沒那麼嚴重吧！」

谷翔像見了鬼似地駭然退立八尺，睜着一雙鷂眼，厲芒畢露地在對方的週身上下掃視着。

這位蠟黃面孔的青衫少年，究竟是以一種什麼身法上的台，不但谷翔未曾看出，即其餘羣豪的千百隻眼睛，也都未曾看出。

這，也就難怪谷翔會爲之凜駭不知所措了。

那蠟黃面孔的青衫少年入目之下，又淡淡地一笑道：「別怕，我不會吃人。」

谷翔已感到自己的失態，老羞成怒之下，不由怒聲叱道：「小子！撕下你的鬼面具！」

那蠟黃面孔的青衫少年徐徐揭下臉上的人皮面具，一面朗聲道：「小生甘仲池，年方二十一歲，如閣下是要相女婿的話，因小生早已婚配，盛情只好心領了。」

「甘仲池」三字，像在平靜的湖面上投下一塊石子，影响所及，全場起了一陣竊竊私語聲。驚嘆聲也爲之此落彼起。

「啊！啊！他就是『千幻神龍』甘仲池……」

「看他多年輕，又多英俊……」

「啊！看他年紀輕輕的，哪來的這一份罕絕功力？」

「他……他會帮少林寺助拳麼……」

「……」

「……」

甘仲池不理會四週的反應，也不理會呆若木鷄的「雲中雁」谷翔，朗目環掃全場之後，凝注西台的滌塵道長正容說道：「請問崑崙掌門人，貴派是由掌門人做主，還是由谷翔做主？」

滌塵道長尷尬地一笑之間，谷翔却搶先怒叱道：「甘仲池，老夫的名姓，是你能隨便呼叫的！」

甘仲池披唇一哂，道：「叫你谷翔，已經够客氣了，按你今天的行爲，眞該叫你老混蛋才對。」

谷翔沉叱一聲：「小狗找死！」

「呼」地一聲，一股強勁掌風，向甘仲池身前電射而來。

甘仲池衣袖一拂，不但那強勁的掌風消失于無形，而且谷翔的身形也被震退三



大步。

甘仲池目注凜駭莫名的谷翔，冷冷地道：「谷翔，你要明白，我是在跟你們掌門人說話。」

谷翔羞憤交迸地脫口而出，道：「跟我們掌門人說話，你算甚麼東西！」

甘仲池淡淡一笑道：「我不是東西，是打雁的獵人。」

「雲中雁」谷翔氣得全身發抖，但自己藝不如人，却又莫可奈何。

甘仲池俊臉一沉，道：「谷翔，我不妨老實告訴你，別以爲多吃幾年大米飯，就倚老賣老，論輩份，你還該尊我一聲前輩哩！」

語聲一頓，又向西台的滌塵道長問道：「滌塵道長，甘某人方才的問話，你還沒答覆哩！」

滌塵道長又是尷尬地一笑道：「派中之爭，自然是由掌門人做主。」

甘仲池冷然地道：「那麼，貴派的『雲中雁』谷翔，爲何擅自上台叫陣？」

滌塵道長依然尷尬地一笑道：「這……我們事先曾有默契。」

甘仲池劍眉一軒，道：「那麼，你們是打算不問事實眞象，胡幹一通的了？」

滌塵道長的臉色已逐漸恢復自然，平靜地答道：「甘少俠此言，未免太以強辭奪理了。」

甘仲池哼了一聲，道：「方才，少林掌敎已說得仁至義盡，是你們恃技逞強，蠻不講理，如今，却將強辭奪理的罪名套在我甘某人的頭上，道長是認爲我甘仲池好說話？」

滌塵道長臉色一變，道：「甘少俠辭鋒咄咄逼人，貧道自愧不如，但……」

甘仲池冷然截口道：「理之所在，詞鋒再犀利，也不能加以掩蔽，現在，我首先說明我自己的立場，我甘某人不爲少林寺助拳，也不是崑崙峨嵋的敵人，不過是以第三者的立場，將此一慘案發生當夜所目覩的事實，加以說明而已。」

半邊師太搶先問道：「事發當夜，甘少俠也在場？」

甘仲池道：「不但在場，而且，甘某人也算是當事人之一。」

頓住話鋒，又向滌塵道長道：「現在，敢請貴掌門先將谷翔叫回去。」

滌塵道長微一沉吟，道：「師弟，你且回來。」

谷翔狠狠地瞪了甘仲池一眼，才飛身縱回西台。

甘仲池冷笑道：「谷翔，請你掌門人叫你回去，已經算是給你天大的面子，你如果認爲還不够光彩，不妨再回來，甘某人以另種更光彩的方法送你回去。」

谷翔臉色鐵青地作勢欲起，坐在他旁邊的瘦長老者一手將他按住，說道：「谷兄，光棍不吃眼前虧，忍耐一下，徐圖良策。」

接着，甘仲池將自己爲何赴少林寺，以及三派長老遇難的實際情形，簡略地說了一遍。

全體羣豪又起了一陣竊竊私議聲。

尤其是東台上的少林羣僧，更是全都以感激的目光向甘仲池注視着。

甘仲池合掌三擊，止住羣豪們的騷動後，朗聲說道：「諸位都是明理的人，請想想看，如果是少林寺的和尚們謀殺了崑崙、峨嵋二派的兩位長老，爲何不毀屍滅跡，還要以飛羽傳書通知對方，天下有這樣的笨伯麼？

「再說，少林寺跟崑崙、峨嵋二派，無怨無仇，爲甚麼要謀殺他們的長老？

「而且，已死的三人，當年都曾參加圍攻太保莊的血案，說來都是我甘仲池的仇人，按常情而論，你們這種自相殘殺的行動，我甘某人高興還來不及，爲甚麼反而要制止你們？

「說穿了，毋非是不願你們墮入魔鬼們的圈套中而已。

「因爲，謀殺三派長老的人，也就是當年太保莊血案的幕後主持人，換一句話說，也就是我甘仲池殺兄毀家的仇人。」

半邊師太揚聲說道：「甘少俠所言固然有理，但僅憑你這一面之詞，要想平息這一場糾紛，恐怕不太可能。」

甘仲池微慍地道：「師太一派掌門，想不到說話却是如此輕率。」

半邊師太怒極之後，仰首一串長笑道：「貧尼自恩師們去世之後，早已沒人敎訓我了，想不到今天却被你這年輕小伙子敎訓起來了，哈哈哈……」

谷翔和那瘦長老者趁機慫恿道：「掌門人，咱們廢了這狂妄的小子。」

「對！咱們先宰了他……」

「宰了他……」

「……」

西台上一片叫囂聲。

旁觀羣豪中，有「噓」聲，「嗤」聲，也有鼓掌叫好聲。

東台上諸人則一個個蹙眉不語。

甘仲池冷笑一聲，道：「別窮嚷了，有種的上台來！」

他的話聲未落，台上已捷如飛鳥般縱落五條人影。

那是少林的悟眞大師，崑崙的「雲中雁」谷翔，天山的「追風劍客」單于信，（即那瘦長老者）峨嵋的一燈大師，青城的黃衫羽士。

這五位，除了少林的悟眞大師係與甘仲池併肩而立之外，其餘四人，竟然是分四面將甘仲池包圍在當中。

悟眞大師向甘仲池合什爲禮，道：「甘少俠古道熱腸，俠肝義胆，老衲衷心銘感無旣，但今日之事，已無法善了，老衲敬請甘少俠立即退出這是非之地，以免更增老衲罪愆。」

甘仲池淡然一笑道：「我退出之後，大師有何良策以解今日之危？」

悟眞大師正容說道：「老衲已抱必死之心，如今，三月之期旣不獲見諒于彼等，老衲只好提前以身殉道，彼等旣係冲着老衲而來，則老衲一死，今日之事，也將不了自了。」

甘仲池道：「大師抱着息事寧人之旨，以身殉道，固屬悲天憫人之菩薩心腸，但彼等此來，顯係受人暗中操縱，恐怕不是大師一死所能了事，如果甘某人不幸而言中，則大師死後，更無面目見貴寺歷代祖師于九泉之下了。」

悟眞大師默然垂首。

（未完）

俠義奇情中篇故事

高皐·文
可飛·圖

# 萬里飛虹





**前文提要：** 前文書至鐵馬莊分批出發，保護人頭鏢，遇着鐵槍門找碴，飛龍寨主任桀一夥被他們伏擊，任夫人，任雙燕，邱公廉全都負傷，幸得姜雲岫白昭容解救才脫險，邱公廉趨前拜謝漁樵雙俠，才知是自己甥女白昭容喬裝，白昭容姜雲岫別過他們連忙趕往羅集鎮，支援大哥，鎮集已佈滿鐵槍門的人，姜白二人闖進去，聲言找門主答話，高朋客棧走出一位老者就是鐵槍門主，跟着八名男女高手，雙方就交起手來，被姜白二人殺死兩名高手，門主帶領門徒悻悻離去，姜白二人會見大哥三哥七哥，他們再趕至考城又將找碴的蒼龍門門主上官無敵打走……

## 李代桃僵　金蟬脫殼

但這片大網却敵不住小金斧，在金芒縱橫之中，大網已七零八落，持網之人嚇得魂胆皆亡，不待白姜二人躍起，他們已經丟下破網，逃之夭夭了。

兩度暗襲，雙重埋伏，他們都有驚無險的安然渡過，但姜雲岫却有些不安的道：「八姊，小弟有些担心……」

白昭容知道他担心甚麽，一把抓着他的手腕道：「快走……」

他們被敵人的「地弩天網」躭擱了一下，致使三七兩位莊主落入險境，總算爲時並不太晚，金斧銀簔終於解了兩位兄長的窘困。

現在他們兄妹四人不敢躭擱，四人分作兩起，逕向鎮上奔去。

× × ×

晚風習習，樹影婆娑，淡淡的月光，穿過枝葉的空隙，洒在虫聲唧唧的院落之中，像一些破碎的明鏡，也像一些散落的金錢。

人生幾度月當頭？像這等美麗的景色，應該有人觀賞，有人憑弔才對。

的確有，那是兩對精芒迫人的眼神，正由客房的窗隙投向院落。

他們默默的靠在一起，像是在欣賞良辰美景，也像是有所期待。

良久……

「九弟……」

「嗯……」

「不知道三哥他們找到二哥沒有？」

「只要二哥在鎮上，一定能找到。」

「唉，我眞担心……」

「妳担心甚麽？八姊。」

「好像天下武林都在對付咱們，連很少在江湖上公開出現的蒼龍門都出來了，往後還不知道會遇到一些甚麽怪門道。」

「不要担心，八姊，咱們是會闖過去的。」

「唉，此去關外，萬里迢迢，咱們人單勢孤，實在叫人不敢往下去想。」

這雙對話的自然是白昭容及姜雲岫了，在鐵馬莊，白昭容是一個沉默寡言，冷



若冰霜的小美人，她平常很難開口說話，就算偶爾說出一兩句，也是硬梆梆的，使人有些格格不入。

她現在好像有點變了，話說得比以往多，而且多愁善感，温柔得像春水似的。

這些轉變，她自己沒有查覺，姜雲岫入門未久，自然也沒感到什麽異樣之處，在他的想法，女人嘛，原是應該這樣的。

現在他們擠在一起看夜景，耳鬢厮磨，儷影雙雙，很像一對小情人似的。

也許白昭容當眞會有此種感觸，要不，一個孤芳自賞的少女，就不會變得多愁善感了。

但姜雲岫却沒有想到這些，他是在担心二哥劉三變他們，盼望三哥樊霖及早帶來好音。

最後他盼到了，兩條像飛鳥一般的人影，輕輕向院中洩落。

來人是劉三變及樊霖，他們向客房瞧了一眼，就緩步走了過來。

姜雲岫輕輕一碰身旁的白昭容道：「八姊，二哥三哥來了。」

白昭容如夢初醒的啊了一聲，一片紅暈無端的映上她的粉頰，不過她的反應並不算慢，脚下一滑便已將房門拉開，道：「二哥三哥請進。」

接進兩位兄長，然後送上茶水，手脚顯得俐落以極。

劉三變接過茶水，目光向白昭容瞥了一眼，道：「八妹不必客氣，九弟快坐下來，大哥有話要我轉告你們兩位。」

姜雲岫道：「請二哥吩咐。」

劉三變長長一吁道：「鐵馬莊自行道江湖以來，經過無數次驚心動魄的場面，想不到這一次……咳，咱們竟然面臨一個嚴重的考驗！」

此時白昭容的面色已恢復平時的冷靜，櫻唇輕輕撇了一下，道：「這些咱們都知道，二哥有話儘管說。」

劉三變哈哈一笑道：「好好，小兄這就說。」

語音一頓，接着說道：「咱們保了兩個人頭鏢，竟然引起軒然大波，這是咱們沒有料到的，但鐵馬莊是金字招牌，咱們兄弟姊妹只要一息尚存，就要達成咱們所負的任務！」

他說了半天，還沒有將大哥要轉告的話說出來，目光却不斷的溜向白姜兩人，觀察他的反應，這位劉二哥的心機，敢情竟然十分之深。

白昭容似乎早已知道劉三變是怎樣一位人物，因而投目窗外，沒有再向他瞧看一眼。

姜雲岫的神態則與白昭容大爲不同，他不只是在全神貫注的聽，而且義憤塡膺的道：「二哥說的是，少弟當全力以赴，絕不負各位兄長的期望。」

劉三變道：「好兄弟，有你這句話愚兄就放心了。」

白昭容猛一旋身，雙目如電，冷冷的瞅着劉三變道：「二哥，你把話說清楚一點，鐵馬莊是咱們大家的，它的榮辱，跟咱們每一個都有關連，聽二哥的口吻，好像將此次的責任都加在九弟的頭上，這似乎有點不太公平吧！」

劉三變微微一笑道：「八妹不要誤會，小兄絕無此意，也不敢這麽作，只因前途危機四伏，大哥才訂下這個金蟬脫殼之計……」

白昭容道：「哦，怎麽個脫法？」

劉三變道：「還不是八妹九弟成功的以漁樵雙俠轉移敵人的視綫，大哥才想出這個法子的……」

白昭容冷冷道：「到底是什麽法子，莫非二哥還要賣賣關子？」

劉三變道：「事情是這樣的，昨晚大哥將咱們的顧客改了裝扮，冒險走在頭裏，敵人只注意漁樵雙俠，他們就毫無困難的走進考城來了。」

白昭容道：「今後還是這樣？」

劉三變道：「那妳就小看咱們的敵人了，這個法子雖然不錯，必須另有一種巧妙的配合……」

白昭容說道：「怎樣配合？二哥快些說。」

劉三變說道：「金蟬脫殼之計，雖然是不錯，必須配以李代桃僵才算完整，所以……」

白昭容道：「所以大哥要以九弟裝扮爲花公子？」

劉三變點點頭道：「還有，三弟扮作花春，八妹扮作六妹，四弟仍以本來的面目，你們一行四人直趨關外……」

白昭容道：「小妹明白了，但咱們的顧客呢？」

劉三變道：「咱們走回頭路，經定遠縣至浦口……」

白昭容笑道：「然後搭船出海？這果然是一個神鬼莫測的好辦法，小妹完全同意。」

劉三變道：「多謝妳，八妹，九弟還有沒有意見？」

姜雲岫道：「小弟沒有意見，完全聽從大哥的安排。」

劉三變道：「好，咱們就即刻開始改扮。」

他其實不止三變，如果說他是千變萬化身千萬，由他替姜雲岫等改扮形貌，焉能不維妙維肖。

待一切處理妥當之後，劉三變道：「小兄回去之後，四弟會來此間會合，明天你們在東方發白之際就繼續北上，只要到達濟南，咱們的任務就算完成了。」

樊霖道：「二哥是說咱們到達濟南之後，就不必再扮花家主僕了？」

劉三變道：「是的，你們到達濟南，咱們必然也抵達銅佛寺了，責任已了自然不必再扮他們，只不過……」

樊霖道：「只不過怎樣？二哥。」

劉三變長長一吁道：「只不過此去濟南，必然是步步荊棘，弟妹們千萬要事事謹愼，小心在意。」

白昭容道：「二哥不必担憂，咱們會小心的。」

劉三變道：「好，小兄告辭。」

× × ×

蚌埠是淮河流域的大商埠，但市面並不太大，而以經營榨油者爲最多，在昇平街的昇平客棧的右側，就是一家頗具規模的油廠，樊霖等一行四人，就投宿在昇平客棧之內。

晚餐之後，樊霖兄妹四人在客房閒聊，白昭容道：「三哥，這家客棧好像不太安全。」

樊霖道：「我問過店小二，他說現在正是糧食外銷的季節，此處是土產集散之地，因而每一家客棧全部客滿，咱們能夠找到兩間客房，已經不容易了。」

白昭容道：「這些我知道，我說的不是這個。」

樊霖道：「哦，妳說的是什麼？」

白昭容道：「咱們的隔壁就是油廠，一旦賊人使用火攻，豈不是一樁麻煩！」

焦度道：「不至於吧，賊人無論怎樣囂張，總不能明燈執杖，公然放火。」

白昭容道：「但願小妹是多慮，咱們還是應該小心一些。」

焦度道：「八妹說的是。」

聊完之後，他們就分別就寢，這一夜居然平安渡過，沒有發生任何麻煩。

翌晨天剛破曉，他們就繼續北上，雖然在他們的前後左右有時會出現一些可疑的人物，但直到徐州，並沒有人向他們找碴。

銅山客棧是徐州的老字號，素有百年老店之稱，樊霖曾經在這兒住過，所以他們又住在這兒。

西跨院有三間上房，一個客廳，環境頗爲清靜，被焦度包了下來。

他們的晚餐是由店小二送來西跨院的，飯後他們仍然在一起對前途可能發生的危機，作了一番討論。

姜雲岫有些懷疑的道：「咱們由蚌埠到徐州，一點風吹草動都沒有，莫非賊人已經放棄向咱們找碴了？」

樊霖道：「賊人不可能放棄，因爲他們始終都在監視咱們。」

白昭容道：「賊人不動手有兩種原因，第一他們幾度動手，都落得損兵折將，尤以蒼龍門的失敗，給他們帶來一個嚴厲的教訓，其次是漁樵雙俠忽然失踪，也使他們莫測高深，這是他們不敢貿然動手的原因之二，不過……」她語聲未落，一陣脚步之聲忽然傳了過來。

由聽覺判斷，其中一人脚步沉重，似乎不會武功，其餘三人步履輕捷，武功可能全都不俗。

白昭容向樊焦二人一使眼色，他們霍的一分，閃到廳門兩側，姜雲岫坐在客廳的上方，白昭容俏生生的立在他的身側。

他們站好位置，門上已經响起剝啄之聲，道：「客官，有人前來拜訪。」

白昭容道：「小二，是甚麽人？」

小二道：「是胡老爺與崔姑娘……」

胡老爺是誰，白姜二人一時想不起來，但那崔姑娘三字却使他們神色一呆。

莫非是紅娘子？如果當眞是她，其中的內情就逾來逾複雜了。

他們這一遲疑，一股清朗的嬌音忽然傳了進來，道：「保國兄弟，我是你紅姐，咱們一年多不見，我好想念你啊。」

她自稱「紅姐」，必然是紅娘子了，白昭容忽然感到一股衝動，很想瞧瞧紅娘子是何許人物。

她扭頭對姜雲岫道：「九弟，讓她進來，好麽？」

姜雲岫道：「使不得，她會用毒。」

白昭容道：「不要緊，我的蟠龍環可祛百毒，不必害怕。」

姜雲岫道：「既然如此，那就讓她進來吧。」

白昭容向焦度點點頭，焦度立即拉開廳門，退過一邊。

來人果然是三個，而且全是素識。

紅娘子一身紅衣，美艷更甚往昔，她身後是丫環羽衣，及雷鞭胡混等三人。

紅娘子笑靨如花，進門一個哈哈道：「兄弟，你可想死姐姐了，來，讓姐姐瞧瞧。」

她脚下在不斷的移動，眨眼就已到達姜雲岫的身前，右掌倏的一伸，纖纖五指如同電光石火一般，猛向姜雲岫的脈門扣去。

以姜雲岫一身功力，她這招擒拿無異於班門弄斧，令人不解的是，姜雲岫竟然呆若木鷄，分明瞧到她一把抓來，竟然絲毫不知道躲避。

敢情這名女人的心機，實在叫人害怕，她在伸手抓出之際，已經洒出了劇毒，姜雲岫固然首當其衝，旁立的白昭容也遭到池魚之殃了。

這像是籠中捉鼈一般，眞箇是手到擒來，紅娘子那迷人的嬌靨之上，顯出了像百合花一樣的笑意。

但天地之間，風雲變幻，往往是令人難以測忖的，她原以爲可以一把扣着姜雲岫的腕脈，誰知竟然一把抓空。

姜雲岫身中劇毒，根本無力避讓，不過他身旁却有一位百毒不侵的姑娘，搶先一把將他拉了過去。

一抓失手，紅娘子不由大吃一驚，道：「妳……沒有中毒？」

白昭容面如嚴霜，冷哼一聲道：「鬼蜮技倆也敢到這兒來獻醜！接招。」

這位鐵馬莊的八莊主，竟然沒有將紅娘子放在心上，她用左臂擁着姜雲岫，左掌翻飛，向紅娘子展開一輪兇猛的攻勢。

此時樊霖焦度，也跟雷鞭胡混，及丫環羽衣動上了手，由於廳上不够寬敞，他們鬥到院中去了。

由整個態勢瞧看，白昭容這一方是處於不利的境地，因爲姜雲岫身中劇毒，白昭容必須分神照顧，而且敵方可能會有增援，他們却已盡了全力。

最糟的是白昭容，她以單掌迎敵，只能打一個平手，如果時間一久，就很難封着紅娘子的全力搶攻了。

一幌五十招，白昭容招式的威力果然大不如前，紅娘子更掏出一柄手叉子，左掌一記摘星換斗，將白昭容的手臂引開，手叉子來勢如電，猛刺白昭容的脅門。

這是她計算已久的一招，可以說志在必得。

如果沒有意想不到的變化，這一招應該是能够放倒白昭容的，因爲她是雙手鬥獨臂，還多一柄手叉子，白昭容要護着一個身中劇毒的姜雲岫，如何躲得過她這閃電一擊？

誰也料不到今天的意外竟然如此之多，她這志在必得的一招，不只是沒有傷到白昭容，竟將玉腕送到別人的掌中去了。

是白昭容收招自救？不，無論她功夫多高，就算紅娘子讓她收回右臂，也來不及阻止這柄手叉子。



那麽是樊霖焦度了？更不是，這兩位莊主只是剛剛制住他們的對手，還不知道白昭容眼前的遭遇。

說來令人有點不敢相信，紅娘子那隻白如羊脂的玉腕，竟然扣在姜雲岫掌中。

他不是身中劇毒麽？

不錯，他的確身中劇毒，除非及時獲得解藥，他連自保都有困難，那有能力出手！

他沒有解藥，却有白昭容那枚可祛百毒的蟠龍環。

白昭容環臂擁着他，將蟠龍環貼着他胸口，並以傳音告訴他「快運功祛毒」。

他果然恢復了功力，而且及時挽救了白昭容的危機，同時吐指如風，封住了紅娘子的武功。

紅娘子面色一變道：「想不到，兄弟，咱們分別不過一年，你的武功已大有進境。」

姜雲岫冷冷道：「士別三日應刮目相看，這麽簡單的一句話妳都忘了？」

紅娘子道：「兄弟當眞變了，一張嘴也變得能言善道了。」

姜雲岫哼了一聲，扭頭對白昭容道：「這女人很會使毒，最好把她身上的毒藥搜出來，否則實在叫人放心不下。」

白昭容道：「好辦法。」

紅娘子面色一變，但武功既被封閉，只好聽憑別人的擺佈。

白昭容不會使毒，她却搜尋得極爲徹底，紅娘子的頭髮，指甲，牙齒她都沒有放過。

這一招白昭容做得十分高明，除了在紅娘子的百寶囊中找出毒藥解藥一大堆，還在衣袖及指甲之內找出了毒藥。

紅娘子像鬥敗了的公鷄，長長一嘆道：「這是我低估了你們，不過螳臂當車，你們也太不自量了！」

姜雲岫沒有理會她，却以傳音之術對白昭容道：「八姊請到外面走走，待我試試這個女人。」

白昭容點點頭，轉身步出院中，並隨手替他們帶上了房門。

此時室內只有姜雲岫，紅娘子的妙目之中，又燃起了一股希望的火焰。

「兄弟，你好無情，紅娘對你也算不薄啊……」

「哦，說說看，妳對我怎樣不薄？」

紅娘子銀牙一咬，向他狠狠的瞪了一眼，道：「一年以前，紅娘不顧一切，將清白交給了你，當時咱們海誓山盟，你說絕不負我，如今言猶在耳，你却變了一個人了。」

姜雲岫劍眉一挑道：「妳將清白給了我？嘿嘿，到現在你還將我當做三歲的小孩子！」

紅娘子的面色一陣紅一陣白，吶吶半晌，她竟然咽哽着悲泣起來了。

良久，她忽然抬起淚眼，幽幽一嘆道：「是的，我給你的只是一個殘花敗柳的身子，不過我失身於別人是情非得已，對你却是眞心眞意的。」

姜雲岫道：「那人是誰？」

紅娘子道：「內使監的楊月和——」

姜雲岫一怔道：「內使監？這裏面不都是太監麽？姓楊的怎能——」

紅娘子道：「兄弟！你久居京師，這些你都不明瞭？王公公聖眷日隆，權傾天下，誰敢說個不字？楊月和是神燈教教主的兒子，也是王公公的義子，他掛名內常侍，實際上却統率錦衣衛，橫行京師，人人側目，他要怎樣，我還能逃過他的毒手麽！」

姜雲岫說道：「江湖傳言，長勝鏢局自總鏢頭以下二十八人，沒有留下一個活口……」

紅娘子道：「江湖傳言未可盡信，長勝鏢局二十八局人之中，只有我爹跟我還留得命在，只不過……好啦，兄弟，咱們不談這些了，如果你還顧念咱們往日的情誼……」

姜雲岫道：「我會放妳走的，只是還有幾點不解之處，希望弄個明白。」

紅娘子道：「你還想知道甚麽？」

姜雲岫道：「鏢局的血案，必然是姓楊的傑作了，我不懂，他既然得到了妳，爲甚麽又毀掉長勝鏢局？」

紅娘子螓首一垂道：「這個……咳，你也應該担負一點責任。」

姜雲岫道：「妳越說越玄了，這件事怎麽會扯到我的身上？」

紅娘子橫他一眼道：「如果楊月和懷疑我另有相愛之人，他會善罷干休？」

姜雲岫哼了一聲道：「原來他發現妳不守婦道，這就怪不得了，不過我不相信跟妳偷情的只有我一個。」

紅娘子沒有對這一點再作分辯，她却眼眶一紅道：「姓楊的只是糟蹋女人，他那裏會把我當人看待？他毀了長勝鏢局，還要我到漢口去當妓女，嗚嗚嗚……」

姜雲岫道：「我很同情妳的遭遇，但內情必然不會這簡單，以後妳不是又跟了一個姓姜的麽？那又是爲了甚麽？」

紅娘子一呆道：「你怎麽會知道這些的？」

姜雲岫道：「紅娘子名滿武漢，這種事怎能瞞人。」

紅娘子道：「你當眞長大了，兄弟，我跟姓姜的的確有所圖謀，不過此事與你無關。」

姜雲岫道：「紙包不住火的，我想知道。」

紅娘子道：「其實也沒有甚麽，咱們抓到了乙萬里，不幸又被一個老要飯的救走了，姓姜的是乙萬里唯一的傳人，咱們只好向他下手了。」

姜雲岫心頭一寬，一塊石頭總算放下來了，因而淡淡一笑道：「姓姜的呢？獲得妳這位大美人的垂青，他必然是妳石榴裙下的不貳之臣了？」

紅娘子噘着嘴道：「那小子外貌忠厚，敢情骨子裏狡猾得很，不過，孫猴子七十二變，他也逃不出佛爺的手掌心。」

姜雲岫道：「哦，妳倒是說說看，一簑烟雨的傳人怎會怕妳，何況妳連他的踪跡也無法找到。」

紅娘子道：「這個麽，你就不必管了，還有甚麽要問的？」

姜雲岫道：「還有一點，我要知道王太監要怎樣對付我。」

紅娘子道：「這個……我也不太明白

的。」

姜雲岫面色一沉道：「紅娘，妳要想清楚一點，這件事妳必須有一個明白的交待，否則就算我肯放妳，妳也走不出這個院子！」

紅娘子沉吟半晌道：「兄弟！說實在的，王公公只是利用我，有很多事都不會讓我知道，所以……」

姜雲岫道：「所以妳知道的不多，是嗎？妳適才說過，我長大了，至少我能分辯是非眞僞，妳說吧。」

由適才的一段對話，紅娘子知道她遇到了一個強勁的對手，不過，她眞的知道不多，就算知道她也不敢說，因爲她爹仍在王振的手裏，她自己死不足惜，但不能替老父招來殺身之禍。

於是她面色一整道：「兄弟，你應該明白，王公公要誰死，誰就不可能再活下去，你能逃過今天，絕對逃不過明天，四海沒有你容身之處，你能够往那兒逃？聽紅姐的話，兄弟，跟我回京師去。」

姜雲岫道：「妳要我提着腦袋去見王太監？嘿嘿，好主意！」

紅娘子道：「不要誤會，兄弟，只要你能跟我回京師，我敢以生命担保你的安全。」

此時白昭容推開房門走了進來，道：「妳的命不值錢，一個生張熟魏，人盡可夫的妓女，不會被姓楊的重視的。」

紅娘子面色一變，道：「姑娘是那個門派的高人？一個姑娘家說話如此毒惡，妳師長是怎樣敎妳的？」

白昭容道：「怎麽，莫非我說的不對麽。」

紅娘子目射兇光，冷哼一聲道：「不要得意，姑娘，依時間計算，現在應該差不多了，到時候……」她說到這裏忽然停了下來，面頰上湧起一片陰森森的奸笑。

這種奸笑是幸災樂禍的表現，難道樊霖焦度出了問題？

此時焦度手持短戟衝了進來，神色之上顯得頗爲緊張。

白昭容道：「有甚麽不對三哥呢？」

焦度道：「三哥在外面，咱們好像已經被人包圍了……」

白昭容道：「來人很多？」

焦度道：「好像很多，來人沒有現身，確實人數還無法知道。」

紅娘子陰陰一笑道：「我知道。」

這一句「我知道」不只是幸災樂禍，還帶有幾分威脅，幾分調侃的味兒。

白昭容冷冷道：「有一件事只怕妳不知道，當王振的狗腿子進來之際，咱們會將妳丢出去，不過那是一塊一塊的丢，譬如手哪，脚哪，耳朶哪……妳放心，在剁下妳的腦袋之前，包管妳死不了！」

紅娘子心頭一懍，她再也笑不出來了，因爲她明白白昭容不是唬她的。

一個被人迫入娼門，而恬不知耻的女人，多半十分怕死，她竟然向着姜雲岫哭泣道：「饒了我吧，兄弟，紅娘再不好也曾經侍候過你，難道你眞的忍心讓我被人分屍？」

姜雲岫冷冷的道：「那就要看妳願不願意合作了，如果妳不願意，我也救妳不得。」

紅娘子道：「妳要我怎樣的合作？兄弟。」

白昭容道：「妳適才說來人妳知道，說說看。」

紅娘子道：「楊月和由京師帶來八人，全是錦衣衛的高手，這八人之中我只知道一個侯封，他是御前四品帶刀侍衛。」

白昭容道：「還有呢？」

紅娘子道：「他出京之後，另外由神燈敎調集一流高手十八人，雷鞭胡混就是其中之一。」

白昭容道：「妳呢，是神燈敎的？」

紅娘子道：「我只是一個棄婦，姑娘這麽說是抬高我了。」

此時院中已傳來樊霖的叱喝之聲，焦度彈身一躍，首先奔了出去。

白昭容突然一指點出，廢掉紅娘子的武功，然後與姜雲岫聯袂奔出。

樊霖焦度正以一敵兩，與四名來人惡鬥，地上倒斃一人，重傷兩名，自然都是三四兩位莊主的傑作。

重傷的是雷鞭胡混，及紅娘子的丫頭羽衣，倒斃的彪形大漢，及仍在搏殺中的四名來敵，面目全都陌生得很。

白昭容一聲清叱，與姜雲岫撲上去各自接下一人，他們這一加入，形勢立即改觀。

樊霖的鋼鞭，焦度的短戟，縱橫飛舞，打得兇悍以極，這兩人是鐵馬莊的勇將，來人雖是功力不弱，仍然陷入險境。

白昭容使的是長劍，這位姑娘不只是劍術精絕，招式更是辛辣無比，每一招的劍鋒所指，全是敵人要命的所在，因而十招不到，敵人已經疲於奔命了。

只有姜雲岫特殊，他的兵刃是拾來紅娘子的那柄手叉子。

他跟乙萬里習武，十八般兵刃一樣都沒有學過，這並不是乙萬里藏私，因爲沒有這個必要。

現在姜雲岫就爲難了，寒烟簔不能輕易使用，以免暴露身份來歷，別的兵刃沒有學過，總不能永遠赤手空拳去對付別人鋒利的兵刃？

在無可奈何之中，他拾來這柄手叉子，在藍芒閃耀之中一連向敵人遞出三招。

他使的是飛虹手法，因爲他不會別的。其實這麽說是寃枉他了，當年他跟武當俗家弟子唐碩曾經習過幾天劍術。

唐碩的醫道頗爲高明，習武只是健身，像這樣的一位師父自然無法敎出高明的徒弟，所以姜雲岫的劍術習了等於沒習。

現在他是冒險，以手叉子對付長刀，等於拿生命作一場豪賭。

但他却瞎貓碰到死老鼠，居然贏了這場賭博。

因爲飛虹手法是當代武林最霸道，最奇詭的擒拿手法，他將它化爲手叉子的招式，竟然使得得心應手，具有難以估計的威力。

適才他一連遞出三招，敵人就被他攻得手忙脚亂，只要再來幾下狠的，必然可以將對方擺在這裏。

只是他不想殺人，而且對飛虹手用手叉子使出，產生了一股濃厚的興趣，既然有一個練招的活靶子，爲甚麽不好好的利用一下？



他將飛虹手連續使了兩遍，還修改了一些不太方便之處，他的一套「飛虹叉」練成了，敵人却已吃足了苦頭。

他原想再練兩遍，但耳中却響起白昭容的傳音道：「九弟，咱們要離開此地，不要再拖了。」

傳音入耳，手叉子已急點而出，噹的一聲脆響，敵人的手腕中了一下，長刀把持不住，在地上砸起一溜火星。

他不想動輒殺人，所以只刺傷敵人的手腕，誰知那位身材魁梧的彪形大漢，竟然受不了這點小傷，口中一聲悶哼，跟着一頭栽倒下去。

姜雲岫不解的啊了一聲道：「八姊，這人是怎麽啦？」

白昭容微微一笑道：「沒有甚麽，因爲這柄手叉子淬有劇毒。」

姜雲岫面色一變道：「這……女人，我……」

他想摔掉這柄手叉子，白昭容却出聲阻止道：「使不得，這柄手叉子大有來歷，丢了十分可惜，如果落到壞人手裏必然會在江湖上造成一片血腥，你既然得到了它，就是它的主人了，千萬不能丢棄！」

姜雲岫道：「它既是淬有劇毒放在身邊豈不危險？如果不小心傷了自己呢？」

白昭容道：「我想它必有一個很好的套子，待我向紅娘子要來。」

她奔進廳堂，果然取來一個褚黃色的蛟皮刀套，連同他們四個人的包裹也帶了出來。

姜雲岫配好手叉子，接過包裹，口齒微動，欲言又止，他是想說些甚麽，直到他們離開客棧，他一個字也沒有說出。

因爲他們必須立即脫離現場，以免遭到大批強敵的圍攻，那麽三十六計只有走爲上策了。

經東閣，出北門，迎着獵獵晚風，向魯南聯袂急馳，待趕到茅村，已是天色大明了。

鎭集的早市還沒有上市，賣早點的豆漿店却已經開門營業，而且「莫道君行早，更有早行人」。這豆漿店裏，居然坐着八名客人。

這八人分作兩起，一桌坐着六個，另一桌只坐着兩人。

這般人一律穿着藏青色長衫，携帶着兵刃，他們分明是武林中人，而且是一夥的，但却分踞兩桌，分配的也不平均。

其實你只要用點心，就能瞧出一點端倪。

這般人面目冷肅，神情倨傲，雖是每人都有一身武功，但神情上却與一般武林中人截然不同，好像除了老天爺，就算他們最大！

那對坐的兩人更不必說了，瞧他們那股凌人的氣勢，多半是這般人的頭兒。

這兩人上坐的一個年約四旬，一張國字臉繃得緊緊的，頷下留着一撮短髭，有一種顧盼自雄的氣概。

他對面坐的那人已有五十出頭，尖嘴猴腮，四肢特長，如果稍加改扮，就是一隻活生生的猴子。

樊霖等踏進豆漿店，這八人似乎十分意外，其中兩人竟然呼的一聲站了起來，如非短髭大漢揮手制止，可能立即引起一場是非。

這就怪了，樊霖等並不認識這般人，幾時跟他們結過樑子了？

當然，江湖之上千奇百怪，有些事是不能以常情而論的。

不管怎樣，人不犯我，我不犯人，鐵馬莊的兄弟經過無數的大風大浪，何在乎這八個人！

於是他們坦然走進店中，在靠窗的一張桌子之旁坐了下來。

吃完早點，會過賬，他們剛剛走出店門，一陣震耳欲聾的馬蹄之聲，由徐州方向傳了過來。

白昭容道：「可能是昨晚那批人！」

焦度道：「店裏的幾個人只怕也許是咱們的對頭，怎麽辦，三哥，快拿個主意來。」

樊霖道：「上右邊的民房，咱們往山裏走。」

他們心意相通，樊霖語聲甫落，四條人影一飛冲天，越過民房逕向山區急馳。

這一招大出敵人的意外，店中的八人只是呆了一呆，樊霖等人已經隱入樹林之中。

他們就這麽擺脫了敵人，此後經台兒莊至臨沂，都沒有遇到甚麽麻煩，但由臨沂往蒙陰的途中，終於又被人綴上了。

這天到達垛莊，太陽剛剛偏西，他們打了一個尖就匆匆上路，想在天黑之前趕到「桃墟」投宿。

垛莊桃墟都是山鎭，此地是蒙山山區，屬於蒙陰縣境。

前面約莫三十丈遠近是一個山隘，翻過那道隘口就可以瞧到桃墟了，但白昭容忽然向走在前面的焦度道：「四哥，停停。」

焦度停下脚道：「怎麽啦？八妹。」

白昭容道：「適才前面隘口好像有人影閃動了一下……」

焦度道：「八妹是懷疑隘口處有人伏？」

白昭容道：「是的，那道隘口頗爲險峻，咱們如果被堵在裏面就危險了！」

姜雲岫道：「咱們不能站在這兒說話，最好邊走邊談。」

邊走邊談是避免敵人發覺他們會動了疑心，那就會影響他們突擊的行動了，於是他們緩緩移動脚步，並以傳音繼續交談着。

白昭容道：「三哥，前面轉角之處有一片樹林，那兒可以遮蔽敵人的視綫……」

樊霖道：「咱們藉樹林掩蔽，分左右向隘口突襲？」

白昭容道：「小妹正是這個意思。」

樊霖道：「好，妳同九弟向右，我跟四弟向左，咱們在隘口的前端會合。」

他們說話之間，已經到達那片樹林，樊霖輕喝一聲道：「走！」四人倏的一分，逕向兩側撲去。

他們藉山林掩護，縱躍起落，宛如追雲逐電，刹那之間，便已悄悄摸上隘口兩邊的山壁！

這條隘口實在是一條可怕的險道，兩崖壁立，一綫中分，如果在崖上以弩箭，巨石等攻擊，或將隘口兩端一堵，走在中間的就只有死路一條了。

白昭容與姜雲岫掩到右側崖頂的一塊大石之後，兩人縱目一瞥，心頭不由暗暗一震。

崖邊的敵人約莫三十幾個，分作三堆在那兒聚集，前後兩堆是以滑車盛着大量的石塊及泥土，必然是堵塞隘道用的，中間是澆着桐油的枯枝，這自然是準備用火攻了。

而且這般人全部揹着弓箭，火攻加上集中攢射，任是何等之人，也難以逃得活命。

白昭容銀牙一咬，冷冷道：「九弟，用寒烟簑，這般人太狠，咱們不能留下一個活口。」

她說話之際，已經取出她的金鬬斧，姜雲岫自然不必再顧慮了。

他解下寒烟簑，兩人倏的一分，逕向敵人猛撲。

守在崖邊的黑衣大漢，只是全神貫注崖下，他們做夢也想不到身後會來了煞星，及金芒匝地，烟雲滾滾而來，他們已是魂飛魄散，死亡在向他們招手了。

這是一場極端兇狠的搏殺，因爲對方頗有能者，當金鬬斧，寒烟簑縱橫崖頂，殺得血肉橫飛之際，其中三名敵人竟然具有反擊之能。

好在這三名功力極高的敵人，是集中在崖邊的中間，待他們發覺大事不妙，再馳援兩端已經來不及了。

中間的敵人一共八個，功力最高的是一名白髮老者，他對由兩側向中間撲來的白姜兩人打量一陣道：「老夫縱橫江湖數十年，嘿嘿，想不到竟然栽在兩個小輩手裏，說，你們到底是誰？」

白昭容冷哼一聲道：「怎麼，想到閣王爺那兒告咱們一狀？」

白髮老者道：「姑娘，漁樵雙煞唬不了人，老夫正想除去你們，不過……」

白昭容撇撇嘴道：「那是你想唬人了，說說看，你又是誰？」

白髮老者道：「神燈教護法司馬競，姑娘也許有過耳聞。」

白昭容一怔道：「旋轉乾坤司馬競就是閣下？」

司馬競道：「不錯，現在姑娘應該知道老夫不是在唬人了！」

白昭容哼了一聲道：「這就難說了，據江湖傳聞，旋轉乾坤是一個仁義大俠，終年行道江湖，專管人間不平之事，閣下麽，哼，投靠神燈教，趨炎附勢，不保晚節，如果說你就是仁義大俠司馬競，只怕沒有人願意相信。」

司馬競面色一變，他身後的兩名大漢一聲怒吼，同時搶步撲了上來。

這兩人全都使刀，一刀揮出，勢如狂飈，刀勢的厲烈，當得是江湖少見。

他們一言未發，就分別向白姜二人展開狂攻，九招狂悍的刀法，幾乎是一氣呵成。

白姜二人沒有還招，却已連續後退九步，待這兩人的刀芒一斂，白昭容才冷冷道：「兩位好不懂禮貌，咱們在跟司馬競說話，你們爲甚麽要插上一手？」

其中一名大漢道：「妳敢侮辱大爺的師父，大爺就活劈了妳！」

這兩人正待再度揮刀撲擊，司馬競忽然出聲阻止道：「且慢，這兩人既然是漁樵雙煞，姓華的小輩必然從另一條路逃走了，這是金蟬脫殼之計，休想瞞過老夫，你們快去稟報侯大人，這兩個交給老夫就是。」

白昭容聽得心頭一懍，雖然這般人不一定能夠找到劉三變等，總以小心一點爲宜。

於是她以傳音對姜雲岫道：「九弟，攔住司馬競，我要收拾這幾個小賊。」

她說話之間，纖掌一振，小金斧有如流星劃空，一閃之間就已劈斷一個人的脖子，另一人微微呆了一呆，金芒倏然繞體而過，連肚腸都被小金斧帶了出來。

白昭容在指顧之間連殺司馬競的兩名弟子，功力之高，當得是江湖少見。

不過旋轉乾坤司馬競也是名噪江湖的一方霸主，而且二十年前便已縱橫大江南北，以他往日的成就，自然不會將白姜二人放在心上，其實江山代有才人出，他這點成就實在算不了甚麽。

及兩名弟子連續被殺，他才知道大事不妙，不過他還沒有逃走的打算，他要以數十年的精湛修爲，替他的弟子報仇。

口中一聲暴吼，他彈身躍了起來，但烟雲罩體，他竟然遇到一股強悍無比的壓力。

這位叱咤風雲的霸主，竟無法承受這股壓力，在無可奈何之中，他只得眞氣一沉，再度落回地面。

及擧目向前一瞥，他才知道是被姜雲岫的寒烟簑震回地面的。

他聽過漁樵雙俠的傳聞，但決不相信人們的繪聲繪影，本來嘛，一對年紀輕輕的後生晚輩，又能有多大的氣候？

現在他還是有些不信，年輕人多半後力難繼，適才一招只是程咬金的三斧頭而已，於是掌中長刀一挺，一連三刀劈了出去。

盛名之下無虛士，旋轉乾坤司馬競果然功力驚人。

但見刀光如雪，帶起獵獵勁風，姜雲岫的咽喉，前胸，及脅門，同時籠罩在司馬競的刀鋒之下。

這奪命三刀，是旋轉乾坤的成名絕藝，但他從不輕易使用，因爲只要這三刀出手，敵人必然會濺血橫屍。

他存心將姜雲岫擺在這裏，所以一出手就是他的成名絕藝。

但三刀揮出並未撂倒對方，甚至連攻擊的目標也突然消失。

旋轉乾坤司馬競畢竟不同於常人，壓廂底的奪命三刀既然傷不到敵人，他立刻興起了撤退之意。

他是成了名的武林高人，自然會愛惜得來不易的那項虛名，但生命更爲可貴，虛名如何比得上生命？

三刀失手，返身便逃，他這項行動太意外了，這那像名噪湖海武林高人？

姜雲岫沒有想到司馬競會逃，因而呆在那裏，不知道如何是好。

此時白昭容已經收拾完了另外五名敵人，她雖是瞧到司馬競要逃，但以相距較遠，想攔阻也鞭長莫及。

於是她急忙呼叫道：「九弟，快截住他，不能讓他逃出手去。」



呼聲入耳，姜雲岫才像大夢初醒一般，不過他的行動決不遲緩，身形一躍而起，以天馬行空之勢向奔逃的司馬競撲去。

萬里飛虹是寒烟簑的獨門絕藝，他能身在空際連續轉折四個來回，同時向地面攻擊四招，是一項震撼武林的曠代絕學，如果將它列入輕功，數遍武林高手，無人出其右。

姜雲岫業已獲得一簑烟雨的眞傳，此時身形躍起，快如飛雲掣電，刹那之間，便與司馬競追得首尾相接。

在去勢將竭之前，他已取出那柄淬有劇毒的手叉子，刷的一聲，脫手向司馬競的後胸擲去。

噗的一聲輕響，手叉子已經十分準確的插進司馬競的後心，待姜雲岫雙脚着地，那位名噪江湖的旋轉乾坤，業已橫屍在一片荒草之上了。

姜雲岫拔出手叉子，在司馬競的身上抹淨了血跡，回頭向急馳而來的白昭容道：「八姊，咱們……咳……」

白昭容微微一笑道：「不要難過，九弟，除惡就是行善，這沒有甚麽好不安的，再說，爲了二哥他們的安全，咱們不能留下一個活口。」

姜雲岫道：「八姊說的是。」

白昭容道：「三哥他們不知道怎樣了，咱們到對崖去瞧瞧。」

姜雲岫道：「好的。」

他們剛剛下到山脚，樊霖焦度已經迎面奔來，白昭容道：「三哥還順利吧？」

樊霖道：「非常順利，那邊只有十幾名弩箭手，已經全被咱們打發了。」

白昭容嘶着嘴道：「三哥專會檢便宜，我不來了。」

焦度道：「怎麽，八妹，你們碰到扎手貨了？」

白昭容道：「可不是，人數比你們那邊多了一倍，領頭的是旋轉乾坤司馬競師徒。」

焦度啊了聲道：「此人名滿江湖，素有仁義大俠之稱，他也會跟咱們作對？」

白昭容哼了一聲道：「作對？哼，他也敢！只不過是一羣魑魅魍魎暗中傷人罷了。」

樊霖道：「八妹，那司馬競到底怎樣了？」

白昭容道：「他識破了咱們的金蟬脫殼之計，咱們不能留下一個活口，所以九弟就送他到鬼門關去了。」

樊霖長長一吁道：「富貴不淫，威武不屈的畢竟不多，想不到仁義大俠司馬競竟然作了王振的走狗！」

白昭容道：「不要感慨了，咱們快走吧。」

他們這一路之上，當眞的險阻重重，荊棘載道，隨時隨地都可能遭到敵人的暗算，難免有着風聲鶴唳，草木皆兵之感。

不過這兄妹四人並未將這些放在心上，所謂明知山有虎，故行虎山行，這等豪勇之氣，又有幾人能够。

此後一連串幾天，他們經新泰，過泰安，濟南業已在望，竟然一點風吹草動也沒有。

莫非他們一路平妖伏魔，使敵人喪了胆，不敢再找他們的麻煩了？（未完）

新派俠義奇情故事

# 七命雙龍

黃鷹·文
可飛·圖

**前文提要：**

前文書至秦魯直救了狄飛鵬，將錯就錯，五行追命認爲他是太子，爲了保護秦吉，叫守忠和秦吉一道走，此時忽然來了醒目和尚——五行追命的土龍，段昌不知他的身份，以爲是師叔，請他留在秦家，段昌秦魯直擁住狄飛鵬先走了，土龍等他們走後，知道秦吉就是太子，便出手刺殺，被秦守忠用身擋住，守忠重傷，胭脂和七寶拍門撞入，土龍發覺中了秦魯直調虎離山之計，恐遭埋伏，連忙退出去找金剛等人，轉回來秦家，秦吉早巳和胭脂七寶摻扶守忠藏在叢林石洞內，五行追命分頭搜索……

## 國舅爺折兵　女兒被擄走

秦吉抽着鼻子說道：「那些人還說我沒出息，不知道我阿吉不鳴則已，一鳴驚人。」

胭脂揉着眼睛，道：「你當然不會再有人瞧不起……」

秦吉心頭靈光一現，恍然說道：「我明白了，你是担心我做了皇帝後不再理會你。」

胭脂眼淚又流下。「我也知道高攀不起……」

秦吉笑截道：「傻丫頭，你看我是這種人，我們現在口頭上也是夫婦，我做了皇帝，當然得封你做皇后。」

胭脂一怔道：「你又來騙人了。」

「要不要立誓？」秦吉才將手擧起來，便給胭脂按着，胭脂隨即將頭埋在他懷中。

秦吉擁着胭脂，看面上那表情，陶醉之極，對胭脂他顯然是眞的很喜歡，胭脂方面的感受與秦吉也顯然並無分別。

也不知過了多久，胭脂才回復自我，隨即又省起了一件事。「我做了皇后，七寶又是什麼？」

秦吉一怔道：「這我也不清楚，是國舅吧？」

胭脂搖頭道：「那些說故事的說到國舅都是沒一個說好的。」

「那你要他做什麼就什麼好了。」

胭脂隨即問道：「七寶，你喜歡做什麼？」

秦吉亦自回過頭去，當然看不見七寶，嘟喃着道：「這個小子那裏去了？」

胭脂不覺道：「同去去找那隻小狗吧。」這句話出口，她的面色就變了。

秦吉同時面色一變，長身而起，脫口道：「我們快去把他追回來！」放步奔了出去。

× × ×

七寶才進入，木猿便發現，却沒有立即採取行動，只是監視着。

一路上七寶都很小心，進了秦家後院更小心，但像他這樣的一個小孩子，就是怎樣小心也沒用，他當然也不會發覺木猿的存在。

那隻小狗已給燒成焦炭，但形狀仍然分辨得出，到底給七寶找到了，七寶本來還有些懷疑，一直到他看到了掛在狗脖子上那個小鐵鈴。

他捧着狗屍，鼻子抽動着，嗚咽着說道：「告訴我是那一個做的，我要阿吉殺死他。」

他說着走着，不覺走進了堂內，在一張椅子坐下，木猿也就在這時候在他身後倒懸下來，在他頸後吹了一口氣。

這口氣並沒有引起七寶的注意，木猿再吹第二口，總算驚動了七寶。

他打了一個寒噤，回頭看見倒懸着的木猿，不由一下子跳起來，抱着的狗屍亦脫手掉在地上，一聲驚呼未出口，已給木猿躍下來一把將口掩着，他很自然的掙扎，却那裏掙得開。

「小娃子——」木猿另一手接將七寶抱起來。「阿吉在那兒？」

話出口，他才將掩口的手鬆開，七寶却第一句話：「是你燒死了小寶。」

木猿道：「告訴我阿吉的下落，我買一隻更好看的給你。」

七寶瞪着木猿道：「你是我的仇人，我不跟你說。」

「我給你錢買吃的？」木猿探懷取出了一錠銀子。

七寶偏過頭去，嘴巴仍然是閉得緊緊的，木猿看着有些不耐煩的道：「你還是說的好，否則我把你也殺掉。」

七寶毫無反應，木猿收回銀子，再伸手，五指鈎子般曲起來，尖長的指甲映着從天窗射進來的月光，就像隻鳥爪，突然落在七寶的面上。

他的指甲雖然沒有插破七寶的皮膚，七寶却已感到痛楚但仍倔強地咬着嘴唇。

木猿獰笑道：「你眞的不怕死。」五指一收，七寶一張小臉立時被揑得變了另一個樣子，他的眼淚不由奪眶而出，還是不作聲。

秦吉的叫聲也就在這時候傳來：「七寶——」

「七寶，你在那兒？」還有胭脂的。

七寶眼睛一亮，要叫，嘴巴已又給掩住，木猿身形隨即拔起來，躍回樑上去，七寶忙又掙扎，木猿接將他往樑上一按，手脚往上一壓，他整個身子便痲木，再也動不了。

脚步聲接從後院那邊傳來，是胭脂的脚步聲，秦吉走在她前面，着地無聲，院子裏一轉，走向大堂這邊。

木猿看在眼內，一口眞氣提起來，蓄勢待發，對秦吉他一些好感也沒有，這之前，他已經兩次被秦吉突襲踢翻，想起來猶有餘痛。

他不怕秦吉，那兩次也絕無疑問都是意外，秦吉都是出其不意，突施偷襲。

難道還有第三次。木猿絕不以爲，也突然起了一陣衝動，這一次要反過來襲擊秦吉，目的却不是將秦吉踢翻，而是要將他殺掉。

秦吉在堂外傾聽了一會才走進去，目光在那些破爛的桌椅上掃過，終於停留在狗屍上，鼻子一抽，上前兩步蹲下身子。

這絕無疑問是最佳的偷襲機會，木猿很自然的把手一擧，便要撲下去，却忘了那隻手正掩在七寶的嘴巴上，七寶也不知道危險，立即大叫：「阿吉——」

秦吉應聲身形倒翻，順手抄起了旁邊一張櫈子。

木猿也知道給七寶這一叫再也偷襲不了，心頭冒火，怪叫一聲，手一揮，七寶那個小小的身子立時橫飛出去，撞在那邊的牆壁上。

秦吉驚呼搶救，那裏來得及，才撲到牆壁下，七寶已蓬地撞上，爛泥般掉了下來。

他伸手接個正着，那邊木猿已撲到，伸手抓向他的天靈蓋。

胭脂看在眼內，驚呼失聲，秦吉及時貼着牆壁斜撲閃開，後背衣衫仍然給抓裂，還給在後背上抓出了五道血溝。

木猿一抓雖然未能夠抓掉秦吉的命，也總算沒有落空，看見血，殺機更熾烈，緊追在秦吉身後，雙手齊出，抓向腰脊。

秦吉將手中抱着的七寶往胭脂手裏一送，順勢將胭脂送出堂外，身子同時撲倒，一着虎尾脚，反蹴木猿小腹，木猿反手抓向秦吉的脚，秦吉手中的櫈子已橫掃過來，急忙倒翻避開。

秦吉連人帶櫈緊接撲上，瘋狂的向木猿搶攻，七寶的受害，絕無疑問已刺激起了他的殺機。

小孩子也傷害，這豈是人的所爲，拚了命也要殺掉這個人面獸心的殺手，秦吉事實在拚命。

木猿却不想拚命，他還要做官，還要享福，看見秦吉這樣子拚命撲擊，不免有些心寒，交手幾招，一個身子便倒躍起來，向樑上躍去，秦吉身手沒有他的靈活，反應却也很快，立即撲上，仍然能够一把抓住木猿右脚的足踝，木猿怪叫一聲，已被秦吉硬硬拉下來，摔在地上，秦吉另一手的櫈子緊接砸下。

木猿不由自主抬手招架，那張櫈子一砸再砸，三砸而碎，木猿的右臂亦被砸碎。秦吉跟着撲上，將木猿按翻地上，亂拳擊下去，木猿先機一失，毫無掙扎的餘地，直給秦吉打得死去活來。

他不由連聲慘叫，越叫秦吉的拳頭便打得越重，那片刻之間，也不知打了多少拳，到木猿一些反應也沒有，才停下。

木猿一身骨頭已完全給打散，氣亦給打斷，當然不再有反應，秦吉站起身子，同時將他的屍體抓起來，再撞在牆上，才吐一口氣走向胭脂那邊。

胭脂已哭得像一個淚人也似，秦吉看見那樣子，已知道七寶是沒有救的了，一股怒火又冒起來，嘶聲大叫道：「五行追命，都給我滾出來！」

叫聲迴盪，却是沒有反應。

× × ×

秦吉的運氣其實很不錯，他那一叫若是晚了半個時辰，五行追命的其他四個一定會聽到，也一定會有反應，一齊向他撲擊，他雖然已準備拚命，但雙拳難敵四手，何況那四個全都有一身怪異的本領。

他們差不多同時間回來，在院子相遇，才一齊走進去，木猿在他們回來後一些反應也沒有，已無疑叫他們警惕，可能出事了。

金剛是第三個回來，立即便要衝進去，這當然是因爲他一身橫練功夫，刀槍不入，什麽襲擊也不放在心上，也因爲他是急性子，可是水天嬌只是一句話，他便留在院子裏。

對女人只要不太難看的他都很感興趣，好像水天嬌這種騷在骨子裏的女人他當然更感興趣了，何況到現在爲止，他還沒有成功，當然想處處順從水天嬌的意思，盡力博取水天嬌的好感。

火霹靂是最後回來的一個，却是第一個採取行動，手一揚，一團火光在堂中燃燒起來。

火光下他們看得很清楚，堂中並沒有人，金剛隨即闖進去，撞開了一扇房門。

房間也是沒有人在，他抬脚將床踢散，一樣沒有發現，不由嘟喃道：「你們說那隻猴子去了那兒？」

土龍在堂上應道：「這裏有打鬥過的痕跡，還有血跡留下。」

水天嬌道：「那準是秦吉回來，遇上那隻猴子，大打出手，猴子將他打傷，追了出去。」

土龍道：「那也該有記號留下，讓我們知道往那個方向追。」

火霹靂搖頭道：「秦吉的武功應該在木猿之上，我看事實相反，木猿也許是被秦吉發現，也許貪功出手偷襲，被秦吉打傷，給趕了出去。」

土龍道：「那也該有時間留下記號才是。」

金剛一面走出來一面道：「你也不是不知道猴子這個人身手靈活，心思却是死的。」

土龍嘟喃道：「他雖然不是秦吉的對手，以他身手的靈活，要逃命應該絕無問題。」

金剛打了一個哈哈道：「想想他給趕着打，一溜烟逃命的樣子可是有趣的。」

火霹靂道：「要是他給秦吉打傷，逃不了多遠給殺掉，可就沒趣了。」

金剛一怔道：「老火怎麽對猴子這樣沒信心？」

火霹靂道：「猴子的作風我們都很清楚，一些綫索也沒有留下來，說不定是眞的……」

金剛嘟喃道：「再想想也眞的令人放心不下，果眞凶多吉少。」

土龍笑笑道：「那可就糟了，五行缺一，我們豈非要改做四行追命。」

金剛看看水天嬌，道：「幸好欠的不是我們水妹妹，否則可就大大不好了。」

「五行欠水——」土龍笑得就像個傻瓜。

水天嬌冷冷的瞟了他們一眼，道：「奇怪你們還有心情說笑。」

土龍道：「現在不說不笑，回到師父身旁可就沒有機會了。」

「師父？」水天嬌一怔。

土龍道：「我在路上遇着師父，還有高天祿。」

火霹靂沉聲道：「高天祿到底還是放心不下。」

土龍笑接道：「師父罵我們沒用，要我們立即趕去彌渡高天祿的私邸。」

水天嬌冷冷的道：「給罵了還這樣開心。」

土龍笑道：「又不是罵我一個，是了，我們怎樣？」

火霹靂道：「還用問，師父的命令，那一個敢違背，倒是猴子——」

金剛道：「他要是沒有死一定會找到去的。」隨即以指在牆上畫了一個符號，指過處，土堊紛落，以他的一身橫練功夫，這當然是輕而易擧的事。

四人緊接轉身離開。

堂中那團火仍然在燃燒，越來越弱，終於熄滅，也就在那刹那，一個聲音在堂中响起來。

「阿吉，你還等什麽？」是胭脂的聲音。

「胭脂，他們四個人，我如何應付得了，你也不想這麽年輕便守寡的吧。」秦吉的聲音在同一個位置傳出。

那裏地面上堆着破碎的桌椅，却並不高，不可能藏人，除非下面有一個地洞。

胭脂嗔接道：「這個時候你還開這種玩笑。」

「又有人來了！」秦吉截斷了胭脂的話。

他若是藏在地洞裏，有人進來，除非雙脚沒有踩在地上，否則是很容易發覺。

胭脂接道：「來的只是一個人。」

「那我便動他！」

秦吉說動果然就動，那個進入大堂，才將一個火摺子剔亮，那堆破碎的桌椅便飛起來，露出了下面的一個地洞，秦吉同時撲出，一拳便要擊去。

「阿吉——」那個人即時脫口一聲。

秦吉的拳頭停在半空，他總算及時發現來人是狄飛鵬，脫口一聲：「是你？」

「你沒事我就放心了。」狄飛鵬鬆一口氣。

「我就沒事了…」秦吉沒有說下去。

狄飛鵬不由問：「那守忠兄？」

「死了，還有七寶。」秦吉回頭看看從地洞跳出來的胭脂，道：「都是爲了保護我。」

「七寶？」狄飛鵬怒形於色。「連小孩子都下得手，還是人的。」

秦吉揮拳：「我就是拚了命也要跟他們算清這個賬，是了，你回來幹什麽？」

狄飛鵬道：「我們一路上都不見有人追踪，知道事情可能有變化，秦老前輩要我回來看看，照應一下。」

「那他們……」

「去了平安侯府，你也得趕去了。」



「這個慢一步，少爺先要找高天祿算賬。」秦吉惡狠狠的道：「那個老匹夫據說回了彌渡的老家。」

「就是方才那四個人說的？」狄飛鵬點點頭。「難怪他們急急離開。」

秦吉接問道：「你怎樣，若是够義氣，留下來助少爺一臂之力。」

狄飛鵬頷首反問：「你要怎樣做。」

秦吉道：「先送一份大禮到高天祿那兒，歡迎他回老家。」

× × ×

拂曉，高天祿一行仍然在路上。

在他的身旁有一個年青人，衣飾華麗，正是大理皇帝的義子，也即是他的寶貝兒子高攀龍。

他們的前後左右都各有四個大理侍衛保護着，跟着是五行教的弟子，簇擁着五行教主千手如來。

所有人都騎在馬上，大理以武立國，高天祿其實也有幾下子，雖然養尊處優，多時已沒有這樣騎馬趕路，現在仍能够騎得穩穩的。

千手如來的情形也是一樣，爲了國師的榮華富貴，也棄車棄轎就馬趕路。

一陣急遽的馬蹄聲也就在這時候從後面傳來，他們不由回頭望去，到他們看清楚，不由都露出詫異之色，特別是高天祿父子。

來騎是一個少女，很漂亮，一身火紅色的衣衫，就像是一團烈火的趕來，到了高天祿旁邊才將坐騎勒停。

侍衛慌忙讓開，千手如來那邊也沒有阻止，一看高天祿父子的表情他便已知道這個少女與他們必然有關係，他甚至懷疑就是高天祿的寶貝女兒高飛鳳。

他並非第一次替高天祿做事，對高天祿的底細他亦早已調查清楚。

事實證明他的判斷並沒有錯誤，那個少女才將坐騎勒住便嚷道：「爹爹，哥哥，還不給我追上你們？」

高天祿板着臉，道：「鳳兒，你追來幹什麽？」

高飛鳳毫不在乎的道：「你忘了答應我無論到那兒都少不了我的一份兒，幸好我消息靈通。」

高天祿沉聲道：「我們有要事。」

「什麽事？」飛鳳追問。

「女孩子不要管這許多。」

飛鳳道：「這條路是回彌渡我們家的，家裏出了事？」

「胡說！」高天祿斷喝。

「你說也好不說也好，我既然追來了，總會知道的。」飛鳳仍然毫不在乎的。

「你這個——」高天祿搖頭，沒有說下去。

飛鳳回頭看看千手如來，又問道：「這又是那一個，樣子怪嚇人的。」

高天祿揮手道：「不許亂說話，否則我這就叫人將你押回去。」

飛鳳嬌笑道：「除了爹爹有那一個押得動？」

高天祿不禁怔在那兒，這個女兒他早就知道寵壞了，連他也應付不來，何況他那些手下。

東面山坡的樹林中秦魯直段昌這時候亦陷入苦惱中，他們本來是走在高天祿一夥之前，可是很快便給追上，到底是沒有馬的快。

也幸虧他們一旁避開，否則給高天祿一夥遇上，更不堪設想。

他們的目光很自然的亦轉向千手如來，秦魯直脫口道：「那只怕就是五行教主了。」

段昌怔了一怔，道：「千手如來也來了。」

秦魯直道：「高天祿與他一起趕來，當然放心不下，要到他在彌渡的私邸，親自主持大局。」

段昌道：「這是意料中事了。」

秦魯直道：「五行追命不見追來，太子那邊就說不定眞的已出事，我們……」他歎息一聲，沒有說下去。

段昌很明白他的心情，道：「太子吉人天相，應該沒事的。」

「五行追命不可能看出這是調虎離山之計，除非我們才離，太子便已經闖禍，給知道了眞正的身份。」秦魯直苦笑了一下。「事實他一向都不知輕重。」

段昌道：「還有一個可能就是我那個師叔……」

秦魯直道：「希望他就沒有問題，否則變生肘腋！」一頓一歎道：「昨天我叫飛鵬回去看看，其實也知道若是已眞的出了事，遠水也難以救近火。」

段昌道：「既然担心不來，我們還是趕赴平安侯府先跟侯爺聯絡上，必要時也有一個照應。」

「只有這樣做了。」秦魯直忽又苦笑一下。「到平安侯府彌渡乃是必經之地，高天祿一定不會隨便讓我們過去，只是事情到這個地步，龍潭虎穴也要闖的了。」

說話間，路上高天祿一行已走遠，秦魯直段昌忙亦起步，就憑兩條脚，要追上高天祿也成問題，不用說趕過去了。

× × ×

第三天清晨。

雖然趕了幾天路，但經過整整一天的休息，高天祿所有的疲倦已完全消失，在兒子高攀龍的侍候下，漫步彌渡私邸的院子中。

他雖然很少到這裏來，但下人仍然打點得很好，到處紅花綠葉，這時候他當然無心欣賞，走進一個亭子坐下，接問：「平安侯府那邊還沒有消息？」

「還沒有——」高攀龍恭恭敬敬，他的性格比較柔弱，也自小便養成了服從的習慣，一切都由高天祿擺佈，從沒意見，也不以爲做大理皇帝的義子有什麽不好。

高天祿很喜歡這個兒子，因爲他的服從，也因爲他的孝順。

「沒有這件事發生，我們也不用跑到這裏來担驚受怕。」高天祿歎了一口氣又站起身來，往亭外踱去。

飛鳳也就在這時候從花徑轉出，向他們走來，看見這個女兒，高天祿便皺眉，他有時實在懷疑是天公跟他開玩笑。飛鳳的性格恰好與攀龍相反，做起事來比攀龍更像一個男人。

攀龍若是能够像飛鳳那樣果斷，最低限度也不用他時常在一旁提點照顧，但果眞那樣，一定有他的主意，又未必全由得他擺佈了。

飛鳳有時的主意也的確多了一些，帶給他很多痲煩，正如這一次。

「爹——」飛鳳招呼的方式也是這樣直截了當，一點兒的敬意也沒有。

高天祿早巳習慣，看看她，道：「這麽早便起來了。」

飛鳳道：「爹不是更加早，在想着什麽？」

「沒什麽。」高天祿目光一轉。

一個侍衛正從那邊走來，走到高天祿面前，還未施禮，高天祿巳道：「你出去，我立即就來。」

那個侍衛也機伶，應聲退回去，高天祿隨即示意攀龍，父子二人一齊往外走。

飛鳳看着詫異地追上，道：「到底什麽事？」

「女孩子，別管這許多！」高天祿回頭喝住了飛鳳，事實他也不知道發生了什麽事！只是從那個侍衛的神態看出有事發生，不想飛鳳知道。

他却是很少用這種語氣對飛鳳說話，也所以飛鳳才給喝住，但他們才轉過那邊月洞門，飛鳳一頓足，便自悄悄跟上去。

轉過月洞門，高天祿才低聲問道：「出了什麽事？」

那個侍衛低聲回答：「有人送來了一具棺材。」

「棺材？」高天祿怔了怔，「那一個送來的？」

「我們才將門打開，便看見那具棺材放在門外，絕無疑問是在夜間搬來的。」那個侍衛惶然接道：「所以我們沒有看到送棺材來的人。」

「奇怪——」高天祿嘟喃一聲接問：「棺材裏載着的又是什麽東西？」

「屬下等不敢擅自打開。」

高天祿悶哼一聲，脚步又快了一些，高攀龍亦步亦趨，沒有在意飛鳳從後追上來。

× × ×

棺材在十多個侍衛戒備下打開，裏面放着的赫然是五行追命中木猿的屍體，面容仍留着臨死那刹那的驚懼，高天祿一看之下，亦不由露出驚懼之色。

「木猿——」他隨即發出一聲驚歎。

飛鳳也就在此際一旁閃出來，往棺中探頭看一眼，驚呼一聲縮回去，脫口道：「爹，這是那一個？」

高天祿目光應聲一轉，看見是飛鳳，一張臉拉下來，厲聲道：「誰叫你出來的，回去！」

攀龍一旁忙亦道：「妹妹，快回去，別惹爹生氣。」

飛鳳有點氣惱的看着他們，低着頭，一聲不發，急步走了回去。

高天祿深深的吸了一口氣，一會才問道：「千手如來呢。」

攀龍道：「爹忘了巳叫他到平安侯府那邊打點。」

高天祿倏的打了一個寒噤，道：「金剛土龍他們四個還未到，他們五個可是一起的。」

一個心腹侍衛搖頭道：「只怕他們走的是陸路。棺材却是由水路送來。」

「高天祿罵道：「笨蛋，找不到馬那便該走水路才是。」

語聲甫落，機伶伶又打了一個寒噤，嘟喃道：「看來送棺材的人還未知道他們未到。」

攀龍變色道：「否則昨夜一定會闖進來，那可就……」

「將棺材搬進去，調集所有人，到處小心戒備！」高天祿匆匆吩咐罷，連忙躲回去。

進了門，他才獰笑道：「如此看來，我們的運氣眞還不錯，那就是他們倒霉的了。」

飛鳳那邊柱子後又探頭出來，她雖然聽不清楚，到現在仍然不知道什麽回事，好奇心却更大了。

以她的性子當然非弄一個清楚不可。

× × ×

這一天過得倒也平靜，日間再沒有事發生，初更時分，金剛，土龍，水天嬌，火霹靂終於到了，高天祿看見他們，當然很高興，想到今夜可以高枕無憂，也忘了責怪他們。

棺材給搬進堂中，看見木猿的屍體，金水火土這四個並無懼色，反而都有了怒意。

「這個賬一定要算清楚，莫敎別人小覷了我們五行追命！」火霹靂只說了這一句。

高天祿高坐堂上，聽得清楚，也看得清楚，忙道：「賬一定要算的，現在却必須以大事爲重，由現在開始，你們四個便負責這裏的安全。」

水天嬌道：「棺材一定是那個太子送來的，他……」

高天祿道：「在邸外由你們的師父解決，進來這裏當然是由你們了……」

水天嬌冷截道：「他巳經進來了。」

高天祿一怔，水天嬌身形巳動，射向一扇窗戶，金剛土龍亦動了，土龍隨即道：「老火留在這裏保護國舅爺！」

火霹靂冷應一聲，身形一動，掠到了高天祿高攀龍身前，金剛那邊同時一拳擊碎了一扇窗戶，滾身疾掠了出去。

水天嬌第一個穿窗而出，一眼正好瞥見秦吉狄飛鵬兩個雙雙從走廊暗影竄出，竄進院子裏，她素手一揚，兩道寒光立即射出去。

狄飛鵬回劍擋飛，秦吉偏身閃過，在他前面的一叢花木即時一分，土龍手揮鏟子疾竄了出來，鏟子直插向他的胸腹，他的反應也很快，兩柄短刀立時在手中出現，左右滾花，讓來鏟，反刺手臂。

土龍鏟子上下翻飛，與秦吉戰在一起，那邊狄飛鵬亦與水天嬌惡戰起來。

金剛也遇上了一個人，他穿窗而出，立即就發現了那個人，探手一把便抓住，當眞是手到拿來，再看清楚那是一個美麗的少女，更加就眉飛色舞，忍不住往那個少女的臉蛋摸一把。

那少女立即嚷起來：「爹，是我。」

「鳳兒？」堂內傳出高天祿的聲音：「你……你在幹什麽？」

金剛聽說不由得一怔，飛鳳隨即跺脚，道：「你是我爹請來的什麽人，還不放手。」

金剛急忙放手，飛鳳一面搓着給捏痛了的手，一面氣惱的道：「牛一樣！」



金剛傻笑，飛鳳接喝道：「還呆在這裏幹什麽？」

給她這一喝，金剛才如夢初覺，轉身大喝一聲，向秦吉那邊衝去，飛鳳不覺亦跟着走了下來。

秦吉聽得清楚，目光一轉，身形陡快，雙刀亦快起來，一口氣將土龍迫退半丈，一個翻身，衝向金剛。

金剛立即一個四平大馬，只等秦吉衝來，兩下眼看便要撞上，金剛暴喝聲中，雙拳先打出，正打在秦吉雙刀上，秦吉却也是正在等他這樣的兩拳打來，刀一翻，以刀身迎着來拳，一壓借力翻身，從金剛頭上翻過，落在飛鳳身旁。

飛鳳一怔，脚步一頓，秦吉的刀巳架在她頸子上，金剛回頭看見，不由亦傻了臉。

「你這個狂徒，」飛鳳一句話才出口，秦吉的一柄刀的刀身便拍在她面頰上，一聲：「閉嘴！」不由她機伶伶打了一個寒噤，連隨閉上嘴巴。

秦吉惡狠狠的接笑道：「算你這個小三八聽話，否則少爺便一刀將你的嘴巴割下來，」接一聲暴喝：「所有人等都給少爺住手，要不少爺先砍倒這個小三八！」

水天嬌應聲倒翻，落在金剛身旁，土龍亦在金剛身旁停下來，不少侍衛這時候亦被驚動趕到來，看見這情形，亦齊皆怔住。

那邊高天祿到底放心不下，在火霹靂高攀龍侍候下急急從堂內走出來，十多個侍衛立即左右奔上，在他們身前左右弧形列開。

高天祿目光落在飛鳳面上，道：「鳳兒你……」

「爹——」飛鳳要掙扎，但旋給秦吉喝住：「不要動，否則就不是飛鳳，是死鷄的了。」

飛鳳惱道：「放開我！」

秦吉冷笑道：「那放得這麽容易。」雙刀接一緊。

飛鳳立時一連打了十多個寒噤，高天祿亦一驚，一聲：「你……」

秦吉截口問道：「你就是高天祿？」

「不錯！」高天祿冷笑。「有本領你就放開我的女兒！」

秦吉笑道：「少爺若是沒有本領又怎能抓住他？」

高天祿一怔，氣惱地再問：「你們之中到底那一個是秦吉？」目光却落在狄飛鵬面上。

秦吉笑應道：「少爺在這裏。」

高天祿又是一怔，上下打量着秦吉，在任何人眼中看來，秦吉都實在不像個太子。

也就在此際高天祿忽然看見秦吉脚旁不遠的地面微動了一下，不由轉望金剛那邊，土龍赫然巳不知所踪，他心中有數，目光却轉回面上，道：「你要怎樣？」

秦吉道：「少爺今夜進來原是要找機會割下你的腦袋，現在當然要開溜了。」

語聲甫落，一支鐵筆就穿過地射出來，射向秦吉後心，秦吉顯然沒有發覺地面有異，眼看便要死在鐵筆下，狄飛鵬旁邊突然橫來一劍，將鐵筆擊飛半空，他的身子連隨拔起來，探手將鐵筆接下。

那刹那地面突然波動起來，一下緊接一下，相隔約莫半尺，向那邊花叢迅速的移去。

狄飛鵬抓在手中的鐵筆也就在那刹那擲下，水天嬌連發三枚暗器，却巳來不及阻止他鐵筆的擲出，也都被他的劍擋開。

鐵筆箭也似沒進泥土裏，泥土立即停止了波動，突然爆開來，土龍怪叫一聲接從泥土中翻出，那管鐵筆正插在他後背上，正中要害，他躍出，在地上打了兩個滾便仆倒，再也不見動。

火霹靂水天嬌金剛三人面色齊變，便要動手，秦吉那邊雙刀巳一緊，厲喝道：「別動！」

火霹靂三人目光轉向高天祿，高天祿深深的吸了一口氣，才道：「放開我的女兒！」

秦吉道：「少爺兩個出了這座莊院，自然會將人放回。」

高天祿道：「君子一言——」

「快馬一鞭！」秦吉應得倒也爽快。

高天祿接揮手，那邊的侍衛散開，秦吉刀柄一撞，將飛鳳推前，一面道：「不要跟着來，否則給少爺看見，就不是一鞭，而是一刀了。」

高天祿冷笑，再揮手，水天嬌金剛亦退開。

飛鳳不由叫道：「爹——」

高天祿一聲悶哼，秦吉那邊接喝道：「還不走！」雙刀趕着飛鳳往前走，狄飛鵬一劍押後，三個人很快便走出高天祿視綫之外。

高天祿一張臉早巳變成鐵青色。

× × ×

走到了荒野，秦吉仍然沒有將飛鳳放開，雙刀繼續押着她前行，狄飛鵬後面追上來，道：「可以了。」

秦吉脚步停下，道：「你看清楚了，沒有人追來。」

「沒有，我們現在看來可以將人放回去了。」

「將人放回去？」秦吉嚷起來。

狄飛鵬詫異地道：「你不是答應了高天祿，說什麽君子一言……」

秦吉笑道：「你是君子，我不是，是我答應的，又不是你。」

狄飛鵬怔在那裏，飛鳳聽得清楚，尖叫道：「你這個人怎麽這樣沒信用。」

秦吉道：「跟你爹爹講信用，不是拿自己的性命開玩笑？」

「可是我爹爹守信用……」

「那是他愚蠢。」秦吉笑起來。

「你再不放我走，我叫的了。」

「叫啊——」秦吉笑得就像個賊。「少爺倒想知道你要叫給那一個聽。」

飛鳳回頭一看，不由氣惱的直頓脚。

狄飛鵬這時候才鬆一口氣，道：「我們今夜的運氣也還算不錯，沒遇上五行敎主千手如來，反而殺掉了那個醒目和尚土龍。」

秦吉道：「我們打聽到的消息却是千手如來也在的，這個時候他不守在這裏，還到那裏去？」

「平安侯府？」狄飛鵬這句話出口，神色便凝重起來。「要是眞的，秦老前輩他們可就痲煩了。」

（未完）



新派俠情中篇故事

# 千劍照紅顏

秦紅・文
可飛・圖

## 前文提要

前文書至王烈被兩個大喇嘛帶到鬼風港，兩個大喇嘛要他把棋王居處道出，王烈詐稱地道入口在小島東面一處懸岩下深水之處，兩大喇嘛便叫他潛入水中尋找地道入口，王烈潛入水中，並沒去尋找什麽，直到鱉不住氣時才浮上水面，如是數次均說尋不到入口處，最後索性在水底匿着，大喇嘛在岸上久等不見王烈上來，只好自個下去，王烈在水中便制服了一個，並把他拖到遠處岸邊……棋王正和另一喇嘛打鬥，王烈在旁觀看，忽見被制服的喇嘛巳蘇醒，並向他襲擊，王烈左竄右閃避開他的攻擊……

## 棋王挺身救　少俠出生天

那美女正要回答，忽聞石室外面响起三聲雲板，四女一聽之下，立時面容一肅，退去壁下一排肅立，那情景就如皇后駕到一般！

王烈轉動眼睛去看那扇房門，心想必是「棋后」來了，一顆心不禁怦怦狂跳起來。

但等了一會却不見有人推門而入，正感驚異不解之際，忽見四女歛容一福，恭聲道：「遵命。」

當中二女立刻上前將王烈架了起來。

王烈大驚道：「幹甚麼？」

一女冷冷道：「我們主母巳發下命令，立刻將你處死！」

王烈全身泛起一陣冷悚悚的鷄皮疙瘩，其感覺就如撞見鬼一般。

那扇房門紋風未動，根本未見「棋后」進來，也沒聽見「棋后」傳入一語，何以四女突然就巳得到「命令」要將他處死了？

莫非「棋后」是以「傳音入密」的功夫下達命令的？

但是，石室緊閉，她的「傳音入密」怎能從外面「透射」而入呢？

王烈感到震驚的就是這一點，他想不明白這是甚麽功夫，心想難道這世上還有比「傳音入密」更神奇的功夫麽？

這個疑問還在他腦中盤旋的時候，他巳被架出了石室，石室外面是一條長長的地道，一眼望去，地道上空蕩蕩的不見一個人影——這種情形更使他產生一種感覺，覺得「棋后」不是個人，而是「鬼魂」或天上的神仙了。

有生以來第一次，他被恐懼所征服，心知所謂「斬首」絕非恫嚇了之詞，死神的確巳降臨自己的頭上了，因此他想反抗，可是全身仍然提不起一絲力氣，除了頭腦還會思想之外，全身四肢好像沒有一點點的感覺，完全不屬於自己了。

走過了長約百步的地道，眼前來到一扇鐵門前，而鐵門好像長着的眼睛，當四女押着他走近時，鐵門便「軋軋」响着向上升起。

次瞬間，他見到了一座天然洞窟，由於四週懸掛着明亮的琉璃燈，將整座洞窟照得如同白晝，因此他很清楚的看到了一切。

首先映入他眼瞼的是個體形高大的女人，她手抱一柄明幌幌的鋼刀，凶神惡煞也似的巍立在洞窟中央，一看就知她是個劊子手。

她實在不像個女人，因爲她身上只裹着一塊豹皮，露出兩條比腿還粗的胳臂和兩條巨大的強健的「牛」腿，誰看了都不禁要打個寒顫。

王烈接着看到了一條流動的水，它從洞窟的一邊流出，横貫洞窟而流入另一邊，情景與數十日前所見到的那座大洞窟有些相同。

那女劊子手就站在水道旁邊，王烈可以想像得到自己的的首級落地之後，屍首將順流而下，被衝到洞庭湖上去……。

他被架到水道旁邊，二女壓迫他跪下，這使他突然怒氣狂湧，大吼道：「不要讓我跪着挨刀。」

那女劊子手微微一怔道：「爲甚麽？」

王烈怒聲道：「我沒有犯罪，跪在地上授首，對我是個侮辱！」

那女劊子手裂開一張血盆大口，嘿嘿怪笑道：「你想站着挨刀？」

王烈道：「不錯！」

那女劊子手笑道：「好，你站着或跪着對我牛娃都一樣，反正都是一刀！」

她做手勢叫王烈站起，說道：「你高興站着挨刀的話，那就請起吧。」

王烈哭笑不得，大聲道：「可是我的穴道受制，無力站立起來呀！」

自稱「牛娃」的女劊子手哈哈大笑道：「這便如何是好？總不能叫我一手扶着你一手揮刀吧？」

王烈道：「妳叫她們扶我起來！」

牛娃搖頭道：「我不敢。」

王烈道：「爲何不敢？」

牛娃一指四女道：「她們都比我大，只有我聽她們的，沒有她們聽我的。」

王烈聽了這話，只好轉而向四女提出要求道：「妳們四位姑娘行行好，我王烈乃是頂天立地的男子漢，請讓我死得光榮一些好麽？」

原先與他交談的美女掩口輕笑道：「站着授首就比較光榮不成？」

王烈道：「是的，我這一輩子的只向我祖父和雙親下跪過。」

那美女笑道：「你這個人倒像是毛坑裏的石頭，又臭又硬。」

王烈道：「妳說對了，我就是這樣一個人！」

那美女含笑沉吟有頃，終於點了點螓首，道：「也罷，看在你和黑白二牡丹有些交情的份上，就答應你便了。」

說罷，走上前一掌抓住王烈的腰，將王烈提了起來。

那牛娃動作很快，一見她將王烈抓起，立即手起刀落，呼的一聲，向王烈的後頸砍去——

「噹！」

驀然一聲巨响，牛娃砍出的鋼刀在距離王烈的後頸，只有數寸之際，突似被某一重物擊中，鋼刀應聲盪起，強烈的衝擊震得牛娃立足不穩，登登登的顚出了三四步！

一旁觀刑的三女大吃一驚，迅速拔劍在手，躍身向前，齊聲嬌叱，道：「甚麼人？」

「我！」

一條人影倏地在水道對面出現，赫然正是那位棋王！

他仍然穿着那件白衣，只不過已將臉上的那塊蒙面巾揭去，以其本來面目出現於四女之前。

抓着王烈的美女怕他出手搶救王烈，趕緊抓着王烈縱退數丈，驚聲道：「你…你要幹甚麼？」

棋王一步跨過水道，含笑道：「別怕，我只要求刀留下人。」

那美女說道：「我們只是奉命行刑的啊！」

棋王道：「我知道，妳們暫緩片刻，讓我去見妳們主母談談，好麼？」

那美女不敢不答應，點了點頭道：「可以，不過恐怕沒甚麼作用！」

另一女接口道：「上次你爲了救人已經犧牲了一條手臂，難道說你又打算犧牲另一條手臂了？」

棋王微露苦笑道：「一條手臂換回一條人命，不是很值得麼？」

那美女道：「可是，再失去一臂，你豈不是甚麼都沒有了。」

棋王道：「未必。」

他舉步向那地道口走去，一邊走一邊說道：「在我回來之前，妳們不可傷害他，一切等我見過妳們主母再作定奪。」

說到末了，人已進入地道裏去了。

× × ×

這是一間金碧輝煌的地下廳堂，白髮蒼蒼的棋后正坐在堂上的一張軟椅上抽着水烟壺，隨着「咕嚕咕嚕」的水聲，一口又一口的烟從她的嘴裏噴出，一眼望去，儀態之高貴，就如皇太后一般！

在她身側侍立着幾個棋女，一個手執羽扇在她身後輕輕搧動，一個腕上掛着白巾準備給她拭手之用，另一個正在桌邊冲茶……。

整個情形看來，她是個很懂得享受的老婦人，但是除了那滿頭白髮之外，她的容貌並不太蒼老，尤其是那對眼睛仍然黑白分明，仍然保留着少許媚力！

她神態悠閒的呑雲吐霧，當一壺烟抽完了之後，她將水烟壺遞給了身邊的棋女，然後接過一杯茶喝下，這才開口道：「進來！」

一個棋女低首進入廳堂，向她襝衽一福道：「啓稟主母，棋王晉見。」

棋后神色微微一冷，說道：「叫他進來！」

「是。」

棋女退出廳堂後，隨見棋王舉步跨入，他趨前向棋后深施一禮道：「弟子拜見師母。」

語畢，挺起腰幹，岸然而立。

他對棋后尊稱師母，執弟子之禮，但是態度並不很謙恭，一副不亢不卑軟中帶硬的姿態。

棋后對他冷冷斜視有頃，才輕哼了一聲道：「早知道你會來，所以我在此等着，有話就說吧！」

棋王道：「今天來了兩個老喇嘛，一個是札薩克大喇嘛，一個是副札薩克大喇嘛，弟子已將他們兩個打傷，逐出了鬼風港了……。」

棋后聽了，不屑的一笑道：「那又怎樣？」

棋王道：「看情形，今後紅衣敎的高手將一波一波的到達。」

棋后冷笑道：「他們找了幾十年，幾乎是上窮碧落下黃泉，我就料到總有這麼一天。」

棋王道：「不過師母請放心，弟子當盡一切力量阻止他們進入此處。」

棋后一哼道：「你能麼？」

棋王點頭道：「應無困難！」

棋后搖頭道：「我看不成，札薩克大喇嘛以下的人物你可以對付，該敎禪師以上的人物你一定應付不了，他們一到，是我畢命之時。」

棋王道：「不會這麼嚴重吧？」

棋后道：「我在紅衣敎長大，他們的能耐我清楚得很。」

棋王道：「師母在此修煉數十年之久，功力應已不在禪師之下，所以除非他們大擧來犯，否則大可不必放在心上。」

棋后冷冷地說道：「你說這些都沒有用，現在我只問你：你願不願意讓我活下去。」

棋王道：「保變師母的安全，原是弟子的責任，何況恩師臨終之前……」

他只說到這裏便未繼續往下說，因爲他知道一旦提起「恩師，」二字，她便會克制不住。

果然，棋后一聽「恩師臨終」之語，雙目登時迸射出悲憤的光芒，咬牙切齒道：「那個老糊塗蛋太豈有此理了，要不是他定下這個嚴律，我早就……哼，眞眞氣死我了。」

棋王道：「師母若眞深愛恩師，就得遵守他老人家的遺言。」

棋后眼淚忽然掉了下來，道：「天荒地老，海枯石爛，我心永不改變，可是：…如今紅衣敎找上門來了，如果你不願見我被殺，就應該廢除那條嚴律，讓我離開這裏。」

棋王搖搖頭道：「抱歉，弟子不能廢除那條嚴律，當年弟子曾在他老人家跟前發過重誓，除非弟子死亡，否則將執行到底。」

棋后突然一跳而起，戟指他怒叱道：「你滾，滾得遠遠的，再不要來煩我。」



棋王躬身一禮道：「師母請息怒，弟子尚有一事相求呢？」

棋后兩眼一瞪道：「甚麼事？」

棋王道：「那個王烈不該處死，請師母饒他一命，放他離去。」

棋后怒道：「他爲何不該處死？」

棋王道：「他是個很好的青年，處死他對武林是個損失，何況他此番前來鬼風港並非出於自願，他是被那兩個老喇嘛挾持來的。」

棋后冷笑道：「必是他洩漏了鬼風港的私密，否則，紅衣敎的人不可能尋到此處。」

棋王道：「錯了，他沒有洩漏此處的秘密，上次那個札薩克和今天的兩個老喇嘛絕不是因他洩漏秘密而找到此處的！」

棋后沉聲道：「我當年曾經發誓：任何人擅闖鬼風港，殺無赦。」

棋王道：「問題在於師母並未公開這個誓言，沒有人知道這件事。」

棋后道：「你有何理由要救他。」

棋王道：「理由有二，第一，他是個好青年，爲人正直熱心，這樣的好青年如今已不多見，第二：他是小女的朋友，小女對他似乎有情，如果有一天小女能嫁給他，弟子便可安心了。」

棋后哼哼的發出幾聲冷笑，說道：「要我饒他不死，你得再拿些東西來交換才成。」

棋王苦笑道：「這個當然，弟子已經準備好了。」說着，伸出左臂。

棋后面色一變道：「你情願再以一條胳臂換回王烈一命？」

棋王點頭道：「是的。」

棋后忽然仰臉狂笑起來，道：「再砍下你的左胳臂，你還有甚麼呢？」

棋王道：「還有一雙脚。」

棋后斷然道：「我不要。」

棋王道：「不要這條胳臂也可以，只要師母答應不殺王烈，任何要求弟子均願接受。」

棋后坐回軟椅，靜靜的注視他好半晌，道：「我不會上你的當的？」

棋王微怔道：「師母此言怎解？」

棋后冷笑道：「你說今後紅衣敎的高手將一波一波的到達，我若砍下那條胳臂，誰來保護我呢？」

棋王道：「弟子即使雙臂皆失，他仍然有能力保護師母。」

棋后啐他一口道：「你少吹牛！」

棋王道：「師母若不要弟子的胳臂，提出別的條件也可以。」

棋后注目問道：「任何條件你都願接受。」

棋王道：「是的，只要是弟子辦得到的事，無不從命。」

棋后道：「決不食言？」

棋王道：「決不。」

棋后道：「好，我的條件是：明年的棋戰，你要讓我一個車！」

棋王似未料到她會提出這個要求，聞言大吃一驚道：「讓一個車麼？」

棋后點頭道：「不錯，在棋盤上少放一個車，應該是你辦得到的事吧？」

棋王好像被人在腦門上打了一棍，臉色一陣蒼白，發呆良久，才長嘆一聲道：「弟子萬料不到師母會提出這個要求…」

棋后冷笑道：「咱們的棋戰已持續了幾十年，年年都以和棋收場，我覺得這個遊戲該結束了。」

棋王嗒然道：「讓一個車，弟子非輸不可，師母贏了棋後做何打算？」

棋后露出一抹意味深長的笑容，說道：「這還用問麼！」

棋王似甚後悔，但並未提出異議，沉默了好一會才長嘆一聲道：「好，就這麼辦！」語畢，躬身一禮，隨即出廳而去。

× × ×

他回到洞窟中時，一個棋女隨後而至，向四女宣佈道：「主母有令：王烈免死，由棋王帶走，妳們跟我回洞去吧！」

於是，四女放下王烈，回洞而去。

棋王爲王烈解開穴道，拉着他跳過中間的水道，笑道：「這條水道是我們的楚河漢界，你總算檢回一條命了。」

王烈見他並未失去另一條手臂，心中甚是欣慰，當即向他拜謝救命之恩。」

棋王苦笑道：「不用謝了，爲了救你，我付出了重大的代價，明年三月之後，可能有很多人要遭殃，我不知道該怎麼辦才好！」

王烈一怔說道：「你付出了重大的代價？」

棋王點了點頭，臉上充滿憂慮。

王烈問道：「甚麼樣的代價？」

棋王道：「她要我明年三月的棋戰讓她一個車，我和她棋力相當，讓一個兵都不行，何況是一個車，所以明年三月的棋戰，我必敗無疑。」

王烈聽了不禁失笑道：「尊駕很重視棋戰的勝負麼？」

棋王點頭道：「當然很重視，爲了應付每年一次的棋戰，過去數十年來，我天天爲此絞盡腦汁殫精竭慮，幾至爲此憂勞成疾。」

王烈道：「小可以爲，一局棋的勝負無關宏旨，除非你們下了很大的賭注。」

棋王表情嚴肅道：「不錯，我們下了賭注，而且是很大的賭注！」

王烈問道：「賭甚麼？」

棋王不肯說明。

王烈道：「這世上的任何賭注，最嚴重的莫過於以生死爲賭注，尊駕與棋后所賭的莫非就是生死？」

棋王默默半晌，才以低沉的聲音道：「我們的賭注比生死更嚴重！」

王烈吃驚道：「還有甚麼比生死更嚴重的事？」

棋王仍不肯說明，忽然岔開話題道：「對了，你說百里映紅要來鬼風港，但看樣子她尚未抵達，她會不會改變心意或在途中出了事？」

王烈道：「她不會改變心意的，在她來說，沒有比尋找生父更重要的事。」

棋王嘆了口氣道：「你能不能答應我一個要求？」

王烈道：「力所能及，決不推辭。」

棋王道：「那麼，你離開鬼風港後，如能找到她，請以一切方法阻止她登上鬼風港，帶她回到她母親身邊去！」

王烈點頭道：「好的，但小可總得給她一個正大的的理由吧？」

棋王道：「告訴她我根本不是她生父，她相信也好，不相信也好，總之無論如何不要讓她前來鬼風港就是了。」

王烈道：「好，只要找到她，小可一定替你辦成此事。」

棋王舉步向對面的洞窟走去，道：「你跟我來，我送你到島上去取回那冊劍譜——你讀過那冊劍譜了吧？」

王烈隨後後跟上，答道：「讀過了兩遍，可惜小可愚昧，仍然看不懂。」

棋王領他走入一片奇形怪狀的岩石林中，一邊走一邊說道：「你若看不懂，不妨找百里映紅的母親請教一下，她雖未習得『密宗精神劍』，對密宗心法却有相當的了解。」

王烈道：「好的，小可有機會當向她請教，不過小可的當務之急是查出殺害趙家兄弟的兇手——」

棋王一聽此言，突然刹住了脚步，轉頭凝視他，目發奇光道：「你最好不要過問此事！」

王烈見他目光嚴厲，不禁心弦一震道：「爲甚麼呢？」

棋王沉聲道：「不要過問就是了！」

王烈道：「小可有一句話要說，希望尊駕不要生氣……」

棋王似乎不想聽，眉頭微微一鎖道：「我知道你要說甚麼，像你這樣的青年不給你一個圓滿的解釋的話，你是不會中途罷手的，不過我不想解釋，如果你信任我的爲人，你就聽從我的勸告，不要再過問那件事，讓它在你的腦中消失吧！」

王烈冷笑一下道：「對不起，我辦不到。我的看法是：不論百劍堡主趙池幹了甚麼傷天害理的事，該受懲罰的是他，不是他的兒子。」

棋王雙眉鎖得更緊，沉聲道：「你若繼續追究此事，只怕會丟掉小命！」

王烈本想回他一句「在所不惜」的話，但念及他對自己的恩情，不願與他翻臉，故只笑笑不語。

棋王正色道：「王烈，我知道你有一副俠骨，你好打不平，但是我要告訴你，這世上不平之事太多了，隨時隨地都在發生，你不可能事事都管，有時候就得睜一隻眼閉一隻眼，這才是明哲保身之道。」

王烈但笑不言。

棋王接着又道：「何況以你目前的身手，你根本無力過問此事，所以你最好放棄追究，好好練成『密宗精神劍』，我保證你十年後成爲舉世無敵的劍術大家。」

王烈微笑道：「請恕小可出言無狀，小可認爲一個人的武功高強並不重要，重要的是他的人品，如果他對世間的一切麻木不仁，那麼他的武功再高又有何用？」

棋王忽然哈哈大笑道：「我並不反對你行俠仗義，將來你練成高深的劍法之後，你想管盡天下不平我都不反對，我只希望你不要過問趙家兄弟遇害之事，因爲你還沒有能力過問這件事！」

王烈道：「這麼說來，關於趙家兄弟遇害的內情，尊駕十分清楚了？」

棋王點頭道：「不錯，十分清楚！」

王烈道：「小可能否問一句話？」

棋王道：「你可以問，但我不一定會答覆。」

王烈道：「小可要問的是：尊駕是不是殺害趙家兄弟之人？」

棋王微笑道：「你看我是麼？」

王烈道：「這就是您的答覆？」

棋王頷首道：「對，除此而外，我不會再回答你任何問題。」說畢舉步復行。

在怪石林中拐彎抹角走了一會，不知不覺已進入一條黑暗的洞道中。

這是洞中之洞，而且岐路之多宛如蟻穴，王烈感覺得出這是天然形成的洞穴，心中暗暗驚奇造物之妙；但他並不很喜歡這種「不見天日」的地方，覺得棋王和棋后匿居於此雖甚奇妙，不能天天見到陽光終究不是一種正常的生活……

正思忖間，在前帶路的棋王忽然又住足轉身，說道：「到了。」

王烈舉目四望，只隱約見到彎彎曲曲的洞道，不覺間已經到了出口，便問道：「出口在哪裏？」

棋王道：「距此有數十步遠。」

王烈一聽即知道他還有話要說，便站着等他開口。

棋王果然開口道：「你的長劍連同『密宗精神劍』藏放在那石隙中，你大概找得到吧？」

王烈點頭道：「找得到。」

棋王道：「那附近的湖面上有一隻小船，你可以駕那小船離開鬼風港，不過我希望你先在島上等一等，等百里映紅抵達時，再與她一起走。」

「好的。」

「要是她不願離去，你不妨出手制服她，總之無論如何都得將她拖離鬼風港，上次爲了救她，我已犧牲一條胳臂，我不想再失去另一條胳臂了。」

「是，小可了解。」

「你將她帶回到她母親身邊後，不妨暫時與她們母女一起同住，就便向她母親請教密宗心法的精義。」

「好的。」

「還有，我不知道你喜不喜歡她，如果你喜歡而她也對你有意，你們可以結爲夫妻。」

「小可還沒想到這個問題。」

棋王有些不高興，輕哼一聲道：「她是我的女兒，應該配得上你吧？」

王烈笑道：「我看她並不急着要嫁人，她目前最有興趣的是找出她的生父。」

棋王眉頭一皺道：「你千萬不要告訴她我是她的生父，這對她不好！」

王烈說道：「好的，小可不向她說就是了。」

棋王道：「你還有沒有話要說？」

「有的，關於那兩個老喇嘛……」

棋王道：「他們已被我逐出鬼風港，可能尚未遠離洞庭湖，因此你離開此處之後，行動要小心，不要被他們撞上了。」

王烈點點頭。

棋王道：「我再說一次：不要過問趙家兄弟遇害之事，好好研習『密宗精神劍』，那是我參悟密宗心法數十年嘔心瀝血的結晶，學成之後，保證你可面臨武林，無敵於天下。」說到末了，忽然舉手對他隔空一指，一縷精風破空而出！

王烈不防有此，待要閃避時，胸口好像中了一箭，頓時昏厥倒地……（未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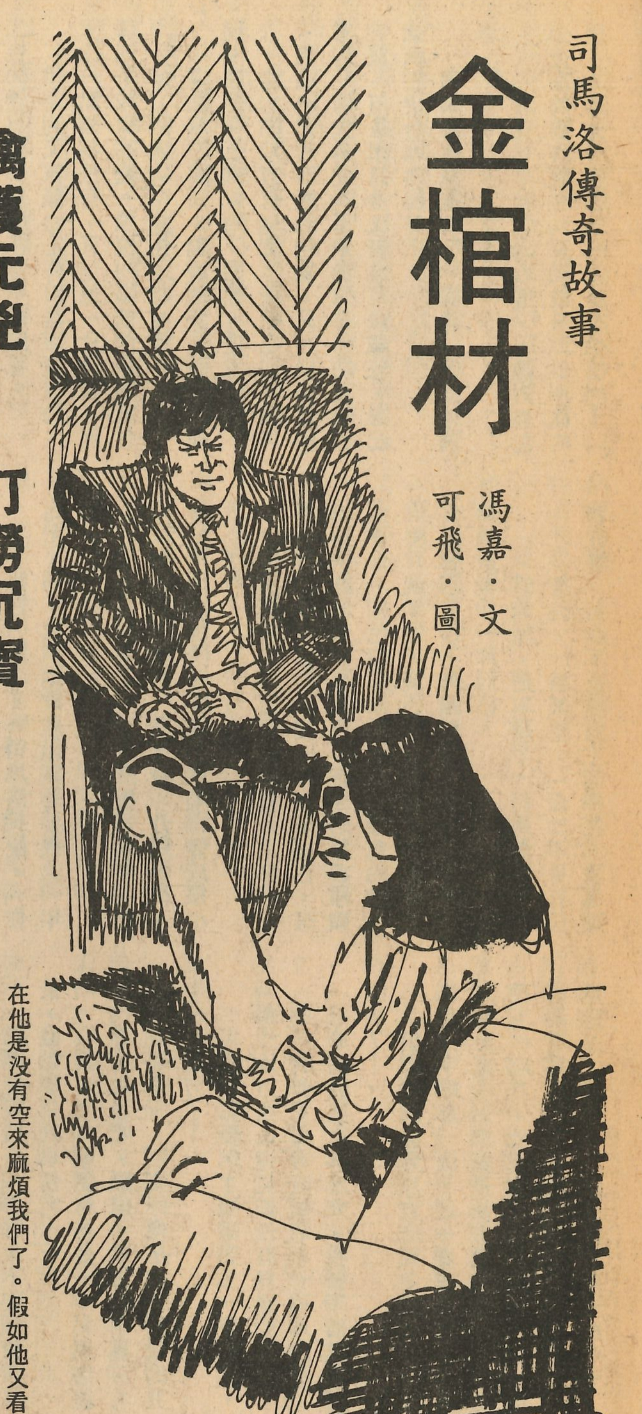


司馬洛傳奇故事

# 金棺材

馮嘉．文　可飛．圖

## 擒獲元兇　打撈沉寶



**前文提要：**

前文書至陶金倫脅持司馬洛供出藏畫地方，叫打手看管着他，自己走去司馬洛的住所，見茱莉吉蒂已將畫取出乘的士離去，陶金倫尾隨至沙灘小屋內，將她們擊暈取畫而去……司馬洛被碧姬救出，回到家裏由的士司機帶去找到茱莉吉蒂將她們送進醫院救治，碧姬原來是國際警探，她將金屍的故事告訴司馬洛：這是一個密碼名稱，藏在棺材的原是一具屍體，走私集團將屍體抛下海裏，將秘魯一座古墓發掘出來全身鑲了寶石的金屍，偷運出口，遇風暴沉在海底裏，司馬洛此刻才恍然大悟……

司馬洛從浴室裏出來，把一疊照片丟在桌上，說：「這些就是了！」

碧姬剛剛放下了電話，他們現在不是在司馬洛的家裏，而是在吉蒂和茱莉的家裏，因爲那裏有一間現成的黑房。而這間屋子暫時亦是不會有人用的。

碧姬把腿子從沙發上放下來，拿起了那疊照片。照片中所拍攝的就是那十五幅油畫的畫面了，很清楚，唯一失眞的祇是由彩色變成了黑白而已。她聳聳肩，把照片丟回桌上。說道：「交給我也是看不懂的！」

他指指電話，說：「那邊有什麼成績嗎？」

碧姬搖一搖頭，說：「陶金倫已經失蹤了，完全失踪了。不過，即使是在平時，他這個人假如不想見你，你也是很難找到他的。」

「這是意料中事了，」司馬洛說，「也許，到相思灣那邊去找他，機會是會高一點的！」

「我已經通知了警方這樣做了，」碧姬說，「陶金倫是幾宗謀殺案的嫌疑犯，警方當然是很落力找他的。不過，相思灣那邊的小島港灣那麼多，就是把全部水警輪派出來，一時也是沒有那麼容易找到他的！」

「至少，」司馬洛嘆一口氣說，「現在他是沒有空來麻煩我們了。假如他又看見我們出現在相思灣，他又會向我們開刀了！」

「這是在所難免的了，」她說，「我們找尋的是相同的東西，我們找尋的地方也是相同的。與他相遇是避免不了的，所以，我們必須準備好！」

「嗯，」司馬洛點頭，說：「我們得準備好。也許我們多帶幾個人去還會好一些？」

「假如多帶人去的話，」碧姬說，「那我們又會增加一個問題了。那就是：我們能夠信任什麼人？與其多帶人去，倒不如多帶武器了，人手少一些，靜一些，不怕惹人注目，那反而會好一些。」

「這是一個好主意。」司馬洛拿起照片，逐幅看着。

碧姬說：「假如你能記起射到那塊珊瑚時你是正在繪畫哪一幅，那我們就可以節省很多時間了！」

司馬洛搖起頭來：「我記不清楚了。每一次繪畫我都有下海底射魚的。射中那塊珊瑚，當時我也並不覺得是一件怎樣特別的事情！」

聽到這裏，碧姬的眼睛忽然一亮，若有所觸似的。她說：「假如我們開着一艘遊艇在這些小島之間巡來巡去，可能一年都找不同照片上這些地點的。所以，我們不如租一架飛機！」

司馬洛也贊成地點點頭。碧姬又繼續說：「我們可以開一架飛機去找尋這些地方。我猜大概三天就可以找遍這整個地區了。從空中的角度望下去雖然有點不同，但是總也不會完全不同的。而且我們可以用低飛的角度去看清楚。不過，即使油畫

上的地點全找到了，我們亦還是要在十五個不同的地點潛下水底去找，這件工作實在不簡單！」

「別那麽悲觀好不好：」司馬洛說，「我們不一定找到第十五個地方才找着的。很可能第一個地方就是了。假如講平均率，應該是在找了一半的時候就找到！」

碧姬聳聳肩：「無論如何，總之是要找的了。我們明天什麽時間起程呢？」

「中午吧。」司馬洛說。「今天晚上我們需要好好地睡一覺？」他打了個呵欠，「幾天以來，終於可以安安心心地睡了。因爲可以肯定，目前陶金倫是不會來麻煩我的了。」

× × ×

第二天中午，他們已經乘着一架紅白二色的雙引擎小飛機在空中飛翔着。

這時的天氣簡直是好到難以置信的。天上一點雲都沒有，天空是一片淺藍，而海則是較深的藍。飛機的頭就像兩顆紅色的子彈，在這兩片藍色之間射過。

這熱帶的海面，珊瑚極多，而有許多珊瑚還是彩色繽紛的，因此，從空中望下去，淺水的地方有時竟不是藍色的。偶然，經過一大片沙底的時候，又可以清楚地看到一條大魚受到了飛機的影子的驚嚇而逃竄。但是因爲沙底無處可以藏匿，因此就祇能拚命地向前游了。

司馬洛使飛機轉了一個彎，低低地飛着。

「看見嗎？我們的右邊，」他對坐在他後面的碧姬說，「那間就是渡假所住的屋子，再遠一點那小的就是康伯住的！」

「正在小碼頭上釣魚的那一個很可能就是康伯本人了。」她說。

「可能是的，」司馬洛說。因爲他今天一早就已經把康伯打發走了，讓他回家。這是由於陶金倫對康伯的安全已不再有威脅，所以康伯就不怕回到那間屋子去了。「而那邊，那條路的轉彎之處，也就是杜思良死亡的地方了。」

「你的記性眞好，」碧姬說，「就是可惜你記不起，你是在何處射到那隻古瓶的。」

「別担心，」司馬洛說，「我們會找到的！」

「我們已經找了半個鐘頭，」碧姬說，「目前就祇是找到你住過的那間屋子，以及杜思良被殺的地方！」

「耐性一點吧，」司馬洛笑說，「你忘記了嗎？我們本來就預算是要找上一年的。」

他們再盤旋了一圈，然後司馬洛就使飛機向上爬。他們一直上升，升到很高，於是下面的景物在眼底下就縮得變成很小很小了。

那塊藍色的海面上滿佈着大大小小，各種形狀及顏色的碎塊，有些是棕色，有些是深綠，有些是黃色，有些則是各種顏色皆具。棕色的那些是岩石，綠色的地方是樹林或草地，黃色的則是沙。有些島上有樹有石有沙，有些祇是大石一塊，有些則祇是黃沙一片而已。

「眞美麗，是不是？」司馬洛問。

「是的，」碧姬說，「假如不是有任務在身，假如不是要爲生活掙扎，我眞願意永遠住在這裏！」

「我初來這裏時也是這樣想的，」司馬洛說，「假如麻煩不是選中了我，假如我不是射中了那塊珊瑚，而珊瑚裏面剛好就是那隻古瓶。假如我不是——但是現在已經不能收手了，除了爲了那些錢外，我也不服氣陶金倫這樣一個人得到一切！」

「這跟我的想法一樣！」碧姬說。

司馬洛騰出一隻手，拿起紅筆來，在座位旁邊貼着的一幅地圖上畫了一些記號。「這一部份，我們是已經搜過了的，沒有發現。」

「沒有找過的部份還有多少呢？」碧姬問。

司馬洛苦笑：「太多了，我們是還要忙好多天的！」

碧姬聳聳肩：「那麽，不要顧着看風景，做點實用的事情吧。」

「我並沒有顧着看風景，」司馬洛說，「看看右邊吧，那座手掌形的小島，右邊的尖端部份，那裏好像是我們要找的其中一個地方了！」

「這一點要你才知道了，」碧姬說，「那些地方我是連見都沒有見過的！」

「我們下去看清楚吧，」司馬洛說，「把第四號照片拿出來，我猜下面就是第四號了！」

碧姬把那疊照片取出來，揀出了背面寫着四字的那一張。這一疊照片就是司馬洛晒出來的那批風景油畫的照片，爲了方便工作起見，他把它們編了號。現在，碧姬看看那張第四號的照片，又望望下面，點點頭，說：「看起來是有點像的。」

飛機盤旋了兩圈，便降到很低了，差不多是貼着水面飛行的。這樣，他們觀看景物的角度，便和在一艘船上差不多了。

「我現在就記得了，」司馬洛說，「這個地方我是來過的。」

「我猜就是這裏了，」碧姬說，「看那塊龜背一樣突起的礁石，還有像斷柱一樣的那一塊！」

「是的，」司馬洛又點點頭，「我是來過這裏的！」

飛機掠過那海灣，又冲天而起，司馬洛用紅筆在地圖上圈了一個圈子。在圈中寫了個四字，表示那裏就是第四號照片所拍的風景所在的地方了。不過，爲了肯定起見，司馬洛還是把飛機再兜了一個圈子，沿着剛才的路綫再度低飛，再看個清楚。這一次他肯定了，沒有錯，這裏正是那幅油畫所繪的地方。

「別開心，」碧姬冷冷地，諷刺地道，「我們還有十四個地方要找呢。」

「我不太開心，」司馬洛吃吃笑着，「但你也不能够說我心情壞。跟你在一起，心情是不會壞的！」

碧姬沒有回答他。司馬洛繼續把持着飛機，在那些小島之間鑽來鑽去，找尋着風景，一路上，他們都看到海面上散佈着不少遊艇，這裏的海域是最適合遊艇渡假的，因此遊艇多得很。

「這許多遊艇之中一定有一艘是屬於陶金倫的，」碧姬說，「就可惜不知道是哪一艘，不然，我們可以找些炸藥丟下去的！」

「你看見別的飛機嗎？」司馬洛問。



「沒有，」她說，「爲什麽呢？」

「因爲這樣看來，」司馬洛說，「證明幸而陶金倫沒有想到用飛機的方法了，也許，我們是可以比他先找到的！」

「除非他是世界上最幸運的人吧，」她說，「不然我們是一定會先找到的！」

不錯，陶金倫果然並沒有想到用飛機去找尋這個方法，也許是因爲他認爲他的時間還多着吧。

但是，當司馬洛他們所駕的那飛機兩次經過他的遊艇的上空時，他就有點懷疑了。他把望遠鏡取了出來，蹲在船頭，等着飛機第三次掠過。差不多等了一小時，飛機才第三次掠過——在相當遠的距離之處掠過。

陶金倫是很難認得到飛機上的人的模樣的，那是因爲角度的關係，他從下面望上去，是看不到那麽清楚的。但是他卻很容易看到飛機的模型和編號，而他記住了編號，匆匆回到艙房之中，用筆記下來。

海上遊艇多，司馬洛他們很難看得出哪一艘是屬於陶金倫的，但天空祇有這一架飛機，則是不難認出的。

陶金倫那是一艘很豪華的大遊艇，那種富豪的遊艇，裏面有齊全的設備，還有一間無綫電室。陶金倫走進無綫電室裏。那個正在打盹的無綫電生一驚而連忙坐直了身子。

「滾出去！」陶金倫不耐煩地喝令，而用姆指向後面一指。那無綫電生慌忙出去了。

陶金倫自己按動無綫電的按鈕，與一個波段聯絡上了。無綫電中傳來一個男人的聲音說：「飛魚！飛魚！這是飛魚！誰在召喚？」

「是漁夫，」陶金倫說，「你那邊的情形如何了？」

「警探多得像螞蟻一樣，」那人說，「每一個你平時會去的地方都有，他們仍然在找你！」

「司馬洛他們沒有出現吧？」陶金倫問。

「沒有看見他們的影子。」那人說。

「別担心，他們找到我也沒用的，」陶金倫說，「他們不能够證明什麽，不過，暫時則還是別讓他們找到爲佳。現我要你替我查一件事——一架塞茭納三三〇型紅白二色的雙引擎飛機。這看來是出租的。我剛剛看見一架編號九二七的在頭上經過，我懷疑這飛機上坐着的人會是司馬洛。我要你看看這一點是不是眞的！」

「很好，我會查一查的，不過恐怕要一段時間了，因爲要等他們着陸時才能够完全肯定的！」

「不要緊，」陶金倫說，「我們有的是時間！」

他關了無綫電，回到甲板上，那無綫電生正倚着船欄在看海景。「還不下去？」陶金倫喝道，「守着無綫電！我正在等一個覆電！」

那個無綫電生幾乎是仆着下了樓梯。

陶金倫站在船欄看着海，這艘遊艇正在行駛着，遠遠的景物正在慢慢向後移動。他看了一會，便轉到前面的掌舵室之中。那裏面，除了負責駕駛者之外，還有四個人在着，正在全神貫注地望着前面。不過偶然，他們也會回過頭來瞥一眼。他們回過頭來看的就是司馬洛那些油畫了。那幾幅風景油畫現在掛滿了一房間。顯然，這幾個人工作就是找尋這幾幅油畫中的風景所在地。由於十五幅現在都排齊在那裏，因此他們很可能是連一處也還未曾找到的。

「陶老板，」其中一人有點惶恐地說：「剛才我注意到有一架飛機飛過，飛得很低的！」

「我也注意到，」陶金倫說，「那又如何呢？」

「我正在想，」那人說，「找尋這些風景的所在地，很可能是一件很花時間的工作，所以，如果改爲用一架飛機——」

「我知道，不過，這個主意既然已先被別人想到，我們也祇好把它忘掉了。」

那人抬頭望望天：「你的意思是——很可能有人正在和我們競爭嗎？」

「很可能，」陶金倫說，「但他們是不會成功的。沒有人能和我競爭什麽！」說完，他便走出去了，轉到另一個房間。那裏面卻是一座小小的酒巴。他在酒巴的一張圓櫈坐下來，斟了一杯酒，慢慢地呷着。他一直喝到下午差不多近黃昏時，才有一個手下敲門進來，說：「陶老板，無綫電在找你。」

「很好。」他點點頭，再斟了一杯酒，就拿着這杯酒走到無綫電室那裏去。

「怎麽樣了？」陶金倫拿起話筒問。

「漁夫，噢，是漁夫嗎？」無綫電裏的聲音說，「這裏是飛魚在講話。」

「我知道，媽的，陶金倫很不耐煩那些暗語，「怎麽樣了？」

「是他們！」那人說，「司馬洛和一個女的！」

「甚麽女的？」陶金倫皺着眉頭。

「我不知道，是個女的，」無綫電那邊的人在說，「他們剛剛下了飛機。是他們租的。你要我們怎樣對付他們呢？」

「不要對付他們，」陶金倫吼道，「千萬不要讓他們知道你們在監視着他們，要秘密一點，讓他們放心去做吧。我要他們替我做我們要做的事！」

「我不明白！」那人說。

「你用不着明白的，」陶金倫又喝道，「你祇要奉命行事就行了。現在的命令就是盯緊他們，不要讓他們離開你們的監視範圍。多用一些人，免得給他們發覺。他們的一舉一動都要知道，明白了嗎？」

「好吧。」那人說。

「現在就這樣做着好了，」陶金倫說，「我會再給你進一步的指示的！」他關了無綫電，又興奮地離開了無綫電室，回到上面的掌舵室。

「陶老板，」他的其中一個手下投訴道：「天已太黑了，視綫不清楚，我們最好停一停！」

「好吧，」陶金倫揮揮手，「我們明天繼續。」他走到壁上掛着的那張地圖前面問：「我們今天經過了多少地方了？」

「就是用紅筆畫出來的這部份，」他的其中一個手下用一根指揮棒在地圖上指點着。

「媽的，就祇有這一點點？」陶金倫吼道：「那我們豈不是一年都查不完？」

「我們是已經在盡可能快的了！」那人苦着臉說。

「算了吧，」陶金倫揮了揮手，喃喃着說：「我希望司馬洛，替我們做好這件工作！」

× × ×

司馬洛四面望望。他們現在是在一座寬大的海灣的中央，他的遊艇的上面。頭上的天是很晴的，一點雲也沒有。而附近的海上及岸上也都看得很清楚，並無任何人踪。現在已經是他們用飛機偵察的兩個星期之後了。他們已經終於找齊了那十五幅油畫中的風景所在的地點，現在就是開始潛水下去搜索了。

司馬洛說：「現在我們對一對時間吧！」他把手腕遞到碧姬的手腕旁邊，和她對一對那潛水鐘的時間，然後說：「我們在水底逗留十五分鐘，然後再上來。」

碧姬把頭髮塞進潛水膠帽之內說：「爲甚麼十五分鐘呢？我們的氧氣筒內有兩個鐘頭的氧氣！」

「因爲，」司馬洛說，「假如有任何人乘船接近我們的話，他們也起碼要十五分鐘才能從我們的視綫之外到達這裏。假如我們超過了十五分鐘還不上來，那我們可能會給別人把船佔據了也不知道了。」

「唔，」碧姬點着頭，「對的，是應該這樣做的！」

「準備好了沒有？」司馬洛問。

碧姬點點頭，把額上的眼罩拉下來，護着眼睛，又把氣喉的口掣咬在咀巴間。現在，她那美麗的臉部都給遮住了，但身體則還是非常動人的，一襲肉色的比基尼泳衣，窄到幾乎有等於無。

司馬洛貪婪地看了她好一會，才說：「我看也用不着我向你訓話了，你懂得怎樣做的。好了，現在下去吧，記住，十五分鐘！」

碧姬把氣喉啣回嘴巴內，跳下水中，水花四濺，碧綠的海水便把她吞沒了。司馬洛也跟着跳下去。海底的世界是一個美麗到難以形容的世界，一切都罩上了淺青色，因此也一切都顯得份外清涼了。碧姬已斜斜地向下面游去，噴出來的氣泡像一連串的銀球拖在後面。

司馬洛就跟在她的後面幾呎。她是以蛙泳的姿勢推進的，這令司馬洛想入非非，他們降到了水底，那裏的地面上就有兩朵直徑三呎以上的海葵，彩色繽紛的，觸鬚好像花瓣一般隨着水流飄展着，它們看來像一朵色彩豐富華美的熱帶奇花，其實卻是冷血的食肉者。如有小魚經過，它們就會馬上合起來，把小魚捲在花心，把魚的血肉都吸盡。

司馬洛用姆指向右面指指，碧姬則是向左面指指，然後他們便分開了，各自游向一個方向。

司馬洛在離開水底幾呎的高度滑行着，眼睛機警地向四面掃視着，找尋任何可疑形狀的物體。

然而這實在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因爲，那滿佈珊瑚的海底，簡直是任何形狀的岩石都有的，而且那珊瑚的色彩又豐富到使人眼花繚亂，不容易肯定一件物體的形狀。

而且，他們亦不能肯定他們要找尋的東西究竟是什麽形狀的，祇是一艘沉船。但是船可能已被風暴打成碎片了，可能已經不存在，祇是船中的東西沉下了海底。因此他們不能單單是找尋一艘破船的形狀，他們還要找尋其他的，任何的形狀。

他就盡用那十五分鐘時間，在那些岩石之間小心地搜索着，每一塊可疑的石頭他都用手中的射魚槍去碰一碰。他在心裏亦奇怪，即使他碰着了其中一件寶物，他又是否可以知道呢？上一次他不就是射中了一隻古瓶嗎？他却一直以爲那祇是一塊珊瑚吧了，根本看不出珊瑚的裏面有東西。那麽，他又怎能證明任何一塊大珊瑚的中間不是正包含着他所要的東西呢？他不禁低聲咒罵起來。咒罵那些珊瑚。假如沒有那些珊瑚，他就沒有那些麻煩了，他會很容易找到他要找的東西。

十五分鐘完了之後，他們再冒出水面。很準時，兩個人幾乎是同一時間出來的。司馬洛四面望望，並沒有人要接近過來的跡象。於是他便一翻身，向海底潛下去，用不着開口他也知道碧姬是無所發現的，不然，她早已在水面上等着，與奮地向他報告了。

他們這一次又改換了一個地方搜索，他們的搜索圈子是慢慢地擴大的，司馬洛在地圖上劃定了可能會有發現的範圍，而他們現在就是在這範圍之內搜索着。

再過了十五分鐘之後，他們再升到水面，仍然是沒有什麽結果。碧姬把嘴巴裏的氣喉吐出來，埋怨地說：「這工作眞不容易做，每一塊珊瑚都是有可能的。很難肯定。」

「小心一點吧。」司馬洛說，「我看我們要花在比我們預算中更多的時間了。不過沒有辦法，我們是決不能大意的！」

他們在中午的時候暫停，碧姬弄了一頓午餐，他們吃飽了，睡了一個鐘頭，然後再度下水。

這是沒有收獲的一天。到黃昏時份，整個地區都已搜遍了，還是毫無所獲。而此時，由於陽光很斜，水底的光綫不足，所以他們決定再下去一次便結束今天。

就是在這最後一次便出了事。當搜索無所得，正打算升囘水面之前，碧姬沉進了一塊特別深的盤地裏，找尋着。七彩繽紛的小魚羣向她的兩邊分開，讓路給她，有些並且好奇地游過來咬她手上和腿上的毛。她一轉身，忽然眼前一亮，她看見前面一塊突出的大石下面，一個岩洞之中，一條有兩呎長的黃色蝴蝶魚正躲在那裏，畏羞地看着她。

碧姬游前一點，那條魚便退後一點，即是這樣大一條魚，年齡一定不輕了，牠卻犯了一個大錯誤，就是躲進了一個沒有逃路的岩洞之中。

碧姬提起了射魚槍，對牠瞄準。她對這條魚很感興趣，認爲可以作爲晚餐的好菜。而這條魚亦似乎頗有靈性，知道危險正在迫近了，就慌忙地在岩洞中游來游去，找尋一條逃走的路，但是找不到，唯一的逃路就是洞口，而假如牠逃向洞口的話，亦等於是要向碧姬接近，這也是她不敢做的。

碧姬游到很近，然後很鎭定地扳動了槍機。強力的彈簧一彈，「鏗」的一聲，



那支亮閃閃的精鋼魚矛便射出去了，祇是一閃便通過了那幾呎的距離，到達了那條魚。那條魚想逃走已經來不及了。魚矛已經穿透了牠那扁而薄的身子。

好像一陣黃色的旋風似的，那條魚劇烈地掙起來，不顧一切地衝出了洞口，向水面直竄上去。魚矛的末端是有一條幼幼的尼龍索繫着槍柄的，這是用以準備萬一擊不中時，魚矛也不會失落。

這條魚發狂地這樣一竄，便把射魚槍也拉動了。爲了不想失掉射魚槍，她拚命抓住，因此也給帶了上去。黃色的旋風現在變成紅色更多了，因爲血正在從傷口噴出來，在水中就好像是紅色的粉，她連忙穩住了身子，用蛙鞋踢着水和那條魚爭持着。

那雖然是一條大魚，但並不是那一類兇悍的魚，因此牠的掙扎並不能維持很久。終於，牠的力氣已盡了，牠便祇是側着身子，軟弱地浮在水中間，尾和翅軟弱地動着。拚命地拉動尼龍索，將牠收近，接着，眼角忽然有一條長形的黑影閃動，水中就像通了一種神秘的電流，使人下意識地感覺到有點不對了。

那黑影疾衝而前，就像一枚魚雷似的，上半朝天的部份灰色帶棕，下面的一半却是銀白色的，這黑影在那蝴蝶魚的身上一撞，那條蝴蝶魚便不見了一半了。

一條十呎鯊魚，而牠剛剛一口把蝴蝶魚吃去了一半，那剩下的半條魚被魚矛的重量墜着而慢慢沉下。

那鯊魚的身體拗曲了，老鼠一般的眼珠滾動着，嘴角還有肉屑和血絲漏出來，接着牠忽然又一下子彈直了，一衝而前，嘴吧再張開一噬，那剩下來的半條魚便不見了，閃閃亮的魚矛向下沉。

一條極其飢餓的鯊魚，而鮮血的氣味已使牠瘋狂了。是，最能使一條鯊魚瘋狂的就是鮮血，當牠嗅到鮮血，牠就想殺戮和吞噬任何生物的。

碧姬感到很後悔。她是不該射這條魚的。司馬洛不是已提醒過她這裏是有鯊魚的嗎？假如他們安安靜靜地在這裏海底找尋，鯊魚就不會騷擾了。但是她射了這條魚之後，情形就不同了。血的氣味使鯊魚發狂起來，鯊魚一嗅到血的氣味就來了。牠們追尋鮮血時那速度眞是難以置信的。

碧姬沉下水底，伏在一塊巨大的岩石旁邊等着，現在怎辦呢？那鯊魚是隨時會來襲擊她的。她也不能浮上水面，因爲下盤沒有防備，鯊魚可能會把她的一條腿搶去的！

那條鯊魚停在水中央，嘴巴動了幾動，血和肉屑從嘴角漏出，那條魚已給牠完全吞下去了。她那雙絕對無情的眼睛轉動着，找尋着，很快就找到了碧姬，牠馬上又全身都緊張起來，震顫着，作勢準備進攻。

碧姬慢慢地小心拉動尼龍索，把魚矛拉囘來。

她的唯一希望就是把魚矛拉囘來，裝進射魚槍，等那鯊魚來襲的時候就一槍射去。她不知道她够不够快，事實上她亦知道她這樣做，成功的機會很微的。這一條已經瘋狂了的鯊魚，牠是不會等的，牠馬上就要進襲了，碧姬根本沒有時間。但這是唯一的機會了，她不能不抓住的！

接着，尼龍索忽然拉不動了，因爲魚矛落進了兩塊大石之間的一條縫隙裏，而這縫隙太小了，魚矛無法通過，她覺得全身都變成冰涼了，那條鯊魚忽然一動，直向她衝過來。

鯊魚在海裏，等於老虎在陸上差不多。傳說老虎來時會生風，鯊魚來時亦是一樣的。周圍的海水都在震動，在這震動中牠直衝過來，而碧姬便像受到了催眠的呆在那裏。跟着她的身後亦響了「鏗」的一聲，一條銀光直射向前面，迎着那鯊魚直射過去，與那鯊魚的醜惡的鼻子相碰。「劃」的一聲響，這條銀光差不多完全進去了。那是一支魚矛，射進那鯊魚的頭部。

當鮮血如泉一般湧出來時，那鯊魚的狂性就一發不可收拾了，牠暴怒地在水中翻騰着，掙扎着，要把那魚矛甩掉，而牠的咀巴則不斷一張一合，發出着「拍拍」的聲響。牠連敵人都看不見，祇是在胡亂地咬噬着，希望能將敵人一口反噬。這一槍並沒有把牠殺死，祇是使牠變成盲目了，牠祇是亂咬亂衝着，打着轉漸漸遠走。

司馬洛在碧姬的身後出現，執住她的手臂，揮動着手中那把已經射空了的射魚槍，向上面指指，表示他們要快點上去了，於是他們一起升上去。

他們向着船底那個拖鞋般形狀的影子直浮上去，雙腳拚命地踢動着，以便增加浮上去的速度。此時那條鯊魚已經走到很遠很遠，已經離開了他們的視綫範圍了！

他們安全地游到了船邊，司馬洛把碧姬托起來，托出水面，讓她先爬上船邊的繩梯，然後自己也爬上去。上面，黃昏的天空已經很暗了。兩個人就這樣伏在甲板上喘着氣，一面把背上的氧氣筒的帶子解開，脫離那二隻沉重的金屬圓筒的羈絆。

從水底游上來，雖然是短短一段距離，他們却已精疲力盡了，因爲他們是用了全身的氣力，拚命地，盡快地游上來的。

終於，司馬洛脫下了面罩和蛙鞋，爬到碧姬的身邊。他溫柔地問道：「你沒事吧？」

「我—還好！」她點着頭。

「爲什麽你要做這樣的傻事呢？」他問着，替她把面罩脫了下來。

碧姬微笑：「我祇是想有一條大魚做晚餐。不過現在，看來我們是祇有吃得簡單一點了！」

「我們還是囘到岸上去吧。」他說。

她說：「不！讓我們留在這裏！」

「但是天快黑了！」司馬洛說。

「你怎麽了？」她啜着咀看着他，「你不是一個三歲小孩子吧？你還怕黑？」

「但——」司馬洛吶吶着，但跟着又覺得，這實在也沒有什麽不好的，而且，看着她的臉，他就明白了，現在她躺在那裏，濕了的黑頭髮在臉的周圍像一團墨。她的咀角掛着一個詭惑的微笑，眼睛滿含深意地凝視着他，一秒鐘也不肯離開他的臉上。

「好吧，」司馬洛也微笑着，「我們留在這裏，你肚子餓不餓？」

「有一點吧！」

「我在弄點吃的吧！」他說着要站起來，但是碧姬執住他的手臂。

他再凝視了她一會，便明白了她的暗示，於是忽然伏下去，飢餓地親吻她的咀唇。而她也飢餓地接受。他們的熱情高漲很快……

這眞是多姿多采的一天。他們是清早出海的，到回家時，已經是凌晨二時，太多的香檳似乎使碧姬醉了。在升降機中，她半閉着眼睛哼着小調，而步履踉蹌的。司馬洛不得不小心地把她扶着，他把她扶進了門，扶進房間裏。

× × ×

以後的幾天裏，他們是沒有那麼瘋狂了，初次總是瘋狂得多的，在以後的幾天裏，他們的生活保持正常，一早就出去，開船到那些海灣之中找尋。

司馬洛很快就發現了一件事，那就是他們雖然像夫婦一樣生活，但是她對他却是一點也沒有夫婦的感情。她在心理上對他是一直保持着若干的距離的，她雖然喜歡他，她祇是利用司馬洛，而司馬洛也是一個不願意結婚的人，對於那些爲他傾心的女人，他總是敬而遠之，他喜歡把對方的關係保持在互相利用的程度上。

不過，司馬洛是一個周詳的人，他担心的事情，他一定要解決，不會祇是保持担心，而讓事情自己變化的。在碧姬不知道的時候，他把她那張探員證的編號紀錄了下來，而且打過好幾個電話去調查這張證件的持有人的資料。他得到的回音使他眞正放心了，因爲確實是有她這個女警探，的確是這個模樣，而且亦的確有金屍這件事情。這裏表示她起碼不會謀殺他而吞沒一切。司馬洛雖然是那麼周密，却一直都發現不到陶金倫是正在監視和跟蹤着他們的，他有很多艘遊艇在負責着這監視的工作，但是它們永遠是逗留在司馬洛他們的視綫之外。這却不表示他們看不見司馬洛；他們是看得見的，祇是司馬洛看不見他們而已。他們是用強力的望遠鏡在監視着的。不論司馬洛的遊艇到哪一個海灣去，都沒有逃出他們的強力望遠鏡的監視範圍。因此，那天當司馬洛和碧姬終於有所發現的時候，也並未逃過陶金倫的眼睛。

他們是在那天中午的時候第一次有所發現的。那是一座很大的海灣。他們預算要在那裏花三天時間才能完成搜索。

但是就在第一天的中午，他們便有所發現了。

那時司馬洛是在作着上午最後一次的下水，打算假如無所發現的話，就回到船上吃午飯了。當他經過那二塊巨大的珊瑚旁邊的時候，忽然注意到那岩石下有個黑洞。

司馬洛讓雙脚上浮，頭低下去，於是身子便下沉了。他沉到了那個洞口，向內將望一下。那二塊大珊瑚的下面是陽光達不到的暗處，在陽光達不到的地方，任何生物都不生長的，而珊瑚也是並不例外。這個洞裏的岩石就是光禿的。

司馬洛忽然注意到洞內金光一閃。他的心一陣興奮，連忙把腰間的水底電筒摘下來，照進洞內。那金光箭直刺痛他的眼睛了，因爲在那洞裏就有一隻金色的瓶子，側身躺在那裏，可能是純金的，所以在海水裏浸着也沒有褪色。當他的電筒一照進去的時候，一隻小小的八爪魚就竄開了，退到那個洞的盡頭而憤惱地瞪視着他。

他手伸進洞裏，手抖得難以控制。他把那隻金瓶執住，要拉出來，才發覺這隻瓶子雖然不大，却是相當沉重的，證明果然是純金了。

他把射魚槍及電筒都放下，用兩隻手把它拿了出來。在陽光之下，那金瓶更閃得可愛。大塊的黃金，那種色澤眞是沒有別種東西的色澤可以比擬的，難怪世上有這許多人爲黃金而瘋狂，爲黃金而着迷了，他用兩隻手捧着那隻金瓶，用力踢着水，向水面升上去。他雖然踢得很用力，却還是升得相當慢。因爲那金瓶是沉重的，是一件完全不浮的東西，並不如人體那樣，根本就比水輕，他就像要把一隻船錨抬到水面上去似的。

司馬洛花了相當長的時間和相當大的努力才浮到水面，而且還是相當吃力地才能把那隻瓶子舉上了船上。跟着他就爬上了甲板，把身上的潛水裝備脫了下來，再捧起那隻瓶子，細細地輕看着。他並沒有去召喚碧姬，因爲時間已差不多了，她也是隨時都會上來的。

他這行動，自然也給陶金倫的手下用望遠鏡看到了。因爲他們實在是一天廿四小時都不停地給用望遠鏡監視着的，陶金倫馬上就得到了通知。

這時陶金倫並不是在海上，而是在陸地上。他是坐在一座秘密賭場裏，與一位黑社會人物在算着帳。船上的人是用無綫電電話通知陶金倫的。陶金倫去聽了電話再出來，就對那幾個人說道：「對不起，這些帳，改天再算吧，我還有一個約會要趕着去赴！」

那幾個人完全沒有提出抗議，祇是乖乖地收拾他們的東西離開了。陶金倫扭頭吩咐他的隨身保鑣：「替我打電話到機場，預備一架飛機……」

幾分鐘之後，那艘負責陶金倫的遊艇上的打手便又接到陶金倫的電話了。陶金倫在電話中問道：「他們現在怎樣了？」

「他們現在兩個都在船上了，正在檢驗那金瓶子！」那打手回答。

「我馬上就飛過來了！」陶金倫說，「你們現在就去把他們殺掉吧！」

「把他們殺掉？」那個打手顯得有點訝異，「但是——」

「你們人多，怕什麼？」陶金倫說，「他們可能不會在那裏逗留很久的，他們可能馬上就會離開！」

「離開？但……」

「別傻吧！」陶金倫又說，「他們會帶着這金瓶作證物，去申請打撈權，然後再名正言順地帶着大批人員回來打撈，那時我們就完全不能奈何他們了。現在已經是最後的機會，我們不能夠讓他們活着離開的！」

「好吧！」那個打手答應。

他掛了電話之後，便去召喚船上其他的同伴去準備。

陶金倫的推測果然是準確的。司馬洛和碧姬此時已經正在商量打撈權的問題了。「你肯定這就是其中一件了嗎？」司馬洛問。

「當然了！」碧姬說，「你問得眞傻氣，這是一隻眞金的瓶子，別處那裏會來



一隻這樣的金瓶呢？而且瓶上還有這些符文，看！」她用手指指瓶子上的一些紋。

「噢，對了！」司馬洛點着頭說，「那麼，這就可以作爲證物，我們可以去申請打撈權了！」

「是的！」碧姬微笑着說，「那時我們就可以帶一大羣蛙人回來工作，而且可以把這個地方圍起來，不准外人撞進，而我們亦不親自動手，祇是監督就行了！」

「唔，這果然是一個好主意，」司馬洛又微笑着說，「經過了一番辛苦之後，現在我們是可以坐享其成了！」

但是講得太早了一點，亦可以說是已經太遲了，因爲陶金倫的手下現在已經開始行動。

司馬洛抬起頭，看見有一艘遊艇正在駛過來。「唏！」他伸手一指說，「看那個！」

碧姬是一個很機警的女人，並未因爲遇到危險就慌亂。她匆匆跑到下面的底艙中去，拿上來了一副望遠鏡。她把望遠鏡的焦點較好了，一望，吃驚地尖叫起來：「他們有槍！」

司馬洛把望遠鏡拿過來一看。果然，那艘正在駛過來的遊艇，船頭上就站着一個打手，手上拿着輕機槍。這可以說是明目張胆的襲擊了。

「槍！」司馬洛喝道：「快點！」

碧姬又跑到船艙中去，再回來時已經帶來了一把裝了望遠瞄準鏡的長距離步槍。他們在這船上是預備了不少武器的，他們不能肯定會完全沒有危險來臨，而現在，他們所準備的武器是用得着了。

司馬洛拿着這把長槍在船頭上伏下來，把眼睛湊到瞄準鏡上，瞄準鏡又把距離拉近了。他看見那是一個面目猙獰的大漢，神氣地舉着那挺輕機槍，司馬洛小心地移動他的槍，瞄準鏡的十字綫也跟着移動，找到了那人的肩，他扳了一次槍機。

槍聲在空曠的水面上有四散的機會而沒有反射，所以並不覺得怎樣刺耳。

那個人中槍，整個人都飛了起來，雙脚也離開了甲板，倒撞下去。

那艘遊艇的速度亦馬上減低了，有三個打手現身。他們其中二個都是用機槍的，槍聲連串地響起來，子彈如雨一般掃過來。

「伏下來！」司馬洛大叫着，回頭看看碧姬。

碧姬早已伏下來了。對於這種事情，碧姬並不是一個外行人。

「他們會殺死我們的！」碧姬叫道：「我們連頭都抬不起來了！」

「拿我的腰帶上來吧！」司馬洛說。

碧姬又蛇行着到下面去了。司馬洛自己當然亦是早已經伏下來了，而對方的子彈掃射過來，使他不能抬頭。還好在他這艘遊艇是相當結實的，船身除了鋼板之外還有厚厚的木板，子彈即使能射穿木板，亦會給鋼板吃去了，傷不了他的。他抬不起頭來，因此他亦不能瞄準，就祇能够伏在那裏，間中還擊一槍。他的槍雖然不易射中什麼人，但是對方的船身則是一定射得中的，這一槍就起碼使對方知所警惕，不敢繼續逼近了。

碧姬很快又回到上面來，交給司馬洛一條寬闊的腰帶。

那是一條闊皮帶，差不多有一呎寬，上面有好些袋子，袋口有袋掩遮着，看不見裏面究竟裝着一些什麼。

碧姬說：「你看，他們又有一艘船正在駛來了！」

「我知道，」司馬洛說，「因此我更加要快點了，」他把槍交給碧姬，「你抵抗着他們吧，間中放一槍，他們就不敢迫近了！」

碧姬點點頭，接過了槍，放了一槍，回過頭來看看他，他正在把那條皮帶束在身上。她問道：「你能够解決問題嗎？」

「我相信我能的，」司馬洛說。跟着他又把潛水用的氧氣筒縛回身上，要把身子一直保持伏着，不露出船欄的上面，而做成這件工作，那實在是很困難的，但他還是做成功了。

「別投降，也別讓他們接近，」他吩咐着，「曉得嗎？」碧姬點點頭。

下一步，司馬洛就必須冒險一下了。他要跳下水中。而要這樣做，他是不能够不先站起來的。他在船邊迅速站起來，一顆子彈「鏗」一聲擊中了右邊那隻氧氣筒，彈開了，跟着司馬洛便已落入了水中。

他首先回過頭來看看。那氧氣筒並沒有漏氣，因此他知道並未給對方的子彈擊穿。

他這才放心一點，便踢動蛙鞋，向對方那艘船游過去。上面，碧姬把守着司馬洛交給她的那個崗位，小心地一槍一槍射出去。對方的子彈雖然一直如飛蝗一般橫飛過來，但對她却是沒有損害。

忽然，機槍的掃射停止了，四週又靜下來。很奇怪，一靜下來耳朶反而不大舒服了。

也許這是因爲習慣了剛才的吵鬧吧。對方那船上響起了通過擴音筒的聲音：「放棄抵抗吧，你們沒有機會的，假如你們還不投降，我們就衝過來了！」

碧姬咬着牙，想了一會才提着聲音叫道：「你們究竟想怎樣？」她的聲音清脆而尖銳，傳得很遠，對方毫無困難就可以聽清楚了。

「你們投降了再說吧！」那聲音通過擴音筒回答。

「我們得考慮一下，」碧姬叫道：「給我們五分鐘時間吧！」

「給你們三分鐘！」對方說，「不能再多了！」

「好吧！」她叫道。其實也沒有什麼好考慮的，投降不過是讓對方更容易把他們殺掉吧了。她祇是想多拖延幾分鐘，以便司馬洛行事。

這三分鐘過去了兩分鐘之後，司馬洛就已經到達了對方的船底了。他很快地開始行動。首先，他游到了船尾。遊艇那中型的螺旋槳此時正停頓着。

司馬洛打開了腰帶的其中一隻袋子，抽出了一條黏土狀的軟東西，把這軟東西纏在螺旋槳的軸上。

跟着他又取出另一件東西。這是一隻長形的黑色塑膠盒子，上面除了有一隻錶面之外，並且還附着一隻橡膠的吸盤。司馬洛扭動着膠盒上的一個掣，使錶面的指針旋動，旋到距離錶面上一條紅綫有兩格時就停手。他把這膠盒子接到其中一瓣螺

旋槳上，那膠盒就使盒子附在那裏不跌下來，然後他就迅速游開，沒進了那青藍色的海底陰影之中。

黏在螺旋槳上那黏土的東西，就是塑膠炸藥，而那個有錶面的膠盒子則是一隻塑膠引爆器。司馬洛是較好了在兩分鐘之後爆炸的。

在水面上，擴音筒又吐出聲音來：「你們的三分鐘已經用完了！」

「不！」碧姬的聲音強硬地叫道：「我們絕不投降！」

「那就不要後悔了，」擴音筒中的聲音憤怒地叫着，機槍又開始掃射了。而且那遊艇的馬達亦開始發動。

就在這時，轟隆一聲，艇尾的部份水柱冲天而起，遊艇的後截馬上就着火，而且開始沉下去。由於船尾下沉，船頭便高翹起來了。

船上的人沒有人放槍了。他們都紛紛棄槍跳進水中。

「幹得眞好，司馬洛，」雖然他不在身邊，碧姬也這樣稱讚着。

時間配合得很好。這第一艘遊艇的爆炸使第二艘遊艇不得不暫時停下。把那些同伴們救上船去。兩面夾攻的計劃，現在他們的行不通了。

碧姬也並沒有浪費時間。當這遊艇上的人正在忙於救人時，她也忙於瞄準及放槍。那第二艘遊艇上的人一個又一個地被射中，並沒有射死，祇是射中一條手臂或一條腿之類而已。

那些人身受槍傷，自身難保，當然沒有空去救人，因此救人的工作拖得更慢。後來他們也學乖了，集中到遊艇的另一邊去救人，那邊是碧姬射不到的一邊。同時他們也以密集的機槍子彈向她還擊。

碧姬在微笑。看來，他們雖然祇有幾個人，現在却還是他們佔了優勢的。

跟着後面就響起了異聲。碧姬迅速打了一個滾，手中雖然是一支長槍，她也能夠非常靈敏地擺轉過來，指着後面。

她發覺原來祇是司馬洛爬回船上來吧了。她這才舒了一口氣。

司馬洛解除着身上的潛水裝備，一面問道：「第二艘還是浮着嗎？」

「還是浮着。」碧姬說。

「那麽大概是我的計時器有點失準了。」他喃喃着說，「不過不要緊，它不會浮着很久的！」

這樣說着時，又一聲悶响傳來。

他們看見那遊艇整艘一震，然後聽到爆炸的聲音。這一次爆炸的似乎是更加重要的部份，因爲這一艘遊艇很快就沉下去了，那遊艇上的人亦紛紛跳進水中。

「你眞了不起！」碧姬稱讚道，「你簡直比一隊軍隊更厲害！」

「我什麽時候都是比一隊軍隊更厲害的！」司馬洛自負地說。

「現在，我們可以走了，」她鬆了一口氣，站直身子。司馬洛也因爲能再在船上站直而舒了一口氣。

那第二艘遊艇上並沒有死掉什麽人，那艇上的人都跳進了水中，遊艇逃生，雖然司馬洛他們這艘遊艇是最接近的庇護之所，他們却沒有一個人敢游過來。他們祇是向相反的方向游，游向遙遠的岸邊，生怕艇上的司馬洛及碧姬會向他們放槍，但司馬洛和碧姬都沒有這樣做。他們與這一帮人的作風是不同的，非逼不得已，他們也不願殺人。

「我們走吧！」司馬洛說。

「他們會在岸上截我們嗎？」碧姬提出疑問。

「這大概是難免的了！」司馬洛說，「不過，在陸上總是比較在水中容易對付的！」

當然司馬洛是猜錯了。陶金倫下一次的攻擊並不是在岸上，而是來自空中。

陶金倫乃是乘飛機而來的。

司馬洛起先也看不見它，因爲這飛機飛得太低了，簡直是貼着海面飛行的。

「小心，伏下來！」司馬洛一看見了飛機就馬上對碧姬提出警告，而碧姬也機警地向地上一伏。

他們也伏低得很及時，因爲機槍聲就在這時响了。子彈是斜斜地向下橫掃過來的，船欄亦遮不住。他們沒有給射中，祇是運氣問題而已。

不過也好在來的是飛機，飛機飛行的速度快，掃射的時間也無法延長。祇是幾秒鐘，飛機便從頭頂掠過了。一架單引擎的雙人飛機。不是高速的飛機。

但是飛機的速度不高，因在這樣一個時間也是正好適合的。一架飛得很慢的飛機，就比較飛得快的飛機容易瞄準及作長時間的掃射。

這飛機飛得很低，低到司馬洛可以看得到駕駛飛機的人，而上半身伸出飛身之外，手中持着機槍的人則認不清樣子，由於這人是戴着頭盔和防風眼罩的。

飛機飛過去了之後，他們暫時又沒有危險了，因爲飛機是要再繞一個圈子飛回來才能向他們射擊的。

這使他們有一段短短的時間商量對策。碧姬爬起身來，看看洒滿了甲板的彈孔，不由得抖了一抖。她說：「我們快點開船離開這裏吧！」

「不行！」司馬洛抓着後腦，「來不及了，我們沒有時間起錨！」

「那怎辦好？」碧姬哀鳴地道：「假如船開不動，我們是終於全給射中的。」

「我們也可以把它射下來的！」司馬洛舉起那把長距離步槍，「別担心吧！」

飛機兜了一個圈子，又飛到來了。這一次是從船尾的方向飛來的。

「快點，到前面去！」司馬洛叫着，領着碧姬通過船艙的旁邊，到了船頭，在前段的甲板上伏下。機槍聲又响了，而由於角度的關係，子彈大部份被船的頂蓋擋住而打不中他們。

司馬洛看見那隻金瓶子跳了一跳，上面也開了一個洞，然後子彈如雨似的洒在艙頂，被艙頂的木料吃去了。司馬洛在地上打了一個滾，擧着槍，當飛機兜了一圈，又從頭頂上經過的時候，他就放槍。

可惜時間太短，他的槍彈祇能射中機身而無法瞄準，所以起不了什麽作用。當飛機遠去了之後，他再瞄準放了兩槍。這兩槍也許是又射中了的，但是射不中人亦不射中飛機的重要部位，還是沒有什麽大用處。

跟着飛機去得很遠了，又開始兜圈子，準備飛回來。



「總是射不中它……」碧娃咬牙切齒，恨恨地說。

「他會再回來，」司馬洛說，「有一次可以打中的！」

「這句話似乎應該由他們說！」碧姬說，「總有一次他們會打中我們的！」

「那上面的人像是陶金倫！」司馬洛說。

「很可能是他！」碧姬說，「擧動是很像的。」

跟着，司馬洛忽然又大聲叫起來了：「逃，快逃！到船尾去！」

因爲這一次，那飛機和剛才剛好相反，是由船頭的方向飛來了。司馬洛和碧姬兩個人又連忙逃到船尾去。

機槍又响了，子彈又如雨一般洒下來，幸而有船艙遮擋，沒有射中。當飛機在頭上經過，他又連忙射擊，仍然沒有用，飛機又安然遠去了。

碧姬更加焦急。

「現在我們怎麽辦好呢？」她說，「還是冒險把錨拉起來吧。我們可不能夠在這裏等死的！」

「媽的，」司馬洛氣急敗壞地罵着，「就是開動了船，我們也未必逃得掉的！他們祇要丟下來一枚炸彈！」

「他們沒有炸彈，」她說，「不然也早就丟下來了！」

「或者丟一罐汽油下來！」司馬洛說，「放槍使汽油燃着也可以！」

「他們也沒有，」她說，「不然也丟下來了！」

「但是陶金倫可以用電報與他的其他手下聯絡，再召一架飛機來，」司馬洛說，「很可能現在他已經是這樣做了。再來的這架飛機，可能上面就會有不同的武器了！」

「你這人眞樂觀，很會替別人想辦法，」碧姬咬牙切齒地說，「但我們又怎辦好呢？難道我們就應該自殺嗎？」

「我們抵抗！」司馬洛叫着，就跑過去，拿起了擱在甲板上的一把射魚槍。

「你瘋了嗎？」碧姬連忙叫道：「這是射魚用的，怎麽能夠把一架飛機射下來呢？」

這樣說着的時候，那飛機又回來了，又是從船尾的方向飛來的，正正對着船尾。這樣，路綫與船身成一直綫，子彈就可以穿入船艙內，而大大減少了可躲的面積。司馬洛與碧姬又跑到船頭那邊去避了。

「我受够了！」碧姬叫道：「我不能够再忍受了！」

司馬洛却正在弄着那支射魚槍。

飛機飛過去了，碧姬看見司馬洛正在弄那魚矛末端縛着的尼龍索。那尼龍索是與槍柄相連的，大約有二十呎長，但司馬洛還嫌不够，他正在把兩把魚槍上的尼龍索駁接起來。於是，本來有二十呎長的尼龍索，現在就變成四十呎那麽長了。

「你在幹什麽？」她看着司馬洛。

「我要殺死他！」司馬洛咬着牙說。

「怎樣殺死他？」碧姬奇怪地問。

飛機這時又來了，低低地掠過，機槍又是格格地响，子彈在船的甲板上鑽出一個又一個的洞。

「哎唷！」碧姬忽然在飛機的吵鬧聲中叫起來。

司馬洛連忙一跳起來，向她撲過去，把她擁在懷中，關心說：「你怎麽了？」

飛機在頭上掠過了，離開船頂祇有十多呎，看來就像低到會與船頂相撞似的。司馬洛看見碧姬的手臂上正在出血。他說：「老天！他射中了你！」

碧姬咬緊牙齒，露着一個倔強的微笑：「不要緊，沒有什麽，我沒事，這不過是皮外傷吧了！」

「媽的，我要殺死他！」司點洛恨恨地站起來，抓起正在接駁的尼龍索，把那個結拉緊了，然後把魚矛裝在射魚槍上，把射魚槍的彈簧拉後，裝好了魚矛。

「他們又來了！」碧姬叫道：「伏下！伏下來！」

但司馬洛却並沒有依言伏下來，他祇是把射魚槍擧起了等着。槍彈如雨一般洒下來，洒在他的周圍，然後，當飛機到了遊艇的上空時，司馬洛就馬上扳動槍機。魚矛帶着那條四十呎的尼龍索正向上射，一幌眼間便升高了二十多呎。

司馬洛的計算很準確，飛機飛到時，機頭剛好撞在那條尼龍索上。這不比子彈，子彈射上去，可能快一點就先過去了，亦可能慢一點就是飛機先過去了，尼龍索則是整條攔在那裏等着的。祇要計算得準確，就一定撞得着。果然機頭撞在尼龍索上，那急轉着的螺旋槳就像綫轆一樣把尼龍索絞住。司馬洛忙把射魚槍丟了，在甲板上伏下來。

飛機繼續向前飛去，並且斜斜地上升，也把射魚槍帶走了。但由於給那尼龍索纏着，飛機的螺旋槳幾乎馬上停住，而飛機的引擎亦發出咳嗽的聲音。而且，當螺旋槳一面轉，連在尼龍索兩頭那把射魚槍及那支魚矛都很快地給收近。

飛機上的陶金倫顯然也知道情形很不妙而慌張起來，飛機的飛行路綫顯得不大穩定的。但是他却無法避免災禍的來臨。

終於，那把射魚槍首先到達了螺旋槳，發出使人心顫的「格」一聲，射魚槍和螺旋槳梗在一起，馬上就無法再繼續轉動了，引擎空自發出咳嗽般的聲音。

「他完了！」司點洛咬着牙說。碧姬則祇是跪在那裏，出神地看着。

飛機沒有了螺旋槳的拖動，便再無力上升了。不過好在也是一架輕身的練習機，仍然可以滑翔，而這裏是海面。

那飛機笨鈍地在海面的上空盤旋着，很快降低。

「爲什麽不撞下來呢？」碧姬揮着拳頭，鼓勵似地說。

「飛機太輕了！」司馬洛說，「他們不會太重地落在水上的！」

「豈有此理！這太便宜他們了！」碧姬恨恨地說。

「撞死他們反而便宜，」司馬洛說，「這樣我們可以活捉他們。以後，他們會可惜自己沒有撞死呢！」

那飛機終於用完了它的衝力，落到了水面上，水花在機腹的下面飛濺，水面的阻力使飛機彈起了一下，跟着又降下來，這一次很快就沉了下去。

「他們怎麽還不逃出來呢？」碧姬似乎還爲對方着急。

不過這個却是用不着他們催促的，飛機上的二人，果然匆匆推開窻蓋爬出來，其中一人的手中還提着一挺輕機槍。他們站在機翼上，但機翼亦是已經沉到了水面之下，那裏的水已有齊膝那麽深，兩個人站在那裏，顯得不知所措的。

司馬洛抓起望遠鏡望過去，吃吃笑起來說：「果然正是陶金倫那個混蛋！」

「證明我的眼光很準，」碧姬得意地說，「我說是他就是他了！」

「伏下來！」司馬洛喝道。

他與碧姬在甲板上伏下來，因爲這時，飛機上那二個人仍然在作最後的努力，拿輕機槍的那人還是帶着機槍，而把機槍提起來，向遊艇方面掃射。人一面在沉下去，却還是一面顧着開槍。不過因爲角度的關係，司馬洛與碧姬一伏下了之後，他們的掃射，就根本不可能有什麽威脅了。

「從來沒見過這麽不自量力的人！」碧姬冷冷說，「其實，在目前這樣的情形下，他們應該做的事情是向我們求饒！」

「不錯！」司馬洛說，「這樣一下掃射，大大影响了他們求饒的機會了。不過，我是打算饒恕他們的！」

「有什麽理由不該把他們殺掉嗎？」碧姬咬着牙問道。

「最大的理由就是我不忍心殺死毫無抵抗的人！」司馬洛說，「而且此外，他們活着送上法庭，這是最好的懲罰。陶金倫這種人，假如判死刑也是太便宜了。最好是判終身監禁，讓他在監牢裏，想着外面有多少可以讓他巧取豪奪的東西，但是他却無法到手。」

「似乎陶金倫的一生命運都操縱在你的手上了，」她吃吃笑着，「但是假如你還不把船開過去，他可能會淹死的，那時又太便宜他了！」

這時飛機已經完全沉了下去，那人也不得不停止掃射了。沒有站立的地方，那挺輕機槍成爲了很大的負累，他不能不棄掉，否則就會給那沉重的機槍拖下水底了。兩個人一面踏着水，一面掙扎着把頭盔眼罩以及飛行衣脫下來，以便自己比較容易浮着。

司馬洛站起來，從容地走過去起了錨，然後把遊艇開動。這種遊艇雖然巳經是滿身彈孔，但是機件並未受到影响，所以是仍然可以操縱自如的。

現在，先前沉了的那兩組船上的人都游完了，不見了。但是，即使他們知道老拍檔在此遇難，他們亦不會回頭來相救的。附近的海面上祇剩下了陶金倫與他的助手在飄浮着，掙扎着。

看見司馬洛那艘遊艇駛過來，陶金倫與那人的第一反應就是慌忙轉身，游泳逃走。雖然明知道游泳是絕對快不過船行的，他們還是拚命地游，不肯停下來。他們終於給追上了，遊艇到達了身邊。

「好了。」司馬洛提高聲音叫道：「你們別逃了！」

兩個人這時才放棄游泳而停了下來。陶金倫偏轉身，看見司馬洛手中槍的槍咀就對着他。他的眼中充滿了恐懼，連忙一轉身就潛進了水底。但是沒有用，他是不能永遠留在水底的。當肺中的空氣用完了時，他就無法不回到水面上來了。

他看見司馬洛的槍對着他。「不要！」他連忙高擧兩手求饒，「不要開槍！」

司馬洛哈哈笑起來：「現在，你也要求我了！」

「上來吧！」他的同伴說，「他們並不打算殺你的！」這時，陶金倫才發覺，原來他那個同伴也已經在船上了。於是他游向船邊的繩梯。沿着繩梯爬上船。他仍然恐懼地擧着雙手，生怕司馬洛扳動槍機，就因爲司馬洛的槍是對着他，他是那種人，專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

司馬洛故意把手中的槍動了一動，陶金倫差點又掉回海中了。他又哀求起來：「不，不要開槍！不要！」他簡直要哭出來似的。處於劣勢的他，變得胆小而缺乏大將風度了。他的豪氣巳不知何去。

司馬洛的咀唇不屑地歪着，擺擺頭：「我才不會殺你，而且，我將來不會來探監的——在你死之前！」

「我……我們可以談談的！」陶金倫囁嚅着說，「我可以給你很優厚的條件。錢……不是問題！」

「現在方來談，不是太遲一點了嗎？」司馬洛冷笑，「以前我曾經來找過你，你却不接受，現在才來談太遲了！」他擺擺槍說，「碧姬，把他們縛起來吧！」

碧姬早巳拿了繩子上來。她是個善知人意的女人，而且她亦是一個熟行的女人，面對着這種情形也是不會毛手毛脚的。

陶金倫與他那個助手在司馬洛的槍咀監視之下無法妄動，而且他們的身子是濕淋淋的，也是不大方便動作，也祇好束手就縛了。縛好了之後，司馬洛就把船開動，向岸上進發。

在途中，他們祇是遭遇過一次意外，就是有一架飛機在空中飛過，這飛機與陶金倫那一架是相同的，很可能正是陶金倫召來的，而且說不定飛機上正是帶備着炸彈或者汽油，但是這架飛機假如是的話，它却並沒有執行它的任務，因爲陶金倫和那個助手就給縛在甲板上，飛機低飛的時候可以看得很清楚，這架飛機在空中盤旋了數匝，終於束手無策而飛走了。

很可能這架飛機是會與地面聯絡，安排一些人在路上實行截刼的。很可能有很多人在岸上等着他們登岸的。不過，假如是這樣的話，這個計劃也沒有可能實行了，因爲半途中碰到一艘水警輪經過，司馬洛與碧姬連忙與水警聯絡，於是他們便在水警輪的保護之下登岸，而岸上巳經有大隊警探如臨大敵地在等待着。

怎麽有勢力的人，都不能够在這種情形之下做什麽古怪的。

這之後，事情就張揚開來了。發現了如此貴重的寶物，那是一件非同小可的事情。自然人人都垂涎，但是這樣的事情則是張揚還好過守秘密的，人人都知道，那就更難有什麽人敢來做手脚，亦沒有辦法做手脚。果然，經過了一番的法律手續之後，司馬洛與碧姬就用不着親自動手了，祇要聘請職業的潛水人員下去找。

他與碧姬可以過着溫馨甜蜜的時光。

× × ×

三個月之後，司馬洛在市中心一家大酒店的天台夜總會中，佔着一張最好的桌子，呷着酒，等着碧姬。他是約了碧姬在這裏見面的。但是，當時間到了時，碧姬的人却沒有來，祇是由侍者送來了一封信。那信是碧姬寫的。信的內容很簡單。她說，事情巳經結束了，古物巳經全部起回，司馬洛應該得到的錢巳經存進了他的銀行戶口，她的任務巳經完成，因此她也沒有需要逗留在此了。他看到這封信的時候，她巳經在飛機上，飛同南美洲去了。她很抱歉用這個方式分手，但，她實在不喜歡那種難捨難離的場面。

司馬洛聳聳肩把那封信撕掉了。這個結局，他實在亦是並不感到意外的。

而且現在這個多情種子的司馬洛，注意力又被另一個女人吸引了。那美麗的女人獨自坐在一角落裏，似乎她約好的友人失約了。她的幽怨的神情顯示出這一點。

司馬洛奇怪是哪一個傻瓜會錯過這樣一個女人。他不時看着她，巳經在盤算着如何結識這位美女。

以他這個有辦法的人，應該是不難的。連陶金倫他都可以擊敗！（全文完）



## 奇招絕技

# 風擺殘荷

麥海雲

學習太極拳的人，都知道這種拳術不單是能够養生保健，同時可以自衞。如果靠太極拳自衞，一定要將那些拳脚打得非常純熟，還有一股強大的勁，不管你把它說做硬功抑或內勁，總之，渾身是勁，然後能够將太極拳精微地方發揮出來。

隨便談談吧，楊露禪這一代宗師，在北京敎授親王的武藝，所敎的全是軟功，太極門裏面有幾套練功的招式，以及太極拳本身，又加上太極劍，太極槍之類，全係軟綿綿的，親王覺得那些拳脚太過柔軟，未必實用，某天，他閒來無事，跟楊露禪交談之際，說：「宮中近日來了一名擅長摔角的大力士，乃係蒙古摔角拳師之一，叫做蒙加，此人力大如牛，肌肉雄厚，能攻能守，如果他跟你作友誼比賽，落塲玩玩，講明點到即止，你有沒有胆跟他交手呢？」

楊露禪笑道：「親王，我早巳對你說過，太極門的招式係借力出擊，四兩搏千斤，他氣力再大，只是懂得撲攻，無法消解我的拳脚，仍是必輸，如果你想看看硬功跟內勁的分別，最好請他到營帳前面的空地交手，只係幾個人站着看看，切勿驚動各人，否則他打輸了覺得面目無光。」

既然楊露禪說得這樣有把握，恭駱親王聽了，喜形於色，立刻答應，派人通知蒙加大力士到來。

蒙加眞的非常雄壯，站在前面有如一座天神，兩人講好了是友誼比賽性質，僅有八個皇族的高官在旁欣賞，雙方不准用毒招，兩人還未交手之前，在旁欣賞的人都替楊露禪捏一把汗，認爲他無法對抗，怎料交手的三幾個回合，各人看呆了一雙眼，只見楊露禪貼住對方的身體轉來轉去，任由那個大力士如何威猛，總是無法打中他，這種情況反映出楊露禪手下留情，因爲他多次繞到對方的背上，準可以一拳一掌，擊中對方的要害，使這傢伙倒下來，但却沒有這樣做。苦鬥了三十多個回合，蒙加大力士渾身是汗，突然看準了機會，有如一頭猛虎，向對方正面出擊，雙手齊出，抓向楊露禪中上門，即是說，楊露禪的眼睛口鼻以及左胸同時受擊，各人認爲楊露禪無法閃避，非輸不可，怎料楊露禪忽然整個身體向後靠去，上半身往下一沉，隨即起脚，那個大力士來勢極猛，無法站穩，向前抓的一雙手落空，小腹中了一脚，整個被踢高幾尺，然後跌下地來，雖然他沒有跌傷，公證人巳經判他輸掉，因爲楊露禪手下留情，如果那一脚係用撩陰腿，或穿心腿的脚法出擊，他就一命嗚呼，故此判楊露禪獲勝。

蒙古大力士蒙加也明白這一層道理，點頭表示佩服，隨即走開，事後楊露禪對親王說：「這一招叫做風擺殘荷，表面上看來，似乎十分平常，可是，對方使勁撲來，把他踢倒，那就等於借力去踢，他撲攻的力量愈是沉重，就跌得愈加厲害，這種招式就係四兩搏千斤，我多次繞着他的身體轉動，沒有發招，無非想誘惑他傾全力急攻，乘機施展這一類的脚法取勝。」

千乘萬騎一劍香

# 仗智探魔巢 一言判曲直

秦紅・文

## ・前文提要・

前文書至俞立忠和史家典在牢獄中奕棋，獨眼神丐東方月在旁觀戰，俞立忠用傳音入密之法和獨眼丐交談，求他帮助自己逃出牢獄，獨眼神丐答應俞立忠的要求，並按照他的吩咐去做，在俞立忠別出心裁的巧妙安排下，俞立忠果然在準備受刑的那一天脫出樊籠，但却因史家典的忽然來到而暴露了俞立忠的行藏，武當，華山弟子立即羣起而攻，把俞立忠團團包圍住，以俞立忠的一身武學來說，他完全可以打退這批人的圍攻，但俞立忠又不想殺傷兩派的弟子，正當情勢危急之際，武當派的古風道長忽然喝止大家住手，原來是四海同心盟的葛懷俠來到了，衆人一時不禁爲之驚呆，而俞立忠却是高興萬分……

## 總壇在姥山

不久，手銬脚鐐取到，蓬萊仙翁葛懷俠伸出雙手：「掌敎請將老朽鎖起來！」

古風道長怔道：「盟主此擧何意？」

蓬萊仙翁葛懷俠道：「老朽願以這條老命換俞特使一命，使得麽？」

古風道長不禁面孔發赤，尷尬地道：「老朽絕無挖苦掌敎之意，老朽只是覺得同心盟巳錯殺過俞立忠一次，現在不能再有第二次的錯殺發生，因此願以一命換一命，假如掌敎認爲老朽之命尚值得與俞立忠一換，即請將老朽鎖銬起來吧！」

古風道長吶吶地道：「盟主請聽貧道細說，俞立忠——」

蓬萊仙翁葛懷俠搶嘴斷然道：「俞立忠是百年來僅見的天縱奇才，又是一個正直無私的好青年，他死不得！」

古風道長苦笑道：「盟主敢保證俞立忠不是殺害敝派掌敎之人？」

蓬萊仙翁葛懷俠頷首道：「敢！所以老朽情願替他一死！」

古風道長歛目慨然道：「貧道豈敢這樣做！」

蓬萊仙翁葛懷俠道：「那麽，老朽要將俞特使帶走，任何人也不得阻撓！」

古風道長默然半晌，抬目微笑道：「要是貧道等不答應呢？」

蓬萊仙翁葛懷俠冷笑道：「你們要動武也可以，但老朽絕不出手抵抗！」

不出手抵抗，那就是當他帶走俞立忠時，如有人動手阻撓，向他刺出一劍，那一劍便可將他刺死，這如何使得呀？

古風道長不由眉頭一皺，大感左右爲難了。

蓬萊仙翁葛懷俠催促道：「掌敎即請做個决定，看是要把老朽鎖銬起來，抑是要讓老朽把俞特使帶走！」

古風道長沉吟有頃，忽然轉對華山派的天劍尹千發說道：「尹大俠，貴派掌門人未到，你可代表貴派提出意見！」

天劍尹千發皺眉不語，他心裏雖不願意放走俞立忠，可是若要他殺死四海同心盟的盟主，那是想都不敢想的事，因此聽了古風道長的徵詢，他也遲遲不知如何回答。

蓬萊仙翁葛懷俠等了片刻，見兩派都未表明態度，於是開口道：「貴二派再不做個决定，老朽可要把俞特使帶走了！」

古風道長和尹千發仍是一副不知所措之態。

蓬萊仙翁葛懷俠輕哼一聲，遂轉對俞立忠道：「俞特使請過來！」

俞立忠應聲走了過去。

蓬萊仙翁葛懷俠招招手道：「我們走吧！」

語畢，拉起俞立忠的手，擧步向前院走去。

無論如何，他們武當華山二派胆子再大，也不敢對一位主持四海同心盟的盟主下手，因此在塲衆人，包括前來參加奠祭的四五百位武林人士，沒有一人敢出面阻攔，全都呆呆的望着他們離去。

走出了韜光山莊的蓬萊仙翁葛懷俠，立刻施展縮地術，邁着瀟洒的步履疾速下山，俞立忠隨後跟着，轉眼下了南五台，蓬萊仙翁葛懷俠忽的停步笑問道：「俞特使可有尚未辦完之事？」

俞立忠含笑答道：「有的！」

蓬萊仙翁葛懷俠道：「那麽該向哪方向走？」

俞立忠道：「向前，目標是長安眞元觀！」

蓬萊仙翁葛懷俠「哦」得一聲，也不問情由，立即飛步便走。

俞立忠趕上一步，與他併肩而行，邊走邊由懷中取出一面小銅鏡，遞給蓬萊仙翁葛懷俠笑說道：「東方特使請收回這東西！」

蓬萊仙翁葛懷俠收下小銅鏡，縱聲大





葛懷俠伸出雙手，讓古風道長把他鎖起來。

笑道：「哈哈哈，久聞『一劍震武林』精明如神，老叫化於今信矣！」

原來，這位蓬萊仙翁葛懷俠竟是第十一號金衣特使獨眼神丐東方月喬裝的！

俞立忠淡淡一笑道：「東方特使謬獎了，今天若非承蒙帮助在下只怕不容易衝出韜光山莊呢！」

獨眼神丐東方月朗笑道：「得了，你俞特使的智計可賽諸葛，沒有老叫化，一樣可以安然逃出，現在請先回答老叫化一個疑問——你是怎麽看出老叫化來的？」

俞立忠笑道：「第一：葛盟主雖是功參造化，他在接到通知後，也無法在剩下七八天內趕完兩千多里路來到韜光山莊；第二：即使他能够趕到，那也是疲倦得要死，不可能毫無疲困之色；第三：在下要說對不起東方特使的話了！」

獨眼神丐東方月哈哈笑道：「你說吧，老叫化絕不在乎！」

俞立忠道：「第三：東方特使的易容術雖甚精湛，然而在眼上那隻假眼終嫌不够靈活——」

獨眼神丐東方月大笑道：「一點都不錯，可笑武當派那些牛鼻子眼力差勁，跟老叫化面對面講了半天的話，竟未發現老叫化的缺陷！」

俞立忠微笑道：「第四——」

獨眼神丐東方月一怔道：「嗄，還有第四？」

俞立忠點頭笑道：「是的，第四：葛盟主並非神仙，他剛剛趕到韜光山莊，怎會知道在下於受禁錮期間，手脚曾戴着手銬脚鐐，而一到就要武當掌敎派人去將那兩副手銬脚鐐帶來？」

獨眼神丐東方月不由搖頭歎息道：「唉，老叫化自以爲天衣無縫，不想竟是毛病百出！」

俞立忠笑道：「不過，東方特使會想到化裝葛盟主來替在下解厄，確也是在下料想不到之事！」

獨眼神丐東方月道：「前晚，老叫化誘史家典往終南山奕棋原想按照你的囑咐拖住他，那想到老叫化的棋臭得很，不消一刻就被他捉了一條大龍，一天下完三局棋，日頭還高高掛在天上，史家典一看老叫化遠非其敵，也就提不起興趣，說要返回山莊參加奠禮，老叫化也担心你逃不開封數，遂放他走路，然後老叫化就喬裝盟主隨後趕回來，哈哈，想不到你俞特使果然有一套，你向老叫化借銅鏡及託老叫化引誘史家典離開韜光山莊，原來是要化裝史家典愚弄他們，這個計策，眞是絕妙透頂！」

俞立忠笑道：「那手銬脚鐐堅固無比，非人的掌力所能震斷，所以在下只好設法叫他們自動替我打開了！」

說到這裏，兩人已走過十多里路，眼前來到一座土坡的轉彎處，俞立忠一見對面有一座石橋，立刻加快脚步跑過去輕聲道：「東方特使，我們到橋下去坐坐！」

石橋下是一條乾涸的河道，俞立忠跳落河床，彎身走入橋下，在一顆圓石上坐下來。

獨眼神丐東方月隨後跳下，坐在他身邊，輕笑道：「俞特使可是要看看有沒有人跟踪？」

俞立忠點頭笑道：「正是，在下雖巳逃過了一刦，但是否巳逃過另一批敵人的監視，却還是個疑問！」

獨眼神丐東方月含笑點了點頭，遂不再開口說話。

兩人就在橋下閉目靜坐，聽見有幾起人由橋上經過，俞立忠就偷偷探頭去看結果均非可疑人物。

看看日將西墮，獨眼神丐東方月低聲問道：「還要觀察多久？」

俞立忠道：「再等一等，只要有一輛空馬車由此經過，我們就走！」

獨眼神丐東方月微詫道：「俞特使要一輛馬車幹麽？」

俞立忠微笑道：「一輛馬車，可以帮

助在下找到『老山主』的總壇所在地！」

獨眼神丐東方月不解地道：「一輛馬車就能帮助你找到『老山主』的總壇所在地？」

兪立忠笑道：「是的，不過並無百分之百的成算，所以東方特使看下去就明白了。」

暮烟蒼茫的時候，他們終於聽出有一輛空馬車正向石橋上駛來，兪立忠探頭一看，見駕車的是個三十來歲的痲臉車伕，於是一躍而出，擋之橋上擧手喊道：「老兄，請停一停！」

那馬車伕急把車子勒停，問道：「兩位要搭車麽？」

兪立忠道：「正是，你的車子是空的吧？」

那馬車伕答道：「是的，在下今早載送一批貨物去西坪口，此刻正要趕回長安去！」

兪立忠道：「好極了，我們兩人要去長安城外的眞元觀，搭你便車如何？」

馬車伕道：「可以，只要兩位不嫌車子髒。」

於是，兪立忠便和獨眼神丐爬進車篷內，這輛馬車不是載客用的，是以車篷內沒有座位，但也不是很髒，兪立忠把後面的篷布拉下，靠近前面坐定，只聽那馬車伕喝吆了一聲，馬車便向前馳去。

「老兄，你是長安人？」

「是的。」

「長安城內或是城外？」

「城內，靠近玉匣內的建安里。」

「噢，我記得那建安里住着一位有錢的員外，他名叫……」

「董金臣！全城有名的吝嗇鬼，去年他兒子被強人綁了去要他拿五萬両銀子去贖人，嚇得他差點去上吊，後來還是城中『萬象鏢局』的衛總鏢頭替他把兒子尋回來，聽說那衛總鏢頭只拿了他五千両銀子的酬金，可是他還像被挖去了一塊肉那麽痛，逢人便說那衛總鏢頭沒良心，敲了他的竹槓！」

「哈哈，你老兄見過那位衛總鏢頭沒有？」

「沒有，在下一個馬車伕那有資格見到他！」

「別客氣，實不相瞞，區區便是一劍震武林衛濤！」

「啊，你是……你就是那位……衛總鏢頭？」

「不錯！」

「在下有眼不識泰山，失敬之至！」

「那裏，我沒甚麽了不起啊！」

「不，簡直太了不起了，噢，對了，衛總鏢頭，你既是『萬象鏢局』那位衛總鏢頭，剛才怎麽說不記得建安里那個董員外的名字？」

「我不是不記得，其實我是在試探你老兄是不是眞住在長安城的建安里！」

「嘖，衛總鏢頭眞會開玩笑，您只要去建安里打聽一下，凡是販伕走卒，沒有一人不認識我李大痲子！」

「李兄爲人豪爽，我看得出來！」

「過獎過獎，衛總鏢頭今後有用得着我李大痲子的地方，只管吩咐一聲，我李大痲子別的不行，開車倒是比別人在行一點！」

李兄一天可賺幾個錢？」

「不一定，生意好，有時一天可賺一両！」

「這輛馬車是李兄自己的吧？」

「是的。」

「我包租半個月，給你三十両銀子，如何？」

「可以，衛總鏢頭要這車子載甚麽東西？」

「人，就是我們兩個！」

「哦，衛總鏢頭要上何處去？」

「皖中附近。」

「這可是一趟遠路啊。」

「李兄如覺酬金太少——」

「不，在下十分願意爲衛總鏢頭効命，只是在下城裏有家小，動身之前想回家去關照一聲……」

「這是應該的，不過李兄只可說接了一筆生意去皖中，千萬不能說是要載送衛某去的！」

「好的，衛總鏢頭打算何時動身？」

「今晚就走，你先送我們到達眞元觀，然後你就回城去關照家小，順便帶幾件準備換的衣服，最好能夠立刻出城，我們仍在眞元觀等候你。」

「好，就這麽辦！」

天將黑時馬車馳至長安城外的眞元觀外，兪立忠先付給李大痲子十五両銀子，指定了等候他回來的地點，然後與獨眼神丐東方月走入眞元觀大殿。

兪立忠指着殿地上許多乾血漬，向獨眼神丐笑道：「這些便是在下流的血，那時艾南村和艾北村就把在下放落在這個地點……」

說着，走到一堵殿壁下坐下，閉上眼睛，開始回憶當晚被艾北村抱入眞元觀前所走的路綫。

獨眼神丐東方月頭腦也精靈得緊，一見兪立忠閉上眼睛，立知其意，開口笑問道：「兪特使可要老叫化帮忙？」

兪立忠取出汗巾把自己的眼睛蒙起來，答道：「好，東方特使請將在下抱起向觀外奔出，施展六成脚力即可！」

獨眼神丐東方月依言上前將他抱起，飛步往觀外奔出來。

「好，慢慢向右跑！」

「現在筆直向前跳一大步——脚下是甚麽？」

獨眼神丐東方月笑道：「一條小溪，哈哈，兪特使你倒記得很清楚啊！」

兪立忠默默計算着，估計已到當晚被抱出馬車廂的地點，便開聲道：「好，停了！」

獨眼神丐東方月即時停下脚步，把他放落地，笑道：「哈哈，看來一點都不差呢！」

兪立忠解下汗巾，睜眼一看，發現置身於一處道旁的樹林下，不禁大喜道：「對！一定是這地方，等下我們就從這裏動身！」

獨眼神丐東方月笑道：「兪特使打算再在馬車中躺十四天？」

兪立忠點頭笑道：「正是，只有這樣在黑暗中摸索才能找到他們的總壇！」

獨眼神丐東方月道：「由此動身，要



在十四天內到達皖境，恐怕還要換幾次馬呢。」

兪立忠豁然道：「不錯，那次他們共換了五匹馬，我們沒有馬可換，這如何是好？」

獨眼神丐東方月問道：「他們都在何種地點換馬？」

兪立忠道：「在下只看見過兩次，好像都在鎭外，至於那些地名叫甚麽，在下毫無所知。」

獨眼神丐東方月道：「不打緊，到了你認爲該換馬的時候，我們再在當地想辦法好了。」

兪立忠點點頭，環顧周圍環境，說道：「等下李大痲子的馬車必會由此經過，我們就在這裏等他吧！」

兩人在樹林下坐了一會，李大痲子已駕車馳至，李大痲子急將馬車勒停，驚訝道：「衛總鏢頭下來很久了吧？」

兪立忠道：「不久，我知道你會由此經過，所以走下來等你。」

李大痲子由車座下的木箱中取出一包食物，遞給兪立忠道：「兩位大概尚未吃晚飯，這是在下剛在城裏買的包子，兩位乘熱吃些吧。」

兪立忠大喜，道謝接過，隨與獨眼神丐爬進車篷內。

車篷內已打掃乾淨，而且還鋪着一張草蓆，兪立忠十分高興，探頭向李大痲子，笑道：「李兄，多謝你設想週到，不過我要先聲明一句，這趟路必須日夜連程，非常辛苦呢！」

李大痲子笑道：「沒關係，能有機會爲衛總鏢頭効勞，再苦也樂意！」

兪立忠道：「途中要換五匹馬！」

李大痲子一拍胸膛道：「大江南北，沒有一家馬場我不認識，都包在我身上好了！」

兪立忠正爲換馬担心，聞言喜出望外，又道：「還有，要停要走，要快要慢，都得聽我吩咐！」

李大痲子應道：「當然，一切悉聽尊便！」

兪立忠於是縮回頭，解開紙包，就在車中與獨眼神丐慢慢吃着包子，吃完包子，估計已到出發的時刻，便再取出汗巾把眼睛蒙起來，在草蓆上躺下，開聲道：「李兄，可以走啦！」

李大痲子登上車座，問道：「往哪方向走？」

兪立忠道：「東南方！」

「叭！」一聲鞭响，車輪登時發出「轔轔」聲滾動了！

一路上，兪立忠憑着記憶和感覺指揮着馬車前進，居然一路都有「路」可走！

次日一早，兪立忠感覺巳到換馬地點，乃開口道：「停車！」

馬車嘎然而停。

兪立忠問道：「李兄，這是甚麽地方呢？」

李大痲子答道：「藍橋鎭外！」

兪立忠道：「好，這裏換一次馬！」

李大痲子跳落地，說道：「鎭上有家『千里駒』驛行，裏面的伙計都是我的好朋友，我把這匹馬牽去跟他們換一匹，可以不必付租金！」

他說到末了，伸手撩開車篷篷布，一見兪立忠蒙着眼睛躺在車內，不禁神色一愕，詫聲道：「咦，衛總鏢頭怎麽蒙着眼睛？」

兪立忠坐了起來，含笑道：「我巳經蒙住一天晚上了！」

李大痲子駭然道：「我的天，衛總鏢頭蒙着眼睛在指揮在下的車子？」

兪立忠笑了笑道：「不錯，還沒有走到死路上去吧？」

李大痲子驚惑不置，叫道：「怪事！怪事！衛總鏢頭眼睛看不見，竟能指揮路綫，這是哪一門的功夫呀？」

兪立忠道：「你先去換馬，回來我再告訴你——記住別把我坐你馬車的事洩漏出去！」

李大痲子知道他定是在辦一件大案子，當下不敢怠慢，走去解開轠繩，牽馬匆匆而去。

獨眼神丐東方月笑道：「兪特使這種在『黑暗中摸索』的法子果然很靈光！」

兪立忠笑道：「敝師祖限令在下在三個月內找出『老山主』的總壇所在地，現在三月之期只剩下二十三天，再不把『老山主』的總壇找出來，敝師祖就要取笑我了。」

獨眼神丐東方月道：「如果沒走錯，十三天後即可到達『老山主』的總壇，剩下八九天時間回同心盟也相當緊迫哩。」

兪立忠道：「正是，所以還請東方特使多多帮忙！」

獨眼神丐東方月笑道：「甚麽話，老叫化也是四海同心盟的金衣特使呢！」

兪立忠道：「但在下要請東方特使帮忙的事，只恐有辱東方特使的身份。」

獨眼神丐東方月哈哈笑道：「兪特使不是要老叫化帮李大痲子駕車？」

兪立忠道：「是的，李大痲子不是鐵打的漢子，我們應該給他睡眠。」

獨眼神丐東方月道：「沒問題，從今天起，白天由他開，老叫化負責晚上！」

話剛說完，馬蹄聲响到，李大痲子騎着一匹無鞍馬趕回來了！他將馬上了鞍轠，再度駕車前進。

這天中午，馬車又在兪立忠的命令下停止於某處，他也不問地名，先向李大痲子說道：「李兄，你去附近買些羊肉泡饃來吃好麽？」

李大痲子道：「好的，這地方距山陽縣不遠，大概可以買到羊肉泡饃。」

說罷，就去了。

獨眼神丐東方月笑問道：「兪特使喜歡吃羊肉泡饃？」

兪立忠道：「不是，那天艾南村在此給了我一碗羊肉泡饃吃，在下想對證一下，假如此地有羊肉泡饃而味道又相同的話，就證明路綫沒有走錯！」

不久李大痲子買得羊肉泡饃回來，兪立忠一嚐之下大喜道：「不錯，上次我吃到的正是這個。」

他於是把羊肉泡饃分給獨眼神丐和李大痲子，三人吃了後，隨又繼續上路。

日夜連程，一切按照當日的情形進行，到了第十一天的中午，馬車第三次換馬，兪立忠囑李大痲子換馬後，順便買些粉蒸肉回來，果然李大痲子買到了一包粉蒸

肉，他又喜歡又驚奇地道：「衞總鏢頭，您眞了不起，怎麼知道這地方有粉蒸肉賣呢？」

兪立忠笑問道：「這地方是武昌抑是沔陽？」

李大瘋子道：「沔陽，沔陽的粉蒸肉是最有名的了！」

兪立忠吃了幾片粉蒸肉，覺得味道與上次吃到的相同，心中高興極了，笑道：「還有三天四夜，還有三天四夜就可到地頭了！」

獨眼神丐東方月道：「那總壇的情形，兪特使大概知道一些吧？」

兪立忠道：「是的，它可能座落在某個湖中，因爲下了馬車後，還要乘船。」

獨眼神丐東方月道：「皖境的湖泊倒是不少，有洪澤湖，丹陽湖，南猗湖，巢湖，白兔湖及東湖西湖等，兪特使認識爲那個湖較有可能？」

兪立忠道：「上次在下跟踪艾北村去到巢湖，見艾北村乘漁船而去，以爲對方總壇設在巢湖中的姥山，但結果是落入艾北村的圈套，被擒後，他們把在下的眼睛蒙住，裝入一輛車走了一天一夜，下車後又乘了約莫頓飯工夫的船方才到達他們總壇，因此他們的總壇不是在白兔湖便是在丹陽湖！」

獨眼神丐東方月沉思道：「丹陽湖中有山，可能他們的總壇就在丹陽湖中，不過，此地距丹陽湖還遠得很，只怕三天四夜的時間趕不到呢。」

兪立忠道：「是啊，所以也可能是白兔湖，但白兔湖好像沒有山……」

獨眼神丐東方月笑道：「所以，看情形，還是按照兪特使的『感覺』前進較爲可靠！」

兪立忠笑道：「對，李兄，又是該起程的時候啦！」

李大瘋子應聲揚鞭，馳車前進。

又一個夜晚過去了。

第十二天早上，兪立忠感覺又到了停車的時候，便吩咐李大瘋子停車，解下眼上汗巾，向獨眼神丐笑道：「在下要下車去找一件物證，若然找到，就表示我們此行路綫完全正確！」

說着，跳出車座，環顧周圍環境，發現置身於樹林茂密的道旁，當下舉步往林中走入。

這片樹林極廣，他尋覓甚久才找到物證，及滿懷喜悅的回到馬車，笑道：「一點都不錯，在下找到那物證了！」

獨眼神丐東方月問道：「兪特使的『物證』是甚麼？」

兪立忠笑道：「說來很髒，是一堆乾屎！」

獨眼神丐東方月一怔，接着啞然失笑道：「哦，兪特使上次曾在此地出恭！」

兪立忠道：「正是，出恭時，艾南村和艾北村左右陪伴，是一次氣派雄壯的出恭！」

獨眼神丐東方月大笑道：「哈哈，兪特使的花樣眞是層出不窮，那艾南村和艾北村想來也是武林罕見的高手，他們在服侍兪特使出恭時，必然滿心不是味道！」

大笑聲中，馬車又前進了。

日出日落，終於第十四天的行程，轉瞬間又走完了！

這時正是三更半夜，也正是當日兪立忠被帶出「老山主」的總壇登上馬車的時候！

兪立忠頗爲緊張，扯下眼上的汗巾，向駕車的獨眼神丐低聲道：「東方特使，到了！」

獨眼神丐東方月掉頭望他，滿臉詫異地道：「到了？兪特使自信就是這個地方麼？」

兪立忠以堅決的語氣說道：「不錯，正是這地方！」

獨眼神丐東方月驚訝道：「這……這倒奇了，怎麼會是這地方呢？」

兪立忠因爲他剛剛扯下汗巾，視力尚未恢復，聞言急問，道：「這裏是甚麼地方？」

獨眼神丐東方月道：「巢湖，你兪特使曾經落入圈套的巢湖！」

兪立忠一呆，不覺失聲道：「呀，是巢湖？」

不錯，這是一件最奇怪的事，那次他在巢湖中被東海七蛟打暈，醒來時人在馬車中，馬車走了一天一夜才到達敵方總壇，現在他憑着當日離開總壇進入馬車後的「感覺」一路倒走回來，所經之路均極正確，怎的到了當日上車的這個地點，竟會是巢湖！

這一來，行程不是差了一天一夜麼？

## 採取破敵計

兪立忠並非呆瓜，他略一思索後，便已明白了一切，不由吃吃輕笑起來。

獨眼神丐東方月訝道：「噫，你在笑甚麼？」

兪立忠低聲道：「繼續前進，不要靠近巢湖，慢慢掉頭南下！」

獨眼神丐東方月知他有所發現，於是繼續趕車向前，依言慢慢向南方，漸漸離了巢湖。

馳過三四里，獨眼神丐東方月見未發生事故，乃回頭撩開篷布簾，向車篷中的兪立忠問道：「兪特使發現了甚麼？」

兪立忠笑道：「發現了敵方總壇所在地！」

獨眼神丐東方月驚訝地道：「在巢湖麼？」

兪立忠答道：「不錯，在巢湖的姥山上！」

獨眼神丐東方月臉上仍帶着驚惑，說道：「可是你說上次在巢湖被擒後，敵人曾用馬車載着你走了一天，之後又乘船過一段水路方才到達敵方的總壇，怎麼他們的總壇會是在巢湖上？」

他說完後，忽然一拍大腿，哈哈笑道：「對，老叫化明白啦！」

兪立忠暗暗佩服對方思想之敏捷，當下咧嘴笑道：「是的，他們把在下的眼睛蒙起來，然後用馬車載着在下繞了一個大圈子，最後又回到巢湖，哈哈，這法子倒相當高明，可惜他們沒有計算到我會從『黑暗中摸索回來』，哈哈……」

他的笑聲，驚醒了正在睡夢中的李大瘋子，他一骨碌爬起來，眨着惺忪睡眼問道：「甚麼事？甚麼事？」



兪立忠拍一拍肩膀笑道：「沒什麼，我們快要下車了。」

李大瘋子一哦道：「地頭到了麼？」

兪立忠點頭道：「正是，我們要在盛家橋下車，盛家橋快到了！」

說着，由懷中取出了二十兩銀子，遞給他說道：「你這一趟很辛苦，多給你五兩！」

李大瘋子道謝收下，問道：「衞總鏢頭幾時回長安？」

兪立忠說道：「不一定，短時間內大概不會回去。」

說話間，盛家橋到了。

獨眼神丐東方月回頭問道：「兪特使，要在鎭上停還是鎭外？」

兪立忠道：「此地距巢湖不遠，說不定鎭上有敵人的眼綫，看來還是到鎭外下車吧。」

馬車駛過盛家橋，來到一望無垠的荒野上，獨眼神丐東方月將馬車停在道旁樹下，跳下地，把馬鞭交給李大瘋子道：「老弟，此去向西有個金牛鎭，你可以去那邊投宿客店！」

李大瘋子應着接過馬鞭，向兪立忠和獨眼神丐道了別，立即登上車座，揮鞭向西疾馳而去。

目送馬車在黑夜下消失後，兪立忠便與獨眼神丐走離道上，進入一片密林坐下，後者伸腿舒了一口氣問道：「現在我們要怎樣潛入敵方的總壇？」

兪立忠搖頭道：「不，我們連巢湖都不能走近一步！」

獨眼神丐東方月愕然道：「這是爲什麼？」

兪立忠道：「在巢湖上捕魚的人，沒有一個不是『老山主』的嘍囉，我們一走近巢湖，難免被他們發現，這且不說，即使我們能潛入敵人的總壇，也萬難逃脫出來！」

獨眼神丐東方月道：「老叫化的水底功夫自信還不錯，我們可以不需乘船，潛水登上姥山，再潛水回來！」

兪立忠笑道：「可是上了姥山後，就別想逃下來了！」

獨眼神丐東方月說道：「敵方很厲害麼？」

兪立忠點點頭道：「正是，那艾家四兄弟技藝雖極不凡，我們兩人打不過還逃得了，但是那十二煞星，他們中只要出來一個，就够我們受了！」

獨眼神丐東方月心頭一震駭然道：「啊，那昔年震驚天下武林十二煞星此刻都在姥山上？」

兪立忠又點頭道：「是的，除了已死的『武魔』濮陽鴻飛，其餘十一煞，大半都在姥山上！」

獨眼神丐東方月倒抽了一口冷氣，聳聳肩道：「我的天，果眞如此，那我們即使把同心盟的其餘八位金衣特使請來，也不够敵人的一頓點心呢！」

兪立忠凝容道：「所以，我們盟主正在邀集十二武曲星重出武林與之對抗，十二武曲星不出，我們同心盟是無法與敵人一搏的！」

獨眼神丐東方月問道：「那麼，現在我們該怎麼辦？」

兪立忠道：「那天敝師祖限令在下三個月之內找出敵方的總壇，現在距限期只剩下八天，在下決定按照計劃趕回同心盟覆命，並向同心盟解釋武當華山二派掌門人被殺之眞相，假如在下猜測不錯，武當華山二派大概又在同心盟控告我了！」

獨眼神丐東方月道：「好，兪特使回同心盟覆命並請示機宜，老叫化在此監視敵人的動靜！」

兪立忠正是請他留下來監視敵人，聞言大喜道：「東方特使肯留下來監視敵人，那是再好不過，但切忌去招惹敵人，因爲——」

獨眼神丐東方月搶着道：「這個老叫化知道，老叫化絕不會去打草驚蛇的！」

兪立忠道：「最要緊的是提防他們突然搬家，我們好不容易找到他們總壇所在地，不能再叫他們跑了！」

獨眼神丐東方月頷首道：「那當然，剛才我們經過盛家橋，老叫化看見鎭上有間破廟，老叫化會把行踪寫在紙上，壓在神龕下，兪特使再來時，只稍拿開神龕一看便知。」

兪立忠起立道：「好，事不宜遲，在下打算乘夜趕一程，就此告辭了！」

獨眼神丐東方月起身抱拳相送，兪立忠一揖之後，身子隨之縱起，投入黑茫茫的荒野上……

× × ×

「砰！砰！砰！」

同心盟的議事廳上，蓬萊仙翁葛懷俠拍案三响，制止廳上的人語聲，然後一名司儀者起立宣布道：「大會開始，諸位代表如有提案，請即交來！」

整個議事廳上的各派代表們，以及坐在旁聽座位上的許多武林人士，幾乎同時把視綫集中到武當派的席位上去。

原來，今天的武當派代表們的席位上，赫然多了一個老道人——武當派新任掌敎古風道長！

誰都知道，目前隸屬四海同心盟的二帮三敎九門派的掌門人，如無重大事故，是不會輕易親臨同心盟的，而今武當掌敎古風道長之來，大家都知道是爲了他們武當掌敎古月道長被殺之事，所以現在大家的興趣焦點是：「他會怎樣壓迫同心盟主處置兪立忠呢？」

這時，武當華山二派的席位上，各有一位代表站了起來，手捧一張狀子走到盟主席前，將狀子遞給蓬萊仙翁身邊的一位文案，隨即退回席位坐下。

靜寂片刻，那位司儀者又高聲道：「哪位代表還有提案，請快提出來！」

全廳再無响應，蓬萊仙翁葛懷俠於是向身邊的那位文案點了點頭，那位文案隨之立起，手捧狀子朗聲唸道：「爲兪立忠殺害敝敎掌敎及獨眼神丐東方月助兇逃逸請求嚴懲事……」

兩張狀子，寫着同一件事，都是說兪立忠罪證確鑿，當他們要將兪立忠「正法」時，爲其使詭計逃脫，而帮助兪立忠逃走的是第十一號金衣特使，竟敢易容盟主出現韜光山莊，從容將兪立忠帶走，實屬胆大妄爲，應予革職云云……

聽完了狀子，衆人也等於明白了兪立忠當日逃脫的經過，許多兪立忠殺人抱着

懷疑態度的人，都爲兪立忠神妙的逃脫方法激賞不已，就連蓬萊仙翁葛懷俠也聽得滿面笑容，他心裏早就明白兪立忠絕非殺害武當華山二派的兇徒，而他對獨眼神丐化裝自己帶走兪立忠的事，不但不生氣，而且打定主意等他返回同心盟後，要大大的稱讚他一番！

就在那位文案唸完了兩張狀子時，窮家帮的代表雨丐突然站起發言道：「本席反對同心盟受理此案！」

這話一出，武當華山二派的代表們不禁全都勃然色變！

雨丐全無懼色，侃侃言道：「理由爲：不管兪特使有否殺害該二派掌門人，該二派在捕獲兪特使後，理應將之解來同心盟交由同心盟處理，但該二派並未這樣做，他們自作主張要將兪特使處死，只派一名快馬前來通知，而那名快馬到達同心盟時，距離十一月六日的日期只剩下八天，想來諸位都明白，八天的時間要由同心盟趕到韜光山莊，那只有神仙才能辦到，足見該二派無視於同心盟的存在，存心置兪特使於死命，現在兪特使逃走了，該二派在無能爲力之下才來同心盟提出控告，這是在利用同心盟而非尊重同心盟，因此本席反對同心盟受理此案！」

言之有理，因而登時博得滿堂掌聲！

「砰！砰！砰！」

蓬萊仙翁葛懷俠又拍案三響，制止了喧嘩，然後起立吐出平靜的聲調道：「適才窮家帮代表提出之意見，本應立付議決，唯對此一問題，老朽在此願有所闡明，四海同心盟之創立，目的在維護武林和平，至於與盟諸帮派願否對本盟表示尊敬，這是屬涵養的問題，本盟似不宜計較，換言之，凡是獲准加入同心盟的每一帮派，他們的提案本盟均應受理，不知諸位以爲然否？」

氣度泱泱，見解較雨丐的意見正確高超，大家沒有話說了。

不過，武當華山二派的提案雖獲准受理，但包括武當掌敎古風道長在內的二派代表們，却爲蓬萊仙翁所說的「涵養」兩字而臉紅耳赤，尷尬萬分！

蓬萊仙翁葛懷俠見沒有人再提出反對，於是又開口道：「現在，本盟就受理武當華山二派的提案，唯老朽認爲本案與十餘日前長白派所提出之指控相同，也許在座的武當掌敎對長白派之提案尚未知悉，老朽願把該案的處理情形講出來。」

微微一頓，繼道：「該案的情形是這樣的，在武當巳故掌敎古月道長被殺之前兩天，長白派『查家雙判』查子青查子明途經襄陽附近，在路上遇見了本盟第十三號金衣特使兪立忠，據稱兪特使在遇見『查家雙判』時，竟將『查家雙判』攔住，聲稱他新買了一把劍，欲與『查家雙判』試試，查家兄弟自覺與他毫無過節，故拒絕交手，兪特使竟出言侮辱，查家兄弟的老大查子青忍無可忍，乃與之動手，結果查子青不幸遭毒手，其弟查子明自然不肯甘休，欲與之拚命，但兪特使竟不予理會逕自揚長而去，之後長白派便具狀提出控訴，然長白派代表畢竟是一位明白事理之女傑，她後來也認爲以兪特使之爲人，必不致無端殺人，查家兄弟當日所遇者極可能是歹徒化裝蓄意嫁禍的行動，因此宓代表答應老朽請求，等兪特使返回同心盟後再作處置，現兪特使尚未回來，老朽覺得今天武當華山二派提出之控訴可與查子青一案併案處理，俟兪特使回來時一併進行審理，不知武當華山二派意下如何？」

被指控的「兇手」未到，事實也只好如此，蓬萊仙翁葛懷俠因武當掌敎親臨與會，故言詞十分客氣，那知武當掌敎古風道長却不滿意，立刻起立道：「無量壽佛，葛盟主之言極是，兇手未獲，本案自是無法處理，但貧道今天是要求同心盟對兪立忠及獨眼神丐東方月發出拘捕令，派人將他們捕回同心盟治罪，這點要求，希望葛懷俠盟主能够答應！」

蓬萊仙翁葛懷俠微微一笑道：「掌敎明察，兪特使及東方特使的罪狀未確定，老朽不能發出拘捕令！」

古風道長道：「目覩兪立忠殺人者，非僅貧道一人而已，葛盟主何謂之罪狀未確定？」

蓬萊仙翁葛懷俠道：「照本盟規約，凡經各帮派提出控告之人，應給予申辯之機會，是故本盟即使明知兪特使罪證確鑿，在其未返回同心盟前，只能把貴派提出之控訴當作一面之詞！」

古風道長不悅地道：「葛盟主主事公正，諒不致因兪立忠是本盟之金衣特使而有所偏袒吧？」

蓬萊仙翁葛懷俠道：「當然，老朽有無偏袒，在座諸代表均甚清楚，掌敎前來同心盟之前，似應先將同心盟之規章熟讀一遍才是！」

古風道長變色道：「貧道有哪句話說錯，請葛盟主有以敎我！」

蓬萊仙翁葛懷俠神色平靜地道：「好的，掌敎不應要求同心盟對兪特使發出拘捕令，只可要求同心盟召回兪特使！」

古風道長爲之滿臉通紅，沉哼一聲道：「那麽，貧道就要求同心盟立刻發出命令召回兪立忠！」

蓬萊仙翁葛懷俠道：「好，但爲了不使本盟金衣特使空跑一趟，掌敎能否先接受老朽的請求？」

古風道長不知他要說甚麽，便道：「葛盟主有話請說！」

蓬萊仙翁葛懷俠道：「老朽要求明天再派金衣特使下山召返兪特使，盼請掌敎能够法外施情。」

古風道長問道：「理由何在？」

蓬萊仙翁葛懷俠道：「三月前，老朽與兪特使押解敵方人物欲去鄱陽湖交換俘虜，途中遇見武翁房玄齡，他表示願代替兪特使之任務，而要兪特使尋覓敵方總壇所在地，老朽答應了，乃限令兪特使在三月之內完成任務，今天三月之期巳到，老朽相信兪特使在天黑之前即可回來，所以老朽希望等過了今天，如兪特使未返盟覆命，明天再派人下山，免得空跑一趟，掌敎意下如何？」

古風道長「嘿嘿」乾笑道：「貧道不相信兪立忠敢自動回到同心盟！」

蓬萊仙翁葛懷俠微笑道：「老朽却相信他一定會回來，不過掌敎如不答應，老朽可以立刻派人下山。」

古風道長毫不賣帳，决然道：「葛盟主請發出召喚命令吧！」



蓬萊仙翁葛懷俠點點頭，轉望在座的七位金衣特使一眼，凝聲道：「盧特使聽令！」

第八號金衣特使盧儀南應聲而起。

蓬萊仙翁葛懷俠道：「盧特使請即下山找尋兪特使，請他立刻返回同心盟！」

「是！」

流浪天使盧儀南答應一聲，施禮退席，走出議事廳，打算回房打點行裝。

但是，當他一步跨出議事廳的大門之際，却差點跟一個人撞了個滿懷！

「啊哎，兪特使你……你回來了」

一點不錯，站在他面前的，赫然正是兪立忠．

剎那間，整個議事廳騷動起來了，

蓬萊仙翁的推測果然不錯，兪立忠終於在三月期限的最後一天回到了同心盟——古風道長又臉紅了，

「兪立忠回來了，」

「兪立忠回來了！」

旁聽座位上的武林人士情不自禁的歡呼着，這倒不是對兪立忠表示擁護，而是他們知道兪立忠的適時回到同心盟，將是今天議程上的一個高潮！

「砰！砰！砰！」

蓬萊仙翁葛懷俠又拍案制止了衆人的喧嘩，然後以嚴肅的表情和語氣道：「兪特使請進來！」

兪立忠擧步而入，在盟主席前立定，恭恭敬敬的行了一禮。

蓬萊仙翁葛懷俠打量他一眼開口問道：「今天是三月期限的最後一天，兪特使完成使命了吧？」

兪立忠面現慚愧道：「沒有，卑職能力不高未能達成任務，願受盟主處罰！」

蓬萊仙翁葛懷俠道：「本盟並無明文規定金衣特使未能達成使命必須接受處罰，不過你今天回來得好，長白、武當、華山三派控告你殺人，你必須接受審問！」

兪立忠不知長白派也受到司空英的侵害，聞言神色一愕道：「甚麽，長白派也有麽？」

蓬萊仙翁葛懷俠頷首道：「正是，該派控告你在襄陽殺害了『查家雙判』的老大查子青！」

兪立忠轉頭向長白派的宓代表投去一個歉疚的眼光，隨即默默退後五步，站入規定接受審問的位置上。

蓬萊仙翁葛懷俠轉對身邊那位文案吩咐：「沈先生請將三張控狀重唸一遍！」

那位沈姓文案於是起立唸狀子，當他在唸的時候，蓬萊仙翁向第十號金衣特使南海散人招了招手，南海散人便離座走過去，蓬萊仙翁附耳向他說了幾句話，南海散人點點頭，匆匆出廳而去。

須臾，三張狀子唸完了。

蓬萊仙翁葛懷俠於是目注兪立忠沉容問道：「兪立忠，你身爲本盟金衣特使，因何胡亂殺人？」

兪立忠道：「卑職並未殺過上述三人，那是艾北村之徒司空英冒充卑職幹的事，假如盟主肯給卑職時間，卑職將詳細情形說出來。」

蓬萊仙翁葛懷俠道：「依照規定，受審者有爲自己申辯之權利，你說吧！」

兪立忠便從受命探索敵方總壇去到漢陽仙鶴樓開始說起，如何巧遇武狐左丘龍奉命去仙鶴樓收帳，自己如何化裝鏢師保了他們的鏢，如何修書求援師祖刦鏢，結果是武英武棍兩位老前輩化裝武狂武妖帮助自己刦得鏢銀，之後在水七里發現了艾北村的踪跡自己乃暗中跟踪，企圖探出對方的總壇，不料行藏被對方窺破，在巢湖中敵陷阱而遭擒，被送往敵方總壇禁錮於地牢，老山主爲了破壞自己的名譽，乃命令司空英易容自己外出作亂，然後老山主便命艾北村帶自己去長安城外的眞元觀，配合司空英的行動，果然司空英殺了華山派掌門人後，故意不逃脫，而引誘華山七劍追至眞元觀，司空英先一步趕到眞元觀，將金衣還給自己穿上，武當華山二派不察，誤認自己是殺人兇手，自己因被司空英刺了一劍，又因眼睛被蒙住了十多天，故爲武當三子及華山七劍擒住，他們將自己解去附近的韜光山莊，決定在十一月六日處決自己奠祭他們二派掌門人，自己因不願含寃而死，便使計逃走等等，有條不紊，詳詳細細說了出來。

他只隱瞞了自己巳經利用「黑暗中的摸索」找到了敵人的總壇一事，因爲他知道旁聽座位上的武林人必有老山主的部下，自己若當衆把秘密透露出來，消息必會快傳到老山主的耳裏！

聽完了敍述，蓬萊仙翁葛懷俠轉望武當掌敎古風道長笑問道：「掌敎對兪特使的解釋滿意否？」

古風道長起立冷笑道：「他這段話貧道巳經聽過一次了，貧道自信眼力還不差，絕不致看走眼，因此他所說的全是謊言，也即是葛盟主剛才所說的一面之詞，同心盟不應予以採信！」

蓬萊仙翁葛懷俠見他一味固執己見，不由深深一嘆道：「貴派及華山兩位掌門人慘遭殺害，誠然令人痛心，然掌敎如肯冷靜的想一想，便會知道兪立忠確非殺死貴兩派掌門人之人！」

古風道長冷然道：「葛盟主也請冷靜的想一想，兪立忠並非沒有殺敝派掌敎的理由！」

蓬萊仙翁葛懷俠似乎感到不痛快了，雙目突然射出銳利精芒，沉聲道：「掌敎，老朽有一個證據可證明兪特使絕非殺害貴派掌敎之人！」

古風道長衝口道：「那再好不過，葛盟主將證據拿出來！」

蓬萊仙翁葛懷俠道：「只怕掌敎見到了那證據而明白了那證據的眞相後，會一怒拂袖而去！」

古風道長斷然道：「絕不，假如葛盟主的證據眞能證明貧道看錯了人，貧道不但不敢生氣，而且願意道歉！」

蓬萊仙翁葛懷俠忽的微微一笑道：「掌敎是一派之長，說話可得算數！」

古風道長道：「當然！」

蓬萊仙翁葛懷俠突然高聲道：「好，古月掌敎請出來！」

這一句話，像晴天一聲霹靂，震動了每個人的心弦！

古月掌敎請出來？

乖乖，古月道長不是巳經被「兪立忠」殺害了麽？

只聽盟主席後一度偏門「咿！」的一響，一位仙風道骨的老道人開門走出來！

他，不正是武當掌教古月道長還會有誰！

古風道長一見之下，猶如腦門中了一記焦雷，差點暈倒在席位上，他滿臉驚愕的瞪視着業已走到盟主席前的掌門師兄古月道長，激動得渾身發抖起來，像要窒息似的發楞了一會，突然大叫一聲跳出席位，撲上前抱住古月道長，喜極而泣道：「掌門師兄，原來……原來您沒有死啊！」

古月道長乘他低下頭在「欷歔不已」的當兒，舉手抹掉臉上的易容，然後輕輕拍着他的肩膀道：「掌教請放開我，你看走眼了！」

古風道長聞言一震，抬頭一看，發現自己抱着的掌門師兄古月道長已然一變而爲第十號金衣特使南海散人，不禁面色大變，狼狽後退，失聲大叫道：「啊！原來是你……」

南海散人拱手一揖，道：「是的，掌敎明知古月掌敎業已身亡，結果仍未看出在下是假的，可見掌教當日看到的那個俞立忠，實在不是眞正的俞立忠！」

「哈哈哈……」

整個議事廳上的人，都爲這個「滑稽」的變化而忍不住大笑起來！

古風道長氣得臉色青一陣白一陣，轉對蓬萊仙翁厲聲道：「葛盟主，你竟對貧道開這玩笑麽？」

蓬萊仙翁葛懷俠拱手不迭，陪笑道：「抱歉，爲了使掌教體驗一次看錯人，老朽是萬不得已而出此，抱歉之至！」

古風道長氣炸了肺，若非對方是威鎮天下武林的大人物眞想一掌打過去，他怒望蓬萊仙翁一陣，鼻孔發出重重的一哼，突地大袖一揮，掉頭便走。

蓬萊仙翁葛懷俠笑嘆道：「老朽說過不能拂袖而去！」

古風道長聞言刹住脚步，長嘆一聲道：「罷了，敝派願撤回控狀，一切聽憑葛盟主處理！」

蓬萊仙翁葛懷俠大喜道：「好極了，總有一天，老朽會把眞兇帶到掌教面前任由掌教發落，現在掌教請坐！」

古風道長並未回席坐下，他帶着一顆羞憤之心，大步走出議事廳，看樣子要回武當山去了。

在座的武當代表急忙匆匆離席跟出，要恭送掌敎下山，蓬萊仙翁葛懷俠不願失禮，也走出議事廳，送到大門口而返，再回到盟主席後時，他請俞立忠在金衣特使的座位落座，這才轉望長白宓代表問道：「宓女士，關於貴派對俞特使的指控——」

長白宓秋雲未容他說完，起立應道：「敝派承認錯誤，撤回控訴，但請盟主即刻派人下山緝捕司空英到案！」

蓬萊仙翁含笑點點頭，再轉望華山派的胥代表問道：「胥代表之意呢？」

華山派胥代表起立答道：「敝派亦願撤回控訴，並同意宓代表之主張！」

蓬萊仙翁葛懷俠欣然道：「好，派人緝捕司空英一事，老朽打算先和俞特使私下談談再決定人選，現在先休會半日！」

司儀者大聲宣布休會後，與會各帮派的代表及旁聽的武林人紛紛起身走出議事廳。

蓬萊仙翁葛懷俠隨即與八位金衣特使走入偏門，進入一間寬敞的密室。九人落座後，俞立忠迫不及待的問道：「盟主，敝師祖自鄱陽湖之事後，現在——」

蓬萊仙翁葛懷俠笑着接口道：「現在人在同心盟！」

俞立忠大喜道：「啊，眞的？」

蓬萊仙翁葛懷俠環望其餘七位金衣特使道：「哪位特使去請他們來？」

第二號金衣特使老頑童高三歌跳起來道：「我去！我去！」

說着，開門奔了出去。

未幾，武翁房玄齡，武英皇甫奇，武棍甘露民及兩位俞立忠不認識而顯然是「武」字頭的藍衫老人，一個個含笑走進密室來了！

同心盟的十二金衣特使，有半數以上都是出自十二武曲星的門下，是以武翁房玄齡等五位走進密室時，在座的七位金衣特使連忙站起來退步肅立。

武翁房玄齡笑迷迷道：「怎地，椅子不够是不是？」

好像大家都知道武翁房玄齡的脾氣，聽了他的話後，大家便不敢再客套，一齊施禮坐下。

俞立忠急忙趨前拜見武英皇甫奇及武棍甘露民，然後再叩見師祖，武翁房玄齡指着他輕喝道：「只有你必須站着！」

「是！」

在師祖面前，俞立忠是一點兒也不敢放肆的。

武翁房玄齡旋即一指那兩位藍衫老人說道：「見見這兩位老前輩，這位是『武傑』黎老前輩——這位是『武俠』顏老前輩！」

武傑黎中夫，武俠顏正，是十二武曲星中較爲活躍的人物，前者武功雄渾鋭潑，手創不少驚人絕藝；後者的武功走的是堂堂正正的路子，爲人光明磊落，是是非非，有古俠士之風。

而，這兩位武曲星之來同心盟，很顯然的與他們徒弟之被害有關，因爲前者是第六號金衣特使木劍仙關士揚的師傅，後者是第九號金衣特使鐵燈和尚的師傅！

俞立忠對這兩位武曲星早已如雷貫耳，當下急忙趨前拜見，武俠顏正對俞立忠似極欣賞，他轉對武翁房玄齡歎息道：「房老，你好福氣，收得了這麽一位好徒孫，只有我命苦，連一個和尚徒弟都被人幹掉了！」

武翁房玄齡微笑道：「你若喜歡這孩子，我讓給你好了。」

武俠顏正搖頭笑嘆道：「得了，常言道，名師難求，名徒更難求，你別說言不由衷的話！」

武翁房玄齡笑道：「眞的，你別以爲此子了不起，其實他也平庸得緊！」

武俠顏正道：「他年僅弱冠即已名動武林，你還說他平庸得緊，當年我們像他這個年紀的時候，還是個默默無名的小子呢！」

武翁房玄齡笑了笑，回望俞立忠笑喝道：「立忠，人人都說你了不起，可是師祖第一次交付你的使命，你都不能完成，該當何罪？」



蓬萊仙翁葛懷俠最清楚俞立忠的爲人，他聽了武翁房玄齡的斥責，突地大笑道：「哈哈，房老你若處罰他，只怕要像武當掌教那樣下不了台！」

武翁房玄齡一怔道：「怎麽說？」

蓬萊仙翁葛懷俠笑道：「你說他沒有完成使命，指的是哪一事？」

武翁房玄齡道：「即是探索敵方總壇那回事，我們限令他在三個月內找出敵人的總壇所在地，他沒有找到，就該罰他一下！」

蓬萊仙翁葛懷俠笑了笑說道：「房老安知他沒有找到？」

武翁房玄齡又是一怔，移目轉望俞立忠問道：「你已經找到敵人的總壇了？」

俞立忠恭聲答道：「是的，幸不辱命，弟子已經找到了！」

武翁房玄齡不由眉頭一皺，沒好氣地道：「那麽你剛才在議事廳上爲何答稱沒有找到？」

俞立忠道：「議事廳上耳目衆多，弟子怕說出來後，那老山主會聞風而逃。」

武翁房玄齡聽了，打從心裏喜歡起來，當下舉手一指蓬萊仙翁道：「好，向盟主報告！」

俞立忠答應一聲，轉身面向蓬萊仙翁，但還沒開口，蓬萊仙翁就先擺擺手笑道：「且慢，坐下來再說吧！」

俞立忠道：「有敝師祖在，卑職不敢坐。」

蓬萊仙翁葛懷俠笑一笑，道：「不打緊，你只管坐下來吧，在別處，你是房老的徒孫，在這裏，你是老朽禮聘的金衣特使！」

武翁房玄齡情知自己不開口他絕不敢坐，乃接口笑道：「對，盟主叫你坐下，你就坐下來！」

俞立忠於是施禮坐下，再由逃出韜光山莊開始說起，如何與獨眼神丐雇車，去到長安城外的眞元觀，利用「感覺」倒走回去，終於找到了敵人總壇所在地，及獨眼神丐正在當地監視敵人動靜等等說了一遍。

蓬萊仙翁葛懷俠欣喜道：「原來是在巢湖的姥山，那天你見到那位老山主，覺得他是個甚麽樣的人物？」

俞立忠道：「他蒙着臉孔，看不出他的面貌，身材頎長，講話中氣不足，如以聲音判斷他的武功，他似乎只是個二流脚色！」

蓬萊仙翁葛懷俠道：「若然他是個二流脚色，十二武煞星怎肯聽他使喚，只怕他是假裝的吧？」

俞立忠道：「也有可能，總之卑職雖是見到了那位老山主，但對他可說毫無了解。」

蓬萊仙翁葛懷俠又問道：「除了那十一個武煞星外，你知不知道他們一共有多少人？」

俞立忠肅容答道：「十一個武煞星之外，還有艾家四兄弟及不少一流高手，詳細人數不得而知，不過……」

蓬萊仙翁葛懷俠追下去問道：「不過甚麽？」

俞立忠道：「像胖瘦雙魔，盟主認爲他們的修爲如何？」

蓬萊仙翁葛懷俠略一沉思，答道：「較之十二武煞星，自然有一段距離，但與你們十二金衣特使比起來，你們要勝他們可也相當困難！」

俞立忠點頭道：「這表示他們的胖瘦雙魔，也是十分棘手的人物，可是他們上次在隆中山被家師的『霹靂三擊』嚇走之後，消息給老山主知道，結果被老山主處死了，像胖瘦雙魔這等人物，老山主都不重視，由此可以斷定，除了十一個武煞星，和艾家四兄弟外，可能還有許多厲害人物！」

蓬萊仙翁葛懷俠點了點頭，注目問道：「依你看，以我們現在的力量，能不能取勝？」

俞立忠沉吟道：「要是武雄、武豪、武師、武俊、武士、武彥六位老前輩能够前來——」

蓬萊仙翁葛懷俠打岔長嘆道：「不成，那六個老傢伙不知死到那裏去了，你不在同心盟的時候，老朽曾派在座六位金衣特使分頭去找，結果都沒找到，看來他們是打定主意要老死荒山了！」

俞立忠道：「那麽，以我們現有的實力，只怕尚難取勝……」

在座的武翁、武英、武傑、武俠、武棍及武仙（蓬萊仙翁）對俞立忠這句話均不敢表示不服，因爲他們十二武曲星當年曾與十二武煞星打過無數次，一對一，每次總要打上幾天幾夜才能分出勝負，雖然，每次都是在雙方筋疲力盡時，十二武曲星才勉強贏得一招半式，而贏雖贏了，却已無餘力打殺十二武煞星，所以十二武曲星聽到要和十二武煞星打架，仍不免要大皺眉頭。這一次，武傑黎中夫和武俠顏正，所以願意爲同心盟出力，主要原因，還是因爲他們兩人的徒弟被老山主所殺害；而武英皇甫奇和武棍甘露民則是因爲與武翁房玄齡一起隱居於南村，既然武翁房玄齡要出山，他們兩人自然不好意思不奉陪，如今若單靠他們六人去對付十一個武煞星外加一個莫測高深的老山主，他們不但無力取勝，要想全身而退，恐怕也不容易呢！

是以，蓬萊仙翁葛懷俠聞言之後，頻頻點頭道：「不錯，我們六個老頭子，只能對付一個老山主和五個武煞星，其餘六個武煞星，你們十位金衣特使外加靳大俠，二打一大概也可以，就只艾家四兄弟和老山主那些部下無人應付……」

武傑黎中夫開口「嘿嘿」沉笑，道：「葛老可是打算跟老山主他們來一次大決鬥？」

蓬萊仙翁葛懷俠頷首道：「當然，我們不發動則已，一發動就必須把他們一網打盡！」

（未完）

俠義長篇奇情故事

蕭逸·著
可飛·圖

# 長劍篇

**前文提要：**

前文書至金鷄太歲過龍江來到麥府將名捕快神槍營護院武師全部解決，叫麥七爺請主人麥玉階出來大廳，黃通保護着他來見這個惡名昭著，草莽流寇的金翅子，只見一個五旬上下，頎長身軀，法令分明望之生威的老者，旁邊站着聽差祝天斗，這隻老金鷄神態自如叫祝天斗請黃通離開，不要多管閒事，黃通那裏聽他鬼話，用先發制人手法，想搶奪先機，終被老金鷄擊至重傷，面臨危殆，幸關雪羽及時趕至，請黃通揹負麥階玉離開，老金鷄面向他們，先發一掌，想將黃通擊斃，誤將麥玉階擊中，看來萬無生理，關雪羽只好將老金鷄纏住……

## 黑指遲殺功　金羽能却敵

「呼！」「呼！」兩條人影幾乎是同時之間穿空直起——

雖然如此，却有高下之分，關雪羽的起勢較高，過龍江起勢略低，兩者間距不及半尺。雙方的勢子俱疾，恍惚中，交幌而過，却已交換了一招——這一招太過微妙，除却當事者本人心裏有數之外，第三者萬難看穿。

「噗嚕——」黑色的長衣，遮住了皎潔的月光，盪起了大鼓旋風，像是春雨呢喃聲中的一雙燕子，兩個人已快速的分了開來。

一南一北，不過是蜻蜓點水般地那麼略一沾足，緊接着第二度騰身躍起。

一個擰身倒撲。

一個折腰反翦。

勢子是一般的疾，雙方乍撲的勢子裏，激盪起一天狂風，風勢未已，兩個人已二度交合，四隻手掌乍合的一霎，顯然有驚天動地之勢，「呼——呼——呼——」，雙股麻花兒似的一連三度擰轉，唰！一聲再度分開。

緊接着關雪羽一個疾撲，有如出雲之龍，直向對方頭頂襲過去，其勢之快，有如電掣——只是一閃，已來到了過龍江頂頭之上。

過龍江鼻中冷哼一聲，抱膝一屈，向外穿出，雖然如此，他却沒有忘了施展他的殺手。

這一霎眞是驚心動魄。

關雪羽施了一招他「燕」字門不傳絕技「出雲爪」，原是向過龍江頭頂上招呼下去，無如爲過龍江事先看破，這一手「鐵雨藏龜」施展得險中又險，只聽得「哧！」一聲，隨着關雪羽指尖過處，「金鷄太歲」過龍江背上長披，已被劃開了尺許來長的一道口子。

這一抓如果再下一些，姓過的可就難保不爲所傷了，當眞是險到了極點。

關雪羽原以爲這一手燕門絕技當可凑巧，却沒有想到依然爲對方險逃了過去。

一擊不中，他知道情勢不妙，猛可裏在空中一個倒折——設非是有他這般靈活身手，萬萬不能如此施展。



事實上當今武林，能够全憑運息騰身的人，只怕也是屈指可數。

無如這一次關雪羽所遭遇的敵手，實在是太過厲害，既狠又狡，再加上功力蓋世，關雪羽一擊不中，再想全身而退，已是妄想。

那只是極快的一霎。

金鷄太歲也似施出了他難得一現的獨家身手——那雙乍然分開的手，像極了一隻展翅雄鷄，上撩的指鋒，既快又準的，直向關雪羽的心窩上扎了過去！

這是他每遇強敵，動手不變的訣竅，「出手穿心」堪稱一絕，併世無雙。

關雪羽心中不禁一凜，自忖着必死無異——

偏偏就在此一刻，好生生地揚起了一陣疾風。

——這陣風來得好，至於風勢之中湊雜得還有些什麽別的物什，可就弄不清楚了。

總之，當它猝然襲向「金鷄太歲」過龍江時，過龍江不得不把運出的手掌，強行收回——

雖然如此，他老練的出手，在臨同的一霎，兀自運用內功中「透點」的隔空指力，點中了關雪羽右脇上下的「桑門」一穴。

關雪羽只覺得身上微微一麻，情知不妙——

要是一般常人，只怕當此一霎，早已橫死當場，或是動彈不得，關雪羽何許人也，自不能同提並論。

雖然如此，這一霎，他也感到冷汗淋漓。

性命攸關之際，不得不全力出擊，乘着眞力還未曾散開之前，在空中一式鷹翻，右手分處，施展出他「燕」家救命絕招之一的「斷魂掌」法，一掌劈出，其力道足有拔樹倒屋之勢。

過龍江想不到對方在身中了自己「黑指」之後，兀自餘勇如斯，確實令人驚異不置——

這一霎，他心情十分紊亂，既驚於關雪羽身手了得，又復覺出先時那一陣風，來得可疑，尤其是風中滲雜着的一些細小砂粒，其力道大悖常情。

眼前當然不是他細想的時候——首先，關雪羽這救命一擊「斷魂掌」，就不得不令他騰身廻避。

過龍江在極不情願的情况之下，騰身而退，「唰——」退開三丈開外——

關雪羽把握着這一刻良機，奮身一躍，沒身於黑暗之中——

這一躍，已盡其全力，足足縱出四五丈開外，再加上過龍江後退之勢，無形中已是十丈開外。

那是一片月亮照不到的地方！

關雪羽身子一經落下，就地一滾，翻出丈外，才覺出全身麻軟不堪，幾乎走動皆難，以他所練的內煞功力，雖然可以打通各處關隘穴竅，無如這陣子麻痺之感，來得大異常情，如非他強自鎭壓，幾乎有攻心之勢。

這一來，他才知道其勢果然厲害，身子一縮，侷促於一堵亭角之下——

却有一隻細若柔荑的手，猛可裏自暗中探出，扣住了他的右手穴脈——

關雪羽心頭一震，正待出聲，耳邊上傳過來細柔的女子口音道：「噓——不要出聲——」

知道了對方並無惡意，關雪羽也就不再吭聲。

緊接着一股暖流，發自對方那隻纖纖玉手。

關雪羽心頭一暖，原先的寒意，頓時去了一半，只是那陣子麻痺之感，並未退却。無論如何，較之先前之一霎，却是舒坦多了。

黑暗裏，難以打量這位姑娘的嬌容月貌——

關雪羽似乎已經認定她是誰了。

「謝謝妳，麥姑娘——！」

說了這一句，他頗似力不從心的閉上了眼睛。

那位姑娘鼻子裏嬌哼了一聲，沒有說什麽。

她那襲高身子，自一開始就掩飾在眼前的石柱子後面，這地方，借助着高大的廳堂屏障，原本就够黑的，再一掩遮，神仙也難以察覺。

關雪羽自然心裏明白，大敵當前，可不敢絲毫大意，細小如呼息之聲，亦不敢帶出。

那位姑娘比他還仔細，睜着一雙靈俐的眼睛，全神向暗中注視着，不時還適當地調整着她站立的角度——由於她那隻纖纖細手一直緊扣着關雪羽的腕子，無形中關雪羽也只能跟着她移動——

當然，這番動作是含有作用的。

緊接着，當空「噗嚕！」一陣衣袂盪風之聲，像是夜蝠經空般地，飄過來一條人影。

落地之後現出了過龍江高碩的身影。

黑得緊！所能看得見的，也只有那一雙精光畢現的眼睛，閃閃有神。

風勢時起又歇，地上的枯葉落葉，沙沙作响！

過龍江，關雪羽，以及那倚向亭柱的高佻長身姑娘，誰也沒有出聲。

靜靜觀察了一番，過龍江一聲不吭的這才去了——臨去之前，他臉上所顯示出的鄙夷，忿恨表情，却在關雪羽心目中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關雪羽既愧又恨，自從出道以來，這還是他第一次遇見敵手，無可否認，對方過龍江之功力，要較他勝上一籌，今夜如能僥倖不死，全係身後「麥姑娘」的臨時搶救，這番恩誼是難得的。

——他此來原是爲解救麥家之危，想不到臨到頭來，反倒要人家姑娘臨危援手，實在是不大好意思！

令他驚異的是，這位「麥姑娘」功力之高，似乎已與自己不相上下——

這一點只憑她握着自己那隻手上所傳來的氣機，即可證實——如果沒有極深的內功造詣，何堪臻此？關雪羽心中暗自欽佩。

「多謝姑娘打救——我好多了！」

「是麽，」身後姑娘俏皮的道：「我看不見得吧——」

聲音很低，關雪羽也只能模糊聽見。

他有說不出的怠倦感覺，全身痲軟不堪，但是一想到麥家上下安危，有如萬蟻鑽心，實在靜不下來——

「姑娘——你父親傷勢如何？他……」一想到麥玉階很可能已死，大爲內疚，嘆了一口氣，下面的話也就說不下去。

「你放心吧，我父親好好的，一點事也沒有！」輕輕哼了一聲，她淡淡的道：「別光顧人家，還是看看你自己吧！我看你倒是有性命之憂呢！」

這幾句話一經聽入關雪羽耳中，由不住吃了一驚，方才一來對方說話聲音太低，再者大敵當前，只顧敵人還來不及，未及分辨，這時才陡然警覺到對方口音有異，雖然十分耳熟，但絕非是麥小喬，這一點似可認定。

心念微動，情不自禁的偏過頭來，向對方打量一眼——

夜色雖黯，却亦難逃關雪羽觀察之微——一望之下，由不住令他心頭一震，半响作聲不得。

面前站立的這位姑娘，那裏是麥小喬？由其俏立的輪廓，以及她特賦的氣質風華，立刻使關雪羽恍然警覺到，對方敢情就是今晨小店所邂逅的那位「鳳姑娘」。

這可是他無論如何也沒有想到的事情，呆了一呆，苦笑道：「原來是妳！鳳姑娘——」

對方少女微微一笑，半嗔道：「難得你還記得我的名字，我還以爲你心眼兒裏就只有一個……」

那「麥姑娘」三字，總算沒有說出來，大眼睛滴溜一轉，向外面瞟了一眼——

「這裏不是說話的地方，咱們先出去再說！」鳳姑娘打量着他，眉頭微皺道：「你本事不是大得很麼，怎麼這會子成了這副德性了？」

說到這裏，她忍不住笑了一聲，瞧着他：「怎麼樣，能不能走？」

關雪羽生平何曾爲人奚落過？想不到此刻爲對方一個姑娘家揶揄打趣，一張臉實在有些掛不住，無如對方救助之恩，不容抹煞，聽其語氣亦不過玩笑性質，自然不便爲此發作。

當時聽在耳中，冷冷哼了一聲，倔強的道：「不礙事——我自己能走！」

一面說，霍地用力站了起來。

鳳姑娘頗似驚訝的道：「啊——？」

一聲未畢，關雪羽只覺得兩膝一酸，身子一閃，情不自禁的又坐了下來——

鳳姑娘眼明手快，輕舒玉腕架住了關雪羽一隻胳膊，總算沒有讓他摔倒地上。

「你呀，這就別逞能了吧！」鳳姑娘又氣似憐的望着他：「虧你還有這麼一身好本事呢，却是一點兒見識也沒有，難道你不知道，金鷄太歲的『斷魂指』毒在骨髓麼？」

關雪羽原本心中就有幾分疑惑，聽她這麼一說，只覺得心頭一涼，一時萬念俱灰，輕輕一嘆，未置一詞。

鳳姑娘看着他，無可奈何的搖搖頭：「得了，我揹着你吧，不瞞你說，那隻老金鷄要是再找回來，我跟你也差不多，一樣打不過他，沒辦法的事，三十六計，走爲上策，來吧，少爺——你也就別拿架子了！」

一面說，轉過身子眞的蹲了下來，却側過臉，似羞又笑的瞧着關雪羽，自己也怪害臊的樣子。

關雪羽搖搖頭道：「多謝姑娘一番好意，只是，我不能現在就走？」

「爲什麼？」

鳳姑娘緩緩站起來，疑惑的看着他道：「難道你還不死心，還要找他拚命？」

「那倒不是……」

關雪羽很是傷感的搖搖頭道：「我此行發過重誓，只要有一口氣在，絕計不令姓過的得逞——」

說到此，黯然苦笑道：「此事固是萬難，但我却別無選擇，這裏殺機四伏，姑娘方才援手之恩，在下永銘肺腑，姓過的不是傻子，說不定過一會又會轉回，姑娘爲萬全之計，還是早點離開的好。」

鳳姑娘看着他，似嗔又憐，無可奈何的道：「聽你這麼一說，我倒像是怕死貪生的人了，好吧，誰叫我們兩個有緣呢……老實告訴你吧，姓過的那個跟班的，已經被我點了穴，制住了，麥老頭跟那個姓黃的，目前也都沒事，已經藏起來了——這一下，你總可以放心走了……」

一面說，杏目流轉，打量着附近動態，顯示着十足的機警伶俐。

關雪羽聽她這麼一說，不禁略放寬心，却又有幾分迷惑，灼灼雙瞳，直向對方注視不語。

鳳姑娘輕輕哼了一聲道：「你莫非還不相信麼？好吧，我就陪你去一趟，你看見了他們，大概也就放了心了，總可跟我走了！」

關雪羽微微點了一下頭——

鳳姑娘立刻面現笑靨道：「來，我揹着你——」

關雪羽怔了一怔，輕嘆道：「在下與姑娘不過萍水一逢，何蒙姑娘如此恩待……却是受之有愧！」

鳳姑娘原是一張笑臉，被他這麼一說，似乎微微一怔，繼而竟呆住了——

好一會兒，她才又現出了笑臉——

「老實說你這句話，還眞把我問住了……」鳳姑娘面上訕訕的道：「我要想一想才能夠告訴你……喂——你倒是走不走呀！」

關雪羽原以爲她閱歷既深，行爲必然亦甚老道，此刻看來，對方分明眞情未開，不失冥頑，倒是自己方才那一問，有失孟浪，似乎多此一問。

輕輕一咳，關雪羽道：「不能勞累姑娘——只請助我一臂之力就行了！」

鳳姑娘一笑道：「好吧，眞要是不行，你可得先招呼一聲，待會摔着了可不是好玩兒的。」

關雪羽在彼此對答之際，早已聚集本身內力，把蔓延身上的陣陣痲痹，強自置於丹田一處，以他功力自可辦到，一生要強，所向無敵，更不願在對方姑娘家面前示弱，聆聽之下，一鼓作氣，眞的挺身站起來。

鳳姑娘拍了一下手笑道：「好！眞有你的！」

話聲方落，就見關雪羽忽地又坐了下來，一面輕聲道：「小心！」



鳳姑娘趕忙向下一蹲，縮向柱後。

二人方自藏好，只聽見當前樹帽子上一陣沙沙聲響，緊接着人影飄動，面前已閃出一人——正是「金鷄太歲」過龍江。

由於在暗中處了一段甚長時間，關雪羽與鳳姑娘均已習慣暗中視物，是以把對方看得十分清晰——

過龍江似乎因爲找尋關雪羽不着，更兼以自己手下跟班祝天斗爲人點了獨門穴道，以他之功力見識，居然解他不開，因以想到很可能另有高手在場，是以越加忿怒無名，偏偏對方杳如黃鶴，竟是找他不着。

這時只見他滿面怒容，圓睜着兩隻眸子，頻頻向四下打量着，一面頻頻冷笑不已——

「姓關的，你跑不了的，我知道你藏在那裏。

咀裏雖這麼說，兩隻眼睛兀自左右頻頻巡逡不已，風引樹動，一排翠竹「咯吱咯吱——」搖弋不已，明月當空，却驅不走令人心悸的眼前陰森氣氛。

過龍江如電雙瞳，繼續靜靜地在眼前搜索着——

關雪羽察其來勢，幾乎已接近自己不遠，不由禁暗自心存戒備——

他遂即以傳音入密的功力，鼓動下腹，把一絲聲音，傳向鳳姑娘耳邊說：「姑娘不要害怕，若然他來到這裏，我當以『大霹靂手』取他性命便了！」

這兩句話說得至爲凄涼，鳳姑娘何許人也，一聽也就會意。

她輕輕一嘆道：「這麼說，你自己也活不成了！」

那是因爲「大霹靂手」這門功夫，固是厲害絕頂，惟在於萬不得已情況之下最後之煞手功力，一施展，敵人固然非死即傷，自身却以全身氣血一鼓作氣而爆炸必死無異，是以非到最後拚命關頭；萬不得已之情況下，是不會想到這麼施展的。

關雪羽苦笑了笑，沒有置答。他何嘗又願意這麼施展，只是想到了本身已爲對方毒指所傷，以金鷄太歲之狡黠凌厲，所煉之毒，必然獨樹一門，除却其本門之外，外人無能解開，橫豎是死路一條，也就無所謂一拚了！

二人對答，全是以「傳音入秘」互通，外人即使近在咫尺，也難聽見。

鳳姑娘慧心蘭質，對於關雪羽之傷勢，早有所見，正想傳音過去喚他稍安勿燥，嘴唇方動，未待出聲，却只見眼前黑影略閃，「金鷄太歲」過龍江已現眼前。

過龍江來得突然，二人俱不禁爲之一驚，只道是二人藏身之處，已爲其所發現——却是皇天有眼，恰恰就在這一霎，對面竹梢「劈拍！」一聲中，驀地揚起了一隻烏鴉。

「金鷄太歲」過龍江似乎已將舉步前邁，耳聞及此，陡地一個旋身，「刷」，地掠身而起，一連兩三個起落，直向着那排竹林撲了過去。

這一霎良機難逢，鳳姑娘一拉關雪羽道：「快走！」

單手就勢向關雪羽腋下一抄，驀地騰身而起。

關雪羽隨着她的身勢，也自施出全力，奮身一躍，配合得恰到好處，與「金鷄太歲」過龍江成了背道而馳，自不會爲其發覺。

鳳姑娘輕功竟是出奇的好，關雪羽人在傷中，萬非所及，本來還怕跟不上，落後太多，待到一經騰起，才知道對方鳳姑娘那隻摻着自己的手，十分着力，根本無須自己費甚麼力氣，只須配合着起落姿態，便可如意縱行。

——有此一見，關雪羽才忽然警覺到敢情這位鳳姑娘身手十足驚人，即使自己未嘗負傷之前，也不過與她在伯仲之間。

這個突然發現，使得關雪羽暗自驚心，實在弄不清對方姑娘的來路家數，因爲能具有這位姑娘如此身手的人，必須是名震江湖的人物，憑着自己閱歷，竟是一時猜她不出。

當然，眼前時機緊迫，根本不容他涉及旁念，這位鳳姑娘敢情對麥家並不陌生，挾持着關雪羽一連五六個閃縱已來到側院——

這裏原插着一盞高挑長燈，鳳姑娘手勢輕起，只聽得「波！」一聲光焰立熄。

回頭匆匆看了一眼，鳳姑娘道了一聲「快」，擁着關雪羽只一轉，已進入花廳之內。

廳內點有一盞紗罩燈，光華閃爍，影象婆娑。

關雪羽心中正自不解，何以她把自己帶來這裏？

鳳姑娘却先已猜出了他的心意道：「剛才麥老頭同着那個姓黃的就進來這裏，說是裏面有一間暗室。」

「原來如此——」

關雪羽心中想着，二人已迅速來到裏間，却只見一人自暗中忽地閃出，到是嚇了一跳。

鳳姑娘一聲清叱，拳掌待發，關雪羽延臂攔阻道：「且慢——是自己人！」

這個「自己人」好生好奇，圓睜着滴溜溜一雙大眼睛，只是在「鳳姑娘」身上轉着——細腰豐臀，個頭兒高高的，端的是「亭亭玉立」，忽然間的現身出來，與眼前的鳳姑娘這麼一比，可眞有幾分相似，難分軒輊。

鳳姑娘倏地後退一步，轉向關雪羽看了一眼，意思是要他說明來人身份。

「這位是麥家姑娘……麥小喬——」幾個字說得甚似吃力，麥小姐驚得一驚，這才發覺到關雪羽負傷了。

「麥姑娘妳怎麼在這裏？」關雪羽強打精神道：「令尊與令堂還有黃兄他們呢，可好？」

麥小喬微微點了一下頭，眼睛裏噙着淚。

「關……先生，你這是受傷了？」

關雪羽回以苦笑。

「是黃大叔說你現身救了他和爹，我這才出來接應你，想不到……」

一面說，她趕忙上前去摻扶，看似受傷頗重的關雪羽。不意却被鳳姑娘的一隻手給擋了回去。

「這位關兄的安危暫時由我負責，妳就不必多事了！」

話是够冷的，神色也够冷的。

麥小喬微微一怔，窘笑道：「也好！

就請二位隨我快進來吧！」

身子向後一倚，只聽「吱呀！」一聲，啓開了一扇暗門——

麥小喬向外一閃，情不自禁的又想去扶關雪羽進去，不意却被鳳姑娘的眼神止住，在這些小地方，鳳姑娘竟是這般認眞，麥小喬覺得很好笑，乾脆連關雪羽的衣邊都不沾一下，都要她服侍去好了。

然而，麥小喬私心却是對「關先生」關懷的，所謂「最難風雨故人來」，想想自己冤枉了人家，尤其是在最危險的時候，人家來了，救了爹，自己却受了傷，就只是這番心意也値得自己爲他感激落淚。

雖祇是照面間的匆匆一瞥，麥小喬已發覺出關雪羽的傷勢非比等閑——以他那等武功之人，竟然舉步維艱，傷勢之嚴重，實可想知。

鳳姑娘摻着關雪羽進入。

——就在這一霎間，身後再進來一聲陰森的冷笑，一人用着沉着的口音道：「果然不錯，這裏還藏有機關。」

話聲出口，一條人影箭矢也似的，直射眼前，連同着他前進的身勢，帶來了凌厲的大股勁風。

麥小喬萬萬也沒有想到事到臨頭，冗自「百密一疏」，心驚之下，兩隻手掌上運足了功力，一聲清叱，直迎着這人來勢，迎頭痛擊了過去——

無如對方這番來勢實在過於強大，麥小喬雖是施展了全身之力，迎頭狹擊，奈何較之對方的力道，還差得遠，兩者甫一交接之下，麥小喬只覺得其力萬鈞，簡直難以招架，身子一個踉蹌，直向後面倒退了出去。

來者顯然正是「金鷄太歲」過龍江本人，似乎也只有他，才有這等功力。

非但如此，隨着他前進的姿態，雙手同時向外遞出，十指張開，形如幻影般，直向麥小喬雙肩上抓來。

麥小喬彷彿看見對方雙掌間一片漆黑，陡然間記起了一門失傳武林的功夫，大吃一驚，雙掌猝然一合，用「玉座觀音手」的出手，直向對方臉上擊去。

——然而「金鷄太歲」的出手，却是形如幻影，明明看他奔向兩肩，其實却又不是，容得麥小喬招式遞出，這才恍然覺出了不妙——

耳聽得「呼——」的一聲，一股疾風，帶着過龍江龐大的身軀，直由她當頭掠了過來。

也就在同時之間，麥小喬只覺得背上一麻，由不住打了一個哆嗦——過龍江却已由其頭頂上快速掠入。

一想到暗室內父母的可能受害，麥小喬尖叫了一聲，循其勢自後撲入——却已是有些力不由心，身子方一進入，只覺得腿下一軟，一跤坐倒在地。

秘室內顯然由於來了這麽一大批不速之客而爲之大亂，特別是最後進來的「金鷄太歲」過龍江，對於在場各人來說更是具有震撼之力。

驚亂的場面不過僅是極爲短暫的一霎，瞬息之間，又恢復到了平靜。

麥小喬顯然在與對方一接觸的當兒，已經受了傷，這時生恐父母受害，嬌叱一聲，奮力撲前，無如兩隻腿恁是不聽施喚，身子方自來到父母跟前，脚下一軟，幌了一幌，幾乎又自跌倒——

却被黃通一隻有力的手按架住——

「姑娘……妳也受傷了？」

此刻的黃通，看上去滿臉通紅，大異於昔日，圓睜着兩隻眼，他早已不止一次的大口吐血，眼前竟然還能保持着不倒，更像是餘勇可賈，倒也奇怪。

麥小喬掙開了黃通扶持的手，倚牆而立，右手輕翻，龍吟聲中，已把一口長劍撤在了手上！

「姓過的——你敢……」

「金鷄太歲」過龍江直挺挺的倚門而立，臉上顯示着微微的笑——一種勝利的微笑。

他所引爲第一強敵的關雪羽，已爲他毒指所傷，眼前的麥姑娘亦復如此，黃通更不用說，眼前已是穩操勝券，最難得的是這些人齊聚一堂，自己獨據當門，便不慮一人逃脫。

過龍江自滿之餘，一雙閃爍着精光的眸子，徐徐自各人身上掠過——

麥玉階呆坐一隅，垂首不餘。

麥妻緊緊握住女兒一隻手，只是流淚，她身子抖顫得那麽厲害，想囑咐女兒幾句不要她撐強的話，却是一個字也說不出口，老奴麥貴，江婆婆，丫環碧喜呆若木偶的蓆地而坐。

黃通，麥小喬左右護侍着麥氏夫婦——前者二人雖然稱得上一流身手，但是過龍江却並不十分把他們看在眼中，更何況他們還身負重傷。

過龍江的眼光比較注意是關雪羽，這才是他生平罕見的敵手，然而對方既已爲自己毒指所傷，肯定的性命不保，大可不必再加提防。

於是，現場所剩下來的便只有一個人了——

過龍江的眼光隨即落在鳳姑娘身上，鳳姑娘也在注視着他。

「我明白了！」過龍江冷冷的道：「大概點傷我手下的那個人就是妳了？」

鳳姑娘默默地點了一下頭——事實上，她也是現場唯一還能保持住實力的一個人。

「妳可是麥家的人？」

鳳姑娘搖了一下頭。

「與麥家沾親？」

鳳姑娘又搖搖頭。

「好，又是一個多管閑事的。」過龍江冷竣的道：「我本可饒你不死，但是既然傷了我的手下，情形便又不同，我是不吝嗇多殺一個人的！」

鳳姑娘一笑道：「是麽，我看你就殺不了我，非但殺不了我，這間房子裏的每一個人，你都殺不了。」

「金鷄太歲」過龍江微微一哂，當她是個笑話，或是「童言無忌」。

——他的眼光遂自落在麥玉階身上：「麥老頭——你還有甚麽好說的沒有？」

麥玉階張開眼看了他一眼，輕輕一嘆，搖搖頭又閉上了。

過龍江徐徐的道：「黃金萬両命一條，算算一共有多少？」

目光在室內一轉：「這裏一共是九個人，你可以自救，也可以救人，只看你要



錢還是要命了，記住，我是不會給你太多時間去考慮的！」

黃通冷森森一笑，插口道：「姓過的，我家主人已爲你掌力所傷，遲早喪命，你還有什麽好說的？莫非連老弱婦人也要下毒手不成？」

過龍江鼻中哼了一聲，心中忽然動了一動，憶起方才確曾向麥玉階發過一掌，當時雖是距離甚遠，但以自己功力，也足能使其斃命，當時情形，明明似見麥玉階中掌飛滾而出，照理說以其平凡老朽之身，此刻應該是早已命喪黃泉，然而此刻看來，對方不過祇是一些皮肉擦腫外傷而已，這倒是一件希罕之事，誠是令人不解。

心念一動，却是胸有城府，冷冷一笑道：「麥老頭既是要錢不要命，我又何吝於多殺上幾個人！」

話聲一落，陡然間自丹田提昇起一股內力，舉掌平胸，呼嘯一聲，直向麥玉階當胸推去。

這一掌力道，爲釋存疑，過龍江特別施展出一門絕功，慢說是一個不曾習武的老夫，當受不起，即使是一堵青石，也料必會應掌而摧，擊成粉碎。

秘室內就在過龍江舉掌推出的一霎，激盪出大股旋風，其勢猛銳之極。

過龍江五指箕開，內力十足，這一掌非但麥玉階首當其衝，萬難逃過，即使麥老夫人以及黃通與麥小喬等一干人，也全在其照顧之中。

麥小喬與黃通雖說武功高強，無如此刻俱在重傷之中，面對着過龍江如此充沛浩大內力，俱不禁心頭吃驚——

一旁默坐調息，始終沒有開口說話的關雪羽，驀地長眉一挑——他雖然亦在毒傷之中，但是當他發覺到過龍江竟然施展如此淩厲殺手，意欲一舉而殲滅衆人時，亦不能保持沉默。

過龍江所施展的這門絕功，其實在武林之中，並非眞的絕無僅有，最起碼「燕」字門出身的關雪羽，就是一個會家——

無獨有偶的「鳳姑娘」竟然也是行家之一。

事實上這位鳳姑娘對於過龍江的一舉一動，無不在密切的注意中，她原是不欲多事，直到關雪羽要帶傷出手，才不得不挺身而出！

一陣風也似的，帶着她窈窕的倩影，陡然間閃身而出，隨着她遞出的一雙纖纖玉手，「排山運掌」呼！一聲，發出了大股掌力。

秘室內原本空間就不甚大，如何當得起這等勁道？在轟隆隆一陣聲响中，四壁皆搖——

雙方力道猝然接觸之下，過龍江一身長披陡地凌空向後揚起，他却能穩步原處紋風不動。

鳳姑娘功力畢竟略差一籌，身子幌了一幌，約莫向後退了半步，雪白的臉上猝然湧起了一片紅潮，遂即又再消失，臉上便無任何迹象可資觀察。

「金鷄太歲」過龍江臉上顯示着簡直難以置信的表情，一雙眼睛幾乎有所畏忌的盯在鳳姑娘臉上——

「當今天下，擅施無形罡氣的門派不過三五，這其中多有牽葛，姑娘妳報上門派，免有誤傷，請敎——？」

說話時，他氣機內沉，一雙眸子尤見菁華，足證明他早已作好了第二次出手的準備，果眞是二度發掌，當較第一次更具功力，鳳姑娘是否再能挺受得住，可就大有疑問。

鳳姑娘偏偏是好涵養，聽了他的話，微微點了一下頭道：「難得你竟然還會顧及幾分故人之情，足見天良未泯，我的名字可不能隨便告訴你，至於我從那裏來的你應該可以猜出來，還用得着我說麽？」

過龍江冷冷一笑道：「今日之勢，即使姑娘道出了身份門派，也只怕難以自了，哼——妳既練有無形罡氣，當非尋常之輩，再請接我一掌便了。」

話聲出口，不容分說，舉手一掌劈面而來。

一旁的關雪羽看到這裏猝然一驚，過龍江功力如何，他方才已有領敎，以眼前情形論，這一掌外表看來，雖是不文不火，實際上骨子裏，當是大有可觀，偏偏自己此刻全身爲對方毒息所浸，舉動皆難，更無能出手相助了。眼前這位鳳姑娘既練有「無形罡氣」當然大有來頭，只是想來却絕非過龍江之詭譎陰沉可比，無如「心有餘而力不足」，自己却是無能助她了。

心念方轉，鳳姑娘已出掌相迎，看上去與對方一般不文不火，「波！」一聲，聲音不大，却震得每人耳鼓發麻。

兩隻手掌其實並沒有接觸，當中間隔至少在尺許左右，只是內氣的接觸——

鳳姑娘長長的一雙眉毛，往上挑了一挑，白皙的臉上，再一次泛出了紅潮，鼻子裏輕輕哼了一聲，沒有說話。

「金鷄太歲」過龍江一聲狂笑道：「好！」

只見他高大的身子驀然間往下一坐，右手舉起，一隻手掌黑同墨染，正是其仗以成名的「黑手功」。

關雪羽雖是半身痲痹不堪，看到這裏却是再也忍耐不住，他深知對方「黑手穿牆」功力，天下無敵，鳳姑娘萬難接住，自己焉能坐視？

——萬般艱難裏，關雪羽舉手發出了一掌，這一掌是用「無形罡氣」發出去的，雖是最後餘力，却也非同小可。

關雪羽一掌發出之後，再也難以保持着原來坐姿，身子一軟隨即倒了下去。

過龍江一掌發出一半，猛可裏感覺到側面強力劈面，他久經戰陣，根本不待與對方掌力接觸，一聞其聲，已知究裏，心中一驚，不敢輕視——

濃眉乍挑，左手側翻，劈出一股掌力，右手出勢不變，照舊直向鳳姑娘擊出。

鳳姑娘敢情是大有來頭之人——就在過龍江掌勢方自遞出的一霎，只見她雙手一合，十指外翻，擰肩錯臂，施出了極其詭異的一招。

過龍江乍見之下，神色一變道：「啊——」驀地騰身，向外掠出了三尺開外。

鳳姑娘竟然實實地接了他的一掌——當她收勢站好，那張臉看來更見蒼白，却掛着一臉微微的冷笑。

現場這一霎，變化多端！

關雪羽自發出了最後一掌，似已餘力用盡，原本尚能以內力鎖住毒息，此時便

無能爲力，毒勢既發，看來形同廢人。

麥小喬站在母親身邊，既感分身乏術，却有無限同情，心裏一陣難受，忍不住低頭落下淚來。

過龍江此刻的注意力，全在鳳姑娘一人身上。

他似有無限感慨，向着鳳姑娘抱了一下拳道：「姑娘是來自『七指雪山』的傳人，失敬了。」

鳳姑娘微微點了一下頭，嚅嚅的道：「我以爲你早就應該看出來的……」

過龍江凌厲的目光，在各人面上一轉，恨恨落向鳳姑娘道：「這件事原與姑娘無干，妳又何必——！」

鳳姑娘秀眉輕揚，插口道：「既已置身，又何必多言！」

過龍江濃眉乍展，殺機重現，一聲冷笑道：「過某人生平言出必踐，可不能就此壞了規矩，姑娘可以自去，只是這等人却要留下來。」

「太遲了……」鳳姑娘搖搖頭道：「除非你先殺了我！」

過龍江冷冷一笑：「這件事原與妳沒有關係——」

「不錯！」鳳姑娘微微一笑：「可是現在我却已置身其間，如果你一定要趕盡殺絕，就得把我也算在裏面。」

過龍江呆了一呆，道：「貴門不入江湖，已數十年，姑娘的出現，不能不令人有所懷疑！」

鳳姑娘冷冷的道：「這麽說，你仍然對我心存疑惑了？」

微微一笑，她隨即探手翠袖，驀地自其間抽出了一根金色長羽——幌了一幌：

「你可認識此物？」

過龍江神色一凝點頭道：「這就是了，姑娘竟是金鳳堂的傳人，失敬之至！」

鳳姑娘哼了一聲，收回金羽道：「你總該相信了，莫非連鳳七先生的面子，你也不賞麽？」

「金鷄太歲」過龍江恨聲一嘆，只見他來回踱了幾步，忽然站定道：「好吧，當年斷魂谷，鳳七先生飛索救命之恩，過某不敢稍忘，今夜之後，兩不相欠，就算扯平，下次再見，却是另當別論，過某去了！」

話聲一頓，人如狂風捲起，兩扇門一開復合，遂即無踪，秘室之內冷嗖嗖地，只剩下滿室清風。

鳳姑娘這才似鬆下了一口氣，取出繡帕一方，捂在嘴上輕輕咳了幾聲，就身邊一張椅子上坐了下來。

一霎間麥氏夫婦才似大夢初醒，抱頭痛泣出聲。

麥小喬十分憔悴的坐在椅子上，有氣無力的吩咐道：「關先生……受傷了，快——瞧瞧他去——」

不意她自己中毒更深，說了這兩句話，機伶伶一連打了兩個寒噤，便似麵人兒般，無力的把身子倚向坐椅。

倒是黃通兀自挺立如舊，他早已注意到了關雪羽，只是方才大敵當前，護主有責，無能分身，這時見狀搶步來到了關雪羽跟前，伸手摻住他一隻胳臂：「關先生你——？」

正當他待把關雪羽由地上扶起，却被另一隻手阻止了他的動作——

那是一隻十分纖細白皙的手。

「你不知道——」是鳳姑娘的聲音道：「還是交給我吧！」

黃通才發覺到，敢情對方已來到了跟前。

「是——」黃通後退一步：「姑娘偏勞。」

鳳姑娘另一隻手抄向關雪羽身下，竟把他托了起來，轉向一旁，輕輕放在長案之上。

麥玉階老淚縱橫的偎上來道：「關先生……」

鳳姑娘向着他微微擺了一下手，意思是要他不要多說，麥玉階心頭一驚，頓時住口不言，他此刻心裏亂極了，包括這位鳳姑娘在內，都是他的恩人，滿腔感激，却不知向誰吐訴才好，搖頭一嘆，退向一旁——

却聽得一旁麥夫人哭泣道：「老爺，快來看看吧，小喬她……不好了。」

麥玉階吃了一驚，才注意到自己女兒敢情傷勢不輕，但見她粉頸深垂，一頭秀髮長曳地面，顯然已自昏了過去。

屋子裏一陣大亂幾個人都慌了手脚。

鳳姑娘一隻手正自爲關雪羽切脈，見狀秀眉輕顰道：「你們不要驚慌，她死不了——還有我呢！」

麥氏夫婦正自傷心，聆聽之下，俱都止住悲聲，大家的眼睛，都向這位鳳姑娘望去——

鳳姑娘輕輕一嘆，在她來說，還不曾遭遇過今天這等尷尬之事，以她昔日之嬌寵任性，行事果斷，天大的事情，一經插手，快刀斬亂蔴！無不乾淨俐落，順理成章，想不到眼前邂逅，竟是這般碍心碍手，既不能狠心一變，便只得一一撫就，拖泥帶水，婆婆媽媽，與她昔日處事爲人大相刺謬，却又奈何？

心裏是一百個不樂意，面子上可不能不與聞問。

不期然的，落下來的眼神兒，正與關雪羽張開的那雙眸子相接觸，四隻眼睛對吸之下，後者眼神裏顯現着感激與祈求。

鳳姑娘原本皺着的眉頭，竟爲之疏展開了，臉上這才微微顯現出一些笑意——

「你醒了？」

關雪羽微微點了一下頭，嘴皮輕輕動了一下，像是在說「謝謝！」兩個字。

「你就別客氣了。」

滿屋子的人都注意她，「她」却似只注意着關雪羽一個人——

「這我可就放心了！」鳳姑娘素手輕揚，把垂向前胸，金帶紮着的大束長髮掠向肩後，只是低眉看着他：「你果然內功精湛，要是差一點的人，只怕就醒不過來了！」

一面說，她探手身側鹿皮革囊，取出了一個綠光淨亮，十分晶瑩可愛的扁扁玉匣，打開匣蓋，面色微異，遲疑着由裏面取出了一粒丹藥。

「這是鳳尾堂續命金丹，吃下去可以保住你眞氣不散，也可讓你少受點罪。」

關雪羽感戴的微微點了一下頭，只見他牙關緊咬，似乎連張嘴都無能爲力。

（未完）



註册商標
紫金丹
THE ROYAL GOLD
常服
紫金丹
じきんたん
每盒$25
腦活腎通
事業成功
港九澳各大葯行均售
峨嵋葯廠出品